

生活·历险

1632年，我出生在英国的约克城。我的父亲是德国的不莱梅人，他最初是在赫尔扎根经商，后来才到约克城娶了我母亲。我母亲姓鲁滨逊，在当地也是很体面的人家。我父亲也由此而有了一份家业。

我随母亲姓，本名鲁滨逊·克鲁兹拿，但乡里人说话的语音有点特别，他们都叫我们克鲁索，而且也这样书写我家的姓氏，后来我的一些朋友也这样叫我。

我有两个哥哥，大哥是驻佛兰德的英国步兵团中校，在效力于大名鼎鼎的罗加特上校时，战死于与西班牙人在敦克尔克进行的那场战役中。我二哥的下落至今我也不知道，就像我父母后来不知我的下落一样。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本事，也没学过任何手艺，倒是脑袋里总想入非非，有遨游四海的念头。家父那时已经年迈，让我上了免费乡村小学，叫我薄有学识，在家中督课我，并立意要我做律师。但除了去海上，我对一切都不感兴趣。这种偏好使我对家父的意志、命令和心愿，母亲朋友的乞求与劝告全然不顾。好像冥冥之中有什么，非要把我行将遭受的那种不幸生活塞给我。

家父明智而稳重，他预见到了这计划的结果，对我提出了精辟的忠告，有一天早晨便把我叫到他房间里来，热心地劝了我一番。他问我犯了什么念头，要离开自己的家和生身的国土，居然不顾事理，在这儿靠着刻苦勤奋，我本可以很好地跨入社会，可以发家致富，活得逍遥快活。他对我说，涉险去海上，靠冒险发迹，只有贫困潦倒的穷人和野心勃勃的富人，才靠这非常的举动扩大名气。而这两者对我来说，不是过高，就是过低了。他说我属于中等阶层，这阶层最适宜于幸福，即不像卖体力的，得忍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幸、艰辛、劳累和痛苦，也不像上层人，备受傲慢、浮奢、野心和嫉妒的攻心之累。据他的阅历，这是最好不过了。他说，别人都很羡慕这一阶层，总盼着自己落在这两极之间，既不贵盛，也不寒贱；还说那个所罗门曾祈求上帝让他不穷不富，由此可见，这一阶层是真正幸福的标准。

他叫我睁眼看一看，下层人和上层人生活中的灾难很多，但中间地位的人却很少有，而且不像贵人和贫民那样大落大起，过于贫困或过于富有；不但如此，他们还没有像一些阔人一样，被穷奢极欲搞得身心交困，也没有因为匮乏、劳累、缺衣少食而病病殃殃；还说各种快乐和德行，就是为中等地位的人准备的，富裕和平静是中产之家的随身侍女。中庸，克己，乐朋好友，健康宁静，所有赏心乐事，所有可人的娱乐，这些福分都属于中等阶层的人；又说，人到世界上，只有在这个阶层才是走得舒适，来得安稳，不至于搞得身心交困，也不至于为了每天的面包过着奴隶的生活，或整天困苦不堪，弄得身心不得安闲；欲望的怒火，想成名的野心，都苦不着他，只是舒舒服服过完一生，品尝着生活的甜美滋味，与苦无缘，觉得无比幸福。

说到这儿，他慈祥而诚恳地劝告我不要耍孩子气，不要把自己弄得惨兮兮的，以我的出身，按道理，事情都不应该这样；说我不需要自己去找饭碗，他会尽量让我进入他向我推荐的那个阶层，他会好好替我找的；如果我不能安适幸福，那就全怪我命不好，或我本人妨碍了他。因为他已经尽了义务，他看到了这一步的害处，并且警告过我，所以与他是无关的。一句话，如果我听他的，在家里安生，他会助我一臂之力，可我要想毁自己，那他绝不会来帮忙，所以我想出游的话，则别指望他的鼓励，他也不负一切责任。末了，他又要我以哥哥为戒，他当年也曾这样认真地劝他，教他别去参加低地国家的战争，但他不听，非要一逞青年血气之勇去参军了，结果送了命；如果我非要走这愚蠢的一

步，他当然还是会为我祷告的，但上帝却不会保佑我了，当我呼吁无门时，我自会闲下心来，后悔我当初是如何不听他老人言的。

我日后才发现，他的后一段谈话，实在是先见之明，虽然照我看来，当初他并未料到这一番话会成为现实。我看到家父充满忧伤，尤其是提到我那战死的哥哥时，老泪纵横。当他说到我日后会悔恨，会求告无门时，他十分伤悲，突然说不下去了，告诉我说他心乱如麻而不能一言了。

父亲的话深深感动了我，谁又是铁石心肠呢？于是我不再想出洋远游的事。但是没有几天，这决定就被我忘在了脑后；简单地说，几周过后，为了避免父亲再来纠缠，我决定自己溜走。可我却没说干就干，我找了个妈妈比平时高兴的时候，对她说，我就是想出去见识见识，我是没心干到底的，所以父亲不如索性答应我，免得我不辞而别。我都已经 18 岁了，去作什么学徒，或给什么律师做秘书，都嫌太晚了。我相信即使我去了，也干不长久的，不等满师，我肯定要背师逃跑去出海；可她要是跟父亲谈谈，让我出一次海，等我回得家来，不喜欢这事儿，我就再也不出去了，我保证追回我失去的光阴，以双倍的勤劳。

这话使我母亲非常恼怒。她告诉我说，她知道得很清楚，拿这类事跟父亲说肯定没用，事关我利害的事，绝不会同意这种对我有害的事情，又说她觉得奇怪的是和父亲谈过话之后，在父亲情深意切地教导我之后，我居然还在想这事。别说了，我要成心毁自己，那别人也没办法，但别指望他们的同意。至于她自己，她才不帮我自取灭亡呢。免的以后要提起这事，说父亲不同意，可母亲同意。

尽管母亲拒绝了向父亲提建议的事，可我后来却听说，她还是把我们的谈话，告诉了父亲。还听说，家父显得很焦虑，然后叹口气对她说，我不能同意这事。这孩子要呆在家里，他会很幸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福的，可要是出洋的话，他可是天底下最命苦的人。

事过不到一年，我便私自逃走了。而在这一年里家里几次向我提议，要我干点儿正事，我固执地加以拒绝，一概装聋作哑，而且不停地纠缠父母说，别再断然反对我想出海的事情了。可有一天，我去了赫尔城（我去那里逛逛，并没有逃走的打算），在那里碰到我的一个正要坐父亲的船出海去伦敦的伙伴，他使出招募水手的老方法，鼓动我随他们一起走，说此番航行，不用我花一文钱，我连个口信也没有捎给他们，管他们听着听不着呢，没有再和父母商量，没有求父亲的祝福，没有求上帝的祝福，更没想什么前因后果，去听天由命了。1651年9月1日，那个倒霉的时辰，我踏上了一艘开往伦敦的船。我想自古以来，还没有哪个年轻的冒险者的灾祸比我早、比我长。船刚刚开出恒比河，就赶上了可怕的风暴，海浪连天，异常吓人。我从没有出过海，所以自己身体有种说不出的难受，心里十分恐怖，我开始检点自己的行为，心想我这么离家出走，不尽子职，老天惩罚我，也是罪有应得，真算是造孽。父母的忠告和母亲的哀求，父亲的眼泪，这时一齐涌进我的脑子。我的良心也开始责备我不该藐视忠告、放弃我对上帝对父亲应有的忠节。

风暴越来越猛，海浪汹涌异常，这一场风暴，固然不及我以后多次经历的那些，也不及几天后我见过的那次，可对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水手来，这已是够触目惊心。我觉得每个浪头上来，船都跌进了浪底，都要把我们吞掉，我总觉得是再也上不来了。我心里很痛苦，发了好多誓言，暗下决心说，上帝要是让我从这次航行中苟全性命，我就直接回家见父亲，只要我的脚要是再能踏上陆地，有生之年再也不上船了。我绝不再这样自找倒霉。现在我已经清楚的看到，他那些关于中等阶层生活的言谈真是信然不虚。他这一辈子，活得是多么舒服自在，既没在陆上遭过麻烦，也没在海上经过风暴。我觉得要像一个真正的回头浪子那

样，决心回到家去，守在父亲母亲的膝下。

这些明智而清醒的念头，在风暴发作的当口一直在我心里盘旋，而且还持续到了风暴过后的一段时间。但到了第二天，浪静风平，我开始对大海稍稍适应了。尽管一整天我都有点儿无精打采，而且还有点晕船。临近傍晚，风完全停了，天气变得晴朗起来；随后，就是一幅美丽可爱的黄昏景色。太阳晴朗地落下，第二天又晴朗地升起，阳光照在水平如镜的海面上，这景色，我平生真是从未目睹。

第一天晚上我睡得很好，这时一点也不觉得晕船，所以心里十分高兴。我看着头一天还狂暴可怕的大海，一时间竟变得平静可爱，不免满心惊异。把我诱来的那个伙伴，走到我跟前，大概怕我的决心还在，拍着我肩膀说道：“嗨！伙计，现在怎么样？昨天那一场小风把你吓着了吧。”“你把那叫一场小风？”我说道，“那是一场可怕的风暴呀！”他回答说“别傻了吧，什么风暴。要是船坚海阔的话，我们才不理睬这样的小风呢。不过也难怪，你还没见过盐水嘛，咱们去弄碗甜酒喝喝，来吧伙计，然后把这事忘他个干净，你瞧天气现在多棒。”还是长话短说吧，我这一节伤心的故事，走了所有水手的老路。酒调好后，我喝了个酩酊大醉。那一宿的混帐行为淹掉了我的所有悔恨，我对过去行为的全部反省，以及对未来的全部决心。总之，当浪静风平、海面回到了往日的平静时，我那腔纷思乱绪，担心和恐惧也全部忘光了，都统统没影了，以前的欲望又倒流回来，我在危难中作的许诺，发的誓言，如今忘得一干二净。那些正经的反省和念头，倒也总想卷土重来，可都被我撵了回去。我像躲避瘟神那样躲着它们，只顾着呼朋引友，狂饮滥喝，很快就把这一腔心病（我当时就是这样称呼它们）压了下去。不到五六天，我便像那些决心不叫良心打扰的年青人那样，完全战胜了自己的良心。但正因为这个缘故，注定还得遭一场磨难，对我这号人，老天自是要弃之不顾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既然我不把这次脱身当成上帝的一次宽释，等到了下一次，自然就会变本加利，就是人群里天不怕地不怕的人遇上它也会告软讨饶的。

船行六日，我们开进了雅木斯海口。风向是逆吹的，天气晴朗，所以风暴之后，我们走的路实在不多。我们不得不在这里抛锚，锚抛下之后，持续了七八天，风向还是逆吹，来自西南。在这一段时间里，纽堡（英国东北部大港）来的许多船也开进了这片海口，船都得在这里等候顺风，这里是往来船只的必经港口，船可以开进泰晤士河。

我们其实不该在这里停这么久的，要不是风力太猛，我们早趁着潮水开进泰晤士河了，在这里停了四五天之后，风却愈发厉害了。但这个锚地一贯被称为良港，再加上我们锚好，所以大伙都无忧无虑，毫不担心危险发生，只是以海上的方式休息玩耍。不料到了第八天早晨，风力一下子加剧，大家一齐动手去放中桅，把一切捆紧扎牢，为的是我们的船可以进退自如。到了中午，海水拍的很高，海水漫过了甲板，我们的船头几次进水，有好几次，我们都以为是锚松脱了。因此船长命令大家把副锚也用上，结果，锚链则放到了最长，我们的船头沉下了两只锚。

这时，风暴刮得来势可怕，甚至从船上水手的脸上，都出现了一股恐惧和惊慌之态。船长虽然机警行事，极力保存着这只船，可当他经过我身边时，我几次听见他低声自语道：“主啊，我们要没命了，可怜可怜我们”，诸如此类的话。在第一批慌乱的当口，我完全呆了。心里说不出的慌乱，我既然已经铁下心来，不再忏悔自己所做的一切，现在就不该吃那口回头草了。我觉得死亡的苦恼已经过去了，这次一定没有上次那样厉害，一定没事儿的。但当船长走过我身边，说我们全要完蛋时，我又给吓呆了，我走出我的船舱，向外望去，只见一幅我平生从未见过的惨象。海浪涌得像山一样高，每隔三四分种，就向我们扑来一

次。我看看四周，满眼是痛心的惨状。两条漂在我们旁边的船，由于负载过重，已砍掉甲板上的桅樯。只听得大家又高声叫喊说，我们前面一哩处的那条船，已经沉掉了。另有两只船因为脱了锚，没有一条桅杆，从锚地冲将出去，漂进大海中听天由命了。只有那些小小的船只情形最好，在海上颠簸得不算厉害，但也有两三只开过来，一头漂离了锚地，从我们船旁擦过，只有斜杠帆斜矗在风里。

临近黄昏，船长不舍得把前桅砍去，水手长抗议道，如果不这么做，那么船会沉的，他只好答应了，他们把前桅砍掉之后，船摇得更厉害了，他们只好又把主桅砍掉，这样只剩下一个空空的甲板。

作为一个没有经验的新水手，前不久又遭那么场惊吓，我当下处境如何，人人都能猜到。但回忆起来，要是今天我讲讲当时的心情，那死的恐惧倒在其次，我当时对于自己悔罪后重生恶念的恐怖，使我陷入一种无法形容的境地。然而最可怕的是，风涛狂暴不止，即使水手们也不得不承认，今生今世，还从没见过这么糟的天气。我们船负载过重，深深吃水，水手们所以大声嚷叫说，它要“没”了。“没”是什么意思，后来我才搞明白。风暴越刮越凶，最后到了少见的一幕，我看见水手长，大副，船长，都做起了祷告，觉得这船随时就要没入深渊了。说话到了午夜，在灾祸之中，忽然有一个家伙大声喊道，船漏水了，又有一个说，已经有四英尺深了。于是全船的人都被喊去抽水。一听这话，我的心好像停止了跳动，一个后仰翻进了船舱。可人们把我唤醒，对我说，我现在可以和别人一样去抽水了。听到这话，我打起精神向水泵走去，一心一意地抽起水来。正在我们干着的时候，船长看见几只小煤船，因经不起风浪被风暴打得歪歪斜斜不由自主地向汪洋滑去，此时正靠近我们，于是他命令鸣一声枪，作为求救的信号。我大感惊慌，还以为船破了呢，或以为又有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么可怕的事发生了。总之我一下子晕倒在地。在这人人自顾的当口，当然没有人会看我出什么事了，倒是有人跨到了水泵跟前，随我那么躺着去，一脚把我踢开，他以为我早死了。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清醒过来。

我们接着抽水，但船底的水却只涨不减，这船要沉了，这已成为铁的事实；风暴开始稍稍减弱，但没指望这船能把我们拖进港口。于是船长继续鸣枪求救。漂在我们跟前的一艘小船这时冒险前来搭救我们，放下一只小艇。它冒了好大险才靠近了我们，拢近我们船侧，可我们却无法上去，这些人只好拼着自己的性命来救我们的命。最后，大家终于把一根带浮筒的绳子放长抛向他们，他们冒了好大险费尽力气才抓住了它，我们把他们拖到船尾下面，便一齐上了他们的小艇。上去之后，他们和我们觉得无望追上他们的大船，只好由它漂去，只要能够靠岸就行。我们的船长说，要是小艇被撞碎，他一定赔偿，就这样，我们的船半摇半漂着到了温特顿角。不到一刻钟，我们就眼看着我们的船沉了下去说实话，我真是无心去看它沉下去的样子，因为从我迈进这只小艇的那一刻起，我的心好像就死了，一半是念及今后生死未卜，一半是惊吓，心里发虚得厉害。

虽然我们处境险恶，可为了使它靠岸人们还是拼命摇桨。每当小艇浮上浪尖，我们就可以看见海岸，一大群人正在沿岸奔跑，好等我们靠近时过来帮助我们，可一时靠不了岸。一直过了温特顿灯塔，到了海岸向西凹了进去，强风因陆地的阻挡而稍减势头，我们才上岸来，虽然又费些力气。此后，我们步行去了雅木斯，那里的人非常照顾我们这些落难者，一些有头有脸的商人和船主，赠给我们足够的钱物，随便我们去伦敦还是回赫尔。镇上的官员派给我们好房子住。

我们十分感动。

当时我要是还明白事理的话，就该回老家赫尔去，这样我会

很幸福的。我父亲会为我宰杀一头牛的，因为他听说了那只船，已在雅木斯沉掉了。

但让人没办法的是，命运却不依不饶地跟我犯难。尽管有好几次，我的理性和冷静的大脑，都大声叫我回家去，可是我却没有办法这么做。也真是有天数，冥冥之中，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叫它，只知道它要是想把人送进毁灭之手，就是绝路摆在眼前，还是会一头冲上去。我这次可算倒了大霉，是逃脱不掉了，必然会撞死在他手上，它赶着我一头走到黑，全不顾冷静和理智的告诫，不顾我在这次事件中得到的两次深刻的教训。

我的朋友、也就是那位曾帮助过我的船主的儿子，现在却不如我勇往直前了。我们在雅木斯住了两三天之后，他才有机会跟我说话，因为我们分开住。他一见我，一脸沮丧，声调也变了，不住地摇头，他向我问了最近的情况。然后把我介绍给他父亲，说我这次出航，只是试探试探，以便以后出远海。他父亲拿出关怀和严肃的口气对我说，“年轻人，你不该再出海了，你当不了水手，这你该看得出来。”“先生，可是，”我说道，“那您以后就不出海了吗？”“那是另一码事，”他说，“这是我的义务，我的天职。如果你想拿这次航行尝试一下，你该看到了，你要一味坚持的话，老天爷会给你什么好果子吃；也许你就是他施船里的约拿。也许我们这场倒霉事儿全怪你。”他又接着说道，“你小子是谁？你干吗要出海？你是什么东西？”既然他问到这儿，我就把自己的一些事告诉给他，不料我刚一讲完，他突然火冒三丈，“瞧我干了什么！”他说，“怎么能叫你这个倒霉头上我的船？就是给我1000磅报酬，我也不会再让你上船了。”他这通火实在发得没有道理，不过是一时想不开，自己受了损失，心火斜发罢了，然而发过火之后，他又郑重地跟我谈话，力劝我回家去，别自找死路，他说我该知道，上帝明明是跟我作对的，我要是不回家，不论走到哪儿，只会碰上灾难，直到证实我父亲对我的预

言。

不久后我们就分手了，对他的话，我什么也没说，以后我也再没看见过他，我一无所知，他上了什么道儿。至于我，靠着仅剩的几文钱，从陆路去了伦敦；这一路直到伦敦，我心里翻江倒海，不知该是回家呢，还是去海上。

一想到回家，我心里的那些最好的念头就被羞耻感所反对。我立刻想到，街坊四邻们嘲笑我，我不仅没脸去见父母，也没脸见所有周围的人。后来我常常想，人，特别是年轻人，都有这种脾气，在有些事上总是不服理性的态度，比如说不耻于造孽，但羞于悔过，不耻于做那些在别人认为是愚蠢的事，却羞于纠正自己，而事实上只有纠正自己，别人才会认为你是明智的。

我就这样耽搁些日子，不知该走什么样的生活道路。我仍是不心甘情愿回家，况且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遭难的记忆也逐渐淡去了，它一下去，随之消失的是我那本来就不大的回家念头，最后我完全不愿回家，又寻思出海的事了。

那邪恶的影响，使我离开父亲的家，又因此起了发财的狂念；使我鬼迷心窍，听不进忠言，对父亲的乞求不屑一顾。这邪恶的影响在我的眼前摆下了一桩最不幸的事业，于是我登上了一艘开往非洲几内亚的船。

在我一生的冒险中，我最大的不幸就是我在船上都不是水手，做个水手，固然要比平常多卖点力气，将来就是作不了船长，可我也能因此学到普通水手该掌握的技能，至少能作个大副或副官。但我一向背运，前途无法预知，既然我还有几文钱，身上的衣服样儿有几分，我去搭船，就总是一副绅士派头，所以在船上不用做事，当然也做不成事。我总算运气不坏，在伦敦撞上了好人，对我这种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实在是不常见的事。魔鬼总忘不了给这些人安排下陷阱，对我却并非如此，一开始我就结识了一位去过几内亚海岸的船长。对我的言谈举止，他很是满

意，因为那时我的谈吐还算招人喜欢，他听说我有心出去见见世面，高兴地说，如果我不想花一分钱就可以和他一块去，可以和他做伴，和他一起吃饭，如果我想带点东西前去贸易的话，我会从中得到好处的，说不定还可以赚点钱。

我接受了这一盛意，并和这位船长友情日深。他是个率直的人，我随身带了点小小的投机品，我颇赚了些钱，亏得我这位船长朋友的忠厚无私。因为我带去的约值 40 镑钱的零碎货物，就是这位船长指点我买的。这 40 镑钱，是我靠了一些亲戚帮忙，才凑齐的。

在我一生的冒险中，可以说只有这次的出海算是成功的，这得亏我那位船长朋友的诚实，在他的指点下，我还学会了怎样记录船的航程，学了许多航海的规矩和数学知识，怎样观测天气。他喜欢教我，我也喜欢去学，这次航海，使我既成了海员，又成了商人：这次冒险我带回了 5.9 盎司重的金沙，回来后我在伦敦将它出卖，赚了近三百镑，这更使我野心勃勃，但也因此断送了我的一生。

然而，在这次出海中，我害了一场剧烈的热病，因为我们主要是在海岸边上做生意，有时甚至就在赤道线上，范围从南纬 15 度向北，因此天气酷热，我总是病病歪歪的。

我现在已经可以算是一个几内亚商人。可不幸的是，回国不久我的朋友就死了，我踏上了同一条船。决定再走一遍这航程，现在的船长是以前的大副。然而这次却是我所碰上的最不幸的航行。新赚来的钱，我带了大约 100 英镑，剩下的二百英镑，我存在了我那位朋友家里。然而在这次航程中，我却陷入一大串的不幸之中。首先，是在我们的船驶向加那纳利群岛时，天刚刚亮，就驶来一艘来自萨利的土耳其海盗船，它涨满帆朝我们追来。我们也把帆扯得满满的，尽着船桁的张幅，或者说尽着桅樯的载力，竭力想甩脱他们，可眼见着海盗船越行越近，我们只好准备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招架，否则不出几个小时，肯定会撵上我们的。海盗船有 18 门炮，我们的船有 12 门炮。约在下午 3 点时分，它赶上了我们，本来它是要斜撞我们船尾的，但乱中出错地一头撞向了后舷，于是我们冲它一通猛轰，把 8 门炮瞄向这一侧，将它打退了。它一边撤退，船上的近 200 号人一边反击。可我们因为大家都掩蔽得很好，无人受伤。他们在准备着卷土重来，我们也做好了抵抗的准备。但第二次，有 60 个人从另一侧的后舷上了我们的甲板，一上来就冲我们的甲板一通猛剁。我们用火药箱子、刺刀、短枪等物件向他们反扑，曾两次把他们逐下甲板。可是，不必细说，到了后来，我们的船再也无力抵抗，我们三个人被杀，八个人受伤，于是被迫投降，我们全成了俘虏被劫持到萨利尔。

我在那里的遭遇不是十分可怕，不像我当初担心的那样；我作为海盗船长的个人战利品，留下来做他的奴隶，别人则被送进他们国家的皇宫里。因为我年轻，正好作侍者用。我从一个商人，一步跌成可怜的奴隶，实在气沮神丧。想到父亲当初说我此去要命途多舛的那番预言，我觉得现在眼下的处境已全部应验，照我看老天现在已惩罚了我，我是完蛋了。谁知道这不过只是开头，往后的事更加苦厄。

我满指望我的新主子再出海时会把我带上，我相信他迟早会被哪艘葡萄牙或西班牙的军舰捕获，这样我就可以解脱了。但我的期望很快就破灭了，因为他每次出海，都把我留在他家里做些奴仆的杂役，在岸上照看他的小花园。

除了逃跑，我在这儿不想别的，但想来想去，却看不出有什么希望，因为没有人可以引为同道，事事都让这逃跑的想法显得荒唐，除了我自己，无处跟人商量。于是有两年之久，却不见一点好兆头。我只是自己安慰自己罢了。

就在不到两年时，我又起了争取自由的念头，因为情况发生了变化。我的主子和以往相比，没去张罗他的船，有更多的时间

呆在家里。我听人说，这是因为他缺钱用了，要是天气晴好，他总是每周去两次以上，驾上他船上的舢板去锚地钓鱼去，每次去，总要叫我和一个名叫马莱司科的仆人为他划船，我们颇能使他高兴，我在捕鱼时也显得手脚麻利。因此，我和一个与他沾亲带故的摩尔人，还有马莱司科一起经常被派出去弄点鱼给他吃。

有一天早晨雾很大，我们出去捕鱼，从海岸出发不过半海里，岸边就看不见我们了，我们借着这个机会，使劲摇了一天一夜，一直到了第二天，我们才发现正划向海里，没有向岸边靠拢，而且离海岸有两海里了。那天早晨风有点变恶，可我们总算万幸回来了，虽然十分辛苦也十分危险。

但这场险情之后，我们的主子决定此后要当心自己的性命，不敢再这么大意。他手边有一条从我们那艘英国船上掠来的长艇，他决定一定要带上罗盘和食品再去捕鱼。于是他让一个木匠，在这长艇的中间建一个就像驳船上的小舱那样的睡舱，后面留一个位置，人可以站着掌舵等等，前面也要留个地方，以便张帆。船舱低矮而舒适，可容下他和一两个奴隶睡在里面，它挂的帆是我们所称的羊肩帆，帆杠用夹条固定在舱顶，还有一张带一些小抽屉的餐桌，装有一些对他口味的酒，但主要是放粮食咖啡用的。

我们常常驾着这小艇外出打鱼，他每次都忘不了带我，因为我捕鱼时手脚麻利。有一天，他约了当地的两三位有地位的摩尔人，要坐船出去，为此他头天晚上就派我们往船上送了比平时多得多的酒和粮食，并吩咐我备好船上的三杆小枪和火药，因为捕鱼之外，他们还想猎几只鸟消遣一下。

我照他的吩咐备好一切，第二天早晨候在艇上把一切收拾停妥，擦洗干净，挂出旗子，专门等着他和客人的到来。但等到后来，只有我的主人一人来到船上，他告诉我客人们只能改期再来了，可能是有事情，然后吩咐我和那摩尔人，像往常一样，驾艇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出去为他们弄点鱼吃，因为可能他和朋友们还要在家里聚餐。他又命令我说快去快回，我本来是想一一照办他吩咐的事，但此刻，要逃走的旧念在我脑子里突然闪出，因为我觉得现在已有一艘小艇可由我支配了。主人一走，我就开始忙起来，只是并非为了打鱼，而是为了一次去哪儿都成的远航。

我先找了个借口，让那摩尔人给船弄些粮食到船上，我对他说，我们不应当擅自吃主人的面包，他说这话不错，于是他弄来一大筐当地饼干，还有三罐淡水，搬到艇上。我知道装酒的箱子在哪儿，趁摩尔人呆在岸上，我把原来就在那里供主人取用的酒箱移上了小艇。我还把一大块蜂蜡搬上了小艇，还有一卷绳子，一把斧头，一柄锤子和一条锯。后来它们都派上了用场，特别是那蜂蜡，可以拿它作蜡烛用。然后我又想了另一个花招，他也乖乖钻了。他本名叫伊斯马，但人们称他舒尔，我也这么叫他，于是对他说，“舒尔，咱们艇上有主人的几杆枪，你最好去弄点枪弹来，猎几只水鸟自己吃吃怎么样，大船上好像有个枪药箱呢。”随后他提来一个盛了大约一磅半的火药大口袋，另外带了一些子弹， he 把它们一齐装进了小艇。与此同时我又在大舱里找到了一些火药，我把它们装进酒箱里的一个酒瓶，各种东西都准备好了之后，我们就扬帆出了港，前去捕鱼了。入港处的守卫因为认得我们，所以也没有询问。出港后不久，我们就准备打鱼，收下帆来。这时风向东北，我有点不高兴；要是刮南风的话，我肯定能在西班牙登岸的，但我决心已定，不管什么风向，我都要逃离这儿。其他，一切听天由命了。

我们打了一会儿鱼，什么也没打到，因为每逢鱼上钩，我总是不钓起来，于是我对那摩尔人说：“这可不成，咱们得再走远点儿才能打到鱼。”他觉得远点也没关系，于是去张帆。我掌着舵，一口气开出了近一海里，然后又掉回头，做出一副要打鱼的样子，接着让那小厮掌着舵，我则迈到那摩尔人的跟前，在他身

后弯下腰来，一下子把他从船板上掀进海里，他在水里向我连呼带喊着，像个软木漂子，求我救他，他情愿跟着我走到天涯海角。他拼命地向船游来，很快就要追上我了，我只好从船舱里，提出一杆鸟枪说，他只要老老实实，我不会对他下手的，我知道他水性好，到岸是没问题的，再说海上也无风无浪，但如果他靠近船的话，我会射穿他的脑袋。因为我是铁了心要逃走的，听过这话，他只好转回身子朝岸边游去，我相信他是个游泳好手，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游到岸上。

他一游走，我就转向这小厮，说：“舒尔，你只要忠心耿耿，我会让你出人头地，否则的话，我也会把你扔进海里的。”这小子对着我笑眯眯地，一脸无所谓，发誓要随我走到天涯海角而且不会变心。

那摩尔人还在我的视线之内时，我让船一直往海里开，好让他以为我去了直布罗陀海峡，实际上我想往南走到那野蛮人的海岸。到那里，所有黑人独木舟会把我们团团围起来，然后杀掉我们，也有可能不等上岸，就被野兽、野人生吞了。

然而一到晚上，我就改变航道，向着南方直驶过去。我让船稍稍偏东，以便可以沿着海岸走。当时风平浪静，所以当天下午3点钟我第一次看到海岸时，我相信已经不在摩洛哥皇帝的王境之内，也出了任何国王的领土了，这已到了萨利以南150英里以外的地方。

可我不免像惊弓之鸟，被摩尔人掳过一回，生怕再落入他们的手掌，于是也不靠岸，也不停船，也不抛锚，就这样一口气开了五天，这时风向开始南转，我也断定不会有船在追我了。于是我到了海岸，在一条小河口抛下锚来，但不知道这里叫什么，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是在什么国家，什么纬度，周围是什么人种，这河叫什么名字。在此时此地我想要的只是淡水而已。到了傍晚我们把这地方查看一下，驶进这条小河，游上岸去，周围传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来一些野兽的嚎啸，舒尔吓得要死，直求我快点上岸去。我说：“那好吧，舒尔咱们现在就不去了，可到了白天，很有可能会碰见人，跟狮子相比，他们待我们好不到哪儿去。”“那咱们就给他们吃顿枪药，把他们赶跑。”舒尔笑着说。舒尔常同我们奴隶们聊天，所以能说一些英语。我看这孩子心里也挺高兴，为了给他鼓劲儿，我给他喝了一口主人的酒，当然我采纳了舒尔的主意，于是我们找了个避风的地方躺了一夜，但却没有睡着。因为两个小时后，我们就看见群庞然大物下了海，来到水里给自己冲凉，它们的狂叫十分可怕，以前真是从未听过。

舒尔吓得半死，我也一样。后来，一只巨兽居然向我们小艇游来，虽然看不清，但从它喷出的水声推测，这是个可怕、巨大而凶猛的野兽。舒尔说是头狮子，然后可怜的舒尔哭喊着要我赶快起锚。话音刚落，这野兽距我们不过两桨远了，我立即走进舱里，拿出枪向它开了火，它遭到枪吓，便游回了海岸。

枪声一响，陆地深处和岸边一齐响起野兽的叫声，那声音实在无法形容。我只好承认看来晚上是无法上岸了，可恐怕白天怎么上岸还是问题，因为落到狮子和老虎手里，可不是好玩的事情。

尽管如此可怕，可我们还是得上岸去找些水来，因为船里的余水已经不足一品脱了。但问题是什么时候去找，到哪儿去找。舒尔自告奋勇，说他会看看哪儿有水，并给我弄些回来。我问他为什么自己要去？为什么不是我去而他留在船上？舒尔回答说，“要是野人们来了，他们就吃我，你就溜走。”这回答着实令我感动了一番，我说道：“舒尔，咱俩一起去，野人们来了，咱们就杀死他们，咱俩谁也不让他们吃掉。”于是我给舒利吃了一片饼干，抽出酒瓶来让他喝了口酒，然后把小艇停在我们觉得合适的位置，除了水罐和枪支，我们什么也没拿，就趟水上岸了。

我不敢走出小艇的视线之外，而那孩子，慢悠悠地走，一英

里开外的陆地深处有片低地，谁知过了一会儿，就见他朝我一路奔来，我还认为他遭了什么野兽惊吓呢，于是跑过去救他，而当我跑近他时，却见他肩上搭着一只他射杀的猎物，要说是兔子，脚略长一点，颜色不像，不管是什么吧，因为可以美餐一顿，我们都很高兴。而这小家伙之所以这么乐颠颠地跑来，是要告诉我，他找到了淡水了，野人却没见着。

后来我们才发现，小河再上行一点，待潮水一退，就有淡水了，河里的海水其实上灌得很浅。我们灌满水罐淡水，吃掉那只美味的兔子，看到此地荒无人烟，于是就准备再走一段。

在此之前，我曾到过这片海岸，所以清楚离此不远，就是卡拉里群岛和卡普德特群岛了。但我没有仪器，无从得知这些岛屿在什么纬度，所以是无法找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拐进大海去寻找它们，否则的话，要找到其中的一些岛屿，对我来说是十分容易的事。而现在，唯一的指望就是，但愿能撞进英国的贸易区，碰见一些去做日常贸易的船只，然后让他们救我们上来，再带我们回家。

我们现在所处的地带，介于摩洛哥皇帝的王境和黑人的领土之间，这里除了野兽没有人烟。黑人弃此南迁大概是怕摩尔人，摩尔人又觉得这里过于荒蛮不容易居住，但他们都舍弃这里的原因，还是这里满山遍野出没着豹子、狮子、老虎和另一些凶残的野兽，所以摩尔人只把它当作狩猎场用，他们一来足有两三千人。我们从海岸上来，走了近 100 英里，白天是没有人烟的荒原，晚上只听见野兽的怪叫。

离开这里之后，我又曾几次被迫上岸，为了取淡水，其中一次颇值得一叙。有天清早，我们驶入一块高地下面，抛下锚来。舒尔一向比我眼睛尖，这时他悄声地对我说，我们最好是离开海岸。因为他看见在远处的小山上有一头可怕的巨兽睡得正香呢。我朝他指的方向望过去，原来这是头可怕的狮子，真是吓人，它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躺在岸上的一片山影下，那山影像是盖在它身上。我对舒尔说：“你上岸去把它干掉吧。”舒利一脸惊恐地说道：“把它干掉！它会把我吃掉的。”他的本意是说，他会被它一口吃掉的。于是我不再搭话，只吩咐他静静地等着，我取出我们最大的一杆枪，给它装足火药，另加了两个铅块儿，然后把它搁在地上，又给另一支枪装上了两枚子弹，然后又给第三杆装上五枚小枪弹。然后我抄起第一杆，瞄准狮子脑袋就是一枪，谁知道它是把前爪搭在头上躺着，所以那两个铅块儿只击中了它前腿的膝头，打碎了它的腿骨。它全身一振，窜起身来，但由于腿骨已断，只好用三条腿撑起身子，发出一声我闻所未闻的吼叫，我不由得打了个愣怔，随即又抄起枪开火了，这次它的头被我击中，它倒在地上，一声浅吼，但还在垂死挣扎着。这时舒尔的胆子也壮了，他要上岸去。我说：“好，去吧。”于是这小子一手掂着一把小枪，一纵身跳进了水里，一手划着水朝岸上游去，他走近那狮子，用枪口点住它的脑袋射去，这一下它彻底归天了。

因为狮子不能当肉吃，对我们来说这只算游戏，而为这么一个无用的东西，我却损失了三枪弹药。但舒尔说它可以给它派点用场。于是他回到船上向我要了一柄小斧头，他说：要把它头砍下来。谁知那头却砍不动，最后只好剁下一只爪子带了回来。

但它的皮或许对我们还有点用。于是我决心辛苦一点，去把它的皮剥下来。这样，我和舒尔就过去剥皮了，而舒尔俨然是一个剥皮老手。可足足费了我们一整天的工夫，才把皮给剥了下来，我们把它晾在船顶上晒干了，以后我们拿它作了褥子用。

在这里停留几天后，一连十多天，我们不停地南行，由于我们的货物有限，所以只好节俭度日，除非迫不得已去取淡水，我们是不大靠岸的。我这么做无非是想要开到冈比亚或塞卡尔河，就是说，随便什么地方，只要在那里遇见欧洲的船只，就不会丧身在黑人手里。我知道所有不管是去几内亚海岸，去巴西，还是

去东印度群岛的船只，都要路经那些群岛。总之，我把命运的赌注全押在这上面，遇不到船只，就是一死了。

我一口气走了 10 多天，这时才看到陆地上有人烟的迹象，终于有一天我们看见有人站在海岸上望着我们，还可以看出他们赤身裸体皮肤黝黑。我当即便想上岸去会会他们。但我的谋臣舒尔对我说：“千万不能去。”可我还是想和他们谈谈，把船拢近海岸，只见他们跟着我在岸上一路奔跑，我还注意到只有一个人手持一根长长的细棒，舒利告诉我这是长箭，他们投得又远又准。于是我没敢再近，只是远远地用手势和他们交谈，而且做出手势说，我们需要一些吃的东西。他们招呼我停下船来，好给我些肉。我就歇息下来，落下了顶帆，只见他们有两个人跑回村子，不出半点钟，就带着一些干肉和一些粮食跑回来，我们当然是想收下来，可怎么去拿却成问题，因为我们不想冒险上岸接近他们，他们对我们也是疑疑惧惧的。但最后他们找到一条万全之策，把东西放在了岸边，然后走得远远的站下来，等我们把东西取回船上，他们才又走近了我们。

我们只能做做手势以表谢意，除此之外无力回报。但说来事巧，答谢的机会居然很快就来了。原来当我们还在海边停着时，恰有两只巨兽好像在大动干戈，从山上一路追到海边。可能是雄兽求偶，是嬉闹还是动怒，我们无从得知，也不知这事是正常还是反常，但我看像是后者。因为这些贪婪的野兽很少在白天出来，再说我发现那些人特别是那些妇女们也吓得要死。除了那位手拿标枪的人，其他人都逃了。但两只野兽冲进水里，似乎无意杀人，一头扎进大海游泳，好像是玩耍而已。出乎意料的是，有只野兽竟然朝我们小艇游来，但我已有准备，待它游进射程，我便一枪击中了它的脑袋。当即它就沉进水里，但马上又浮出了水面，在水中上下翻腾，似乎在挣扎着活命，它拼命游向海岸，却由于受到致命的伤，所以不等上岸它就死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些可怜的黑人被轰鸣的枪声和闪光的火药惊得目瞪口呆，有人甚至活活吓了半死并一跤跌倒在地。直到他们眼见那野兽沉进水里死掉了，又见我招手要他们到海边来，这才壮起胆子，到海边来找寻那野兽。我在海水中被血染红的地方找到了它，然后用绳子把它套住，绳头交给那些黑人，由他们拖上岸去以后，才发觉这是头极漂亮的豹子，满身红斑，非常美丽，叫人叹为观止。而黑人们则简直想不出我是用什么东西，来杀的这头豹子，不由惊诧地举起了双手。

另一头野兽，拔腿逃回了它所来的山头。黑人们想吃兽肉，我也有意卖个人情，于是做手势说，让他们拿走，他们一面千恩万谢，一面蹲下身子上了手。因为没有刀，他们用一块儿尖木片，但却非常麻利地剥下了兽皮，简直比我们用刀子还利索十分。他们要分给我一些兽肉，我谢绝了，做手势说肉全归他们，只是想要那兽皮，于是他们大大方方地把兽皮给了我，又给我拿了许多我不知道那是些什么粮食的东西，但我还是收下了。接着我把罐子拿起来，又做手势说想要点淡水，罐口朝下，希望能灌满空罐。他们立即给几位同伴打了招呼，接着就来了两个和那些男子一样，赤身裸体，一丝不挂的妇女，提来了一口大缸，我猜这是在阳光下烤制的。她们把这土缸放在我跟前，又像刚才那样闪到一旁去，我则派舒尔去船上拎来我的水罐，把三只都灌得满满的。

就这样，我带着粮食和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及三罐淡水，告别了那些黑人朋友们，一口气行走了大约 11 天，不曾靠近海岸。走到后来，我看到有一块陆地在我大约四五海里的地方长长地伸进海里，海面很平静，于是我兜开海岸驶向这一小块陆地，在我保持着距陆地两海里的距离绕过了这小陆地之后，才看到另一侧也有陆地伸到了海里。我当即便断定：这里，就是佛得角，那边，就是佛得角群岛了。可那些岛离我太远，但万一遇上大风的

话，我哪个岛也去不了，这使我一时之间不知所措。

我进退两难，迈进舱里坐了下来，一肚子懊恼。舒尔在船上掌舵，突然这小子大喊一声：“来了一只带帆的船！”我跑出船舱一看：居然是艘葡萄牙人的船！我本以为他们是去几内亚海岸捕黑奴的，后来才断定他们是另有目的，绝无靠岸的意思。于是我一头扎向海里，决心要找机会跟他们搭上话。

尽管我涨满了帆，但还是发觉无法进入他们的视野，不等我向它们发出信号，它们就会开走的。我拼命追了一阵仍赶不上，刚要丧气的时候，他们似乎是用望远镜看到了我，而且看出来这是一只欧洲小艇，这肯定是从哪艘失事的船上漂下来的，于是收下帆来等我。一见此景，我信心大增，船上有我东家的旗子，我拿出一阵挥舞，然后又放了一枪，作为遇险的信号。因为他们后来告诉我，他们看见了枪烟但没有听到枪响，见到这些信号，他们便抛下锚来，停船等着我，大约三个小时后我才到了他们的船前。

他们用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法语问我是干什么的，但这些语言我一概不懂。最后我告诉船上的苏格兰水手，我是英国人，被萨利的摩尔人掳作了奴隶，现在是刚逃出来。苏格兰人告诉他们之后，他们便叫我上船，很厚道地收留了我和我所有东西。

想到我今天竟然得救，心里的高兴真是无法表达，于是立即拿出我所有的一切要送给船长，权且报他的救命之恩。但他却告诉我，我的东西他一文不取，并且对我说：“我救你不为别的，只为以后能有人救我，再说我把你的东西拿走了，到了巴西之后，你会饿死在那里的，我救了你的命，这不等于是又要了你的命。我带你到那里不过是慈悲为怀，留着它们，去那里换点钱糊口吧！”

他不仅说得厚道，做起来也一丝不苟。他吩咐水手们不许碰我的任何东西，然后他便收管了起来，开了一张详细的清单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让我日后照单提取，连我的三个土罐子也计在里面了。

他见我的小艇很好，就对我说他想从我手里买下，以供大船使用，问我什么价愿卖？我告诉他，他待我如此厚道，还谈什么钱呢？送给你好了。见是这样，他就告诉我，他要给我一张有他签字的借据，到了巴西后，会付给我 80 块八圆面值的西班牙金币的，要是那里有人出的价更高，他愿如数补齐。他又拿出 60 多块八圆面值的金币，要买我的小僮舒尔，可我不愿做这桩买卖，倒不是说我不想让舒尔跟他，而是这可怜的孩子，为了帮我获得自由曾是那么忠心耿耿，如今却要卖掉他的自由，我实在是做不出来。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他觉得这倒也是情理所许，但还是想了变通之策，说要给这孩子写份书契，如果他改信基督，那 10 年后会给他自由的。我一听到这话，又见舒尔情愿跟他，就让船长把他买走了。

我们一路顺利地开了 22 天之后，到达了圈神湾。我又一次摆脱了多灾多难的航海生涯，下一步要做什么，要好好想想自己的今后了。

船长待我，真是恩重如山。我坐他的船，他分文不要，他要我的豹皮，却付我 20 个达卡。我寄放在他船上的东西，他一件不少地还给我，我凡想出手的东西，像什么酒箱子，我那两杆枪，还有我做蜡烛剩余的一片蜂蜡，他都买下来。总之，在所有的货物出手之后，我共收了近 200 块八圆面值的金币，揣着这笔款子，我踏上了巴西海岸。

上岸不久，船长就把我引荐到一个人家里，他有一片种植园和一个榨糖作坊，这人像他一样，也是个老实人。我在他家小住一程，对他们种植和榨糖的门道，已略有所知，又见种植主们发财快，日子好，就打定主意弄一张居留证，也试着做一回种植主，同时又决定把我存在伦敦的钱，想法子让人捎给我。于是，我搞到一份居留证，然后用我的一些财产，购置了一片荒地，又

根据我将从伦敦收到的款项，制定了一个适当的种植与落户计划。

我有个来自里斯本的葡萄牙邻居，他父母则是英国人，名叫维斯，生活地位和我差不多。他的种植园紧挨着我的，而且我们很合得来。我和他一样，资金都有限。一开始，我们种不起别的，只能种点粮食。但此后我们就开始有了进步，于是到第三个年头上，我们种了点烟草，又各自开垦出一大片地来，准备来年种甘蔗。但我们都缺人手，这时才后悔放走我的小伙舒尔。

没办法，凑合着过吧。现在的行当，跟我的性情，与我迷恋的生活，大相径庭，可我当初就是为了那种生活，才背井离乡，不听我父亲的忠告的。我要有心过眼下这种日子，那何不呆在家里，何必要背井离乡，自讨苦吃呢。

我常常这样满怀悲伤地来想自己的境况。除了卖体力，就再也无事可做。除了偶尔能和邻居谈谈，就再也没有可谈话的人了。我常说，我过的日子，简直像一个人被孤身遗弃到荒岛上。可人要是知足，总把眼前的境况和劣境相比，老天也只好给它们换个儿，让人自己比较比较，但说实话，还是以前的日子舒服，这可谓是报应，人是该好好想想的。就像我吧，要是努力下去，是大有希望成为阔人的，可我却把眼下的日子比作荒岛生活，真是全无道理。

在我刚刚安顿下来，准备按计划收拾我的种植园时，我那好心朋友，曾把我从海上搭救起来的船长又回来了。因为为了准备下一次为时近三个月的航程，他的船停在这里装货。我告诉他说我在伦敦有一笔存款，他便诚恳而好心地建议我说：“如果你给我一封信，再给我一份正式委托书，让那个为你保管钱的人，把钱寄到里斯本一个由我指定的人那里，我就可以帮你买一些东西，只要老天帮忙，返程时我一定给你捎回来。可是祸福难测，所以你最好只让人家寄给你 100 英镑，就是冒险的话，也就这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半了。如果安然无恙，你再用这办法去取另一半。即使出了问题，你还有另一半钱可使。”

这建议显得人家好心好意，于是我按他所说的，准备给那位保管我钱的太太写信。

在给这位英国太太的信中，我一五一十地讲了我的全部遭遇，我的被掳为奴，我的逃脱，如何遇到这位葡萄牙船长，他如何忠厚，以及我现在如何等等，还告诉她我的钱该怎样处置，后来这位诚实的船长到达里斯本后，把我的信转给一位伦敦的商人，又由他呈给那位太太，那位太太接到信后，她不仅把钱发了出来，还自掏腰包，送这位葡萄牙船长一份厚礼，以答谢船长对我的大恩大德。

按船长信中的吩咐，这位伦敦商人用这 100 镑钱，在当地购置了一些英国货，然后发往里斯本，船长则把它们全部给我带回了巴西。其中有一些工具，铁器，以及种植所需的各种器械，这些东西都是我很用得着的，有些是那位商人擅自帮我买的。

当货物抵达时，我觉得自己简直发了财，十分喜出望外。而那位船长，他用我朋友送他本人作答谢的五镑钱，为我买了一个仆人带给我，船长却施恩不图报，最后我一再恳求他才收下了一点我自己产的烟草。

好事成双。我的货物都是英国货，很抢手，像什么布料、呢绒、桌面啦。我想法子把它们变卖出手，得了好价钱，我这批货净赚的利润，足有四倍多呢。这下子在种植园的发展方面超过了我那穷邻居好几倍了。因为我给自己买了个黑奴，又得了一个欧洲仆人，我是说另买了一个，不包括船长给我从里斯本带来的那个。

但得意忘形往往是招灾引祸的。第二年我种植大丰收：地里收了 50 大捆烟草，除了一些给邻居外，还富余很多。这 50 捆烟草，总重量超过五百镑，我把它们晒好卷起，堆放一处，单等着

船从里斯本归来，我的种植业由此就要蒸蒸日上。于是我的脑子里，开始充满不切实际的计划。

我一心用奇，顽固如初，自酿苦酒，以至错上加错。在我后来遭遇时，一想起这件事，悔恨莫及。所有这些错误，都是因为我那遨游世界的蠢念终不悔改，而且要一心去实施它，不顾我的天职，违背自然和上天的明示，本来是明明到手的好日子，却不懂得求取。

但根据我的性格，既然我当初离开了我的父母，现在也就不会安于眼下的日子，肯定要妄想连篇，不耐烦于经营这个刚起步的种植园了。所以，我又一次把自己引向那人间最不幸的深渊，否则的话，我也许会安下身来，过一种幸福富裕美满的生活。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我在巴西住了近四年，种植园蒸蒸日上，不仅学了葡萄牙语，在种植同行里，也认识了许多朋友和商人。在闲谈中，我屡屡给他们讲起我的两次几内亚之行，每每讲到这些事情，他们就听得入神，特别是我讲到买黑奴时，因为当时这种贸易刚刚起步不是人人都可以做的，而且官方不太许可，所以黑奴价格昂贵，买卖量不大。

有一天，我和几位种植主和商人在一起，兴致勃勃地谈到这些，第二天早晨，其中三位就来找我，说他们要给我提一项秘密建议。他们先告诫我嘴巴要严，然后就对我说，他们想准备一条船去几内亚，他们和我一样，都有种植园，眼下却最缺劳动力。他们想偷运一些黑奴，不公开出售，只分到各自种植园里。简单说吧，我如果愿做他们船上的引导员，去安排几内亚海岸的贸易，那么不须出资，就可以均分到一份黑奴。

对那些初来乍到、没有自己的种植园需要经管的人来说，这的确是个好主意，既不要出资本，又有望能得一些黑奴，发展基业。我经营种植园三四年，眼下已薄有基业，不当另有他想，而且已从伦敦取来了那另 100 镑钱，稍作投入，大可再捞一笔，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且还要增加下去呢。在我这种处境下，考虑这种航行可算是荒唐无比，但我总是把自己引向深渊。顶不住那漫游世界的妄念，当初把父亲的忠告当耳旁风，现在也一样抵挡不住这提议的诱惑。总之，我告诉他们说，我甘愿前往，但我不在时，他们必须要照看我的种植园，万一我出了事，按我吩咐处置它。这些他们都一一答应，并立了字据，然后我又立了一份正式遗嘱，万一我丧命，就由那位曾救过我命的船长，来作我的种植园和财产的唯一继承人。

总之，对于保全财产和维持我的种植，我倒是考虑了很久。我要是有这一半的谨慎，来判断一下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就不该抛开发家致富的前途而去投身大海，做这荒唐的事情，更何况在这件事上，已经吃了不少苦了。

但我却糊涂地走向深渊，在 1695 年 9 月 1 日这倒霉的一天，我上船了，恰恰是八年前的同一天，我在赫尔离开了父母，一心做逆子，做傻瓜。

我们的船重约 120 吨，14 个人，备有 6 门小炮，其中不包括船长、我和他的小僮，船上只有一些适宜于和黑人贸易的小物件，像什么玻璃球、玻璃器皿、贝壳，和一些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并特意带了些小望远镜、刀子、斧头、剪刀等等。

开船后我们立即沿着我们的海岸向北驶去，想走昔日人们通常取用的航道，横越大西洋，再抵达非洲海岸。这条路线是人们最常走的，比较安全，对此我们充满了信心。我们沿着自己的海岸，沿途天气很好，但有点热。然后我们离开海岸，沿着东北或正北航道，绕过岛屿后，我们船向东行，大约 12 天后越过了赤道，但突然遇到一场凶猛的飓风，搞得我们不辨南北了。这飓风由东南刮来，转成了西北，最后又变成了东北风，这时风势加剧，狂刮 12 天，我们只好在风中飘摇，束手无策，听凭命运的摆布。这 12 天，我每天都有丧身惊涛之虞，度日如年，而船上

的其他人，也都想到了死亡。

但祸不单行，除了风暴的恐怖，船上又有人死于热症，还有船长的小僮和一个人被惊涛打进了海里。到了第 12 天，风力稍缓，船长尽最大努力观测后发觉我们是在北纬 11 度左右，但经度却与原计划差 22 度，他发觉我们已经远远过了亚马逊河，正在靠近俗称“大河”的奥里诺科河河口了，因为船已经漏水，而且破败不堪，这时他找我商量该怎么走，所以他想直接打道回府去。

我竭力反对这主张。在和他一起看过美洲海岸的航海图后，我们推断四下荒无人烟。除非是闯到加勒比岛区，否则就得不到接济，于是决定起航去巴拉斯群岛。当时我们想，要想避开墨西哥湾流就得离开海岸在大海里航行。如果是那样只要十五天，我们就可以安全到达。如今是船破人乏，若得不到救助，去非洲海岸就是难上加难了。

拿定主意后，我们改变航道，向西北偏西方向驶去，指望到达某个英国人的岛屿，从那里得些救助。但没有料到的是，行到北纬 12 度 18 分线时，我们遇上了第二次风暴，强度奇大，我们被一路西卷，不知被吹到了哪里。到了这份儿上，就是能从海里苟全性命，也免不了被野人吃掉了，至于回国，那是甭想了！

在这大难临头的时候，有人一大早就嚷嚷道看见了陆地。我们立即冲出船舱，想看看我们到的是什么贵地。但船突然搁浅在沙滩上，浪拍得急，船停得猛，所以一时间，我们觉得简直要船毁人亡了。

若没有身临其境，那是很难描述或想象在这种险境里，会是怎样地惊惶失措。我们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要漂往何处，是岛屿还是大陆，上面有没有人烟。虽然风力渐渐小了，但仍是气势汹汹，我们并没有指望这船能坚持多久，要是没有奇迹马上让狂风掉头，那船会被拍成碎片的。总之，我们坐在船里随时准备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着去死，面面相觑，既然此世已无所作为，人们就只有预备来世了。唯一能让我们心里舒服一些的，是这船还没有像我们所想的那样立即破碎，而且船长又说风力开始减小了。

虽然风力小了一点，但船却搁浅在沙滩上，而且搁得很死。要它摆脱是没有指望的，于是我们除了想法活命，什么也不想了。我们的船尾本来还有一艘小艇的，但风暴一来，它就被重重地抛在船舵上给撞破了，最后又挣脱大船，落进了海里，也许是漂走了，也许是沉了，所以是无法指望它的。我们的甲板上倒还有一艘小艇，但实在没有办法把它弄进海里。到如今也没有时间去讨论这问题了，因为我们觉得这船随时就要散成碎片，其实，这船已经破了。

在这危难四起的时候，大副一把抓住小艇，在其余人的帮助下，举过船舷抛进了海里，然后便一齐跳上了这小艇，共十一人。我们驾着这一叶扁舟，漂进惊涛骇浪里去听天由命了。如果用荷兰人的一种说法：这海可真是疯了。

大家都明白，海浪这么高，小艇已不可能生存了，我们也就只剩下淹死了。我们已经没有帆了，即使有也没有用。我们朝着岸边心情沉重地拼命划桨，就像赴刑场的犯人；但我们一切都托付给上帝了，所以，虽然风在把我们猛吹向岸边，我们还是拼命划桨，自己加速自己的毁灭。

海岸是沙土还是岩石，是浅滩还是峭壁，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唯一的希望，是侥幸划进一个海湾，或一条河口，到了那里，我们或许能碰巧开进船去，或者躲进一个避风的高岸下面，寻到一片平静的海水。可是发现我们越靠近海岸，就越发觉这海岸比大海还要可怕。

在划了近一个多小时以后，一个狂大的怒浪从我们船后翻滚而来，好像一定要吞食我们一样，说着说着，它已恶狠狠地赶上了我们，一下子打翻了小船；不知谁叫了一声“天啊”，我们便

人船俱失，四散水中了；它眨眼之间就吞没了我们。

落水后，我那慌乱的心情，真非笔墨可以形容。我无法使自己露出水来呼吸空气，任凭海浪把我半漂半推着朝岸边冲了一段距离之后，最后，把我抛在了粗糙的海滩上，但这时我已经呛得不行了。亏了我还留着一口气也有一点神智，所以看到自己靠近了陆地，大喜过望，便站起身来，赶紧朝陆地奔去，以免海浪再把我卷走。但如山的海水很快又从我身后扑来，仍然恶狠狠地把我吞灭，而我却既无手段也无力气去抵挡它；我只能屏起呼吸，保下一口气，尽可能游向海岸；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海水过来时能把我远远地冲向海岸，再次冲来时，可别再把我卷回去。

海浪又一次向我袭来，把我埋进几十码深的水里；我感到一股巨大而急速的冲力，把我朝着岸边远远地推了一程。我屏住呼吸，双手仍然死命地向前划动。在我快要憋不住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在往上浮，而且头和手也冒出了水面，我不由松了一口气。这虽然不过两秒钟的时间，却大大缓解了我的困境，给了我新的勇气和生机。我又一次被海水长时间地埋在下面，但我却憋了过来。海浪最终还是气力耗尽，开始退却了，于是我逆着退去的海水向前挣扎，而且双脚又一次触到了地面。我稍稍站了一会儿，以便喘上几口气，一等海水从我身边退尽，我便站起身来拼着余力向远处的海岸奔了过去。但我还是没有摆脱大海的凶蛮，它又一次从我身后涌来，我又被吞没在水里，像刚才那样，被冲向那神圣的、不可及的海滩。

这后一次却险些要掉我的命，因为刚才的那道将我一路冲卷的海浪，这回却把我狠狠地撞在一块岩石上，因为冲力过大，我登时就人事不知了。我被撞在肋骨和胸口上，险些断气；要不是海水立即回头，我肯定被它闷死了。但我很快清醒了过来，眼见自己还将被海水淹没，我便尽量屏住呼吸抱住岩石，直到海水退去。海浪的高度此时已不及当初，陆地也更近了，所以，等海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退，我又一次站了起来，又一次跑了起来。这一次，离海岸更近了，我又跑了一程，这样终于到了陆地。我攀上海岸的峭壁，坐在一片青草上，摆脱了危险，远离了大海的魔爪，心中感到无比兴奋。

我仰起头，就在几分钟之前，我生还的希望还那样渺茫，感谢上帝把我从死难之中救起来。我的兴奋和狂喜，不是笔墨可以形容的。

突如其来的大喜大悲都使人晕厥。

我在岸上走来迈去，举起双手，想着我获救的经过，默念着我大概全都淹死了的伙伴们，因为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们，甚至他们的痕迹。

我望着那艘搁浅的船，此时浪高风急，我几乎看不清它，她离海岸是那样的遥远，我竟然感叹自己能跑这么远而到达岸上了。

想着这些，自我宽慰了一番，然后开始四下查看，看自己是到哪儿了，也好确定下步该做什么。但不久我就发现，自己庆幸得太早了，我通身精湿，却没有替换的衣服，也没有吃的喝的供我解除困乏。除了被野兽吃掉或饿死，我实在看不到别的出路。最令我着急的是，我没有武器，无法猎取动物来充饥，更无法抵御那些想拿我下肚的野兽。一句话吧，我仅有一根烟管，一把小刀，再就是盒子里的一撮烟叶，此外别无它物了。看到这一层后，我忧虑万端，不免像疯子那样乱跑一气，夜色渐渐黯然，我的心情沉重起来，因为我知道，饥饿的野兽通常是在夜间出来猎食的，于是我心里害怕起来，假如这块陆地上有野兽的话，那我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我当时唯一能想起的办法，就是在附近找一棵枝繁叶茂，但还须长满针刺的棕树，然后爬上去静坐一宿，到那时为止，我还真没有看到眼前有生路。也许最终和同伴们一样还是死路一条。

我朝陆地深处走了一段路，看能否找一点淡水喝，结果倒也如愿，这使我大感高兴。喝过水后，我往嘴里塞下一小片烟叶来充饥。然后我到了树下，爬将上去，并想办法坐靠安稳，以免睡着后掉下地来。我还为自己削了一根警棍拿在手里防身。然后我住进树上的寓所，由于困乏不堪，我一头便倒进梦乡。这一觉睡得真是舒服，我想处在我这份景况下的人，很少能睡得像我这样舒服了。一觉过后，这时已经是中午了，我变得精神饱满。

海上的风暴也消停了许多，海面也平静了许多。最让我惊喜的是那艘大船，因为涨起的潮水在夜间把它冲到我被撞伤的那块岩石那里。这距我所在的海岸大约不到一英里，而且那艘船好像还平安地站着，我很想走上船去，至少可以抢回一些必需品来，以供我度日。

从树上下来之后，看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那只小艇，风浪已经把它抛上了陆地，躺在我右首大约两英里处。我沿着海岸，试图靠近它，无奈我们中间却横着一滩河水，约有半英里宽，我只好暂时回来，因为我最想去的地方，还是大船那里，我总希望能在那里找见一些能够供我度日之用的日常用品。

正午稍过，潮水也退去老远，大海平静异常，我猛地悲哀起来，因为我清楚地看到，假如我们留在船上，大伙都会平安无事到达岸边，我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被甩得孤苦伶仃。想到这里，我再一次泪如泉涌，我决计，如果有可能登上船去的话。我脱下衣服下到水里。当我来到船边，发现最大的麻烦，还是如何上船，因为船卧在沙地上，高高地超出水面，我绕船游了两圈，当游第二圈时，我看见一段小小的绳头，从主桅索上垂下来，由于绳头垂得太短，我费好大劲，才抓住了它，然后我攀着这根绳子，爬到船的前舱。我到了这里才发现船底已经裂了，舱中漏进了大量海水。但由于它卧在一道沙埂（或者说土埂）上面，所以尾部翘起来，而船的后舱则完全没有进水。舱内的东西大部分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没有湿。我首先要探察一番，看哪些东西湿了，哪些还没有沾水；我发现船里的储备全部干干的、没有泡汤，我去了面包房，因为这时我早已经饿了；我装了满满一口袋饼干，一边吃一边找其它东西，因为我时间不多，不能耽搁。我在大舱里还找到了酒，便顺口痛饮一气，这东西确实是必不可少的，我如今所缺的，只是一只小船了，以便把那些依我看是度日所需的東西运回岸上。

可是得不到的东西，如果不动手永远也得不到，我打算自己想办法了。我们有几根备用的船桅，两三根粗大的圆木，一根备用的和两根使用着的中桅，我决计拿它们应急，于是我搬起几根抛下甲板，并拿绳子把它们捆扎起来，免得丢了。然后我从船侧爬下来，把它们拖近跟前。我把这四根木料的两端，做成木筏的样子，尽量捆扎得结实；可我发现，因为这片木筏太轻，虽然我能稳稳地走在上面，它却承不起再重的东西，于是我又折回头去，用船上木匠的锯子，把那根备用的中桅破为三截，加在我的筏子上面。

这样一来，我的木筏既能承受重量，又非常坚固。我下一步要考虑的，是如何使筏子上的货物免遭迎头打来的碎浪。我很快就想出了个办法，我先是把自己所能搞到的木条和木板，统统搭放在筏子上面。在考虑过急需的物品之后，我便搞来三口海员箱子，把它们打开、倒空，而后吊落在我的木筏子上。在第一个箱子里，我装进了粮食、食品，有一些面包，米，荷兰奶酪，和几条羊肉干，还有一点不多的谷物。还有一点大麦和小麦，可叫人沮丧的是，我后来发现它们统统被老鼠咬坏了。至于酒类，我则找见了几只酒箱子，里面还有一些甘露酒，和为数不多的烧酒。我把它们原封搬上筏子，在我这样搬来搬去的时候，我满腹懊恼地看着自己留在岸边沙地上的外套、衬衣和背心全被潮水冲走了，潮水开始涨起来，但势头很平缓。这样一来，我还得回去找

点衣服了。我找见了许多衣服，但只取了几件，因为我心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首先得寻找一些工具，以便到岸上使用。我翻腾了好半天，才找见了木匠的工具箱子，我把这箱子原封搬上了木筏，没有耽搁工夫去打开查看，因为里面装的什么，我心中有数。对我来说这真是价值连城，在这种当口，是远远胜过满船黄金的。

接下来我想要的东西，就是枪支了。记得大舱里曾经存着两杆上好的鸟枪和两只手枪，我先去把它们取到手，还捎带上一小袋散弹，以及两把锈迹斑驳的旧剑。我知道船里还有三桶火药，却不清楚被炮手藏在哪儿了；我好一通翻找之后，终于找见它们，一桶被打湿了，有两桶则干燥无恙。我把两桶完好的火药和枪支一并弄上了木筏。这时我感到已是装备充足，开始盘算着如何把它们弄到岸上去，因为什么动力也没有，一阵风吹来，就足以打翻我的满船货物。

但我跃跃欲试，因为海面上风平浪静，潮水在上涨，并且推进到了岸边；海风也不大，而且是吹向岸边的。于是，我便找来了两三根属于那艘小艇上的破桨，然后带着这一船货物下海去了。还算顺利，只是稍稍偏离了我昨天登岸的地点，到了这里，我才看到了一片洄流，希望能在那里找到一条小河，也好停泊我的货物。

果然前方有一个小小的湾口，一股巨大的潮流涌了进去；于是，我尽量把自己的木筏，控制在这股水流里面；如果稍有差错，我的货物就会滑向水里的一端，那就全部泡汤了。于是，我使出全身的力气，用后背抵住那些箱子，不让它们滑下来；只是靠我的力气，却撑不开木筏，而我又不敢变换姿势，这样顶了半个小时，全力扛住箱子，涨起的潮水才把我略略浮将起来，又过片刻，我的木筏才再一次漂进水里。我用手里的船桨撑开筏子，划进水道，最后，终于来到了一条小河的河口，一股强急的潮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水，朝河道里涌去，河两岸是陆地。我环顾河的两岸，想找个登陆的地方，因为我不想沿河走得过远；我还盼着海上有船经过这里，这样也好及时看见，我终于在河的右岸找到了一片小水湾。

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筏子转向那边，最后我驶近水湾的跟前，只消用桨一撑水底，就可以直接划将进去。因为河岸很陡峭，所以在这里，又一次面临船沉货丧的危险。就是说，倾斜坡度过大，所以无法上岸，而如果木筏的一头划上岸去，另一头就会沉入水里的，这样我的货物还是有可能掉入水里。我只好等潮水涨满了。于是我把木筏的一侧紧靠在河岸附近的一片平滩上用船桨当锚。事情不出我所料。一见我的木筏吃进了大约一码深的海水，我知道潮水已足，立即划上了平滩。然后，我把两根破桨插进水底，船头一根，船尾一根，停靠稳妥后，我便躺下来，一直等到潮水退尽，把我的木筏和整船货物平安地甩在岸上。

下一步，就是查看地形，以免遭到不测。寻找一块栖身地，并找地方把我的货物储藏起来，至于我是在哪里，是大陆还是岛屿，附近有没有人烟，会不会遭到野兽侵害，我这时还无法得知，其实目前知不知道也无所谓。我取出一杆鸟枪、一把手枪和一筒火药，全副武装地朝对面的一座山走去，以期能有所发现。可当我费尽辛苦爬上了主峰后，我痛苦地看到，自己是在一座孤岛上，周围是一片汪洋，看不到陆地，远处仅有两座比这岛屿还要小的小岛。

我还发现，我所在的小岛异常贫瘠，应该是没有人烟，只有野兽的，尽管我不曾看到一只；但鸟却见到了不少，只是我叫不上名字，而且打下来后，也不清楚能不能吃。这一切的一切，令我十分伤脑筋。

这一通发现，我觉得已是足够了，于是便回到我的木筏，准备把货物运上岸来；这工作占去了我当日所余的时间。但是晚上

睡在什么地方，心里还没谱。

最后，我用搬上岸来的箱子和木板，围起一道结实的屏障，而后搭起一座棚子，供晚上安歇。至于食物，只记得我刚才射鸟的时候，曾见到两三只野兔模样的动物，从林子里窜出来。我打算第二天带枪去看看。

其实，我还可以再去船上，搞到许多有用的物品，尤其是船索和帆，和其他一些能搬上岸来的东西。于是我决定，再一次下海登船。一想到那艘破船稍遇风暴就会沉下去，我决定事不宜迟，暂且把手头的工作搁一搁，先去从大船上统统运下所能搞到的每一样东西，接着我心想如果把那木筏撑回去看来是行不通。所以，我决定像上次那样，只身前往游过去。潮水一落，我就动身了，身上只留了一件格子衬衫，一条亚麻裤，和一双便鞋，其余的衣物全部脱了下来，留在了木屋里。

我像上次那样登上了甲板，然后开始准备第二片木筏，由于有了前一次的经验，这一只木筏没有做得那样笨重，而且，虽然弄上木筏的东西并不太多，却仍然有些很有用的东西。首先，我在木工房里找见了几只装满钉子的口袋，一只大的千斤顶，一两把小斧头；而最有用的，还是一只砂轮；我把这些东西放在一处，外加上本属于炮手的几样物件，特别是两三根铁撬，两桶枪弹，七支短枪，一杆鸟枪，少量火药，一大袋散弹，还有一大卷铅皮。只是铅皮太重，我举不过船舷。

除这些物品之外，我还把所能搜罗到的适合我穿的衣服，和一张备用的橦帆、一些铺盖和一只吊床，将它们统统装上我的第二片木筏，然后顺利地运抵岸边，此行真是令我不胜快慰。

离岸之前，我一直是担惊受怕，总担心岸上的食品会被野兽吃光，但当我返回之后，却没有看到有不速之客来过的任何痕迹。只有一头状如野猫的家伙，蹲在一口箱子上，它盯住我的脸看，像是有心跟我结识。我拿起枪冲它比划比划，哪知它根本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屑一顾，也许根本就不知道枪的厉害。见是这样，我便给了它一块饼干；虽然我并没有多少，可我还是匀了一块给它。它见状走过来，先是闻了闻，然后吃掉了，吃完之后还想再要一块吃，可我不能再分给它了，所以一口谢绝，于是它沉着脚走开了。

我把第二船货物也搬上岸来；而那两桶火药，我却只得打开，因为整桶搬上来是太重了。随后，我给自己搭了一顶小帐篷，把所有不能淋雨的东西全部搬进帐篷，还在帐篷四周堆上了所有的空箱和木桶，状若堡垒，以免遭人或野兽的突然袭击。

做完这些事情之后，我用木板从帐篷里面把出口封死，然后在地上铺上被褥，枕头边上放下两把手枪，身边又摆好我的步枪，第一次上床了。这一宿我睡得很香，因为昨天晚上我睡得很少，白天又劳累了一整日，早已经困乏不堪了。

由于我实在舍不得那船里的东西，所以，每到潮水一落，我便登上船去，拿一些东西回来。最有收获的一次，是我第三次上船，我带回了大量的船索、细绳和双股绳，还有一片备用帆布，以及那桶被打湿的火药。因为我现在只需要帆布，我把所有的帆统统运了下来，只是不得不把它们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每次尽量多带回一些。

第二天我又去下海了。既然手能提动的东西，已经被我从船上掠取一空，我只好拿锚链开刀了。我把大根锚链剁成一小截一小截的；就这样，我弄到了两根锚链和一根系锚的粗链，外加那些我能搬动的所有铁器。可好运却撒下我走了；因为这片筏子大大超载，所以在驶进我卸货的那片小河湾时，无法像前几次那样轻便地驾御它，筏子一翻连人带货落到了水里。我倒没怎么受伤，可我的满船货物却都丢了，最叫人伤心的，是那些铁器，我还指望它们派上大用场呢，好在潮水会退。然而在潮水退尽之后，我又把大部分铁器和一些锚链弄上了岸，但却费尽了辛苦，因为我得去浅水中挖找它们，这工作直把我累得筋疲力尽。从此

以后，只要见到能拿走的东西，就一股脑运上岸来。

到今天为止，我已经上岸 13 天了，而去船上则有 11 次。在这一段时间里，凡是一切所能拿动的东西，我统统运到了岸上，如果天气好的话，我肯定会把那整只船，一点一点地拖上岸来。在我第 12 次准备上船的时候，发现了一只带抽屉的小橱子，其中一只抽屉里，有一把大剪刀，两三把剃刀，和一打左右的上好刀叉；在另一抽屉中，我发现了价值不菲的钱币，有的是金质，有的是银质，有一些是欧洲流通的货币，还有些是巴西的、西班牙的。

面对这些钱，我一阵苦笑。在这个当儿你们粪土不如，这一把餐刀，就足以抵过你们这堆金银了，我才不去碰你们。你们对我百无一用了，去沉到海底吧，就像那些不值得搭救的生命一样！可我转念一想，却又把它们取出来，用一片帆布包上，然后盘算着另造一张木筏子。但正当我忙着的时候，只见天色变暗，风也刮将起来，一刻钟以后，便演成一场大风从岸上吹来。我当下想到，既然这风暴是来自海岸，木筏造好了，也没有什么作用了；而且，我得赶在涨潮之前离开此地，否则就再也回不到岸边了。于是我只身进了海水，游过那片横在船与沙地之间的水湾，即使这样，我仍是十分艰难，由于我带的东西分量很重，而且海水浮荡，因为风势很急，没等着潮水涨高，风暴就来了。

可我到底还是伴着我身边所有财产回到了我的小帐篷，安安稳稳地躺下来。这场风暴刮了整整一夜，等第二天早晨一出门，只见那破船没了踪影，我大吃一惊，因为我不无得意地想到：自己没有浪费时间，也不曾吝惜力气，船上有用的东西，都已经抢将下来，而即使再给我时间，船上也没什么东西可取了。

我的心思如今已经离开了那艘船，一门心思想虑的事情是假如有野兽出现，或者说，岛内栖有野兽的话，我该如何抵御以自我保全。至于是在地上挖洞还是地上搭棚子以求居住，我则有许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多想法；短话说来，我决计兼取二者，至于方法和它们的样子我也没有想周全。

我发现自己所在的位置，是无法定居的，原因主要是，这是一个近海沼泽地，而更要命的还是附近没有淡水。所以，我决定找一片更卫生、更方便的地方。

在这种环境里择地卜居，我需要考虑以下因素：首先是要有淡水必须卫生；其次是不能有烈日的酷晒；第三，要能抵御人或兽的进攻；第四，得一眼能看到大海，因为我当时还没有断绝获救的盼想，假如老天作美，把一艘船赶进我的视野里，我才不至于坐失良机。

我终于在那个隆起的小山一侧，找到了合适的地点，发现了一小片平地。对面是山的前坡，不可能有动物从山顶下来，因为它像一堵山墙那样陡峭，这块山岩的一侧朝里凹进一段，形如洞穴的入口，而实际却没有洞穴，根本无路通进山岩。

我决定在这里，在这个凹穴前面的一片绿草如茵的平地上架起我的棚屋。这一片平地，它位于山的西北边，而且偏北一些，所以我白天可以躲过太阳的酷晒，而当太阳从西南照过来，在这种地区已经是临近黄昏了。

我先在那凹穴前面画了一个半圆，然后搭建棚屋，如果从那片山岩算起，半径约有 10 码，而如果从半圆的两头算起，则直径有 20 码长。

我沿着这半圆形，打下了两排粗大的木桩，然后，我把在船上截断的锚链拿出来，沿着这半圆形，一层一层地放进两排木桩的中间，一直摆到木桩顶上；我又在里面斜着打一些木桩，以便撑住它们，这些支撑物只有二米的高度。现在，我的篱笆犹如城堡一般坚固无比，不管是人是兽，都无法翻越。但这工作也真是耗时耗力，去林中砍木桩拖回家来，并打进地里特别地累。

但我却没有留门，而是造了一把短梯来翻上爬下。我一到里

面，就把梯子也收进去，所以，我自以为这里是四壁合围，与世隔绝的，晚上睡觉也可以高枕无忧了。要不是这样，我会睡不安席的。只是我后来发现，实在是没有必要如此小心翼翼来防范我所担心的危险敌人。

然后，我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我的枪支、食品、财宝、弹药和储备，统统搬进了这道篱笆或堡垒之中。在这个地区，一年之中总有一段时间是大雨瓢泼的，为此我又造了一顶帐篷，完全可以防住大雨。因为顶上覆盖着我从船帆里面找见的一大块油布。

现在，我把拖上岸来的那张床暂且搁置起来，睡进一张本来属于船上的大副吊床里，而且是一张上好的吊床。

我又把所有的食品和那些容易潮湿变质的东西搬进帐篷收藏起来。然后封上了那个一直敞着的出口，此后我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靠一只短梯来出出入入了。

做完这一切的事情之后，我开始挖掘那一片岩壁，挖下的土石堆在篱笆的里首，形成一座高坪，这样一来，里面的地面便高出了大约一英尺半，篱笆的坚固无法形容，而我的帐篷后面，则辟出了一口岩洞，算是这所房子的地窖。

我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才把这活儿干得尽善尽美，还有一些叫人操心的事情，比如说我刚刚定下计划、准备搭建帐篷、挖掘洞穴的时候，天空突然乌云密布，大雨瓢泼，一道闪电之后，随即是一声震天的雷鸣。对于闪电本身，我倒是不太在意，可这时有一个念头，闪电一般的蹦进我的脑海，我大吃一惊：天哪！我的火药！当我想到只要一个霹雳打来，我的全部火药，我那安全和衣食所赖的一切就会在顷刻之间灰飞烟灭，我心里猛地一沉。可当时我只顾着为火药焦虑了，全没有想到自己的险境，而假如火药起火，我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会知道。

这场雷电使我大吃一惊，于是暴雨一过，我放下手中的所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活计，全力以赴来做以便把火药分装隔离的口袋、盒子，一小包一小包地装好，以后万一出事，火药也不至于一起燃爆，同时又把它们分别存放，免得出事后互相引燃。全部火药我想约有 240 磅重，这活儿我干了足有两个星期；我把它们分装成 100 余包，至于泡过水的那桶，我倒不担心会出什么危险，其余的火药，则藏进布满洞穴上下的小洞里，免得它们受潮。在存放处，我又小心做了记号。

在工作的间歇，我便带着枪出门，一来为了散心，二来想看看能不能打点野味，也好尽量熟悉本地的物产。有一次出门，发现岛上有一些山羊，这令我着实高兴了一番；可随后又有一种灰心之感，因为这些羊又机灵又胆小，腿脚麻利得很，靠近它们，真是难而又难。可我并未丧气，我想迟早我会打着一只的，这事很快就实现了。在我发现它们常常栖息的地方后，便这样来打它们的埋伏。我发现，如果它们在山谷中看见我，即使它们在岩石上，也会惊飞而去的，但如果它们在草地吃草，而我在岩石上，它们就不会觉察到我。我由此推断，它们的眼睛只能径直望见它们下面的东西，而位于它们上面的东西却不易看到。于是我相机而动，常常爬到岩石上，居高临下，这样每次都能得手了。我第一次朝它们开火，竟杀死了一头正奶着一只羊羔的母山羊，这叫我很难过；老羊倒下之后，小羊惊呆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眼看着我扛起了母羊。当我把母羊搭在肩上往回扛时，这小羊居然怯怯地跟到了篱笆边上。看到这些，我把母羊放下，抱起小羊，把它托过我的围栏，我本指望驯养它的，谁知它却点食不进，既然如此，我只好把它宰掉吃了。这两只羊我吃了很久，为了多省下我的储备粮我吃得很节俭。

安顿下来，我发觉还应该有个生火的地方，而且需要弄些柴火烧。至于我如何操办这些，添置了哪些便利生活的设施，以后再说吧。现在我得先谈谈自己，谈谈我对生活的感受。因为人生

至此，不免要感慨万端的。

一想到关于自己的生活，我只觉得前途凄冷。既然我被一阵暴风吹离了既定的航路，沦落在这荒芜人烟的野岛上，那么在这片荒岛上苦度余生，我觉得定然是天意所趋。一想到这里，我就泪流满面。我时时心里问道：上天何以会如此不仁，使他们孤苦伶仃，毁弃自己的造物，以至于精神沮丧，生不如死呢？

可每当这时候，总有一道声音响起，来遏制我这些念头，而且对我大加责备。特别是有一天我持枪在海边散步，正为目下的处境而郁郁寡欢时，理性便从另一角度劝解我说：你想想，你的同伴如今在哪儿？11个人中另10个人又身在何处？为什么他们没有获救，你却丧身海底呢？大难之下，为什么唯你独全呢？然后我又指着大海说：到底是那儿好，还是这里好呢？我一时大为迷惑不解起来。

然后我又想到，我的装备是何等充足，保全自己应该说不成问题。如果现在的情况，还像我初上岸时一样，既没有生活必需品，也无从去获取生活必需品，那我又该怎么办？特别是，假如我没有枪，没有弹药，没有工具，没有遮身蔽体之物，那我又能做什么呢？能生存吗？而现在，这一切我都非常充足，即使弹药用光，我仍然可以不靠枪支活下去，所以日后的生活，希望还是有的，总算是差强人意，余生不至于有冻饿之忧了。因为从一开始，我对于衣食物资就有所谋划，不仅想到了粮尽弹绝的情况，更想到了日后的年老体衰。

至于一道霹雳把我的弹药当场炸毁，我得说我从没有料到。所以，当那场雷电使我想到这种事时，我不禁骇然失色，这一点刚才已经提及了。

也许你从来没有听过看过，更不用说去经历这种寂寥而凄苦的生活了，也许为举世之人闻所未闻，从我第一次踏上这座可怕的岛屿，照我推算是在9月30日，这一天即我们所称的秋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太阳几乎是正悬在我的头顶上。

在岛上住了 10 多天后，我突然想到我很可能会漏记了时间，由于缺少书、笔和墨水，也会分不清星期天和工作日的。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我把一根木桩做成一个巨大的十字架，用一把小刀，用大写字母刻下了这样一行字：1659 年 9 月 30 日在此登岸，然后竖立在我当初登岸的地方。每过一天，我就用小刀刻下一道深痕，每过七天，便刻下一道长痕，这样一来，我就有了自己的日历，可以计算周、月和年了。

在我数次下海登船所取回的大量物品中，有一些虽然价值不大，却也断非无用，这些杂货特别是钢笔，纸张，几包由炮手、大副、船长和木匠保管的东西，两三只罗盘、日晷、望远镜、几份海图和一些航海书籍，也不管有用没用，我当时一股脑带下船来。同时还有我托朋友从英国带来的三本崭新的《圣经》，另有几册葡萄牙文的书籍，其中有三本教皇钦定的祈祷书，以及另一些书籍；所有这些，我都收藏得很好。还有一事我也不能略过不提，这就是我们的船上曾养有两只猫和一条狗，它们日后的不凡经历，则容我再叙。因为我把那两只猫抱上了岸，而那只狗，第二天居然泅水来岸上找到了我，并作了我多年的忠仆。我不需要它为我取东西，不需要它给我做伴，只要它和我说话，当然只是说笑，这一切它都毫无能力。

虽然我搜聚了这么多东西，但仍然是缺乏，比如刚才提及的墨水、缝纫用的针线等，还有铲、镐、铁锹一类的掘土翻地之物，至于没有内衣穿，我倒是很无所谓。

我的每一样工作都进行得异常艰苦。由于缺少工具，我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完成了一道小小的木栏，即我那四面合围的住处。费了很长时间才在树林中砍下一些大小合适的木桩，而拖回家里，第三天再把木桩打进土中。我打桩用的工具，是一块粗重的木头，但是后来发现，我还有铁撬可用，尽管我找来了一根铁

撬，可要把这些木桩打进土里，仍然是一件乏味而艰苦的工作。

可这些必要的工作，我又何必计较乏味与否呢，因为我有足够的时间来做，并且做完之后，在可见的将来又无所事事，除了去岛上四下转转以伺机猎食之外。

现在，我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生活，打算用笔把这些经历记下来，倒没有传诸后人的意思，因为我已经不可能有后代，只不过想把自己的心思从这些事情上转移开来，不再无聊自怨罢了。我的理性现在已开始能够控制自己了，于是我便尽量安慰自己，并且把福与祸两相对照，以便看出这种景况还是比下有余的，我像记录借贷帐目一样，把祸与福以下面的样式两相比照：

祸

我被抛到了一个荒芜人烟的荒岛上，可以说没有获救之望。

我远离人类，被摒弃于人类社会之外。

我遭老天惩罚，与世隔绝，伶仃孤苦。

这里没有能和我说话、并可以安慰我的生灵。

我没有防御的手段，以抵挡人或野兽的攻击。

福

但没有像船上的同伴那样淹死在水里，我还活着。

因为我并不缺少食物，所以没有饿死在这个荒岛上。

但我也独得天眷，船上幸免一死的只有我一人，而且能救我一死者，肯定也能救我逃脱这种惨境。

可是上帝奇迹般地把那艘大船送近海岸，让我得以取下那么多的生活必需品，能供我受用终生。

但在我落身的岛上，并没有像非洲海岸那样发现伤人的野兽，如果我在哪里沉船落难，又该如何？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总的来说，这里的生活的确是十分艰苦、悲苦万状、世间少有，但其中有一些消极或积极的东西，却值得我去感谢上帝。我历尽世间的苦难，但却获得这样的教益：即使遭遇厄运，也总能从中发现一些聊可自慰的事情。而且，如果把福与祸对照一番的话，总是可以在“出货”栏里记进一笔的。

前面我已经叙述过自己的住处了，那是一顶帐篷，四周围拢着一些由木桩和锚链结成的木栏，位于山岩一侧，但现在该称之为堵墙才好，因为我在木栏上抹上了一层黄泥，如同泥墙一样，外侧约有两英寸厚。又过了大约一年半的光景，我在墙和山岩之间，覆以树枝和其他一道挡雨的东西，在这一年中雨水十分充足。

起初我的货物胡乱放作一处，堆得乱七八糟，搞得我竟无法转身。于是我就开始挖石翻土，以扩大我的洞穴。因为这里的山岩不是很结实，以沙质为主，所以不费多少功夫，洞便挖好了。既然这里非常安全，没有猛兽，于是我又从右侧往山岩里挖出了一条侧道，然后又朝右拐，最后终于挖通了。这样，我便在围栏或堡垒的外面，造出了一道门。

由于这条通道，我不但有了出入之处（因为它从后面通往我的帐篷和储藏室），而且也有了储藏货物的空间了。

然后我便开始制造那些我最急需的东西，特别是桌子椅子，因为没有它们，很多事情就干不了，我便无从享受世间那几样为数不多的乐事，若没有桌子写字，吃饭，以及其他几样事情便没有什么乐趣。

于是我就着手工作了，我平生从未使用过那些稀奇古怪的工具，然而靠着勤勉刻苦，以及我的巧智，最终我却发现，只要我手头有工具，我就可以造出我所需的任何东西。不过即使没有工具，我也同样能够造出大量的用品，其中一些物品所用的工具，只不过是一柄板斧而已，当然制造的方式是付出了无穷的辛苦，

可以说是得未曾有。就以我所缺乏的木板为例，我只能先砍倒一棵树，将它竖在我面前，然后用斧头从两面砍平，一直砍削到一块木板的厚薄，再小心翼翼地把它刨光。当然，靠这种办法，除耐心之外，我别无其他的良策，而花费大量的时间和体力去制造一张木板，一颗树只能制成一块木板，只是我的时间和体力是不值几文钱的，用在这儿还是用在那儿，是于事无益的。

话虽如此，我还是用从大船上运回的一片短板，先为自己制造了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然而当我按照刚才提到的办法，造出了一些木板之后，我便把它们做成了半米多宽的大木格子，然后顺着洞穴的一壁，一层层地架好，又把我的铁器、钉子和工具统统放了进去，换句话说，是把它们各从其类，以便我取用方便。我又在岩穴的墙上钉上一些钉子，把我的枪支以及可挂的东西统统挂在了上面。

这样一来，假如我的洞穴在别人眼里，它会像一座品种齐全的军火库的，而且我的每一样东西都近在手边。看着自己的东西是如今井井有条，而所需的東西又是如此充足，我心里真是无比兴奋与高兴。

然后，我就开始写日记了，来记录我每一天的活动。因为起初我过于忙碌，手忙脚乱，心情浮躁，如果此时记日记的话，那一定会充满了各种蠢事的。比如，那时的日记曾经这样写过：9月30日，在我爬上岸来神志稍清之后，先把灌进胃里的咸水呕吐一空，不先答谢上帝的救命之恩，反在岸上两手相绞，胡奔乱跑，复而捶脸、捶头，并高声嚷叫，叹苦嗟难，高叫“我完了！我完了！”直到筋疲力尽，不得不倒地休息为止，但却不敢一下子睡去，因为担心被什么野兽吃掉。

而几天过后，即在我登上大船，取尽船上的所有东西以后，禁不住要爬上那座小山頂上，去眺望大海，以期能发现一艘船只，有时还自以为从远处瞥见了一只帆船，便心情激动地盼着它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来到跟前，直到看得两眼昏花，帆船消失，于是就坐在地上，像孩子那样涕泣涟涟。

后来，我稍稍克服了这些愚蠢的行为，并把自己的家什和住处安顿停当，还为自己打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又把身边的一切收拾之后，我便开始来写日记了，直到由于我墨水用完而被迫放弃为止。这一份日记抄录在下（上面的所有细节，日记中将重述一遍）。

1659年9月30日 可怜而不幸的鲁滨逊·克鲁索，在一场可怕的风暴中沉船落难了，来到这片凄凉而倒霉的小岛上。船上的其他人都淹死了，我本人也险些丧命，我称此岛为“无望岛”。

这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我是自悲自哀地面对着眼前的凄凉景象度过的。因为我没有食品、武器、衣服，也没有逃身之处。对于获救，也已经彻底绝望，眼前，不是被野兽吃掉，就是被野人杀死，或者因缺少食物而活活饿死。那一天夜里，我因担心野兽而睡在了一棵树上，虽然是连夜大雨，我却睡得很熟。

10月1日 早晨我惊喜地发现我们的那只船已经被潮水漂近了这个岛的岸边，这倒是一件使人舒心的事情。因为我看到它站得好好的，没有完全被破坏，于是便希望风力稍缓以后，可以爬上船，从上面弄下一些食品和一些救急的必需品。进而说来，如果这些人能保住性命的话，我们或许能用大船的残骸，来造一只小艇以驶往别的地方。此日的大部分时间，就这样在胡思乱想中过去了，只是到了后来，我看到大船已经半干，这才走上沙滩，靠近大船，然后游上了甲板。今天下雨，但却无风。

10月1日至24日 整日忙于上船。去取下上面的货物，再趁着涨潮，用木筏将货物运抵岸边。雨水仍是很盛，只是天气间有晴朗。

10月20日 木筏以及所载的货物落水，幸好是在浅滩。货物很重，退潮后大都失而复得。

10月25日 昼夜大雨，并间有暴风，大船因此散了架，风力剧烈。船已不复可见，退潮时唯见残骸而已。此日忙于遮盖、安顿抢救来的货物，以免被雨水糟蹋。

10月26日 整日巡行岸边，想找一个居住之地。最令人担心的，是如何自保，在夜间免遭野兽或野人的袭击。天快晚时，在岩石下找到一处，划下一半圆，圈作安营扎寨之地，并决定高墙坚垒，竖起两道木桩，中间填以锚链外面涂以泥土。

10月26日至30日 将所有货物移入新居，非常辛劳，而且雨水很大。

10月31日 早晨持枪去岛上觅食，猎获母羊一只，它的羔仔随我回家，却点食不进，后来也杀了它。

11月1日 在岩石下打帐篷，帐篷很大，里面钉下木桩，挂一副吊床，当晚第一次在帐篷中安歇。

11月2日 将木板、箱子以及筏上木片垒起来，在我周围做成屏障，里面又圈出一片地，以便建一堡垒。

11月3日 携枪捕猎，射杀两只大鸟，肉颇鲜美。下午着手自制桌子。

11月4日 此日清晨开始安排作息時間，何时睡眠，何时带枪外出，并何时娱乐。如果天不下雨，则每日早晨携枪外出两小时，而后工作到11点，再随便吃点东西，12点至2点卧床休息，傍晚继续工作。如果非常酷热，可以休息。今明两日的工作时间，则全部用以造桌子了，因为我手艺很差，虽然不久之后我颇怀绝技了。但我相信，如果别人也像我这样，能被假以时日，或为环境所迫，那么也会做到这一点的。

11月5日 此日带枪以及我的狗外出时，射杀一头野猫，实在不好吃。每猎杀一只动物，我都将它们的皮扒下，并保存起来。在沿着海岸回家时，看到许多种海鸟，却从没见过，后来见到两三只海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11月6日 早晨散步之后，便又去做桌子，并将它完成了，尽管不中我意。但不久我便知道如何改进了。

11月7日 天气持续晴朗，7日、8日、9日、10日以及12日的部分时间（因为11日是礼拜天），我埋头来做自己的椅子，虽然我费尽心思，但样子总算还差强人意。（备注：此后不久，我便不守礼拜天了，因为我忘记了在木桩上标出星期，所以忘了哪天是礼拜日。）

11月13日 大雨，使我感到异常爽快，地面也凉爽下来，只是可怕的雷电使我骤然一惊，因为我担心自己的火药。大雨过后，我便决定将火药分装隔离，尽可能装成小包，以免发生危险。

11月14日、15日、16日 这三天里，我在制作一些小小的木盒子，每只至多可以装下一两磅重的火药。然后把火药放将进去，并尽量使它们分开，妥善地保管好。这三天中，有一天我射杀了一只大鸟，肉味颇美，只是仍然不知道这只鸟叫什么名字。

11月17日 此日开始在帐篷后面挖掘山岩，以扩大可以方便利用的空间。做这种工作，最缺乏的是两样工具，铁锄、铲子，当然最好有手推车，或一只箩筐，于是我暂停下来，想办法来弥补这个欠缺，给自己造一些工具。至于铁锄，我是用一根铁撬改做的，虽然很沉，却非常顺手；而说到第二件东西，即铲或铁锹，虽然是必不可少，没有它，我的工作会进展不下去，但我却不知道如何来做这种东西。

11月18日 去树林里探察，找到了一棵树，类似于巴西人所称的铁树，树木坚硬。我费尽力气，且几乎砍坏了斧头，才从树上砍下一段来。而拖回家来更是费尽了力气，因为这种木头太沉了。

由于木质过于坚硬，我没有其它办法，只能一点一点的把木头砍削成铁锹的模样。锹柄与我们在英国所见的倒无二致，只是

下面的宽头没有铁包皮，所以这把锹是耐久不了，不过相对于我派给它的用场而言，已是足以敷用了。只是以它的形状，也真可以说是得未曾有。还有制造它所花的时间，也是前所未有的。

但我还是多有不足，因为我缺少一只箩筐或一辆手推车。说起箩筐，我实在没有办法，因为我没有那种柔软易曲的枝条，起码是眼下还找不到。至于手推车，别的都能造出来，可是一说起轮子，我便束手无策了，根本没有办法去做。此外，我也无法给轮子造一根轴，好使车轮转起来。于是我把这事放弃了，转而做了一只斗桶，类似于泥瓦工们提泥运灰用的灰斗，以便运出我从洞穴里挖出的土方。

这一只斗桶造起来，足足占用了我四天的工夫，早晨持枪散步的时间自然不记。在这事上，我是雷打不动的，而且每次出门，一般都不会空手而归。

11月23日 由于制造这些工具，其他工作已停顿了一些日子，所以工具一做完，我便继续工作起来。而且只要体力和时间允许，我每天尽量多做一些。就这样，我整整用了18天时间，来加宽并拓深我的洞穴，以便藏起东西更宽敞。

（备注：在这些天里，我想方设法让洞穴变得更宽敞，以便成为弹药库、货仓、厨房并兼地窖和起居室。而住处则仍在我的帐篷里，今年雨水特盛，搞得我通身上下没有一片干的地方；所以到后来，我取过一些状如屋椽的长木条子，搭在岩石上，将围栏以内的地方统统掩盖起来，上面又铺下了一层宽树叶子，结果搞得像一顶茅屋。）

12月10日 大概是地穴过大的缘故，所以当我觉得地穴已经大功告成时，一块巨大的土方却突然从顶部坍塌下来，土量很大，骤然间把我吓得个半死。这可不是大惊小怪，因为假如我当时正好在下面的话，那可能我就会在瞬间入土了。这场事故让我忙得不轻。我得把那些松土运出洞去，而更要紧的是我还得把天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顶撑好。我可不想再出塌方事故了。

12月11日 今天。我找来两根木柱子，撑在洞顶上，每根柱子的上端，顶上两块相互交叉的木板，这工作第二天便完成了。后来几天，每天我都陆续架几根柱子，这样一来，整个天顶便万无一失了。而那些排成数行的木柱子，把我的房间，划成了许多小小的隔间。

12月19日 从今天到12日，我一直在摆放木架，并在柱子上钉钉子，这样挂东西可以方便一点，至此，这已经开始像个家了。

12月20日 我把所有东西运进洞里，然后开始布置房间，我搭起一些木板，形如食品柜子，来放置我的食品，只是我的木板已经所剩无几了。

12月24日 大雨下了一天一夜，没有出去。

12月25日 整日大雨。

12月26日 无雨，地面较以前益见清爽，只是很潮湿。

12月27日 射死一头小山羊，打獐一只。逮住之后，用绳子牵回家里，把它的腿绑好，并上了夹板。

（注：由于我的精心照料，它终于活下来，腿也长好了，而且变得强壮如初。在我长期的喂养下，它竟然变驯了，整日在我门前的小草地上吃草，不舍得离开。这时我突然想到，我该喂养一些驯服的动物，以便弹药用光后还有东西吃。）

12月28日、29、30日 因为酷热而没有出去，只在傍晚时出去找了点食物。其余的时间，则在屋里归置自己的东西。

1月1日 天气仍然很热，早晨和傍晚携枪外出，中午则在家里静躺着。傍晚时分，我走进位于岛中央的那些山谷里，发现了许多山羊，但它们非常机灵，不容易接近，我决定过一天把狗带来，看能否捕获几只。

1月2日 这一天，我把狗带出来，让它去追赶那些山羊，

可我错了，因为它们对着我的狗，一齐掉转头来，我那狗也深知危险，畏惧那些山羊尖尖的角，所以不敢扑上前去。

1月3日 开始修建我的篱笆或围墙。我仍担心会遭到人的攻击，所以决心把墙修得又厚又坚固。

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辛苦工作，而连日的大雨却耽搁了我好多天，甚至是好几个星期，可我觉得，围墙如果不完工，我是绝不会安心的。每一桩事所付出的辛苦，简直无法想象，而把木桩从林子里拖回来，并打进地里，尤其的累人。因为我做的木桩太大，超过了实际所需。

这一堵墙完工之后，我又在墙的外面筑起了一道草皮墙。我相信，即使有人来到这里的海岸，也绝不会看出有人居住的痕迹。后来发生的一桩不虞之事，则恰好说明了我这样做一点儿也不错。

这段日子，只要天不下雨，我总要去林子里转一转，好弄些野味回家。每次，我总能发现一两样对我有用的东西特别是我找见了一种野鸽子，它不像林鸽那样在树间筑巢，而是像家鸽一样，住在岩缝里。我带了几只幼鸽回家来，试图驯养它们，结果倒是成功了。无奈它们长大以后，却又全飞走了。这也许因为我没有东西供它们吃。不过，我总能找见它们的巢，所以常常捉回一些幼鸽来，鸽肉是鲜美的，幼鸽尤其是这样。

在整理家务时我发现，我其实还缺好多东西。而这些东西乍一想起来，有的也确实是我无能为力的，比如说，我无论如何也箍不出一只大桶，花了好几个星期的工夫，却依然造不成一只新桶。别说装不上桶底了，就是桶的边板也合不到一处，无法盛水，我只好把此事也放弃了。

我急缺的另一样东西，就是蜡烛，天刚一擦黑，我就只得卧床休息，虽然才不过7点钟的光景。我想起了自己在非洲那块蜂蜡可以用它做蜡烛用。唯一的补救之策，是在杀死山羊时把羊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留下。我又搞了一只阳光下烤制的小陶盘，里面放上一根麻絮做的灯心，就这样，我为自己造了一盏灯。它为我带来光明，虽然不及蜡烛那样亮而稳定。在我忙活这些事的同时，我去翻查自己的物品，偶然发现了我以前约略提过的那只小口袋，里面曾经装满喂养家禽的谷物，这是船从里斯本来时留下的。袋中残余的那点可怜巴巴的谷物，除了一些糠皮和尘土，已经被老鼠吃光了。我想给这只口袋派上一点用场；或是装进火药（我这时出于对雷电的恐惧，正在分装火药呢），或另作他用。于是我把袋子里的糠皮，抖落在山岩下面的一个角落。

我扔掉这些糠皮时，正好处于刚刚提及的那场暴雨来临的前夕。这件事我根本没有放在心上，更不记得在那里扔过什么东西。大约个把月后，只见一些纤细的绿茎，从地里冒将出来，我本以为这是某种草呢，自己没见过而已，可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大为惊诧地看到，茎上居然抽出了十几颗穗子。像是某种未成熟的大麦，如欧洲的那种，甚至跟我们英国的一模一样。

看到这情形，我无比的惊奇和惶恐。我这个人，平生行事脑子里一贯很少有什么宗教观念，对于自己遭受的种种不幸，只视为偶然而已，算自己倒霉。很少觉得这类事情里的天意所在，或是上帝给我些什么不给什么。可当我看到，在这样一种不宜生长谷物的环境里，居然有大麦长出来，我不免为之骇然。于是我推想道，这一定是上帝使得谷物不经播种就长了出来，而其用意，则纯然是为了我能在荒岛上活下去，这一点很明显。

这想法着实叫我感动，不由得我泪水盈眶，为这样一桩自然奇迹，居然发生在自己身上，而更叫人惊奇的，是在大麦的旁边，沿着山岩的一侧，还疏疏落落地长着几株茎，这无疑是稻子了，因为我在非洲海岸时，曾见过那里生成的稻谷。

我当即认定，这几棵庄稼，是上帝为养活我而让他们长出来的。同时我还坚信，岛上一定还有更多的庄稼。于是我盯着每一

个角落，翻寻每一块石头，踏遍了以前去过的每一处地面，以期能再有发现，但却一无所得。这时我突然想到，于是我不再有什么惊奇了，我曾在这里翻抖过一只装有鸡食的口袋，而且说实话，我对上帝的感谢之情也随之减弱。因为我发现，这只是一种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只是照理说，我该把这桩奇妙而意外的神恩，奉为奇迹加以感戴。正是老天爷才使这几颗谷物完好无损，没像其他谷物那样被老鼠毁掉，好像是天上掉下来一般。同样是按照上帝的意思，我才把它们抖落在那个特殊的地点，从而在山岩的凉阴下，迅速生长出来，而假如抛在别处，在这种季节，早就被太阳晒死了。

不用说上半年，我把这些已长熟的谷粒小心保存起来；并把每一颗粮食存放牢靠，因为我想把它们统统播下，以便日后打得多了，我可以做面包吃。但没有想到，我才敢控制着吃一点粮食，甚至到了后来，也是紧紧巴巴的，因为我的第一季粮食，由于播种的季节不对，全部死掉了。我是在旱季来临之前播下的，所以种子根本没有出芽，即使出芽，估计也长不成。

大麦之外，还有前面提及的二三十茎稻谷，用意则同于大麦，即用来做面包，或食品。这些我也小心翼翼地保存了起来，因为我想出了一些办法，可以不经烘烤即可烹饪稻米，然而在一段时间之后，我也拿大米做面包吃了。

这几个月来，我一直在辛苦修造自己的围墙。4月14日这天，我把围墙拢合起来，因为我不想靠门出入，而是用梯子进进出出，防止在住所外面留下有人居住的痕迹。

4月16日 我做好了梯子，踩着它爬过墙头，拿进来，放在围墙的里首。这可真是一道不折不扣的围墙，我在里面有足够的空间，而外面的人若想进来，则必须先过墙头。然而就在第二天，我的工作却差点毁于一旦，我本人也差点丧命。当时我正在围墙里面的洞口里忙家务活，突然有一桩无比可怕的事发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泥土从洞穴顶上，从我上面的小山坡上猛然散落下来，我用
来支撑洞穴的两根柱子，也发出吓人的破裂声，我惊慌失措，由
于我担心被埋在里面，所以跑向自己的梯子，生怕山上的土石滚
落下来，可我觉得这儿也不安全，于是我干脆越墙而出。我刚刚
踩上外面的硬地，就明白这是一场可怕的地震，在短短的八分钟
里，我脚下的地面便摇晃了三次，而且震幅极大，假使地上有一
座很结实的大楼，也会轰然倒塌的。

我从没有经历过地震，也没有跟有过地震经验的人谈起过，
所以一时间不免惊愕不堪，吓的目瞪口呆，尤如木头人一般。而
由于地面的摇晃，我的胃里也翻江倒海，像是颠簸在海面上。而
岩石滚落的巨响则惊动了，从傻乎乎中惊醒过来。这时，我只
觉得那小山就要崩塌了，从而顷刻之间，埋葬掉我的帐篷，以及
我的所有家当。想到这里，我又一次惊愕得不知做什么好了。

第三次地震过后，好一段时间，我没有再觉出震动，于是我
胆子稍稍壮起来，可仍不敢翻过墙头，生怕被活埋在里面，所以
坐在地上，满腹愁绪，神气消沉，真是感到进退两难。而在这种
当口，只喊了几句嘴边上的话，如“上帝保佑我”之类。却没有
生出一点宗教之情，而地震过后，我连这种嘴边的话也没了。

且说我正这样坐着，只见乌云密布，像是要下雨了。稍后，
风力渐刮渐强，半小时之内，便演变为一场无比可怕的飓风。一
时间，近岸处则碎浪连连，海上漂满了浮沫，大树被连根拔起
来，这是一场可怕风暴。风暴持续了三个小时，而后减弱下来，
两个多小时之后，一切归于平复，然后大雨就开始了。

这期间，我一直呆坐在地上，又害怕又沮丧。这时我突然想
到，如果这一场风暴是地震导致的，则说明地震已经过去，我大
可以斗胆回家了。想到这里，立刻站起身来，再加上雨水难挨，
于是我爬进围墙，坐进了帐篷里。哪知雨下得煞是凶猛，几乎要
把我的帐篷砸塌了。我只好躲进了洞里，可我担心顶子再掉下

来，所以心里七上八下的提心吊胆了半天。

这场风暴，又把一桩新的工作摆在我面前，就是说，我得在刚刚造好的堡垒上开辟出一个口子，像阴沟那样把水泄走，防止我的洞穴被水泡塌。在洞子里呆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发觉仍没有地震，于是我心里更加镇静，只是有点精神颓丧。为了打点精神，我走进那间小小的储藏室，喝了一小杯拉姆酒，这酒我一向喝得节俭，现在也这样，因为我心里清楚，一旦喝光了，就不会再有了。

雨第二日又下了大半天，所以我出不得门，心里倒是踏实多了。我开始考虑一种万全之策，要是这个小岛总有地震，那么这个洞，就不能久居了，我得想个法子，在开阔地上建一顶木屋，然后再照这里的样子，修一道围墙，以抵御野兽或人的袭击，因为如果待在这里的话，我迟早要被活埋。

由于担心被活埋，我整夜睡不安席，想去外面，又觉得四无遮拦，同样叫人提心吊胆。而当我环顾四周，我真是打心里不想搬走。看到家里一派井然，又隐蔽得如此严密。

同时我又想，再造一个屋子谈何容易，所以在我建好营地，收拾妥当，可以把家搬走之前，我最好先安下心来，冒险住在原地。这样决定以后，我便定下心，并准备以最快的速度，用木桩和铁链再造一堵新墙，照上次那样，修成圆形，待竣工之后，再把帐篷架在里面。而在工程告竣、适宜迁居之前，我还得壮起胆子留在原处。这是 21 日的事情。

4月22日 一大早，我决定开始准备造我的新屋，只是我的工具异常短缺。我原本有三柄大斧和许多把小斧头，这些原本是用来做贸易的，可由于整天价砍削那些，所以斧刃全崩了，而且很钝，我倒是有一只砂轮，但不知如何让它转起来，因此无法磨我的工具，这事叫我很伤脑筋。最后，我终于设计出了一只带绳的砂轮，用脚一踩，即可转动起来，这样，我就可以空出手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磨东西了。

在英国，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磨具，起码是未曾留心制作的方法，虽然这种东西在我们那里很常见。我整整花了一周的功夫才使得又大又厚的砂轮用得顺手。

4月28日、29日 一连两天打磨我的工具，使我设计的这种转动砂轮的小机械非常好用。

4月30日 我心里很沉重，因为我发现自己的面包已经所剩无几，今天又查看一遍，并减为每日一块。

5月1日 早晨我朝海边望去，正值落潮，只见海边有一件较常物还大的东西。我走上前去发现是一只大桶，还有两三块沉船的残片，这是被刚刚过去的飓风吹过来的。我又望望那艘破船，觉得它比原来高出了水面许多，我查看了这一只大桶，立刻发现这是一只装火药的大桶，但由于浸水，火药板结得像石头一样坚硬。可我还是把它滚上岸去，然后折回沙滩，好去破船上找些东西。

我游到破船，发觉它已经剧烈地移动过了：前端本来是埋在沙里的，现在却升高了至少六英尺，至于船尾，早就被海浪打得不知去向了，而后，似乎被抛起来，掷上了船的一舷，而紧接着船尾的那侧船舷，则堆着厚厚的沙子，这样一来，上一次曾经还是水洼的地方，现在在退潮之后，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踩过去，可在当初，要是不下水的话，我则无法靠近离船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这一番变动，一开始我觉得无法理解，但很快我看出这是地震造成的。由于这次剧烈的震动，海浪每天都要排下一些船板来，船体比以往更松更破了，而风和潮水则一点点地把它们推向岸边，海岸上每天都会漂来大量的破船残片。

因为这件事，移家的计划被暂时搁置下来了。我开始忙于想办法进入大船，而且忙碌程度以当日为剧。但结果我却发现，船里塞满了沙子。但我如今已是训练有素，不再为任何事情所阻，

所以我决计把船上能拆的东西统统拆走。我相信从船上取下的任何东西，肯定会派上用场。

5月3日 我用锯子把一根船梁锯断，这根船梁大概是连接后甲板的；锯断以后，我把积沙最厚的一侧船舷上的沙子，尽可能地清扫干净，可这时潮水涌了上来，我只得暂且罢手。

5月4日 出门钓鱼。可钓起的鱼没有一种是我敢吃的，最后却钓着了一头小海豚。我自制的钓具，是一条长长的、从旧索子上拆下的线绳，但却没有钓钩，尽管如此，我还屡屡得手，可以钓到足够的鱼吃。这些鱼，我都是在太阳底下晒干，再当鱼干吃下。

5月5日 去破船上工作。将另一根船梁锯开，又从甲板上拆下了三张很大的松木板子，将它们捆好，以便涨潮时把它们冲向海岸。

5月6日 在破船上工作。并搞到了一些铁器。这一天工作很辛苦，回家时已经疲惫不堪了，很想就此罢手。

5月7日 又去破船上，只见这破船由于被锯断了船梁，所以一头跌散下来，许多船板仿佛都松了，货舱大敞着，可以一览无余，但里面全是水和沙子。

5月8日 提一根铁撬去破船，好把甲板掀开。甲板上水和沙子都被我清除干净了，我掀起两块木板，利用海水把它们冲上海岸。铁撬留在了船上，以备明天使用。

5月9日 去破船上，用铁撬撬进甲板，探到了几只大桶。拿铁撬把大桶撬松，但却无法打开，还找到了英国铅皮一卷，却移不动，因为太沉的缘故。

5月10日、11日、12日、13日、14日 每天都去破船，弄回来大量的木料、薄板和厚板，以及大量的铁皮。

5月15日 我带去了两把小斧头，看能否剥下一段铅皮来。我把一柄斧刃插进铅卷，再用另一只当头去敲，但由于是在水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英尺半的地方，所以根本用不上劲。

5月16日 夜里狂风四起，破船在海浪的拍打下，应该是更破了。但我为了找鸽子吃，在树林里直耽搁到了涨潮，所以这天没有上船。

5月17日 我远远地望见海边漂来一些残骸，离我将近两英里，我最后还是过去看了个究竟，结果发现只是一片船头木，可太重了，无法搬走。

5月24日 到今天为止，我天天都去船上干活，我费了好大辛苦，才用那根铁撬撬松了若干块铅皮，但由于今天风从海岸方向刮来，所以没有什么东西漂上岸，只有几块木料，和一只装满巴西猪肉的木桶，明摆着里面的猪肉已经被海水和泥沙糟蹋了。

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了6月15日，而且天天如此，除去觅食的时间以外，在这桩活儿期间，我把觅食定在了涨潮时分，等潮水一落我就可以工作了。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搞到的木料、木板、以及铁器足可以造一艘不错的小艇，当然，可惜的是我不懂得怎么造，此外，我还零零星星搞到了一些铅皮，加起来将近100磅。

6月16日 我去海边，发现一头巨大的海龟。这东西我是第一次见到，原因不能怪这里海龟少，得怪我运气不好，而假如我碰巧在岛的另一侧定居，那我天天都会见到数百只海龟的。

6月17日 我在龟肚里找到了60只龟蛋。也许就眼下来说，龟肉是我平生尝过的最可口的食品，因为自我踏上这可怕的小岛以来，我不曾吃过别的肉食，除去山羊和鸟。

6月18日 闭门未出，雨下了整整一天。这场雨叫我感到有些凉意，身子微微发冷，我看这不大正常。尤其是在这种纬度。

6月19日 很难受，浑身发抖。

6月20日 头剧痛，夜不能寐，并伴以高烧。

6月21日 难受得厉害，想到自己疾病在身，处境险恶，却无处求医，不由吓得要死。我心里纷乱如麻，所以是不知所云。

6月22日 病情略见好转。

6月23日 病情再次加剧。冷得发抖，随后是剧烈的头痛。

6月24日 大见好转。

6月25日 打摆子，而且很是剧烈。时冷时热，虚汗淋漓，达七个小时之久。

6月26日 病情见好。看到家里没有吃的，便拿起枪来，但觉得浑身发软，可最后终于射中了一只山羊，费了很大力气才拖回家里，我本想把它炖一炖的，好弄点汤喝，可我没有锅，最后只好凑合着烤了吃下肚。

6月27日 我整天躺在床上，不吃不喝，疟疾又一次加剧，渴得要死，可我身上发虚，无力站起来取水喝。又一次祈求上帝，但头昏眼花的，又傻得不知该说什么，等头昏过去以后，只是躺在床上吟唤道：可怜可怜我吧，上帝。我猜自己当时足足喊了两三个小时，而后疟疾渐退，我才昏然睡到了夜里，等我醒来，觉得身子轻快了许多，但渴得要命，仍觉得虚弱，可家里没有一滴水，除了睡到天明我什么也做不了。然后我睡着了，第二次入睡以后，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梦见自己坐在地震后暴雨来时我呆坐的地方，我见到一个人，包在一团耀眼的火苗里，从一片巨大乌云中飘然落到。他全身亮闪闪的，好似一团火，无法正视。他相貌不是笔墨可以描述的，他的脚一踏上地面，我就觉出在颤动，像怕那场地震一样的，天空里面布满火花，吓人极了。

他一踏上地面，就冲我走来，手持长矛（或是什么别的武器），像来杀我的。等他走上一片高地，便隔着一段距离冲我开口，那声音极可怕，我无法用语言描述，只能听懂的话是这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看到这一切，还不知道悔改，就拿命来吧。与此同时，我感到他举起了手中的长矛向我杀来。

假如有人看到上面的记载，怪我无能，要我描述自己对这种梦境的恐惧吧！虽然这些吓人的情景只是一场梦，可当我一觉醒来，发现这只是一场恶梦时，我仍然无法把心中残留的印象记载下来。

悲哀的是，我丝毫没有神学知识，从父亲的良好教诲中获取的那点，由于连续八年荒唐的海员生活及平日所交非圣即无法之徒，而早已消磨殆尽了。八年来，我未曾记得自己曾抬起头来，仰望上天，或返向内心，来自我省察，而是一味地顽固，不学好，不弃恶，就是在海员里面，也算得上最冥顽、最轻率、最邪恶的东西，所以要我在危险中去敬畏上帝，或在获救后感谢神恩，可真是求善非所。

听完我前面对自己生活的叙述，读者便不难相信迄今为止，在我遭受种种苦难时，上帝会惩罚我，因为我的身背逆子之道及其他种种罪孽。在我去非洲的荒滩上造下的罪孽，我从没有想到这事的后果，也不想求上帝为我引路，使我远离周遭那些触目可见的危险，或者凶蛮的野兽和野人。我绝不曾想到天地之间，还有个上帝、或神物。只接受常识的律令，甚至连这点也说不上。

想起那一年在海上，那位葡萄牙船长把我搭救起来，人家好心待我，可以说是既仁至义尽又公正体面，可我心里没有一点感戴之情。当我又一次沉船落难，在这个岛上险些被淹死时，我还是没有一点自责之念，全不把这当报应看待。只是常常对自己说：我真是彻彻底底的倒霉蛋。

当我爬上岸边，发现满船人都丧身海底，唯有自己活下来时，我倒是惊喜万状，十分激动。如果此时有老天保佑，这种心情本来可以跃升为感恩之心的，谁知它却旋起旋灭了。我一味地庆幸高兴自己还活着，却没有沉下心来，默念上帝的恩典，因为

正是他的手做了分别去取，我才独得天眷，保全了性命，而别人却都死了。我当时也没有问一下，上帝何以要这般眷注于我？我的所为正像一个典型的海员，一旦脱身于船难，平安地上岸，便兴奋地庆贺起来，灌进一杯马尿去，然后把一切忘得干干净净。

到了后来，思考之后我对自己的处境有所醒悟，觉得自己远离人类、沦落荒岛，根本就没有获救的希望，可我一看到自己有望活下来，不至于被饿死，我又开始心安理得起来，我这些苦恼便消失了，一头扑在了那些保命和自奉的工作上面，不再为自己的处境苦恼，这些念头，确实是很少经过我脑子，这些也许是上帝对我的惩罚吧。

正如我日记里约略提过的，那些庄稼刚长出地面时，我感到其中有神迹的影子。我心里确实是受了撼动，而且变得郑重起来。可当这些想法被迫离去之后，此事带给我的影响也便消失了，这一层我上面已经提到过。

甚至那场地震，这种天地之间最可怕的事情，现在也只能叫我恐惧一时，而恐惧一过，此事给我的影响也就烟消云散了。我根本不觉得有什么上帝，更不觉得是上帝造就了我现在的一切，就好像自己的生活还一向美满似的。

但如今，在我开始生病之后，在我不堪疾病之苦而精神萎靡之后，在死亡的苦厄倏然一现之后，在我因剧烈的高烧而元气耗尽之后，我那沉睡已久的天良因痛痛地责备自己，便渐渐苏醒过来，我开始检点平生，这明明是我在以前的生活中作恶太甚，激恼了上帝，我这才横祸加身，并被加以如此可怕的报复。

在生病的第二天和第三天里，我郁闷的心中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剧烈的高烧、良心上痛苦而严厉的自责，从我嘴里榨出了几句貌似祈祷的话。我心里纷乱如麻，既觉得罪不可赦，又怕这样痛苦地死去，所以我满腔郁闷，而且又提心吊胆的。我心里七上八下，真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只是一味地哀叹我的不幸。假如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有病的话，那我注定要死的，因为没人照顾我。我要落到哪份田地呢？想到这里，我的眼泪簌簌流下，半天里哽咽无言。

这时，我想起我父亲对我的谆谆教导，我要是走上这愚蠢的一步，上帝是不会保佑我的，到我求告无门的那天，我自会想起我当初是怎样不顾他的忠言。想到这里，我大声说道：上帝要报应我了，老父的话要应验了，我现在真是求告无门了。于是我高声叫道：上帝呀，来帮帮我吧！我现在是灾难深重啊！

假如这些话可以称为祈祷，那么这是多年来我的第一次祈祷。可现在还是回到我的日记。

6月28日 我睡过一觉之后，身体精力恢复，疟疾也全退了，于是我下了床。我怕到了第二天，疟疾将会卷土重来的，所以现在该去弄点食物，再病倒时也好有吃的。我先把一只大方瓶子灌满水，放在床头旁伸手可及的桌边，又往水中倒入一些拉姆酒，并搅抖均匀，好除去水的寒性。而后我割下一片羊肉，在木炭上烤好，但吃得不多。我四下走动了走动，只觉得身子发虚，心里不禁很愁苦，又念及自己的惨况，又害怕到了明天，疟疾会卷土重来，晚上，我用三颗龟蛋作了晚餐，我做了有生以来所记得的第一次祷告。

晚饭过后，我想走动一下，但感到身体虚弱，平时出门我都带枪，但今天几乎连枪也扛不动，所以只走了一小段路，便坐在地上，遥望着不远处的大海。在我坐在这里的当口，脑子里涌进这样一些念头：我平日所见的大地和海洋到底是什么呢？他们来自何方呢？我本人及其他的万事万物，不管野的驯的、是人是兽，又都是什么呢？我们又是来自哪里呢？

一定是那位创造大地、海洋以及天空的神灵创造了我们。而他又是谁？

答案应该是：是上帝创造了这一切。既然如此，那下面的说法就顺理成章了：若是上帝创造了这一切，那么他也就君临一切

了，以及与此相关的万事万物；因为既然他能创造万物，他就能支配这一切。

倘若如此，那么在神功的支配之下所发生的一切，也就均为他所知，为他所安排了。假使万事万物都为他所知，那他一定知道我在这里，而且处境不妙；假如一切都由他安排，那么我遭遇的所有灾难，都是他安排给我的了。

我简直想不出理由来推翻这些结论，所以下面的想法便牢牢盘结在我心里：我遭遇的种种不幸，必然是上帝安排的，我之所以沦于这份田地，是他一手指使的。因为只有他才有这种能力，不仅是对我，对世间的万事万物都莫不如此。

接着我又想到：上帝何以如此待我呢？我到底干了什么，要受他这样的恶待？

我的良心当即打断我的思考，好像我亵渎了上帝；并仿佛以这样的声音对我说：无耻的东西！先看看你做了些什么，再扪心自问吧！你怎么就不问问，自己怎么还活着呢？为什么没有在雅茅斯锚地被淹死？当船被萨利海盗劫夺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被打死？你在非洲海岸怎么没有被野兽吃掉？当满船的人都葬身海底时，怎么就你活下来，没有给淹死呢？你居然还问“我干了什么”？

我自己的想法竟然把我震得目瞪口呆，我像受了惊吓那样，傻呆呆地半天说不出话，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自己，我只好站起身，闷闷不乐地走向自己的家，可我心烦意乱，无法入睡。我干脆坐在椅子上，点起灯，因为天色开始黑下来。正当我为疾病的卷土重来而提心吊胆时，我突然想到，巴西人生病时候，多不求医问药，只是嚼一些烟叶子。在一口海员箱子里我存着一卷晒熟的烟叶。

我一定是得了上天的指点，才去取那烟草的，因为在这口箱子里，除了发现一剂良药外，同时还发现了我保存在那里的几本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书籍。我取出前面提起的那几本（《圣经》中的一册，迄今为止，我一直是没有时间，也没兴趣去读它。我把烟叶和《圣经》一并取出箱子，摆在桌子上。

该怎样用烟草来治疗我的病，对我病是否有效，这些我全然不知。我只好试试看，希望能碰对。我先是取过一片烟叶来，嚼在嘴里，烟叶又青又冲，再加上我吃不惯烟草，所以我的脑袋登时便晕了。接着我又取出一些，放在拉姆酒中泡了一两个小时，准备在躺下时喝进一剂。最后，我又在炭盘里点上几片，拿鼻子凑在烟上，直到我受不住烟熏和那室人的热气为止。

在养病期间，我拿起一本《圣经》来读，谁知烟力过大，一时间我竟无法静读，头昏眼花，只能信手翻一翻，而跳入我眼里的第一段经文竟是：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

这段经文非常切合我的处境，细细读来，我心里很受感动，虽然不及以后再读时那样强烈。因为“搭救”一词，在我当时听来是没有意义的，此事太遥不可及了，尤其是在我当时提心吊胆的情况下。我起初也说：“上帝怎么可能从这里把我搭救出去？”而且，由于多年之后才露出获救的希望，所以这种念头在我心里也根深蒂固。但说实话，这段经文着实感动了我，所以我常常回味这段经文。

天现在已经很晚了，所以我想上床睡觉。而且烟草把我搞得头昏脑涨，我把灯移进洞穴里，照旧点着，以免晚上我需要东西，而后我就上床了。躺倒之前，我做了一桩我平生未做过的事：我双膝跪倒，祈祷上帝应验他的许诺，即当我在患难中向他求告时，他应该来搭救我。而后，我便饮下几口浸过烟叶很烈的拉姆酒，又充满了烟草的气味，我几乎咽不下去。随后我便上了床，一时间我觉得天旋地转，但我睡得很香，一直睡到了第二天下午。不过照我今天想来，第二天我也许是睡了一天一夜，直到

第三天下午才醒，否则的话，我的历书里少记一天便无法解释了。（而这一点我几年后才发现）。

且不去管这事。单说我醒来之后，身子大见清醒，精神也很畅快，下得床来后，又觉得体力也比以前强多了，而且胃口也见好，因为有了饥饿的感觉。总之病情逐渐好转。

6月30日 今天算一个好日子。我持枪来到外面，但没有走得太远，我射中了一两只状如雁鹅的海鸟，提回家来，但我对此没有食欲，于是又吃了几只味道鲜美的龟蛋。到了晚上，我又服下一剂浸过烟叶的拉姆酒，因为我觉得病情的好转应该归功于它。我今天所服的剂量少于昨天，也没有再嚼烟叶子，或是用烟熏头。但第二天，情况没有我预料的那么好，我又犯了一阵轻微的疟疾，只是不太剧烈而已。

7月2日 我又用了和上次一样的治疗方法，我被搞得头昏脑涨的，药酒则喝了双倍的份量。

7月3日 疟疾彻底退了，只是我的体力完全恢复尚有待数周的时间。在恢复体力期间，我的心思总是萦绕在这一段经文上：我必搭救你。可我一味认定必无获救的可能，所以并不指望此话成真。可当我产生这念头时，突然觉得苦难的摆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竟完全忘了已经获得的搭救。于是我这样问自己：我是否已经奇迹般地从疾病中被解救了出来呢？是否已经从那种叫我如此恐惧的绝境里被解救了出来？我是否注意到这一点了？可曾做了自己份内的事？上帝搭救了我，我却没有感到荣耀。就是说，我根本没有去感戴天恩，根本不把这当成是搭救，既然如此，又怎么指望更大的搭救呢？

问到这里，我心中触动很大，不由地一头跪倒，感激起上帝来，感谢他让我彻底痊愈。

7月4日 早晨我拿出《圣经》，从《新约》开始读下去。我读得很认真，并规定自己一早一晚都要读一会儿，不限章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根据当时的精力而定。在认认真真地读过不久之后，我对于自己前半生的罪孽，便有了更挚切、更深刻的感悟。我心底的感情复活了，“目睹这一切之后，你还不翻然悔悟？”梦里的这句话，又沉重地涌进我心里。有一天我正读着《圣经》，正诚恳地乞求上帝赐给我悔改之心时，我却莫名其妙地撞上了这句经文：上帝一手将他提升，叫他作君王，作救主，赐给他悔改的心，赦罪的恩。我立即放下圣书，把双手和心灵扬向天空，带着狂喜的心情高声喊道：“耶稣，大卫的儿子耶稣，你这位被上帝拔升的君王和救主，请赐给我悔改之心吧！”

因为在做这番祈祷时，我对自己的处境已有所领悟，考虑到这些话的真实含义，这可以说是我平生以来第一次祈祷，而且在上帝言辞的鼓舞下，我看到了一种符合《圣经》精神的希望远景。可以说，在此以后，便盼望着上帝能听见我的祈祷了。

现在，对于上面提到的那句话：“求告我，我必搭救你”的理解，在以前，我对于可称之为搭救的东西，一直是缺少正确的理解，仅仅把“搭救”理解为从当前的囚禁中被解救出来（我所以说“囚禁”，是因为，虽然我在这里可以东游西逛，在那时，这片岛屿却仍是一座监牢，甚至是人间最恐怖的监牢；可我现在已经有所长进，能对这经文更深入理解。我怀着极大的恐惧回顾以前的生活，我的罪孽显得格外深重，所以，我的灵魂对于上帝的要求，只是把我从那些令我生趣全无的罪孽中解救出来，除此之外，别无所求。至于我的孤寂生活，那倒没有什么关系，我不再乞求上帝将我救出于其中，和上面的事相比，它是不足挂齿的。我把这段话附在此处，是想提醒各位，人只要明白事理，那就会发现我们福只在于从罪孽中被拯救，而不在于苦难的摆脱。但我们且放下这个话头，回到日记。

现在，尽管我生活一如既往，但我的心理上却较以前好多了。由于我不懈地阅读《圣经》，并向上帝祈祷，我的心思而今

专注于那些等次更高的事上。我心里有了更多的安慰。而且，随着健康与体力的恢复，我又尽力操办起我所缺的东西，生活又进一步安逸起来。

从7月4日到14日，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持枪散步中度过的。尤如大病初愈的人一样，我走走停停，因为您很难想象我当时是如何虚弱、我的体质下降得何等厉害。我使用的药疗是前所未有的。虽然它驱走了疟疾，却伤了我的元气，因为在很长一段日子里，我的神经和四肢总是不停地抽搐。

这次疾病叫我学乖了，知道雨季里呆在外面是最为伤身的，而旱季里的大雨，总是伴随着可怕风暴，所以我发现，这时的雨与9月10月的雨相比，则更加伤人。

在这个不幸的小岛上，我已经住了十个月了，由此脱身的各种可能，仿佛已经从我眼前彻底消失了，而且我深信从未有人踏上过这片小岛，在发觉自己的公寓十分安全之后，我便一心去岛上作一番探索，想要找一些我此前未曾发现的物产。

6月15日，我开始动身详细查看这片小岛，我先是溯河而上，而后把筏子停靠在岸边，在往河的上游走了大约两英里之后，我看到潮水已经不再上行，并发现这只是一道流水的小溪，溪水十分清澈，由于是在旱季，即便有水，也看不出流动的痕迹，有的地方还断了流。

在小溪的两岸，我发现了许多可爱的绿地，覆满鲜草，地面平滑。在草地与一片高地相接的隆起处，这个不会有溪水泛滥的地方，我发现了许多烟草，绿油油的，而且长得很粗壮。此外我还发现了多种多样的其他植物，但我都不认识，也许自有它们的妙用，只是我不明白而已。

我想找寻一些木薯根，这种东西，是热带印第安人用来做面包的，但却一无所获，我还发现了一些巨大的芦荟。我还看到了几棵甘蔗，因为是野生的，没有人工培植，所以并不见佳。眼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这一通发现，已使我满足，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一种方法，以辨明我所能发现的每一种植物或果类的妙用，却毫无结果。主要原因是我在巴西时很少留心，所以对田里的植物所知不多，现在后悔也没什么用。

第二天，也就是 26 日，我又沿原路上行，在远远走过我昨日到达的地点之后，发现那条小溪和草地都到了尽头。在这里我欣喜地发现各种各样诱人的水果，而地上的瓜果、树上的葡萄则多得出奇；树上缠满了葡萄藤，一串串的葡萄则恰已长成，颇为丰美。这一发现令我心里非常高兴，喜出望外。而我吸取以前的教训，不敢多吃，因为我晓得，当我在非洲的时候，由于那里的几个英国奴隶领吃葡萄，曾经害得拉痢疾，发高烧，并由此丧了命。但我想出了一个绝好的方法，就是在太阳下晒干，做成葡萄干保存起来，我想在没有葡萄的季节来吃这种食品，又可饱肚子又很有营养，后来证明我的想法果然不错。

当晚我并未返回住处，而是在那里过夜了，顺便说一下，这可以说是我第一次在外面过夜。夜里我爬上一棵大树，在上面美美地睡过一觉之后，第二天一早便继续我的探索，在南侧与北侧的山脉之间，我一路往北，大约走了将近四英里。

行程的最后一站，我来到一片开阔地，地势像是朝西落下去，我身旁那座小山的石缝中冒出一道清冽的泉水，这里真是一派葱茏，生机盎然，翠色绵延成片，仿佛一个栽花植木的花园似的。

暗含着喜悦、同时又夹有一丝凄凉地巡视着这条美妙的山谷，我心想，这一切就是我的了，我是这一土地的无可辩驳的君王和主人，它的所有权归我名下假如我有承嗣，我要把它作遗产传下去，一如我们英国的贪主那样。我在这里还看到了大量的橙树，椰树，香橡树，虽然是野的，几乎没有挂果子，起码是眼下没有。但我采集的那些青酸橙，却不仅可口，还有益于身体。后

来，我把它们的汁液掺进水里，这种饮料既清爽提神，又健体。

现在我可有事做了，我得去采集果子，并提回家来。我决定储备一点葡萄，加上酸橙和柠檬，我知道雨季要到了。这样我就不用害怕食物不够了。

为此，我在一处采集了一大堆葡萄，一大包酸橙，柠檬，一批果子朝家里走去，并决定下次回来时，拎上一只口袋，装一些需要的东西，运回家去。

就这样，经过三天的旅行后，我回到了家里。眼下我还只能称我的帐篷和洞穴为家，而在我赶回那里之前，我的葡萄由于熟过了，加上汁水过剩，所以全都裂开，到处是果伤，已经是百无一用了，而酸橙倒很好，可我只能带一点点回来。

第二天，也就是 19 日，我做了两只小口袋，又赶回那里，好取回我的收成。谁知当我来到葡萄堆前，我却惊诧地看到，我昨天采集并堆放好的葡萄，此时却散得满地都是，被踩得七零八落，大量的葡萄则被吃掉了，我断定附近一定有野兽，可到底是什么野兽，我却不清楚。

但我却由此明白了一个道理，葡萄是不能堆成堆的，也不能用口袋带走。前一种办法，葡萄会被动物糟蹋，而后一种办法，葡萄会因自重而爆裂的。于是我采下大量的葡萄，然后把它们挂在树枝上，让太阳把它晒干。而酸橙和柠檬，我则尽量背回家来。

从这次旅行归来以后，我心中总是满怀着喜悦，回忆那片富饶的谷地，可爱宜人的环境，以及溪水和树林一侧的阻风避雨。而且我觉得自己安营扎寨的位置，堪称岛上最糟的地方。总之，我现在更加想搬家了，我想去那片可爱宜人的瓜果之乡，去找一块和我现在的环境一样安全的地点。

这想法在我心中好一段时间使我无法释怀，因为那个可爱的地点太诱人了。我好好想了好久，觉得自己所在的海边，还有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能发生一些于我有利的东西，也许还会有一群倒霉虫，由于和我同样的命运，被冲上岸来。虽然这种事希望渺茫，但如果我去了小岛的中间，把自己幽闭在深山老林，这将无异于自树樊笼，那么这种事就既不可能，也无法预测了。所以，我打消了搬家的念头。

可那个地方太叫我钟情了，所以，7月份所余的全部时间，我便在那里度过了。虽然在转念一想后，我不再有搬家的念头，但我还是在此地修了一间小茅屋，外面围上一道长而坚固的护栏。这是一道双层篱笆，有我一人高，桩打得很牢，中间插了一些新砍的树枝。我时而在这里安安稳稳地睡上两三夜，出入则像我老家那样，靠一把梯子。这样一来，我自诩为有一座乡下别墅，和一幢海滨的府邸。这活儿我一直忙到了8月初。

我刚刚修完护栏，哪知雨季便来了，我只好死守在旧有的寓所里。因为，虽然我用帆布新造了一顶帐篷，搭在我的新家里，而且还搭得很好，但那里却没有一座小山为我遮挡风暴，而且一旦雨水过量，又没有退避的洞穴可居。

如我前面说的，大约在8月初，我建成自己的茅屋，然后才得以轻快一阵。到了8月3日，我看到自己挂晒的葡萄已经全干了，看样子十分不错。在往下取时我心里喜滋滋的，因为它们竟有200多串，而假如随后到来的暴雨将它们毁掉，我将失去冬季的最好口粮。在取下来之后，大部分都被我立即送入洞穴中去了。随后雨便来了，而且从今天，即8月14日开始，每天都或大或小地下一阵，直下到10月中旬。有时雨下得很大，让我一连憋在洞里好多天。

在这次雨季里，我惊奇地发现，我家的人口居然增加了。我家中曾丢过一只猫，我本来以为它死了，因为它音信全无。哪知临近8月底，它竟然领着三只猫崽子返回家来，我大感惊诧，百思不得其解。我虽然曾枪杀过一头我所称的野猫，但我想它与我

们欧洲猫绝非同种，可那三头猫崽子和那只家养的老猫却是同种，所以我才觉得离奇。到后来，由于这三只猫交来配去，搞得我家里起了猫患，最后我只好无奈地把它们逐出家门。

8月14日至26日 雨连下不停，无法出门。这一次我很小心，不让身子被雨淋了。由于困居日久，食物紧张起来，只好两次冒雨出门，第一次打着了一只山羊；第二次，即26日，我找到了一头巨大的海龟，这可算得一道美味。至于我的食品，早餐一把葡萄干，午饭是一块烤羊肉或烤龟肉（由于我没有煮锅，所以颇感不便），而晚饭，则以三颗龟蛋下肚了事。

在我因雨而困居在家期间，我每天都工作两三个小时，来扩大我的洞穴。我朝着一侧不停挖掘，最终挖到了小山外面，我在此造了一道门或出口，这样一来，我就可以从这里出入了。可这样虚敞着躺在家里，总是叫我忐忑不安，我本已经做到了四面合围，现在我又有了毫无遮掩、四面受敌之感，虽然我从没有见过这里有什么活物是叫人害怕的，我在岛上见过的最大的生灵，不过是山羊而已。

9月30日 这不幸的一天，是我上岛的周年纪念日。数了树桩上的刻痕，发现我在岸上已经生活了整整365天。我把此日定为斋戒日，并且举行一次宗教活动；我心里怀着最诚挚的感情，匍匐在地上，向上帝忏悔我的罪行，感激他赐予我的恩惠，并通过耶稣基督，来乞求他的保佑。在12个小时里，没有吃东西，直到傍晚才吃下一片饼干，和一把葡萄干，然后便上床了。像今天开始时那样，我以祈祷结束了今天的生活。

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不曾守过安息日，由于那时候我心里没有什么宗教意识，所以竟忘了刻下一道较其他为长的刀痕，以区别周数，并把安息日分别出来，所以已分不清哪天是礼拜几了。但如我前面说的，在合计过一遍天数之后，我发觉自己在这里已经住满一年，于是以七天来除，把第七天挑出来定作安息日，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数到最后，我发觉竟漏记了一两天。

此后不久，我的墨水就要用完了，我只好用得更节省，专拣生活中的大事来记，至于那些流水帐，则不再记叙了。

现在，我已经掌握了雨季旱季的规律，并学会怎样区分它们，以便做相应的储备。可我把这经验学到手，却付出了不小代价。我曾保存着几穗大麦和稻子，它们当初长出来时曾叫我大感惊诧。那些稻子，我想大约有 30 棵，大麦则有 20 棵，这次雨季过后，太阳移向正南，我觉得该是播种季节了。

于是我用那把木锹翻松了一片地，又把地分成两块，播下了我的粮种。但在播种时我突然想到，我不能把种子一股脑播进去，因为我还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于是我播下了三分之二的种子，每一样剩了一小把。

事后想来，当初这么做可真是万幸。因为种子播下之后，接着便是旱季，由于没有雨水，土里缺少使种子发芽的水分，所以这次播下的种子一棵也没发芽，直到雨季再次来临之后才长出来，仿佛是刚刚播下的。

看到第一批种子没有出苗，我当即想到这是旱季的缘故。于是我努力去找一片湿地，作为我第二块试种田。我在新落成的草堂附近翻出一片地来，将剩余的种子播下，恰在春分之前，由于三四月的雨水浇灌，这一批粮种竟然发芽了，而且收成颇佳，可由于剩下的种子不多，我又不肯一气播下，所以算起来总量不大。

这一次实验之后，我简直成了个老农民了，对播种的节气摸得很准；而且正在研究一年能否种两季粮食，这样就有两次收成了。

在这季粮食生长期间，我又发现了一些日后可资利用的东西。约莫在 10 月份的光景，我插下的那圈围栏（或是双层篱笆），不仅坚固完整，而且从附近树上砍来的那些木桩子，则像

剪去树冠的柳树一样，当年便冒出了长长的枝条。看到这些伸枝展条的幼树，我真是觉得欣喜异常。我把它们修剪一番，尽量叫它们长整齐。到了第三年，则甬提它们长得多漂亮了！尽管这道篱笆围栏的直径不过 25 码，可那些如今能称之为树的木桩子，覆盖了这圈地，里面的凉阴亭亭盖盖，旱季住进去定然是无比清爽。

看到这些，我决定再砍些木桩来，然后绕着围墙，也就是说我那老营的围墙，如法炮制地再搭一圈篱笆。于是我这样做了，在距我的围墙八码远的地方，我打进了两排木桩子，它们很快便抽起枝条，起初只是一片阴凉，遮蔽着我的住所，后来居然成了一道防线了。

我现在发现，这里不像我们欧洲那样，一年可约莫分为夏季冬季，而应分为雨季和旱季；经过我长期的观察发现：

2 月的后半月、3 月、4 月的前半月 雨季

4 月的后半月、5 月、6 月、7 月、8 月的前半月 旱季

10 月的后半月、11 月、12 月、1 月、2 月的前半月 雨季

但这一观测不过是大概而已，因为雨季是有变化性的。在我亲身领教过雨季待在外面的厉害之后，我便注意提前把食品备好，整个雨季可以尽量待在家里了。不必冒雨猎物去了。

每逢雨季，我总要找些适合于雨天干的事情来做，因为我发现有许多东西，是必须靠辛勤才能换来的，特别是我试了许多种办法想做一只筐子，可我为此打来的枝条都太脆了，所以全无用处。但有一件事却对我很有益处，即当我还是一个顽童时，我在家乡的时候，经常站在筐匠的铺子旁，看人家做柳条筐，而且出于孩子的天性，总是闲着慌，去伸手帮人家，所以对于他们的手艺，不但看熟了，而且不时地帮上一手，因而对于制筐的技术，我确实具备了。所以，我现在是万事俱备，只差材料。这时我突然想到，我砍来做木桩的那些树木的枝条，也许和我们英国柳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树一样，于是我决定用它们来试试。

第二天，我来到自己的“乡下别墅”，砍下了几根小树枝，发现它们正如我所望。于是，第二次去的时候，我带上了一柄小斧头，一到那里我就找到了，因为这种条子数量极大。我在自己的篱笆围墙里把它们凉干，然后扛回自己的山洞里。到了下一个雨季，我就在洞里编起筐来，足足编了一大堆，既可以运土运物，也可以随便存放些东西非常合用，样子固然不太美观。此后，我一直留心不让自己缺筐少篓的，筐子一烂，我就再做几只，我还特别做了几只装粮食的深筐，可以取代口袋。

在我花尽了工夫把这个难题克服之后，我又抖起精神，看能否再添置两样自己所缺的东西。一种是装液体的容器，除了几只玻璃瓶子和两只盛满拉姆酒的木桶，其中几只的样子普普通通，另一些则是方瓶，是装水和烈酒的。我尤其短缺的，是一口煮锅，无法煮汤炖肉。我想要的另一样东西，便是一根烟管，却一时做不出来，不过最后也有了办法。

在整个夏季（或者说旱季）里，我总在忙个不停，插栽第二道木桩和编制筐具的事，已经完全地占有了我的劳动时间。同时我又得做另一件事情，所以几乎是忙得不开交。

前面我说过，我一直有心去看看全岛，并曾经溯河而上，一直到了可爱的茅屋的地方，而且在岛的另一侧，看到了一片面海的开阔地。现在我决定去另一侧的海边看看，横穿小岛。于是我带上一把小斧头和枪，牵上我的狗，又带上较平时为多的大量弹药，往随身的货袋里装进一大包葡萄干和两块干饼便上路了。当我穿过那间茅舍所在山谷，便抬头看到了西面的大海，这日天气晴朗，所以我清清楚楚地望到了一片陆地，但却不知道是小岛还是大陆，然而它高踞在海面上。朝西南偏南方向延伸出很远，照我的猜测，它的长度当不下于15到20里格。

我说不出这是什么地方，但我想该是美洲的某地，而且尽我

所有的观测能力，我料定它位于西班牙的领地附近，上面或许住满了野人，假如我当初在那里登陆，那处境可比现在糟多了，我又一次强烈地感到这完全是出于神的安排，一切才这样美满的。想到这儿，我踏下心来，不再拿想去那边的无谓念头来自寻烦恼了。

此外，在把这事稍加思索之后，我心想，假如这块地盘是西班牙海岸，则我迟早会看到有船只来往的；假如没有，那这便是介于巴西和西班牙领地之间的一片由野人居住的海岸，而这里的野人，是再凶蛮不过了。因为他们都是一些吃人的生番，只要有人落在他们手里，他们就会杀死吃掉。

想到这里，我信步朝前走去，而且发现我所在的这侧岛屿，比起我那边可爱多了，那些芬芳绿地上，点缀鲜花和绿草，而且绿树成荫。我还看到了大群大群的鹦鹉，于是很想捉上一只，假如能养驯的话，就教它跟我说话。我费好一番周折，才捕着一只，我用一根杆子把一只小鹦鹉从树上捅下来，然后从地上取起，带回了家中，然而几年之后才教会它说话。但最后，我终于教会它甜甜腻腻叫我的名字了。后来发生了一场变故，虽然是件小事，但还挺有意思。

这趟旅行令我格外开心。在那些洼地里我发现了野兔（我看像是野兔）和狐狸，只是与我曾见过的大不相类。我也不敢随便去吃它们，虽然猎杀了几只，我没必要冒险，因为我不缺食品，再说我的食品也蛮可口的，尤其是这三种：鸽子、山羊和海龟。这些东西，加上我的葡萄干，你就算是去最大的贸易市场，也置办不出比这更丰盛的宴席了。虽然我的咖啡劣不可言，但我既然没被逼到缺吃少喝的地步，就该谢天谢地了，更何况它们是如此可口呢？

在这次旅行中，我从没有在一天里直行上两英里的，总是七拐八弯，看看能发现什么，所以，每逢走到我准备住下过夜的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方，疲惫不堪的时候，我就睡在树上，或者用别的办法不让野兽走近，以免把我惊扰。

我一到海边，就吃惊地发现自己真是不幸，居然住在了岛上最倒霉的地方。因为这边的海岸爬满了数不尽的乌龟，而在我那一侧，我一年半里只发现了三只。这里的鸟，数量大品种多，有些是我见过的，有一些则从未见过，且许多鸟儿都是上好的佳肴，但这些鸟我叫不上名字。

虽然我可以随意捕杀，但我吝惜自己的弹药，所以只想去设法捕杀一头山羊，最好的佳肴。然而，尽管这里的山羊比我那边多得多，但若想靠近它们，却是十分费劲，因为这里一马平川，我刚一来到小山上，它们就看到我了。

说老实话，这一带地方比起我那边，那真是好多了，但我没有一点搬家的意思，因为我已经习惯在那边定居，而待在这里期间，我总是有游子离乡之感。可我还是沿着海岸向东走去，约莫走了12英里，在岸边树起一根大木桩子，作为此次出行的标记，于是决定回家，并决定下一次出门时沿岛的另一侧走，绕上一个圈子，来到我树木桩的地方。

回家时我另取了一条路，因为我想，既然我能把全岛尽收眼底，则我看着地势，就不会找不见自己的第一处住所，谁知事情却恰恰相反，因为在走了大约两三英里之后，我发现自己来到一条很大的山谷里，四面群山环峙，而且山上一派葱茏，这时又很难指望上太阳，除非我清楚太阳在此时的准确位置。

更加倒霉的是，当我在山谷中乱闯时，正赶上连续的大雾弥漫的天气；我看不到太阳，在山谷里狼狈不堪地瞎转一气，最后只得摸回到岸边，找到我的柱子，顺着我去的原路折回来。回家的一路上，因为天气突热，而我的枪支、弹药、小斧头和其他的东西，又沉甸甸的压在我身上，使我昏昏沉沉的。

返回的途中，我的狗不经意地逮住了一头小羊羔，我跑过去

把它捉住，从狗嘴里救下它的性命，我很想设法将它带回家去，因为一直琢磨着能否逮住个把羊羔，然后驯养一群山羊，这样在我的弹药罄绝之后，我可以用作口粮。

我做了一根细绳，又给这头小东西套上一只项圈，便牵着它走了。一路上拉拉扯扯，才把它拖回我的草堂。到那里之后，把它系好之后立刻撇下它，因为我离家已经个把月了，早就急着进屋了。

一回到我的老窝、躺进我的吊床里，我真是高兴得心花怒放。这一路上漂漂亮亮，没有安身之处，过得很不舒服，所以相比之下，我那草堂就显得完美无比了，身边的一切都显得那样舒服，所以我决定，假如我命该留在岛上，则日后再也不远游了。

我在草堂中休息了一周，为了弥补长途旅行的疲惫，便拿盛宴来款待自己。在这期间，我一直忙于为我的鹦鹉造一只笼子。这小东西如今变得服服贴贴地，已经跟我混得忘形尔汝了。然后我才想到了那头羊羔子，它现在关在围栏里，我有心把它弄进家来，或给它些东西吃。于是我去了，只见它还在原处，由于缺少食物，已经被饿得奄奄一息了，我找了一些树叶和野菜给它，把它们扔过去喂给它，然后照原样将它拴上，便起身离开了。其实我本没有拴它的必要，因为它已经被饿得依头顺脑，像一条狗那样跟在我身后，随着我不断喂养，它越长越大，也越来越可爱了，成了我日后家畜中的一员，再也没有离开过我。

秋分时节的雨季再次来临。9月30日，即我登陆的周年纪念日这天，我依例守了圣斋，想我来此地已整整两年了，而获救的希望，则仍和当初一样渺不可见。在整整一天里，我不停地感激上帝；没有它们，我的生活会更加惨不可言。感激他以自己的存在，以及与我灵魂的交流，补偿了我的悄焉寡侣，我的与世隔绝，感激他支持我，安慰我，并鼓励我凭赖他的恩典在此过活，我希望能永远留在我身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现在开始觉得，我如今的生活，虽然是简陋不堪，而与此前的那种邪恶可鄙的生活相比，却已不知强多少倍，我现在不以过去之忧为忧，也不以过去之乐为乐了。我的欲望、心性、兴趣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不同于从前，也不同于刚来的两年，已经脱胎换骨了。

从前，当我为猎食或查看地形而四下走动时，我会因为眼前的一切而苦恼，一想到这林、这山、这囚禁我的荒岛，我心里就咯噔一沉。我活像一个囚徒，沦落在四无人烟的荒漠，没有解脱之望。

而现在，我开始用新的想法来修心养性。我天天都读神的训则，并常引他的话语，以排解当下的处境。一天早晨我心绪不佳，便翻开《圣经》，看到了这句话：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猛地觉得这话是为我而写的，否则的话，何以在我像一个人神共弃的人那样而忧心于自己的处境时，便偏偏读到这句话呢？于是我想，只要不被上帝丢弃，那么被世人丢弃可有什么相干？一切都尽可由他去；而反过来说，假如我拥有整个世界，却失去了神的恩宠，那才真正惨呢！

从这一刻起我心里认定，对我来说，生活在这种万人所弃、孤苦伶仃的环境里，比起生活于人间的其他场合，仍有可能过上幸福日子。想到这里，我便万分感激上帝起来，因为正是他把我带到了此地。

但这种念头刚刚起来，我心里却莫名其妙地遭了重重一击，我惊骇得不敢说出这些话来。“你这虚伪的东西，”我大声说道，“你怎么敢虚情假意地为这处境而感激上帝呢？你不是一面按下性子，自我安慰，一面又从本心里乞求上帝让你脱离此困境吗？”于是我哑口无言了。确实，要说我因沦落于此地而感激上帝，这未免言过其实。上帝以种种的厄运让我认清自己，让我悔过自新，我确是真心感激的，每当我打开或合上《圣经》，心里总免

不了赞美一番上帝，因为正是他，指示我在英国的朋友，把《圣经》装在了我的货物中间；是他帮着我从那艘沉船里将它抢救出来。

在这种心境下，我开始了第三年的生活，不像前两年那样，我根据每天摆在眼前的几桩事务，对时间做了如下安排：首先是读《圣经》，以尽我对上帝的义务，我每天都要抽出一点时间来读。其次则持枪外出觅食，如果天不下雨的话，这工作一般要占去上午的两三个小时。第三，把我猎杀或捉到食物的东西，加以整理、凉晒、保存或烹制，这往往占去一天的大半时间；中午往往酷热难当，我一般是闭门不出的；所以我只能在傍晚前的四个小时里工作。但也偶有例外，即调换一下打猎和工作的时间，下午持枪散步，早晨出来工作。

我定做工作的时间虽短，但别忘了我的工作繁重不堪，加上我缺少帮手，缺少工具，缺少手艺，所以又白白耗掉我许多工夫。比如说，我足足用了 42 天的工夫，才砍出了一张洞里所需的长板，而两个锯木工拿他们的工具，只屑半天时间，就可以从一根树上结出六张板子来。

但我却无法跟人家相比。树要大，还得砍倒，因为我需要的是一张宽板。我花了两天时间把树砍倒，又用了两天多工夫砍掉树枝，然后把它劈削成圆木或木料的样子。我使出全身的力气左劈右削，砍得木屑横飞，直到能搬动它为止，然后将它翻过来，把一面刨平刮光；然后再把这面翻过去，来砍另一面，用同样的方法，最终砍成了一块厚约三寸，两面光光的木板，单凭一双手，人人都可以想像这工作是如何辛苦。然后靠着勤苦和耐心，我完成了这件工作，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工作。我说这件事就是想说明做一件事必须花耗很大功夫。

可不管怎么说，勤劳和耐心还是成全了我许多好事，而每一件事，都是环境所迫不得不做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眼下是十一二月之交，我的稻子和大麦有收获了。我翻整的粮田并不太大，但这一季庄稼却是可望有成。不料就在这时，突然来了一伙强盗，简直是挥之不去，所以我这季粮食又有丧失的危险。而最要我命的，是山羊和一种我称之为野兔的东西，它们尝到了禾苗的甜头，日夜蹲伏在粮田里，一等禾苗长出来，就上去把它吃光，因此禾苗根本就抽不出秆子。

我简直是束手无策，只好树起一圈篱笆，把禾苗圈住。这事本来就不易，加上还得从速圈起来，所以费了我好大力气。好在那片耕地不大，和我那点庄稼相当，所以三周以后，我就把禾苗圈得严严实实。白天我看管着，到了晚上，我把狗拴在门口的木桩上，让它在夜间看着。这狗整夜站在桩子旁边，不住地吠叫，所以不久以后，那些强盗便舍弃了这里，庄稼长得根粗叶茂，很快成熟起来。

可那帮残我秧苗的走兽离开之后，到庄稼出穗的季节，又来了一群飞鸟，这简直是要我的命。有一天，我到田里看庄稼的长势，发现这一小片庄稼被一群飞鸟团团围住，我都说不清有多少种，因为我身边总带着枪，所以立即朝它们打去。只见一群鸟从地里轰然而起，像一片小小的黑云，而我刚才却没有看见它们，可见数量之多。

这事叫我心中一颤，因为这样，不出几天的工夫，我的全部希望就要被它们吞掉，枉谈什么收成了，可我却不知道怎样才好。但我决心看紧自己的庄稼，如果需要的话，我不惜昼夜看护。我先去了田里，看了看损失几成；结果我发现，幸好庄稼还嫩，糟蹋的虽然不少，但损失算不得太大，余下的庄稼假如能保住，则收成仍会可观的。

我在此装足枪药，便走开去，好认清附近树上的那伙蠢贼。这帮东西，看样子是在单等我走开。事情果不其然，因为我做出要走的样子，刚一出它们的视线，它们又纷纷扎回到我的地里。

我立即开火了，我没等它们多落下几只，便一枪打去，当场干掉了三只。然后我想了个办法，我把它们拣起来，像英国人处置那些臭名昭著的梁上君子那样，用链子把它们吊上，以儆效尤。真难相信这法子居然也有效，这些鸟不但不来田里了，甚至一时间连岛这边也离开了，在挂起鸟来示众期间，我在附近从来没有见过鸟的影子。

我心中的高兴，自不待言。大约到了12月底，我的第二季庄稼长成了，于是我把粮食收了下来。

但没有收割用的镰刀，真是伤透了脑筋，实在没有办法，我只好就着用一把腰刀改做一把镰刀，这把腰刀是我从船上抢救下来的武器之一。但由于这季粮食没有多少，所以我没费多少周折，便割了下来，总之收割的方法也是我独创一派，我只割下穗子，然后用自制的大筐运出田来，再用双手搓下粒子。收获结束以后，只见我那半配克种子，竟结出了将近两蒲式耳稻谷。

这点小小的收成，却大大鼓励了我，因为我预见到，吃上面包是迟早的事。可想到这里我又作难起来，因为我既没有法子把粮食磨成粉，也不知道怎样去皮筛糠。就算粮食能磨成粉，可面包又是怎么个制法？即便面包也能制成，那又是怎么个烤法？这些一下子困住了我。由于这些难题，加上我有心多做积储，以免日后缺炊断粮的，所以我决定把所有的收成统统留作下季的种子。与此同时，我又运用我的全部知识和工作时间，来完成这项供应粮食和面包的艰巨工作。

我现在真可以说是为面包奔命了。说来有些离奇，可我还是相信很少有人能想到，为了操备、生产、凉晒、调制直到最后烤成一小片面包，竟然需要这么多稀奇古怪的细微工作。

首先，我没有翻地的犁头，没有掘地的铁锹，最后只好用我造的木锹勉强应付。只是这东西干起活来很笨，再说造一把木锹需要好多天工夫，但由于没有包铁，不屑几天就要磨坏。这样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来，我的工作更加累人，干起活儿来更不得力。

可我也只能捺下性子努力干好，至于活儿的好与坏，只能不那么讲究了。等我的粮种播下之后，我又缺少耙地的工具。我只好拖起一根又大又重的树枝，在地上拖一遍了事，事实上这是起不到耙地作用的。

等庄稼生长并长成之后，我又得树起篱笆保护它，而收割、凉晒、运回家、脱粒、筛糠，然后归仓入库，这些活儿，没有一样是不缺少工具的。这之后，又少不了磨子磨面，筛子筛粉，还得有酵母和盐把它制成面包，和一只烘烤面包的炉子。而这一切我什么也没有，尽管如此，这些粮食对我来说，仍是一件莫大的慰藉，只是所有这些活儿，累人而无聊，但有什么办法呢。而且对我来说，时间也未见得有多大的浪费，因为我把时间作了安排，每天只派定一小部分时间来从事这些工作。在我存粮不多之前，我决定不拿粮食做面包吃，我可以利用后六个月制造出一些称心的工具，以便进行那些生产并加工粮食所需的各道工序，等粮食打多了，也好享用。

但第一步，我得多备出些地来，因为我现在的种子足够播满一亩多了。在播种之前，我至少花了一周的工夫，造了两柄木锹，谁知做出来以后，全没个锹样，沉得竟需要双倍力气才能使动，但我还是勉强把我的种子播在了两块平地里了。这两块地是在我寓所附近找到的，我用一道坚固的篱笆把它们圈上，所用的木桩，则来自我以前截取过枝条的树林，因为我知道它们是即插即活的。一年之后，我就可以有一道由插条长成的活篱笆了，而且还不大需要修整。但这可不是一桩小事，费了我近三个月的工夫，因为这段时间大部分在雨季，我不便出门。

雨天我只能憋在家里，无法出门。每当这时，我就做一些室内的活儿，一边工作一边教我的鹦鹉说话，以聊作消遣。在我的调教下，它很快就明白了自己的名字，最后竟能脆脆地叫出一声

“波儿”来，这可是我到岛上听到别人说的第一句话。这当然不是我的正业，只是工作之余的一点调剂，因为我说过，我手边还有很多事情。很久以来，我一直在想方设法，制一些陶器出来，这东西我缺得要命，但却无从下手。可一想到这里的高温天气，我便肯定道，假如我能找到陶土，就一定可以做出一些盆盆罐罐来；然后放在太阳底下晒干，等到硬到可以拿手来提时，我就能用它们盛那些需要保存的干货了。即使到了以后装面粉，这东西也是不可或缺的，而眼下叫我操心的，也正是这事。于是，我打算做一些出来，而且越大越好，只要能像瓮一样，装进东西以后还能站稳就成了。

若把我造罐子的经过一一讲出来，读者定会觉得我既可怜又可笑。我用了各种方法，来抻那些胶泥，而抻出的罐子，又鬼模怪样；由于胶泥不够硬，受不起自身的重量，所以许多罐子七出八进，东凸西瘪的；由于阳光过烈，晒得过急，又有许多罐子爆裂开来；由于搬来搬去，许多罐子又碎作一团；而找寻胶泥、挖出来调好、再运回家里，其中的辛苦更是一言难尽。我足足卖了两个月的苦力，只造出了两只其丑无比的大家伙，只能称之为“瓮”。

可在太阳的焙晒下，这两口罐子变得又干又硬，我把它们轻轻提起来，放进专为它们编制的两只大筐里，免得它们碎了。罐子和筐之间还有一点间隙，我往里面塞满了麦秸和稻草，防止它们之间相互碰坏了。既然它们能干干爽爽地戳在地上，那么照我看，它们就可以盛我的干粮食，等粮食收好后用它们来盛一定不错。

造大罐的计划虽然没成功，但我却成功地造了一批小罐子，像什么小圆罐儿，平底盘，水罐，小瓦锅，以及另一些顺手做出来的小东西，在阳光的焙烤下，它们非常结实。

然而，所有这些陶器，都不能满足我的需要。我需要的是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只装流体的陶罐，并且经得起火烧，上面的陶器无一能做到这一点。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偶然生起一堆大火来烤肉，待烤完之后我熄火时，在火里发现了一块陶器上崩裂的碎片已经被火烧得坚硬如石，看到这种情况，我真是又惊又喜，心中说道：既然碎的能烧，整的自然也能烧了。

我开始琢磨着怎样掌握火候，以便烧出一些罐子来。可我对于陶工们烧的窑，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但我还是取过两三只小罐子和三口大瓦罐，把它们一只只擦起来，底下铺上一大堆炭火，四周摆上木柴，然后从四周和顶上添柴加薪，拼命烧将起来，直烧到那些陶罐透红为止。我发现它们一点都没有爆裂。看到它们透红以后，我又让它们在火里呆了五六个小时，而等拿出来之后才发现，有一只罐子虽然没有爆裂，却被烧化、或者说烧流了，因为混在陶土里的沙子在火中融掉了，再烧下去非成玻璃不可。于是我渐渐减弱了火头，直到罐子的红色开始退下来。我在火前守了一整夜，以免火头退得过猛，到了早晨，三只小瓦罐出炉了，还有两只烧得结结实实的陶罐子，很中我的心意，其中的一只，被流沙涂了一层釉子。

在这次试验之后，我需用的各色陶器便一应俱全了，这一点自不屑说，但说起它们的样子，却是不容我夸口，这是可以想见的，因为在制造它们时我真是智竭技穷，活像小孩儿捏泥饼，或是不会发面的女人做馅饼那样。

当我看到罐子能承得住火烧时，我心情的兴奋真是无可比拟。不等它们冷却下来，我便急不可待地抄起一只罐子又放到火上，里面灌上一些水，拿一块小羊肉，炖了一锅蛮不错的肉汤，只是还缺少一些必要的佐料，否则这汤会更合我心意的。

而后令我操心的，是造一只石臼，来捶捣一些粮食。因为凭我一双手，无论如何也不能得心应手地造出一只磨子来。可是我从来没做过石匠，又没有石匠的工具，所以做一只石臼真是难上

加难。我花了好多天时间，想找一块足够大的石头，以便适合于作石臼用，但一无所获；硬岩上倒能找着，却无从把它们挖割出来；而且岛上的岩石尽是由沙质的碎石凑成的不够坚硬，怕是承不起一只重锤的捶捣，在找石头找了好长时间而没有找到之后，我决定用木头试试；转而去寻找一大块硬木头，这我很容易就找着了。我搞了一块木头，大得我勉强能搬动，然后用大斧和手斧把外侧砍成圆状，又费了无数辛苦，用火在里面烫出一个洞来，就像巴西的印第安人造独木舟那样。做完之后，我用铁树造了一杆又大又沉的捣锤，造完之后，便归置起来，等待下季收获。因为我想，等再有了收成，就碾一些，或者说捣捶一些面粉来做面包吃。

而后的难题，是做一口筛子，以便来筛我的粗粉，除去里面的麸子和糠皮，少了这东西，我想是做不成面包的。可以想见，这是一件顶困难的事，因为做筛子所需的原料，我实在是找不到，也做不出，好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一无进展，也实在不知该怎么办，除了一些烂布头之外，织品还真的没有。我倒是有山羊毛，但我不知怎么去纺它们，这时，我忽然想到在我从船上抢救来的海员服装里，有几条加利克布领巾，和一些细平纹布。我取来了几块，做了三面小筛子，倒也蛮合用，后来这三面小筛子还用了几年。

下一步要考虑的，就是烤具了，以及我有了粮食之后，如何来烤面包。我缺的第一样东西是酵母，只是这东西根本无法得到，干脆就不用想了。而说到炉子，我却大为作难，不过最后还是这样试验了一把。我造了几只阔里陶器，直径约有两尺，而深却不过九英寸，依上次的办法，在火上烧过，然后放置一旁。当我要烤面包时，便生起一大炉火来，这口炉子，是用我烧制的方砖砌成的。

当木柴烧红之后，我把它拖进这个炉子上面，覆盖严实，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然后让它们在那里把炉子烤热，再拿出木柴，放上面包，上面扣一只陶罐，以便保持并增加里面的热度，陶罐的四周围上炭火，这样，我便烤出了自己的大麦面包，成色不下于世界上最好的炉子里烤出的那种，并且后来，我还成了一名颇为老道的糕饼师傅，因为我还给自己做了一些稻米饼，还有布丁，馅饼我倒是没做，因为除了鸟肉和羊肉，实在是没有能当馅的东西。

这些事情，占去了我在岛上第三年的大部时间，在这些工作的间歇，我又做了一次收耕工作。这一季的粮食我收割下来，尽量颗粒不漏地运回家里，然后把穗子先存放起来，待有了时间再搓出来，因为我没有打谷场，更没有打谷的器具。

我的积贮终于多了起来，看来，我真得需要造一些大点的粮囤了。我需要一个地方来盛粮食，因为我的收成真的不少。既然如此，我决定放开口吃，再说，我也想看看到底多少粮食才够我一年吃的。我还决定试试一年播一季粮食看看够不够。

粗略计算下来，一年有 40 蒲式耳的大麦和稻米，吃起来就绰绰有余了。于是我决定每年只种这个量，并且播种新收的一季粮食，希望这个量能供给我足够的面包吃。

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我还挂念着岛的另一侧。其实我并非不想去那里，因为我妄想看到大陆，并进入一个有人烟的地方，以便想办法往远处走，也许最终能找到脱身之策。

在这样想入非非的时候，我全没有考虑到身处其中的危险，万一落到野人手里怎么办，而这些家伙，该是比非洲的狮子老虎还要凶残的。一旦落入他们的魔爪，我很可能被他们吃掉。因为据说加勒比海岸的人都是些食人的生番。即使不被吃掉，难保不被他们杀死，因为许多欧洲人落入他们手里后，都是被这样处置的，即便这些欧洲人是 10 人或 20 人一伙也不济事，更何况我孤身一人，又几乎没有抵御的手段。所有这些，我当时就应该想到的，但后来才闯进我的脑子，可我只是一门心思想去那边的海

岸，一点也不害怕。现在，我很想念我的小厮舒尔，和那艘长艇，我曾乘坐它沿着非洲海岸航行了 1000 多里。但想也枉然。于是我想去看看我们那艘大船上的小艇，这艘小艇，就如我前面所说的，是我们当初遇难时被风暴一路打上岸来的。它几乎原地没动，只是稍稍移了一点。几乎被海浪和大风翻了个底朝天，搁浅在一个浅滩上，和以前不同的是附近没有水了。

假如有人帮我把它弄进水里，并且把它整修一番，那么这艘小艇会很中用的，然后就可以坐上它，轻而易举地返回巴西去。可我也该想到，让船底朝下，把它翻过来，对我来说，好比让我推动这座岛屿一样，这是我无能为力的。但我还是去了树林，砍了些树杆作杠杆和滚木，然后带到船边来，想尽量试一试，只要能使它翻身，则船上的破损就好修补，这样我就有一艘不错的小艇，下海也就不难了。

后来发现这桩苦活儿是徒劳无益，可我却没有少付出劳动，大概是花了两三周的工夫。最终我发现，凭我这几分气力，无论如何是移不动它的，我便一头去掏沙子，以便从底下掏空，让船体落下来，待它下落时来掉转方向。

可我做完这些之后，却根本启不动它，木杠也插不到底下去，更别说把它向前移下水了，于是我只好放弃了，不再指望小艇。然而尽管如此，涉险去大陆的念头却更加强烈，而非减弱了，虽然看起来是毫无办法。

后来我想，在一无工具二无帮手的情况下，可不可以像生活在这种气候里的土人那样，用一根大树干来造一只独木舟呢？这一点，我想不仅可能，而且很便当，一想到这个念头，我心中便喜滋滋的。因为我比黑人或印第安人有更多的方便条件，可我未曾想到，比起人家印第安人，我却有一层更大的不便，这就是造成之后，没有人帮我把它推下水，我这一层困难，比起人家因缺少工具而引起的麻烦更加困难。因为，假设我在树林里挑一根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木，煞费周折地砍下来，又假设我能用自己的工具，从外侧砍削成小艇的模样，然后从里面掏空或者烧空，这该是一艘小艇了吧，而如果造完之后，我只得留它在原处，无法推它下水，那么即使做成了又有什么用呢？

在我造这艘小艇时，可我却一门心思想着乘船下海的事，执意要坐它去航行，至于如何把它拖出陆地，一点儿也没放在心上。而就这件事情来说，驾着它在海里航行 45 里以上，也比让它在陆地上移动 45 里以下到水里，要容易千万倍。

于是，我就像一个昏头懵脑的家伙，一个傻瓜那样，开始造我的小舟了。我为自己的计划感到飘飘然，下水的难题，我并非全然没有料到，只是每当我想起这个问题时，自己就对自己说：先做好再说吧，到时候，总会有办法的。

这套路数，真称得上岂有此理，但当时我一心妄想，便没头没脑地干了起来。我伐倒一棵雪松，从树桩上伐下的底头，有六英尺粗细，在末端，也有四英尺七英寸的直径，再往上便稍细一些了，最后则分成了枝杈。伐倒这棵树，可是费了我不小的辛苦。我花了 20 天的时间来砍削它的根部。又花了两周以上的的时间，除尽了那些枝枝杈杈，并砍掉了它那巨大的树冠，这些砍砍劈劈的活儿，我是用我的斧和手斧来做的，所花的力气，真是无法用言语表达。此后，我又耗去一个月的工夫，砍出一艘船的模样，照比例刨出船的壁面，并使船底稍具规模，以便让它像船那样能立起来浮在水里。而为了造出一艘真正的小舟，我又花了将近三个多月的工夫，来清除里面，将它掏空。干这活儿时我并没有用火来烧，只是用一把凿子和一根槌子，再加上无尽的辛苦。最后我终于把它制成了一只漂亮的独木舟，大得足以装下 26 个人，自然也足以装下我本人以及我的所有货物。

在做完这些工作以后，我心里痛快极了。这艘小舟，比我平生所见过的任何一艘独木舟都要大上许多。它费了我很多辛苦，

不用再说，而今剩下的活儿，就是推它下水了。假如能把它搞下水，我无疑会开始那场人世间最没有希望的航行，那场无比疯狂的航行。

虽然我用尽心机，却未能使它下水，但这仍然费了我不少辛苦。首先碰到的麻烦，是由此去小河要翻越过一个小山包，为了清除这个障碍，我决心挖地，以便形成一道下斜坡。于是我就动手了，这活儿真是无比艰辛，但获救摆在眼前，谁还去叹苦叹累呢？可是这工作完成以后，困难算是克服了，但随即又是一个更大的难题，正如我当初启不动那艘小艇一样，我弄不动这只独木舟。

眼见我无法把独木舟弄到下面的水里，我只好想其它办法，最后决定，开一条船坞或运河，以便把水引上独木舟这里来。这样我就着手了，我先计算了一番要挖的深度、宽度以及需要扔出多少土方来，结果我发现，靠我仅有的一双手，开成这条运河得要10到20年的时间。最后，虽然我很不甘心，我只得把这个尝试也放弃了。

我为此明白了，如果不计代价、不自量力，就贸然行动，可算得上愚蠢，但我醒悟得太晚了。

在这一周里，我度完了我上岛以来的第四个年头，像以往那样，我满腔虔诚地守了这一次周年纪念，只是我的欣慰之情却甚于以往。因为靠了勤读并奉行上帝的圣训，靠了神恩之助，对于世间的万事万物，也有了不同的看法，我的见识已大不同于从前。在我现在看来，人世间已是遥远之物，与我了无关涉，我对它已是断了欲望，绝了念想。总之，我和它无关，日后也未必有关，所以，它在我眼里，已经无关紧要了。

首先，在这里，我已经远离了人间的种种罪恶，没有人生的虚荣，没有肉欲，没有目欲。我一无所求，同样也正因如此，我应有尽有。在这片领地上，我是主人，我没有冤家，没有对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没有人争我夺的主权或君权。我大可以生产一整船粮食，可我用不着，所以我只种够我眼下吃的。我有足够的海龟，随便捉一只来，就够我受用。我的木料足以造一支船队，我还有足够的葡萄酒，或者晒成葡萄干来装满货船。

但是，对我有用的东西，才算有价值。我吃的足够，用的不缺，其余的东西，又于我有何用呢？假如我猎来的兽肉吃不完，就得让狗或害虫吃掉；假如我播种的粮食过量，肯定就得糟蹋浪费；我砍倒的树，正躺在地上烂掉，除了作柴火，我别无他用，除了用它们煮饭，我没有别的用场。

总之，天理还有我本人的经验都使我懂得了一些道理，即人间的所有好东西，假如对我们无用，则算不得好；纵使我们家财万贯，可我们能享用的，也不过是对我们有用的那点，绝不要去贪心。世间最贪心的守财奴，假如沦到我这份地步，则他的贪病也会治好的。因为我拥有的东西太多，简直不知该怎么打发才好，我完全没有了贪欲。我前面曾约略提过，我有一包钱，金的银的全有，约值36个金镑，可是，让这堆无用粪土堆在那里吧，我根本用不着它们，甚至我还想过，我愿意用这把钱，去换一打烟管，或者一只磨面的手磨，甚至愿意用所有这堆钱，从英格兰换回一包不值几文的萝卜和胡萝卜种子，一把菜豆，一把豌豆，或一瓶墨水。这些钱对我已经没有一点益处，或用处，让它们呆在那只抽屉里，在雨季洞内的潮气中发霉去吧。我就是有满满一抽屉的钻石，也是终归无用，它们对我来说，是一钱不值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用不着它们。

我现在把自己的生活，与以往相比，搞得比当初舒适多了，也更加身心安适。我屡屡怀着感恩之情，对神的双手一腔敬拜，坐在我的饭桌旁边，因为他在荒野中为我摆下了宴席。我懂得了多看自己生活中光明的一面，而少计较它的阴暗面；少想自己的不足，多想一想已经享有的；这种念头带给我心中的欣慰感，有

时真是难以道给他人；我在此提到这点，是想让那些不能安然享用上帝所给之一切的人，能够醒悟这个道理，因为他们巴望并贪求着上帝所不曾给予他们的东西。他们之所以心怀悻悻，我认为就是因为我们对已有东西，缺少感戴之心。

拿我现在的生活条件，与我当初设想的相比较，或者，假如没有老天对我的恩惠，使那艘船奇迹般地飘近海岸，而我不仅无法靠近它，更无法从船上取来那一切，以保全性命并活得舒适。没有这些东西，没有武器防身，没有工具干活，没有弹药去获取口粮。假如这样，那我的情况又将如何？所以，和现在的情况相比较，优劣自明了。

假如我从船上一无所获，那我怎么办？假如我没有弄到这么多食品，而只有那些很晚之后才找到的鱼鳖，我肯定早就饿死了；即使没有饿死，那也一定活得像个野人。即使能用计杀死一头山羊或者一只鸟，我也没有办法去剥皮开肚，或者把肉切成块，把皮或者内脏与肉剥离开来；而只能像野兽一样口齿并用，撕着吃了。

想到这些，我深深体味到了上帝的大恩大德，并为眼下的处境而感激涕零，虽然一时还免不了辛苦和不幸。有些人在苦难之中，动辄高叫“还有比我更苦的吗？”这些人，如果看到我的处境，他们应该想到，有些人的处境比他们更糟，当然，上天还可以使他们的情况更糟。

还有一套想法，也有助于我用希望来抚慰自己的心灵，这就是把我如今的景况，与我应当受的报应相比较，这样，就知道该从上帝的手里做何指望了。我过去丑恶的生活，不畏神，不知有神。我不听父母忠告，他们竭力给我灌输敬神之心，要我懂得自己的义务，我生而为本义和目的。可是，年纪轻轻便堕入了海员生涯，这是所有的生路中最不懂敬神畏神的，尽管神威常常摆在他们眼前。我少小堕入了海员生涯，落入一帮浮浪的海员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间，我抱有的那一丁点宗教感，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那时全不清楚自己是什么东西，根本不知好歹，或者要成为什么货色，所以，当我被那位葡萄牙船长救起时，当我在巴西安身立命时，当我从英格兰得到那些货物时，我居然连声感谢的话，也没有对上帝说过，嘴里没说，心里也没想。即使是遭逢大难的时候，我也无心向他祈祷，更没有说过“上帝保佑我”之类的话，甚至还常赌咒和亵渎他。

正如我上面说过的，许多个月以来，一想到我的劣迹和我过去顽梗生活，我便瑟瑟发抖。而当我看看身边，想到我上岛以来的独得天赐，想到上帝待我如此不薄，对我邪恶的惩罚，而对我的供养却如此丰厚，我便满怀希望地认为：上帝已经接受了我的忏悔，而且，我相信以后会更给我恩典的。

想到这些，我的精神便振作起来，不但安心于上帝对我眼下处境的安排，甚至对这处境，还诚心诚意地感激起来。我既然还活着，能看到自己的罪孽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那就不该抱怨什么；我在此享有这么多恩典，这是我不配的。对于自己的处境，应该感激才是，我不当苦恼，应该为每日的面包而感激上帝，因为和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没什么区别。我应该想到我是被一场奇迹养活的，不，我简直是被一长串的奇迹养活着，在世界上所有荒无人烟的地区中，我再也举不出比我落身的岛屿更有利的了。在这里，无人交往虽然很苦恼，但另一方面，我也没有发现凶蛮的野兽，也没有能把我杀死吃掉的野人。

总之，我的生活从一方面看，诚然是充满了苦难，而从另一方面看，却也充满了恩典。在对事物的看法有了这样的改观之后，我就走开去，不再闷闷不乐了。

我在岛上已经住得太久，所以当初运上岸来自救的货物，不是用完了，就是所剩无几。

正如前面说的，我没有墨水，已经用得差不多了。但我还余

有一个底子，于是不断地掺水，最后淡得几乎白纸上不见黑字，而只要有墨水，我总要记下每月之中发生大事的日子，当我回过头去阅读我日记的时候，我发现，我福祸临身的那些日期，竟有着奇怪的巧合。假如我是个迷信人，把日期看得关乎祸福，这事便真值得研究。

我先是注意到，我从亲友们身边逃离，赶去赫尔下海的那天，正是后来我被萨利人俘获为奴的日子。

我从雅茅斯的船难中逃身的那天，正是日后我从萨利人手里逃走的日子。

我出生的那天是9月30日，26年之后，我在同一个日期里被抛上这个小岛，这一天开始了我罪恶的生活，也开始了我孤寂的生活。

墨水用完之后，紧接着我的面包也吃完了，我所指的面包是沉船上留下的那些饼干。这点口粮，我真是节俭到家了，足足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每天只给自己吃一块儿，在得到我自己的粮食之前，我仍有近一年的时间没有面包吃，这点口粮虽少，但我仍得感激上帝，我能得到它，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已经是奇迹了。

我的衣服破烂不堪了。提起内衣，我已经好久没有了，几件格子衬衫，这是我在其他海员的箱子里发现的，我仔细保存了起来，因为在许多时间里，除了衬衫，别的衣服都不能穿。从船上的男式服装里，我找见了将近三打的衬衣，这对我真是大有帮助。我还找见了几件海员们守夜穿的厚外套，可我扔在了那里，因为这里酷热难当。虽然这里天气酷热，本无须穿什么衣服，可我还是不能赤身外出。我就是想这样也不成，更何况我想都不敢想，虽然此地只有我一人。

我之所以无法赤身外出，是因为我受不住太阳的酷晒，在这种情况下，赤身是不比穿衣服的；我多次被晒伤，而如果有衬衣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身，则空气的流动，会吹拂到衬衣下面来，比不穿衬衣要凉爽许多。甚至我都不敢不戴帽子，在这种地方，太阳暴晒得厉害，假如我不戴帽子，阳光登时会击疼我的头，让我受不住，而如果我戴上帽子，则强光就被挡回去了。

看到这些情况，我便开始整理那几块我称之为布的烂布条子。我的背心也穿完了，于是我眼下的活儿，就是看能否用我身边的那些守夜穿的外套，还有另一些材料，来制几件衬衣，于是我就干起了裁缝活。这么说可有点抬举自己，因为我做的活糟透了。不过，我还是凑合着缝了两三件新背心，我希望可为我对付一阵子，至于短裤，我后来才缝成，而且更是没个样子。

我上面说过，我杀死的动物统统留下了毛皮。我是指那些四足的动物，我用棍子把它们撑开，晒在阳光里，其中一些晒得又干又硬，根本没什么用处，另一些则显得很有用。我首先是用它们造了一顶大帽子戴在头上，毛翻在外面，以便挡雨，这顶帽子我做得蛮好，后来，我拿兽皮给自己做了一整套服装，即一件背心，一件开膝短裤，都做得松松垮垮的，因为我只需它们挡热，不需要它们御寒。我不得不承认，这套行头实在是缝得糟糕透顶，不过对付一下总还可以，所以当我出门赶上下雨时，由于帽子和背心的毛皮是翻在外面的，我身子总是干干的。

此后，我又费了无数辛苦，花了好多时间，给自己造了一把伞。我很想有一把伞，确实很需要一把伞，我在巴西曾见过造伞的，由于那里气候炎热，这东西很用的着。而我这里则和那里一样热，而且更靠近赤道，所以甚至更热一些。另外，因为这里经常下雨，所以防雨遮阳最用得着它。为了制这把伞，我真是费尽了辛苦；我花了很多天时间，才搞出一杆勉强能撑开的东西，不过，最后的伞总算是差强人意了。主要的困难，我发现还是怎么让它收起来。我可以将它撑开，可如果我收不下来，携带起来还是不方便，这显然不成。但正如我上面说的，我到底还是造了一

把合用的伞，上面罩上毛皮，兽毛朝上，既能挡雨，也能遮阳了，即使在最热的天里我也敢出门，而且比天气凉爽时还要方便，当我不用时，便把它收起来夹在腋下，十分方便。

就这样，我心里安恬，现在已生活得非常舒服。因为我顺从天意，一切都任由他来安排。比起出入于人群，我的生活更加美满，因为每当我遗憾于无人和自己说话时，我便扪心自问道：和自己的心交谈，并且大声与上帝交谈，比起与人间的世人，不是更好吗？

此后的五年间，我生活里并无大事可记，我生活一如从前。每年都辛苦种下我的大麦和稻米，晾晒葡萄干，再多加储藏，以备来年食用。此外，这五年中，我做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为自己造一只独木舟，最后还造成了。我挖了一道六英尺宽、四英尺深的运河，约有半里长，通到它那里，然后驾它进了那条小河。这一次，虽然我没有找到合适的木料，而且如我上面说的，少了半英里，水是引不到停船的地方的，但我一见这事最终可行，便咬住不放。造这只独木舟虽是费了我两年的工夫，但只要能乘船下海，再苦再累我也不怕。

不过，这只小小的独木舟，虽是造成了，而大小却不像第一只那样，能应付我心里的计划。我所说的计划，是涉险去那块陆地，它离我这儿有 40 多英里。由于船太小我只好不再去想它，打消这个念头，但既然我有了一只小船，则我的下一步计划，就是绕岛航行一周。前面说过，我曾经横穿过小岛，去过岛的另一侧。现在我有了船，便一心想着去绕岛航行了。

为了这个目的，我为自己的小船装了一根小小的中桅，又从我那大量的杂货库，取出几片当年从大船上搞到帆布，为它配上了一片船帆。

船帆和中桅装好之后，我试了试船，感觉很好。而后我又造了几只小柜子，或称之为盒子，安放在船尾，用来存放口粮、必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需品以及弹药，以免被水打湿。在船里面，我挖了一条长长的凹槽，用来安放我的枪支，又用兽皮做了一顶篷盖，从上面翻下来把它盖住，以保持干燥。在船的尾部，我装了一只木座，把我的伞插下，算是挡热的凉棚。而后，我不时在海里小航一番，但从不走远，也从不远离那条小河。但我终于按捺不住了，想出航看看我这小王国的四境。为此，我在船上装足了粮食，放进了两打大麦面包，一罐子我常吃的炒稻米，一小瓶拉姆酒，半只山羊，用来猎羊的弹药，以及两件宽大的守夜服，是想一件垫在身下，一件在晚上盖在身上。

在我被困孤岛的第六年，11月6日这一天，我踏上了这次航程，我发现它比我预期的要长，因为这座岛屿虽然不大，可当我来到岛的东侧，却发现有一块巨大的岩礁，朝海中伸出了两海里多，一部分则浮出水面，一部分沉在海里。在远处，还有一片沙滩，为绕过这片海角，我不得不在海里兜一个大圈子。

一开始，我简直想撒下这次航行，打道回府去，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得在海里转悠多远。更讨厌的是，我担心过去之后回不来。于是我把锚抛下，说明一下，这只锚，是用从大船上取下的一根破铁钩改做成的。

在停稳小船之后，我扛上自己的枪去了岸上，并登上了一座小山，于是决定冒险前行。

我从脚下的小山眺望着大海，看到一股强急的海流，朝正东流去。又细细端详了一番，因为我知道那里是有危险的，假如我冒失地把船开进这里，凭它的冲力，我会荡向大海深处的，再也回不了岛了；假如我不是先登上这座小山，则险象定将成真的。在岛的另一边也有一股同样的海流，只是离岸边稍远一些；我又在海岸下面，看到一道强急的漩流，所以，一出那道海流，我就得落入这漩涡，此外别无他路。

我在这儿停留了两天，因为从东南偏东的方向有一道急风吹

来，与我刚刚提及的海流方向正相反，所以海角那里惊涛拍岸；假如我远离海岸，又有那股海流与我为难，假如我靠岸太近，则有拍岸的惊涛作怪，所以是左右不安全。

晚上，风小了下来，所以第三天早晨，海上风平浪静，我又冒险前行了。但我又一次成了那些鲁莽而愚蠢的航海者的前车之鉴。因为我刚一来到海角，距岸不过一船的远近，便发现自己跌进了一汪深水里，和一股像是从磨房的水闸里泄出的水流中。我的小船被猛地荡出很远，不管我怎么搞，也无法把小船靠在海流的边上。眼见自己离开了我左手那股漩涡，被冲得越来越远。这时也没有救命的风吹来，我只能挥桨摆橹，但也于事无补，这时我选择了放弃，因为我看到岛两侧都有海流，则不出几海里，它们定然要再会合的，那时我可就小命休矣。既然我看到这无可避免，那么我眼前就只有死路一条。在岸上时，我倒是找见了一只海龟，大得我刚能提动，我把它抛上了船，还有一大罐淡水，装在我自制的一只陶罐里。可是假如我被冲出 1000 海里，四周一片汪洋，没有海岸，没有岛屿，没有大陆。那么这点可怜巴巴的东西，又于事何补呢。

我现在明白，一个人，即使是困苦到了极点，可假如老天还想继续进行对你惩罚，那也是易如反掌的。现在，我回头望着我那孤孤寂寂的小岛，觉得那真是一块人间的乐土，我心里向望的最大幸福，就是再回到那里。我这苦命的人呀，这是要去哪儿呀。接着，痛责自己不能安分于那孤寂的生活。我痛责我那忘恩负义的脾气。而现在，为了能再回到那小岛，我愿意交出一切。事情总是这样，我们不吃尽苦头，就永远不知珍惜已有的，看不出原先生活的甜处，总是这山看着那山高。而如今，我漂离开我那可爱的小岛，有两海里多，落入了汪洋大海，想再回到小岛，已是全然无望了，看到这些，我内心的惶恐，真是难以想象。但我还是拼命摇桨，直累得我筋疲力尽。到了正午时分，太阳滑过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子午圈，我感到有一阵微风，从东南偏南的方向吹到我脸上。我心中开始轻快起来了，而大约半个小时过后，它竟演为一场小而轻柔的急风了。这时，我离开海岸已经很远很远了，假如乌云雾气也上来插一手，那我也会完蛋的。因为我的船上没有罗盘，假如看不到小岛，则我就无从让船驶向它。幸亏天气还比较晴朗，所以我又一次竖起桅杆，张开船帆，并尽量朝向正北，以便越过这道海流。

在我竖起桅杆和船帆之后，船就开始斜漂过去，从水色的不断变澄清可以发现海水的流向发生了变化了。因为在海流强急的地方，水是浑浊的。而当我看到水色变清之后，我发现海流杀减下来，并在正东方大约半英里的地方，我看到一股巨浪扑上一些岩石。这些岩石则又把海流一分为二，其主流远远地流向正南，另一支海流被岩石折回，形成一股强大的漩流，又湍急地回流向西北方。

只有那些上了绞架却突然被赦的人，才能体会我当下的惊喜之情，也能体会我是何等快乐地把小舟开进漩流里，又何等快乐地临风张帆，踩着急流怒浪，顺着一路好风，乐颠颠地驶向前方的。

在我回岛的路上，这股漩流一直把我送出了将近一海里，只是距当初把我冲走的那股海流，大约向北偏了两海里多。所以我临近小时，我发现横在面前的，是岛的北岸，也就是说和我出发的地方刚好相对。

借助于这海流或漩流的推力，我前行了大约一海里多的路程，然后推力逐渐减小。然而，在这两股巨大的海流中间（一股位于南侧，即当初把我卷走的那支，一股位于北侧，距第一支约有一海里），而且在靠近小岛的地方，我发现了一片不大流动的静水，借着风力，我便继续朝小岛一头驶去，只是没有像上次那样毛手毛脚了。

下午四点钟，我驶进了距小岛不足一海里的水面，这时我看到了那片肇事的海角，像我前面说的，海角向南伸出去，挡住了海流，使它向更南的方向流去，这样，使北侧造成了一股洄流，这股洄流很强，几乎是流向正北的，但并没有直冲我的航道（我的航道是在正西方），我趁着一路急风，从西北斜刺过来，穿过了这股洄流，大约一个小时后，我行进距岸不足一英里的海面上，这里水面平滑，很快我便上岸。

一上岸我就立刻跪倒在地，感谢上帝的救命之恩，并决心不再有乘船逃离的念头。待我拿身边的食品填饱肚子之后，我把船拖近岸来，停泊在我从树下找见的一片小湾里，由于一路上的艰辛，我早已经筋疲力尽，所以便倒头睡下了。

我现在不知道该拣哪条路乘船回家去，我历经风险，很清楚顺来路回家的下场，而岛的另一侧怎样，尽管我还一无所知，我也无心再去涉险了。于是到早晨，我决定沿着海岸朝西行，看能否找到一条小河，去那里把我小船扎靠安稳，以便需要用时能方便地取用。我沿着海岸行走了大约三英里，便来到一片湾口约有一英里的小湾前，愈里愈窄，最后便通上一道小河，这样，我的小船就有了一个便利的港口，它泊在那，我感到很放心，活像是泊在单为它修造的船坞里面。在这儿我收下帆来，把船停牢靠，便走上岸去，看看自己这是到了哪里。

不久我就发现，走一小段路就可到我上次徒步去过的海岸。于是，我从船上取下我的枪，还有那把大伞（因为天气酷热），别的则原封未动，就这样上了路。有了那样一番航行，陆路在我眼里真是出奇地舒服，傍晚时分，我便来到了自己的旧茅舍，我发现这里一切照旧，和我离开时一样，因为，既然我把这当作我的乡下别墅，我总是把一切归置得井井有条。

我越过篱笆墙，躺在树荫下，先歇一歇手脚，由于困乏，竟睡了过去。睡眠中，仿佛有人在呼唤我的名字：“罗滨，罗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罗滨·克鲁索，可怜的罗滨·克鲁索，你在哪儿？罗滨·克鲁索你去哪儿了？你在哪儿？”我猛地一下被惊醒了。

由于半日的摇船摆撻，半日的徒步跋涉，我困乏不堪，睡得竟像死人一样，所以起初并未全醒过来，而是颠倒于醒睡之间，还以为是谁在梦中对我说话呢，先是吓得一愣，慌作一团地爬起身来。但我刚睁开眼睛，就看到我的鹦鹉站在我头上的篱笆墙上。我立刻明白，刚才是它在喊我，因为它那一口英国口音的话，正是从我嘴里学来的，它学得很不错，所以常立在我的手指上，把嘴靠近我的耳朵，一声声地高叫着“可怜的罗滨·克鲁索，你这是在哪儿？你去哪儿了？你怎么来这儿的？”，以及诸如此类的学舌之语。

可是，尽管我知道这是那只鹦鹉，而非什么别人，但我一时间还是定不下魂儿来。我奇怪它怎么会老守在这里，这家伙是怎么来这儿的。不过，见是我忠实的鹦鹉而非别人，我心里还是喜滋滋的，于是我朝它走过去，并且摊开我的手来，叫着它的名字，这个能说会道的小家伙飞向我，立在我的大拇指上，还一个劲儿地对我说，可怜的罗滨·克鲁索，你怎么来这儿的？你去哪儿了？好像是很高兴又见到似的。于是我带着它进家了。

在海上东游西荡了一程，我着实有点乏味，也厌烦做事，所以干坐了好多天，回顾我所经过的危险。我清楚，绝不能像上次那样冒险了，一想起那事，我的心就发紧，浑身冰凉，至于岛另一侧，我则一无所知，假如像在东侧一样，海浪发疯似地拍打着海岸，那我又将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会像上次一样，被卷入海流，漂离海岛的。想到这里，我只能死了心，不要我的小船了，虽然为了造它，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而为了使它下水，我花的辛苦更无可计量。我这样，呆了近一年，过着一种恬静的隐居生活，我心里很安于现状，一切顺遂老天的安排，倒也舒舒坦坦，除了没人交往，我真还觉得一切顺利。

这段时间，我常耍些手艺，出于情势所逼，而一旦出手，莫不见老到气象，以我这缺锛少凿的，居然如此，那么借我以机会，我最自信的只有木匠一门，定能称得上把式。

说起编筐织篓，我的手艺也颇有长进，我编了许多必要的筐子，尽管不是很美观，盛东西运东西倒也方便。比如，假设我在外面杀死一头山羊，我就把它挂在树上，剥下皮来，开肠破肚，洗洗干净，再把它大卸八块，装进筐里运回家里；逮到海龟，也是依法炮制，破开龟肚，把蛋取出来，然后割下一两条龟肉，看到够吃够用之后，便扔进筐里带回家来，余下的则抛在后面。盛运粮食的容器则是几只大篓子，我常常趁干把粮食搓出来，再加以晾晒，然后装进篓子里。

我现在发现，火药逐渐减少，假如用完后，我是无法补充的。我真得想一想没了火药我可怎么办了，就是说，无法捕杀山羊了。我曾经说过，在我上岛后的第三年里，我养了一头小羊，并把它养驯了，但一直没有逮到公羊，种种计策都不成功，最后，小羊成了老羊，我不忍心杀死它，只好由着它寿终正寝了。

我来岛上已经七年了，照我上面说的，火药已是所余不多，于是我定下计策，想设陷坑或网抓获几头山羊，看能否活捉它们，我最想要的是一头怀孕的母羊。

为此，我造了一只网用来捕羊，我相信肯定有羊入网里，但因没有金属线，捕器不好，所以我屡屡看到网破饵空。

最后，我决定用陷阱试试。于是我在羊常来吃草的地方，挖了几眼大坑，坑上铺了层薄木条再盖上一层草，然后放上大麦和稻穗。从上面的肢印来看，不难看出它们来过，并吃光了那些粮食。后来，在一天晚间我装上了三只机关，而第二天一早，我发现机关未动，饵却被吃光了，这使我大伤脑筋。但我还是把机关改进了一下，又一天早晨我去查看，发现有头硕大的公羊落入了一口陷阱，另一只陷阱里，则有三只小羊，而且是一公两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头老羊让我大费踌躇，因为它一副凶样，我又不敢去陷阱里捉它，就是说，无法把它捉回家来，我倒可以杀掉它，但不合我的本意。于是我把它放出来，它像是吓丢了魂儿一样，撒腿跑开了，它刚跑我就后悔了，我当时却没有想到，就是一头狮子，假如被饿上一程，也会乖顺的，如果让老羊在陷阱里呆上三四天，不给它吃的，然后稍稍给它点水喝，再喂它点粮食，则它会老实得像一头羊羔子。因为，假如调训得法，羊这东西是很容易变得服服帖帖。

可在当时，我却省不过这理儿来，只好眼睁睁地放它走了。随后，我去了三只小羊那里，一只只地把它们捉住，用绳子拴在一起，拉着扯着回家了。

在好一段时间里，它们什么也不吃，于是我扔过一把甜甜的粮食，权作利诱，它们就开始服帖起来。这时我才看出，假设在弹药用尽之后，我还想有羊肉吃的话，那唯一的办法，就是驯养几只山羊，到时候在我房子四周就有自己的羊群了。

这时我忽然想到，我得把驯羊和野羊隔离开来，以免它们长大后也跑野了。而唯一的办法，就是圈一块地起来，再围上一圈外面闯不进来里面也冲不出去的篱笆。

凭我一双手，这可不是易事，但为了生活，我只得先去找一片合适的地，须得有草吃，有水喝，以及遮光避日的阴凉。

我选中了一块开阔平坦的草地，或如西部殖民地的人们所说，一块“萨凡纳”，上面有两三道清冽的小溪，行到尽头，则是一片葱葱郁郁的树林。说起篱笆的长度，我还算不上卖傻，因为，就算十英里，我的时间也绰绰有余。可我没想到，把羊放进这么一大片地里，那和放在整个岛上有什么两样，在这么大的地方捉羊估计很难。

我的篱笆进行了大约 15 码之后，我才想到这层利害，于是我暂停下来，决定先圈起一片 100 英尺宽、150 英尺长的地来，

这一片地，能容下不少的羊，大可对付一程的，待以后羊多了，再扩充我的围栏。

我花去约三个月工夫，插下了第一片篱笆，待插好后，拣了块水草丰美的地面，把三头羊崽子拴上，并让它们习惯于在我身边吃草，以便跟我混熟一些，我还常给它们带去一把稻子，几穗大麦，并伸出手来喂它们吃，所以等围栏修成后我便松开它们时，它们便跟着我，左右不离，还咩咩叫着想讨一把粮食吃。

这下我算遂了心愿，大约一年半之后，我连大带小，有了一支12头的羊群。而不过两年有余，羊的数量立刻就增加到45头，还不算我拉去吃肉的几只。此后，我又圈了五片地来养羊，每块地都有一道小栅栏，当我想捉羊时，便把它们赶进去，这样我就可以很容易地捉到它们。

但好事总是成双，我现在不仅想吃肉便有肉，还有羊奶喝呢！这真是我没有料到的，所以一想到这层，我真是又惊又喜。于是我搭起自己的奶棚，有时一天能挤下一二加仑的羊奶。我平生虽未挤过牛奶羊奶，也没见黄油或奶酪的制法，但我不吝失败，勤加尝试，居然也无师自通，顺顺当当地制成了奶油和奶酪，日后自然是吃来不愁了。

即便在绝境之下，造物主也是慈悲为怀对待他的造物。在一片荒野之中，他为我布下了宴席，而在当初，我在这里却只见到了死亡。

看到我和我那小小的家庭坐在餐桌旁，即使不苟言笑的人，也会欣然一笑，本岛的领主和君王，我的臣民中绝没有犯上作乱者。

单看我的用餐，就是一副王家气派了，我一个人雄踞御座，一旁伺候的，是我的仆人波儿，它是我的宠臣，能够跟我说话的，只有它一人；我的狗已经年迈体弱，膝下无子，常坐在我的右首，那两只猫，则侧席于餐桌两旁，眼巴巴地看着我，指望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能给它们一些吃的，权作是皇恩浩荡。

但这两头猫，并非当初我带上岸来的那两只，因为那两只都死了，我亲手在住所附近掩埋了它们。但其中一只，不知和什么动物交尾，产下了一堆猫崽子，我拎出两只来，养驯了它们，其余的跑进了林子，则成了野猫，后来却对我为害非轻；因为它们常闯进我的屋子，并且搞得一蹋糊涂，后来，我只好拿枪杀死了许多，最后它们离开了我，我的日子也丰衣足食起来，除了缺少交往，我真说不上还有什么不足。

正如我上面说的，想用用自己的小船，我有些捺不住性子，尽管我懒得再去冒险，所以，我挖空心思，想把它弄到岛这边，而忽然又有念头，让我去死心蹋地，不想要它了。但我总是蠢蠢欲动，想去那片海角，在上次的漫游中，我曾在那里登上一座小山，查看海流的走势和海岸分布。这次去那里，或许能找到办法。我这种想法一天比一天强，最后，我决定沿着海岸经由陆路去那里，于是我上路了。假如我这副打扮的人出现在英国，则人们不是吓得没魂，就要笑得断气。我屡屡停下来打量一下自己，而且，一想到我要是穿戴这么身行头走到英国的任何一个角落，自己也禁不住哑然失笑。

我的头上，是一顶形状奇怪的高帽子，羊皮做的，帽后拖着一条舌头，既为了遮阳，也为了防止雨水灌进我的脖子，在这种气候里，假如雨水沾湿贴衣的皮肉，那是有害身体的。我衬衣拖至大腿，上身穿一件羊皮甲克，一条老羊皮做的短裤套在下身，长长的羊毛翻垂在外，直盖到我的小腿，活像小丑的裤子。我没有鞋袜，自己造了一双，像高筒靴那样直拢上我的小腿，两边用绳子系成绑腿的模样，我那全副行头，真是活脱脱一副蛮相。

我腰扎一条干羊皮做的皮带，由于没有带扣，所以用两条皮绳系在一起，在皮带两侧，各有一个形若挂剑圈的环子，只是没挂刀剑，而是一边挂手斧，一边挂短锯。另一条略窄些的皮带，

也以同样的方式扎牢，从我的肩头斜垮下来，在皮带的末端，即我的左臂下面，挂着两只小羊皮口袋，一只装火药，另一只则是枪弹。我背上背着一个篓子，肩上扛着我的枪，一把巨大的羊皮伞撑在头上，这把伞虽然很笨重，但就它的作用而言却不亚于我的枪。至于我的脸色，则不同于久居赤道附近、且又不事修饰的人那样，像是黑人白人的混血儿。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留过胡子，足有四分之一码长，但我既然有足量的剪刀和剃刀，就把它剪短了，只有上髭被我修成一把穆斯林式的大胡子，就像土耳其人，因为土耳其都是这样留的，摩尔人并不蓄这样的胡子。这把胡子的长度，要说能挂上帽子，未免是言过其实，可就密度与长度而言，足以吓一两个英国人。

但所有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反正不会有人看见我，所以我的嘴脸如何，是于人无伤的，先不说这一些。单说我带着这么一脸尊容，重新踏上了旅途，我先是沿着海岸，径直去了我上次的停船地，然后上了岩石，由于不必留心船只，所以我抄道登上了那座高岗，我上一次曾在这里眺望那片海角，而也正是这片朝外伸出的海角，曾迫使我在海上背道而行，但这一次我却惊喜地看到，无浪无波，也没有海流，海面光滑如镜，甚至比别处还要平静。我对此感到十分茫然，所以想留心观察一段时间，看是否是落潮所致。但很快我就弄清了这其中的秘密，一定是岸上某条大河里泄下的流水交汇和西来的落潮，才形成了这道海流。而这股海流距岸的远近，却要看是北风猛一些，还是西风猛一些。傍晚，又上了这岩石，这一次我又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那股海流，距岸几乎有半海里，而上一次它却紧贴岸边，故而把我的独木舟和我一起冲走了。但换了其他时间，则不会有这种险情。

我由此确信，只要留心潮起潮落，则把我的船划回岛的那边，就不是什么难事。然而，一想到把这计划付诸实施，上次的险情便涌上心头，不由吓得我一身冷汗，不敢去再想。我只好另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做一计划，反其道而行之，执行起来，固然要多些辛苦，但也更牢靠。我打算再在这边造一只独木舟，这样，我就在岛的两侧各有一只了。

而今在这个岛上，我真可算得上拥有两处田庄了：一处是我那顶帐篷和那小小的堡垒，在山岩下面，由一道围墙护着，身后还附有一个洞穴，已被我扩充为几个隔间或小洞，一个套着一个。其中最大、最干燥的，有一扇房门直通我的围墙内。就是说，这门开在了山岩和围墙的接合处，这个隔间里放满了我上面提及的大陶罐，还有十四五只大篓子，每只篓子有五六蒲耳式的容积，我的粮食，就放在了里面，有些是从麦秸稻杆上割下的粮穗，另一些则被我搓成了粒子。

如我上面所说，我的围墙是由长长的木桩插成的，这些木桩插下之后，像树一样生长起来如今长得像小树林一样，从外面看不出有人住过的痕迹。

在我的寓所附近，朝小岛深处走几步，在一片洼地上，是我的两块庄稼地。我及时地在这两块地上耕种，所以每到收获季节，便有粮食打下来。如果需要多打一些，近旁还有合适的地可以增加。

除此之外，我在乡下还有一座庄子，如今也算得上不错吧。首先，那里有一座我所称的草堂，这草堂，我不断地加以修理，我首先是用一道篱笆把它围上，而后又总使它保持一定的高度，我的梯子则往往放在墙里面。我当初所种的，不过是一些木桩，由于我不时加以修剪，如今他们已经结实高大，绿树成荫了，结果倒也如我所愿。在这里面，则有我那常设不收的帐篷，是用一片帆布架在几个木桩上搭成的，是不需要维修或重搭的。帐篷里我造了一只沙发或躺椅，是用自己猎杀来的野兽的兽皮，和另一些材料，我身上盖的，则是一条船上守夜用的大衣。所以，一旦我离开自己的老巢，我就来这里，过一段时间的甜美的乡村生活。

与此相接，是我的养羊场。为了把这片地圈上，并围起篱笆，我真是煞费了苦心，而为了让它保持完好，免得山羊闯出来，我又是费尽了辛苦，我花了无数工夫，在篱笆外侧插满小小的木桩，一根接着一根，直插得密不透风，连一根手指都插不进去，结果都不像篱笆了，倒像是一道墙，待到来年的雨季，这些木桩简直长成了一堵坚固的墙，甚至比墙还要坚固十分。

这样一堵墙，是足可以证明我没有游手好闲的，而且，凡是为了生活舒适所必须的一切，我绝不吝惜力气。因为我觉得，如果有一群牲畜，就像有了一间生活仓库，可以要肉有肉，要奶有奶，要奶油奶酪便有奶油奶酪了，即使我要在这里活上 40 载，在有生之年，也不会发愁吃喝的。而若想手到羊来，就全凭围栏的好坏了，就是说，必须把它们扣在一起，实际上，靠了插桩植木的办法，我把事情搞得万无一失，以至那些小木桩开始生长之后，我竟然觉得有些过密，逼得我只好拔掉一些。

在这块地上，我还栽了一些葡萄，因为它是做葡萄干的最好来源，既然它是我最好、最可口的美味，则小心保存，自是不在话下。实话说来，这东西不仅可口，而且还滋身养体。

这一处别庄，约略位于我的另一所住处和那片泊舟地的中途。每逢我去那里，总要在别庄里稍做逗留，玩上几天。因为我常去看我的小船，并把船上的一切收拾得井井有条。有时我还驾船出去，但只是休闲而已，不敢再去冒险，并且不敢离岸很远，因为我生怕在不知不觉里，再一次被海流、大风、或其他的事故远离海岸。

这时，我的生活掀开了新的一页。

一天中午，我去我的小船那里，突然在海岸上，看到了人的光脚印子，非常清晰，不由我骇然一惊，猛地一下像遭雷击一样，木然站住了。我听听周围，看看四下，却没有听到也没有看到任何动静。我爬上一片高地朝远处眺望，也毫无异样。而且除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这片脚印，再也未见其他的，我又走过去看印子是否还在，我宁可是我的幻觉在搞鬼。但实情却不容我作如是想，因为那确实是一只不折不扣的脚印，指头、后跟、以及脚的其他部分，全都赫然在目。我真是不知道，这是从哪儿来的，至少想象不出来。我先是像一个神不守舍、昏头昏脑的人那样，胡思乱想了一通，然后便奔回了我的寨堡。一路上我被吓得方寸大乱，每走两三步，就要扭过头去往后看看，真是草木皆兵，竟把远处的每一根树桩当成了人。而且一惊之下，我的想象大开，每种东西都变幻得千奇百状，在我的心里，各种难以言达的奇幻想象，也闯进了我的脑子。一路上的奇奇怪怪，真非笔墨可以形容。

待走近自己的堡垒，我像是被人撵那样蹿将进去。至于是怎么进去的，是依原来的设计靠着梯子越墙而过，还是从洞里进去的，我已记不起来了，甚至到了第二天一早也没有想起来。我吓得要死，便没头没脑溜回自己的老巢，就像受惊的兔子回巢一样。

那夜我一宿没睡，受惊的那刻离得越远，我就越加害怕。其实我的焦虑，可能有一些不必要，我总是朝着恶处放任自己的想象，尽管离开那一刻已经好久了。有时我认定这是魔鬼作祟，因为我实在解释不了这一事实，怎么会有别人来这里呢？那带他们来的船只又在哪儿呢？人怎么可能来这儿呢？另一些脚印又在哪儿？然而，若是说魔鬼变成人形，毫无来由地到这么种地方来，单为抛下一只脚印便离去，这未免有点没头没脑了。据我看来，魔鬼要吓我，那办法多的是，实在没有必要留一只孤零零的脚印。我住在岛的另一头，他却把印子留在这里，况且又留在沙子上，只要浪头随风涌来，就会彻底抹掉这印子，这么想来，魔鬼也未免傻了点。所有这一切，都显得于理不通。

这通道理，直把我心中对于魔鬼的恐惧挤得精光。而后我立刻就想到了，这一定是某种比魔鬼更险恶的生灵，一定是从对面

大陆上来的生番，他们驾着独木舟出海，却被海流、或一股吹向岛屿的逆风吹到这里。而且上岸之后，也许是不愿呆在这片荒岛上，所以又下海去了。我当然是但愿如此。

正当这些想法在我心里翻江倒海之际，我又暗自庆幸起来。我心想，自己幸好当时没有在那附近，我的小船也没被他们看到，否则的话，他们一定会由此推知这里有人居住，或许还会四下找我的。我担心他们已经发现了我的小船，并且看出了此地有人住。假如是这样，则我敢说他们会卷土重来，人会更多，然后把我吃掉。即便我侥幸没有被他们发现，他们也会看到我的围栏，毁掉我的庄稼，掠走我的全部家畜，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最终仍是死路一条。

以前，我因对上帝的恩典有着神妙的体验，从而对上帝备加信赖，如今这一通恐惧，把我心里的宗教信念横扫一空。好像那位到目下为止一直用奇迹养活我的神灵，现在却无力保护他施惠于我的口食了，再也不给我信赖了。我后悔自己不肯多播些粮食，一味地贪安图逸，一年到头，所种的粮食仅够吃到下季的，就没想到一有风吹草动，地里的粮食就会吃不到嘴里。所以，我决心日后备下两三年的口粮，这样，不管有什么变故，也不至于因缺少面包而丧命的。

人生真是祸福不定啊！而人的情感，也是因境而变的。今天所求的，又是明天所避的；今日所爱的，常常是明天所恨的；今天所向往的东西，到了明天，不仅使人害怕，甚至使人瑟瑟发抖。我目下的情形，正是这层事理的生动写照。因为我唯一的苦楚，被人群社会所抛弃，在这里形单影只，被隔绝于人世，一片汪洋所困扰，直落得寂寂寥寥。在上帝看来，不配在造物群里抛头露面。我不足与人类为伍，所以对我来说，只要能见到一位同类，就不啻于死而复生，算得上齐天之福，应当仅次于超度登天了。可是现在，我却害怕见人，怕得浑身发抖，见到脚印后我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表现就是最好的证明。

人生就是这样地变化无常。在我惊魂不定、心下稍安之后，对于人生，我颇有一些奇思异想。我觉得自己目下的生活，正是那询仁且智的上帝为我划定的，其中的天机神意，我既然无法意料，则对于他的统治，就不该说三道四，我是他的造物，他当然有权按自己高兴的方式来处置我，支配我。我身为他的造物，却曾冒犯于他，则对我施以应当有的处罚，就是他的治内法权，而我既然负罪于他，那么忍受他的暴怒，也是情理中应该做的。

后来我又想到，上帝不仅是公正的，且是万能的，他既然觉得该这样施罚于我，降难于我，他一定就有能力拯救我。即便在他看来，我不该获到拯救，那么遵守他的意志就是我不不可推卸的责任。从另一方面说，我还有义务寄望于他，祈祷于他，并且每时每刻地遵奉他的指示和引导。

这些想法，在我心盘桓了许多小时，许多天，甚至许多星期，乃至几个月。这一番思索对我的影响，因为奇特，不能不说。有一天清早，我躺在床上，正为野人的出现而满腔恐惧时，《圣经》里的一段话突然闯进我的脑海里，我当下慌乱起来：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

于是我心情轻松兴高采烈地起床了，在这番话语的引导和鼓励下，我诚心诚意地祈祷上帝来搭救我。做完祈祷之后，我拿起《圣经》，翻开来读，首先呈现在我眼前的，是这一段话：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这段话对我的帮助很大；于是，我心怀感戴地放下《圣经》，不再愁苦了，起码是眼下如此。

在这疑神疑鬼，前思后想的当口，有一天我突然想到，这一切，也许只是我的杯弓蛇影。那只脚印，或许是我从小船下到岸上时自己留下的。这想法又使我颇受鼓舞，我开始劝解自己说，所有这一切，只是一场幻觉，那不过是我自己的脚印罢了；既然

我能由这条路上船，何以就不会从这条路下船呢；再说了，我自己倒底去过没有去过哪儿，我想是自己也说不清的。假如临到末了，那不过是我自己的脚印，我岂不是像那些傻瓜一样，自己编故事吓自己。

于是我又一次壮起胆子，来到外面去巡视了。我已经三天三夜没有走出自己的堡垒了，而家里除了几只大麦饼子和一点水，几乎没有什么吃的，我已经饿的不行了。这时我才想到，我的羊也该挤奶了，那些可怜的羊由于没人挤奶，也一定是痛苦难安了，而这通常是我晚上做的一桩闲业；事实上，这已经使几头奶羊的奶憋了回去。

由于我相信那只是我自己的脚印，我是在自己吓自己，所以胆子为之一壮，便又走出了家门，去我的羊圈里给我的羊挤奶去。但我一路上心惊胆战，不时地回头张望，而且随时准备扔下筐子去逃命，假如有旁人看到我这副德行，一定会觉得我心里有鬼，或是刚刚受了什么惊吓。这也倒是实情。

可是，在我这样去了两三天之后，一切依旧如初没什么异样，我不禁又胆壮了一点，并觉得这只是我的想象作祟，其实一切是很太平的。但这一点，我一直将信将疑，除非我再去一趟海边去看一看那只可怕脚印，并用自己的脚量一量，看它是否与我的脚大小相当，然后才敢说那是我自己的脚印。而当我来到那里时，我首先感到，当初我泊好自己的小舟后，是绝不可能在那里上岸的。其次，待我用自己的脚量过那脚印之后，我发现我的脚远没有那么大。这两件怪事使我一下子又转回惊愕万分的状态，愁眉死索冷战连连。于是我又回到家里，脑子里塞满这样的念头：一定是有人到过那片海岸，要不，就是有人住在岛上，不待我醒过腔来，我就会被别人袭击的。至于如何保全自己，我却毫无计策。

人在满心惊恐的时候往往会做出可笑至极的决定，理性为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们的生存而提供的方便之道，等恐惧一来，会被抢掠一空的。我决定首先回去拆毁自己的围栏，把我养驯的牧畜赶到树林里去，免得敌人发现它们之后，会迷惑不解因而常来光顾这片小岛；然后是另一桩蠢事，即掘毁我那两块庄稼地，以免他们在那里看到庄稼后，会因此而常来岛上；最后为了不让他们看到有人居住的痕迹，以防他们为了寻找这里的居民而搜个不停，我想拆去我的草堂和帐篷。

我回家后的当夜，脑子里转的就是这些念头。白天的恐惧，此时仍然在我心里游荡，使我十分郁闷。事情总是这样的，对危险的恐惧，比起亲眼所见的危险本身来，往往要吓人万分。我们为祸事而担惊受怕，这份心累，比起我们所担忧的祸事是更加难捱的。而尤其糟糕的是，平素我之所以能安之若泰是因为我总是信命由天，但这次一遇到麻烦，却是不灵了。我茫然四顾，心情就像扫罗那样，不仅抱怨非利士人来攻击他，更抱怨上帝离开了他。我现在完全没有按着正道来平服自己的心灵，没有在患难之中求告上帝，没有把他引为自己的救赎和保障。而假如我这么做了，则在这场新的、突如其来的惊恐之下，我至少会更乐观、更踏实，也许会更加沉着地捱过这场惊恐的。

就这样，我心里纷乱如麻，胡乱想了整整一夜，而到了第二天早晨，由于脑子兴奋了一夜，难免精神耗尽，竟倒头睡了过去。我睡得很香，醒来之后，心里镇静了好多。于是我开始沉着地考虑眼前的处境；在和自己激烈地辩论过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一片小岛，既然是如此地可爱而丰饶，又能一眼望见大陆，则绝不会如我当初所想的那样，是一个无人光顾的废岛，尽管这里没有明明可见的居民，但难保会有个把小船从大陆漂来，人们或者是有目的而来，或者只是被逆风吹来这里的。

我在岛上生活的15年里，我没见过一丝人影。假如他们漂来过这里，那一定是又从速离开了，大概是到目下为止，他们

不会觉得这里适合居住。

我所意料到的最大危险，不过是来自那些穷途末路之辈，他们由大陆漂来，本非他们的初衷，所以，虽然偶然登岸，却没有在此久留，而是又尽快地离开了。他们很少在岸上过夜，因为害怕潮汛，害怕天黑。所以，我只需要想一想万一我看到野人在这里上陆时，我该安安稳稳地躲去哪里，至于其他，则全不必费心的。

为了再开一道门，在慎重考虑过一番之后，我决定再建一道堡垒，仍然是建成半圆形，位于那道围墙的外面，刚好是在大约12年前我栽下那两排木桩的地方。当时木桩栽的很密，所以只屑在里面插下寥寥几根木桩子，它们就会更密、更坚牢的，所以我的围墙很快就完成了。

如此一来，我就有了两道围墙。我用木料、旧锚链和我能想起的所有东西，将我外面的围墙加厚加牢，墙上留有七眼小洞，大小刚好能放进我的胳膊。从墙的里侧，我又用从洞里挖出的土方把墙加厚到10英尺，这些土方屯在墙脚下，顶上踩得实实的。这七眼小孔里，我设法安上了我的步枪，这些枪我前面说过，我总共从船上取来了七只。我把这些枪安在一些活像炮车的架子上像摆放火炮一样，这样一来，我就能在两分钟里，一连射出七枪去。这一堵墙，我辛苦了好几月才垒造起来，然而一天不完成这堵墙，我是一日没有安全感的。

待墙完工之后，我又在墙的外面，朝四下里密密麻麻地插上了树桩子，而且插了好多层，截取木桩的树形似柳树，我发现它们很容易成活，而且长得很挺拔。我想我插了足足有两万株，在这片围墙和树桩之间，我留下了一大片空地，以便能有看到敌人的空间，假如他们想靠近我的外围墙，也无法靠幼树来掩身的。

因此不到两年外面就有了一片小树林，而五六年过后，呈现在我住宅前面的，就是一片森林了。这片林子长得根深叶茂，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密麻麻，要想穿过去，那真是难上加难了，不管是谁都不会想到后面还会有东西，更别说能想到有一处住所了。至于我为自己留下的出入之径，则不是一条小路，而是两只梯子，一只搁在岩石的底部，山岩从这里凹塌进去，刚好有空间架起另一只梯子来，这样一来，假如两只梯子撤掉的话，有人若想从上面下来，则必伤无疑，即使下得来，也只能落在我的第二道围墙外面。

就这样，精明的人类所能想出的一切办法，都被我用来保全自己了。最终您会看到，我这么做并非没有道理。尽管我当初还无所预见，只是常常莫名其妙地恐惧而已。

做这些事情的同时，我并没有全然抛置我的其他事务，对于我那小小的羊群，我还是非常关心的。就眼下来说，它们不仅能时时供给我食品，使我不费一枪一弹，就能吃喝不愁了，也免去了我四处追捕野羊的辛劳；所以，我不想失去它们给予我的方便，也不想再从头养起。

此事让我十分犹豫，若想保住它们，我想只有两条路：一种办法是，找一个方便的地方从地下挖一个洞穴，每到晚上就把它们赶进去；另一种办法，是再围起两三片儿地来，间隔要远，并尽量隐藏严实，每片地里养上几头羊，假如大围栏里羊群遇到灾难，我就能再养起一群羊来；后一种办法，我想是最合理的计划了，虽然十分耗时费力。

于是我花了一段时间，在岛上寻找适合的地方。我从中选了一块，正合我的心意，此处异常僻静，这是一片小小的湿地，位于谷中的一座茂密树林的中央，当初我打算回家时，曾险些在这里迷路，这一层我前面说过了。我在此找到了一块平地，将近三英亩的大小，堪称一个天然围场，要把围栏造起来，至少不像四周丛树环抱其他几片地那样，须费去我那么多的辛苦。

我立即动手作业起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把它圈好了。这样一来，我的羊群可以在里面万无一失了。此后，我事不

宜迟，将两头公羊和十只小母羊转移到这里；待它们进圈之后，我又继续修整我的篱笆，直到和另几道篱笆一样牢靠为止。

纯粹是惊慌导致我花耗了这么多功夫，即我看到的那只人脚印子吓着我，而到目下为止，我从未见过有谁靠近这片小岛。两年来，我远不如以往自在逍遥，一直生活得忐忑。假如有谁尝到过刻刻防人、提心吊胆的滋味，便能体味到我的苦衷。此外还有一件苦事，不由我不提：我这样心神不定，对我的宗教信仰也大有影响，我总是害怕落到食人生番的手里，念念不忘此事，竟忘记了去祷告上帝。即使有所祈求，也不像以往那样心情坦荡，信天知命了。我在向上帝祈祷时，显得痛苦而紧张，一副四面楚歌的样子，像是活了今晚没明早似的。在大难临头的恐慌下，人不会有心情去祈祷上帝，好比病床之上不便忏悔一样，因为这种不安会影响心灵，好比另一种不安会影响肉体；心神不安之为缺陷，是与肉体的缺陷一样大的，甚至更加严重，因为向上帝祈祷该是心灵的行为，而非肉体行为。

闲话少说。在这样保全了我的一些小牲畜之后，我又踏遍全岛，来寻找另一片僻静之地，以求再留一些储备。我东转西逛，走过了我惯常所经的地方，这时我放眼朝海上望去，仿佛从遥远的海面上，看到了一只小舟。从船上取下的一口海员箱子里，我曾发现过一两只望远镜，可没有随身带着，而小舟又离得过远，所以看不出所以然来。可我还是一直巴望着，直望得两眼昏花不能再看为止。至于那到底是不是小舟，我还是说不上来。而当我从山上下来之后，竟再也看不着了，于是我放弃了，只是决定以后再出门，兜里定要放上一只望远镜。

待我下得山来，走去我从未到过的小岛尽头，我当即就肯定，在岛上见到人脚印子，绝不像我当初所想的那样，是什么奇怪难解的事；要不是老天有眼，让我流落到这个野人从未到过的岛屿，那么我自会知道，这些来自大陆的独木舟，一旦远远地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入大海，则驶上岛屿这边来寻找泊船之处，也不算是什么不平常；而且他们往往在海上相遇，在独木舟里格杀，获胜者一旦逮着俘虏，就会带上这一带海岸。既然都是食人的生番，按照习惯，在这里将俘虏杀死、吃掉。至于这一点，我们容后再叙。

且说我下得山来，走到岛屿西南角的海岸上，我当即就有些惊呆了。心里的恐惧，无法用语言表达，因为我看到，这里散陈着手、人头、人脚，和人身上的其他骨头。我还特别注意到一处生火的地方，那是地上挖下的一个圆坑，那些野杂种们，必然是坐在这里大开杀戒，灭绝人性地吃下了自己同类的。

看到这副残象，我简直惊呆了，好一段时间里竟忘了自己的危险。刚才的恐惧全都忘在了脑后，只是呆想着人之残暴、人之不良，竟能达如此之极，这些事我以往常常听见别人谈起，却从未觑得这么仔细。长话短说吧，我扭过脸去，不再看这副可怕的景象，我的胃里一阵难受险些昏了过去，翻江倒海地狂吐起来。在剧烈地呕吐一番之后，我稍稍好受了一些，却不敢再在这里逗留片刻，于是我又一次尽快地爬上山，然后朝自己的住处走去。

离开这一片地面之后，我又呆站了一霎，定定心神，尔后满腔感情地仰起头来，泪水簌簌地感激上帝，正是他，使我落生于另一块人间，从而与这帮可恶的东西分别开来。虽然我把目下的处境看得很惨，但他不念我无知无德，仍然给了我那么多慰藉，对于此，我不该抱怨，只应感激的，更使我感激的是，虽然我处境凄惨，但由于认识了他，并指望他赐福于我，因而安慰不浅，这份快乐，远远敌过了我所遭受的、和行将遭受的不幸与痛苦。

就这样，我回到了自己的城堡，怀着这份感恩之情，对于自己处境的安全，我比以前坦然多了；因为我看到，这帮坏蛋之来岛上，也许不是为了寻找什么东西的，或者说，对于这里的一切，他们无欲无求。这一定是因为他们每来岛上，多是在那处林深树密的地方上陆，所以从未发现过有什么东西是合他们所用

的。我想，在此地我已经生活了近 18 年，以前从未看见过一丝人迹，如果我像这样深藏不出，不在他们面前抛头露脸，那我大可以再活下 18 年去；而说起和他们打照面，我是绝不会这样做的，所以我只须在原处藏好，但如果他们之中有一些善良的人，我也许会与他们谋面的。

但对于这些畜牲，对于他们那吃人的残忍习惯，我真是深恶痛绝，此后两年之中，我总是闷闷不乐，满脸愁云，一直困守着自己的活动圈子。所谓自己的活动圈子，我指的是我的三处庄子，即我的堡垒，我称之为草堂的乡下别墅，还有我的林中围场。但这片围场除了圈羊，我未做他用，我对这帮恶魔像害怕魔鬼一样，害怕撞见他们。在这段时间里，我也没去照看我的小船，而是想再造一只。因为要说再做尝试，把那小船驾回我身边来，这种事，是我连想都不敢想的，我生怕到了海上会撞上这些坏蛋，万一在海上相遇，则下场如何，我们都可想而知。

然而，既然不至于被他们发现，我也就无惊无险，心里倒也满足，更加上时间一长，我心中的不安就慢慢淡却了。我开始像从前那样，日子过得沉沉稳稳。但是，我比以前更小心，更加注意周围一切了，以免被某个野人突然看见。而对于鸣枪放炮的事，我则更加谨慎，生怕岛上来的野人听到。也真是万幸，我之储备那群驯养的山羊，免了我去树林里追杀野羊了。即便我后来还去捕羊，靠的是陷阱和捕网，也是故伎重演。所以在此后的两年间，虽然我出门必带枪支，却是没有开过一火。此外，每次出门，我还把船上搞来的那三只手枪带在身边，至少要带上两把，挂在我的皮带上。我还从船上搞回的那些大腰刀中，捡出一把来磨好，做了一条带子，挎在了身上。我仍是以前那一身装扮，而今再配上这两把手枪，和挂在腰间带子里一把无鞘腰刀，所以每次出门，样子真是有些吓人的。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一段，我似乎又回到了以前的那种平静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适的生活，但格外的防范，眼前的一切都向我表明，和另一些人相比，我的处境远远谈不上悲惨，不只这样，假如上帝成心要惩罚我，则生活中的许多细节会更加不幸的。我由此想到，假如为了感戴天恩，人们拿自己的处境与不如己者相比，而不是往上高攀，从而怨天尤人，嗟穷叹苦，那么不管生活的处境怎样，人间的牢骚都会少得多的。

就我眼下的生活来说，固然是吃喝不缺的，但由于害怕那些野蛮人，又总想着保全自己，所以我为生活方便而发明创造的锐气，不免变得迟钝了。一项很好的计划，也被我放弃了。这就是，我想试试看能否把大麦变成麦芽，进而给自己酿点啤酒喝。这种想法，真是有点想入非非了，后来我也常常责备自己头脑简单。因为现在看来，有几样酿制啤酒必备的东西，不但没有，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做出来。首先，是装酒的大桶，我以前说过，这样东西我从来就没有做成过。虽然我花了很长时间来试手，却终无所获。其次，我也没有给啤酒带来苦味的蛇麻草、使它发酵的酵母、以及煮酒用的铜壶铜锅；但我觉得，假如不是这些操心事——即我对这些野人的担心和恐惧——来瞎搅和的话，我一准上手了，或许还成功了。因为，一旦我想定去做一件事情，要不做成我是很少罢手的。

但我的念头却到了另一处，因为我昼思夜想的事情不是别的，是如何趁着这帮畜牲残忍无道地大开人肉宴时，上去杀他几个，假如可能，再救出被他们带到这儿来吃掉的受难者，我满脑子想法，一肚子主意，想灭掉他们，至少要吓他们一通，免得他们日后再来。假若将这些——道来的话，那么此书就不是眼下的部头了。但这一切都是空谈，如果我不去那里赤膊上阵的话，那么一切都归无用。但我孤身一人，哪敢闯进这群人里呢？他们总共加起来有二三十人，况且他们的标枪和弓箭，用起来是百发百中的，和我手里的枪一样。

有时，我想在他们生火的地方下面，挖下一个洞子，然后放进五六磅火药，一旦他们点火，就会燃着火药，把他们全杀死炸死。但从我本心来讲，我不愿意在他们身上浪费这么多火药，我如今的存货，仅有一桶。再说，到该炸他们的时候，火药会不会爆炸，我也拿不准，也许不过是小吃一惊，而且会招致他们再回头。所以我把这主意搁置一旁了。然后我又盘算着找处方便的地方，给三支枪灌足双份的火药，打他一场埋伏，一旦我搞定一枪放去，可以杀死或伤他两三个。我想，即便他们有 20 人之多，赶尽杀绝也是十拿九稳的事，这一通幻想，让我兴奋了好几个礼拜，这些我一直不能忘怀，竟至于常常梦到它，有时在睡梦里都在向他们开枪呢。

我花了好几天时间，来找寻打埋伏的合适地点。那里去多了，对那地方也熟悉起来。本来我就一脑子复仇之念，总想宰他二三十个，一到这里，看见了这帮畜生相互吞吃的残迹，我更是仇恨满腔。

我终于在小山一侧找着了满意的地点，在这里，我可以做好准备等候他们的到来。而且，不待他们做好登岸的准备，我就可以不被察觉地转移到密林里，密林中间有一口土坑，大的足以把我藏下，我可以蹲在里面，看清他们的残暴举动，而当他们聚拢一处之后，我就可以拿枪对准他们的脑袋，如果这样还打不中，或者第一枪打去，竟不能打伤三四个人，那就没有办法了。

于是，我决定在此处执行我的计划。我为此准备了两把手枪、两把鸟枪。在那两支手枪里，我分别装上了一对铅块儿，还有四五粒小号枪弹，在那把鸟枪里，我装进了最大号的天鹅弹，我还为每一支手枪装进了大约四粒子弹，这样一来，弹药就备足了。一切就绪，只待他们的到来了。

在我定好计划，并在心里演习的当口，为了密切注意海上的一切情况，我每天早晨都要去山顶一趟，此处距我的寨堡约有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英里，或者更远一点。然而，就这样一连守望了两三个月后，我开始厌烦了这项苦差。因为我总是空手而归，就我的目力和望远镜所及的范围之内。从没有看到过一丝人影，岸上如此，整个海面也是如此。

而在我每日去山顶了望的期间，我都是雄心勃勃的，心里似乎是恶气犹存，随时可以来场屠杀，干掉二三十号赤身裸体的野人，至于他们何当如此，不过是当地土人的习俗过于残忍，我乍见之下，看不顺眼，不免怒火中烧罢了。而以上帝御世的智慧，似乎又听任他们盲人瞎马的，单凭可恶而堕落的激情行事。这么说来，不过是神恩未及，他们是被上帝抛弃了，天性才堕落到地狱的泥潭而无法自拔，所以世代以来，就一直干着这种骇人听闻的勾当，延袭了这些习俗。而如今，这种徒劳无益的巡行，坚持了这么久，每天早晨都要走这么远，但却无所得益，我开始有些厌倦了，所以对这次行动的看法，也开始转变了。我心里稍稍冷静下来，开始考虑我眼下在从事什么。既然世代以来，上天都心安理得的，任由他们如此而不加惩罚，好像是让他们残杀以代行天罚似的，那么我又有什么权力，竟以行刑者和法官自居，拿人家当罪犯来处置呢？这些人以血互溅，并不曾侵犯我，我有什么权利要搅入这场厮杀呢？我心里就是这样常常地自相争执。对于这件特殊的案例，上帝有怎样的判决，我又何从知道呢？这些人干下这种勾当，一定不受良心的非难，不是出于犯罪之心，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一种违犯天威的事，所以不顾神的判决而闷头行事，就像我们所犯下的大多数罪孽。他们把逮住的俘虏杀死，就如同我们杀死一头牛那样，在他们看来这不是犯罪。他们吃人肉，我们吃羊肉，其差别，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而已。

在思考之后，我觉得自己一定是搞错了。这些人，并非像我心里责骂的那样，是一些害人虫。在这一层意义上，他们与我们基督徒是无甚差别的，我们不也常常处死战争中捕获的俘虏吗？

其次我又想到，这些人，虽然相互之间残暴不仁，与我实在是没有什么关系，这些人并没有伤害于我。假如他们冲我而来，那么事出有因，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而去杀人，这倒情有可原。但既然我在他们的魔爪之外，他们根本不知道有我，所以也无意杀我，那么我朝人家进攻，就是不仁不义了。我要是这么说的话，岂不是认可了西班牙人在美洲的野蛮行径，他们屠杀了数百万土人，而人家不过是生活野蛮，崇拜偶像，风习之中有那么几宗血腥而野蛮的仪式罢了，像活人献祭什么的，可是于西班牙人，又何曾有罪呢？在当时，这种在人家的土地上把人家赶尽杀绝的恶行，就是西班牙人自己说起来，也是不值一提令人厌恶的。而欧洲的其他基督教国家，则干脆视之为屠杀，视之为血腥而丧尽天良的兽行，这种做法，无论在神前还是人前都是讲不过去的，以至于一提到西班牙人的名字，所有稍具人性或基督情感的人，都感到胆颤心惊。

这些想法，着实让我停了一程，我可以说是完全罢手了。我开始一点一点地放弃自己的计划，并觉得这样一心去进攻他们，实在是不仁不义的。搅入人家的事务，是不在我份内的，除非他们先来攻击我，尽力抵挡才是我的本职。假如我被发现、并遭到进攻的话，我自会知道该怎么做的。

此外，我还寻思道，这么做也不算是上上策，还足以毁了自己。因为，除非我能十拿九稳的，不仅杀光当时来岸上的人，而且把后来上岸的野人也统统杀尽，但只要有一条漏网之鱼，回去讲给自己的同胞这里发生的一切，那么就会有成千上万的野人过来，为自己的同伴复仇，所以我如今这么做，只能是没有来由地自蹈死路。

经过前思后想，我感到去管这种闲事，无论从情理还是自谋来说，都是不上路数的。而尽一切可能不让他们发现，不留下一丁点蛛丝马迹，免得他们猜到岛上有人，那才是最好的方法。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一翻前思后顾的思考，又得到了宗教观念的随声附和。从许多方面来说，我都觉得，要这种残忍的手腕，去灭无辜的生灵，未免是太出格了。至于他们相互之间犯下的罪孽，又确实与我无干。这些罪行是一国的国民特有的，理当交由上帝去裁决，他才是万国之主，晓得怎样以万民之法，来惩处那些为害万民的罪犯，并根据他认为恰当的方式，将公开的审判，施与公然犯罪的人们。

我现在真是眼翳大开，深感庆幸，因为上帝即时地制止了我，没有听任我去干那处勾当，而假如我干了，这必然是又一次触犯上帝了，我现在也就别找什么理由，只好承认自己的勾当是故意杀人。于是我跪下来谦卑地感谢上帝，正是他，才使我脱离了血淋淋的罪行。我每天祷告，祈求上帝保佑我，别让我落入野人的手里，也别让我的双手落到他们的头顶。

我抱着这样的心思，又过了一年，我再也不想找什么机会，去攻击这些倒霉蛋了，所以在这段时间里，我没有上过一次山去了望他们，或去看他们是否来到了岸上，以免在诱惑之下，我又生歹心，再去杀戮他们，或是一见万事顺手，就忍不住要出击。我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去把我的小船转移到了岛的东头，我在此处的高岩下面，找见了一个小湾，于是把船停了进去。这里潮流湍急，我想那些野人，至少是不敢乘船而来。

我同时运来了所能拿来的一切有用的设施，虽然单是走上这一程，它们本非必须。这些设施计有：我特为小船造的一根桅杆和船帆，一件船锚。我所以把它们全部运来，是不想留下蛛丝马迹，免得被人看出这里有船，或是岛上有人居住。

此外，比起以前来，我更加深居简出了。除非为了日常的工作，即挤羊奶，和去林子里照料我的幼畜，我很少出家门。但它们远在岛的另一头，不至有危险，因为时常光顾岛上的野人们，不会逛离岸边去别处的，他们从来不想在这里找寻什么东西。我

敢说，就是在我受了惊吓而小心提防之后，他们仍可能像以前那样，来过岛上几次。而在这以前，我常常毫无防备、手无寸铁地四下乱闯，仅提着一杆枪，枪里也不过装一点点弹药，每到一处，还东张西望的，企图有所获，而假如这时碰到他们，被他们看着的话，那么后果如何，现在想起来，真是让人心惊肉跳。又假如在当时，我看见的是 15 到 20 个野人，而不是什么脚印子，而且在追我，又是飞奔的，我简直没有逃脱之望，那么这样吃一惊，我可就受用不起了。

每当我想到这些，心里就免不了嘎噔一沉，沮丧得要命，简直想不出我当时会怎么做，半天缓不过神来，不要说无力抵挡了，怕早已是魂飞魄散，乱了方寸。我如今在深思熟虑和精心安排后才能做到的这一切，就更是别提了。这样好好想想之后，我确实有点闷闷寡欢的，有时候，半天都缓不过来。但我最终决定，赶快谢恩上帝吧，正是他，才使我摆脱了这么多隐伏的危险，使我免于被伤害，而凭我自己的本事，是无论如何也脱不开的，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有大难临头，更想不出怎么会有这等事体。

人的一生，难免会碰到危险的，然而上帝总是慈善地对待我们，使之化险为夷。当年我第一次明白这个理儿时，曾经感慨万千，如今这一番感慨，又回到了我心头。我们在不经意之间，上天却已经救了我们：当我们进退两难的时候，天心总是在冥冥之中，暗示我们走这条路，而照我们的本心，却要拣那条路呢。当我们经过推敲、或迫于心愿和事务而选择另一条路时，我们却往往忽生他念，从而迫使我们走这一条路，而这种念头是从何而来的，何以产生如此之大的力量，我们并不清楚。只是到后来才明白，假如我们刚愎自用，走了自以为当走的那条路，那我们早完蛋了。经过这样一番前思后想，我日后行事，总是恪守这一条规矩：每当冥冥之中有一股暗示或压力，告诉我当做什么或不当做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什么时，我总是遵奉这隐秘的指示。虽然我说不出道理，只知道有这样一股暗示或压力高悬在我的心里。我一生之中，这么做而获成功的例子，真可以说数不胜数。而最明显的，要数我来这个不幸的小岛定居之后。另外还有不少例证，假如我当时和现在一样明白事理的话，也一定可以注意到的。但人要学乖，是绝不嫌晚的，所以，我得奉劝那些省事懂理的看官，如果在人的一辈子，像我这样怪事频出，或者只是充满了寻常变故，可千万不要小觑这一类天意神机。这些暗示究竟是来自哪一方神圣，我不想饶舌，也说不清楚，反正，它们是心灵之间存有感应的证据，也证明了物与道之间神秘交流。这样一些证据，是不由你不信的。关于这点，容我从我在小岛上的后半部孤寂生活里，再撷出几桩重要的事例来。

话到此处，假如我坦白地说，我对未来的憧憬全被这些焦虑、这些危险、以及叫人操心的事情搞没了，则读者定然不以为怪。眼下棘手的事情是安全，而非食物。我不敢劈一片木头，楔一根钉子，生怕发出的声响被人听见。说起放枪，那更是不敢了。最要命的，是一提及生火，我就提心吊胆，我担心远处可见的烟气，保不定哪天会卖了我。所以，凡是需要用火的事情，像烧盆罐和烟斗的，我全都转移到林中的新居里了。在这里呆过一阵之后，我竟在地面上，发现了一口纯天然的洞穴，这口洞穴很深，我心里的高兴，真是难以言表，我敢说，就是野人来到了洞口，也不敢贸然进去的，其实是谁也不敢的，除非是落得像我这样，为了安全，不顾一切了。

这口洞子的洞眼，在一块巨岩的底部。假如我没有充足的理由，把这样的事情全都归于天意，那么我只能说，我为了烧炭而走到这儿砍柴，是纯粹出于偶然的。在继续我的讲述之前，我得先说一说我烧炭的理由。

前面说过，为了怕烟引起别人的注意，我不敢在老营附近烧

火。可要是不煮肉或烤面包的话，我又活不下去。因此我想在这里烧出一些木炭来，至于烧炭的办法，我在英国见过，是盖上草皮来烧，直到木柴变成干炭为止。然后我把火灭了，把炭保存起来，携回家中，去张罗那些需要火的事情。如此这样，就不怕冒烟了。

但这一点暂且不表。单说我在那里砍柴，从一片矮树丛的密枝后面，一眼看着了一口深坑。好奇心带着我非入洞不可，待我煞费周折地进入洞口之后，我发现洞子还蛮大的，即便我挺直身子，或再来一个人，仍然是绰绰有余。但坦白点说，我是进得慢出得快，因为我一眼望去，只见里面漆黑一团，有两只间距很宽的眼珠子在幽幽发亮，这玩意儿是人是鬼，我还真说不出来，只见像两颗贼星一样，一闪一眨的，因为有微光从洞口射来，造成了反光。

但稍过了一會兒，便省过神来，痛骂自己是傻蛋一个。我心里说道，要是怕见魔鬼，那这 20 年的孤岛生涯，算是白活了。我就不信这个洞里，还能有什么东西比我可怕。想到这儿，我提起胆子来，点了根大火把，手里擎上，又一次冲了进去。但不待我跨出三步，我又一次被吓得停住了脚步。因为我听见一嗓子叹息，声音大大的，活像是谁在遭罪，接着，就是一道断续的声音，好像是句半截子话，而后就又是一道深叹。这一惊吃下，我缩了回来，一身冷汗，但我还是尽量壮起胆子，心里念着，上帝的神威无处不在，总可以保护我的。这样为自己打过气之后，我又朝前迈去，我把火把高举在头顶，借助于它的光亮，我看见地上有一只老衰的公羊，要是照我们的说法，它是油灯耗尽，所以正在咽气呢。

我动了动它，看能否把它赶到外面去，它也试着站起来，但却爬不起来。就让它呆这儿吧，因为我想，既然它能吓我一跳，那么只要它还有一口气，假如野人胆敢冒冒失失地走进来，肯定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也会被吓着的。

现在，我已经从惊吓之中定下神来，于是我环顾四周，发现这个洞子并不很大，没个形状，不成方圆，只是天功所致，未经人手的雕凿。我还看到，这个洞子的一侧朝深处走去，但洞顶很低，我只好爬着进去，至于通到哪里，我全不清楚，由于没有蜡烛，我只得暂且放弃，但对我这种好奇心强的人来说今后一定还会再来的。届时带上蜡烛和我的火绒盒子，这只火绒盒，是我拿一支手枪的枪机改造的，里面放有枪药做成的火绒。

在转移军火时，我顺便打开了那桶得自海里的火药，当时它已经被水浸湿了，可我现在发现，从四周渗入的海水，只进了三四指，边上的火药像果壳包肉那样已经板结变硬，里面的完好无损。在这硬壳的中心，我搞到了近 60 磅上好的火药，在这样情形下我的兴奋无法形容。于是我把它们全都移去了那里，塞堡里留存的火药，从不超过两三磅，免得有不测发生。我留下做子弹的铅皮，也全部搬了过去。

现在，我把自己假想为古代的巨人，据说他们住在洞穴里面，或岩石中间，在那里，别人是无法靠近的，因为我自己认为，只要我藏在这里，即使有 500 个野人四下找我，也是找不着的。就算他们找着，也不敢跑这儿来攻击我。

那头正在咽气的公羊，在我发现这口洞子的第二天，便死在了洞口。我发现就地挖坑，远比把它拖出去容易些，于是我就挖了一穴坑把它就地掩埋了，免得它熏坏我的鼻子。

屈指算来，我在岛上已住了 23 年，已经习惯了此地的风土和我的生活方式，所以，要不是野人来捣乱的话，我就认命了，甘愿像洞里的那头老羊一样，在岛上了此余生，直到油灯耗尽，伏地气绝。我还找着了几样自遣之道，所以和往前相比，日子过得更加愉快。首先，是教我巧舌如簧的波儿说话，这我已经提到过了。这只可爱的小鹦鹉，话说得清晰而流利，真是让我高兴。

它足足伴我生活了二十六年。此后它又活了多久，我却不清楚。但我知道在巴西，人们说鹦鹉能活 100 年呢。也许可怜的波儿现在还活着，还在口口声声地叫着“可怜的鲁宾·克鲁索”呢。我那条可爱的狗，也伴着我生活了 16 年的光阴，然后就老死了。至于我的猫，我说过，它们繁殖得太多，当初我只得拿枪打死几只，免得把我的东西都吃光了。最后，等我带来的两头老猫死去之后，有一段时间里我不停地驱赶那些猫崽子，不给它们东西吃，于是它们都进了野林，只留下两三只得宠的，也被我养得十分服贴。每当它们产下崽子，我就拿来溺死。这就是我家里的部分成员。此外，我还在身边养着两三头小羊，我教会它们就我的手边来吃草。波儿之外，我还有两只鹦鹉，虽终究不敌波儿，但也是舌巧心慧，都能叫上“鲁滨·克鲁索”来，再说，我也没有像驯养波儿那样，在它们身上大费心血。我还有几只驯养的海鸟，是我从岸边抓获的，名字我叫不上，翅膀则被我剪掉了。寨墙前面插下的小树桩子，而今已长成一片浓密的树林，这些海鸟便栖息在矮树里，在那里生儿育女，想来真让人高兴。所以，要是不受野人的威胁，那么眼下的生活，我也该心满意足了。

谁知事实却与愿望大相违背，读者看到这句话，该是有所彻悟，省过下面的事理了。在我们一生里，我们总是设法躲避灾祸，一旦撞着，就吓得要死，但通常是福祸相倚，灾祸往往是解脱的门径，我们遭苦遭难，却只因灾祸而得到了救脱。这可以从我那莫名其妙的一生中，拈出无数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最明显的，要数我那孤岛生活的最后一年。如我前面说的，时下是 12 月，我孤岛生活的第 23 年，正当太阳行到了最南端，正值是丰收季节，我得整天呆在外边的田里。有一天清早，我走出了家门，天光还没亮透，只见距我不远的岸边，有一道火光，离我以前看见野人的岛屿那端，约有两英里远近，我着实吃了一惊，让人恼恨的是，这火不在岛屿的另一端，而居然烧到了我这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看到这些，我真是惊慌失措，竟一头扎进了小树林里，生怕遭到袭击，不敢出来。而心里却再也静不下来，生怕那些野人逛上岛子，瞅见我那些未割或已经割下的庄稼、或我的工程设施，并由此推定此处有人。如果真是这样，他们一定非把我找出来，否则不会罢休的。在这种绝境里，我径直回了寨堡，随后把梯子抽上去，并把外面的一切，尽量搞成荒无人烟的样子。

此后，我在家里一通准备，摆好防御的架势。我给所有的火炮——而所谓的火炮，是指架在新工事上的短枪——和手枪装足了火药，并暗下决心：只要我还活着，就要自卫到底，同时也没有忘了求神保佑，并恳请他脱我于野人之手。这样摆好架势之后，我约呆了两个小时，然后再也捺不住性子，急于要了解外面的情报，但却没有探子好派。

我又坐着思考了一阵子，考虑对策，但终于忍不住这么懵懵懂懂的干坐在家里。于是我走去山旁，在我说起的那块平台上架起梯子，然后又把梯子抽上平台，再架起来，这样就爬上了山顶。上去之后，爬在地上拿起望远镜，开始寻找起火的地方。当下就看着了一伙野人，不少于九个，赤身裸体地围坐在一堆儿火旁，他们生起这堆火来，可不是为取暖，因为这里天气奇热，根本不必要生火取暖的。就像我猜的那样，是要烤一道野蛮的人肉宴席，人他们已经带来了，但是死是活，我并不清楚。

他们划来了两只独木舟，眼下是退潮，在我看来，他们大概是等着涨潮后，再离开这里。看到这番景象，特别是看到他们居然来了岛这边，而且近在眼前，我无法想象心里的慌乱。可我又看到，他们来这里定然是趁着落潮，这么一想，我心里塌实多了，自己为自己宽心说，只要他们事先没来岸上，则涨潮期间，我就可以大摇大摆地出门，在明白这一层之后，我后来去外面收割庄稼，心里就踏实多了。

事情正如我所料。潮水刚刚有上涨的趋势，我就看见他们全

部上了小舟，打桨而去。需加一提的，是在动身前一个小时，他们竟然起身跳起舞来，从我的望远镜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身态。他们是赤身裸体，寸缕不挂，而至于男是女，却是辨不出来。

一见他们登舟离去，我立即把手枪别在腰里，扛上步枪，并将那把无鞘的腰刀挂在身侧，拼着全速，走向我最初发现野人踪迹的那座小山。由于武器压身，我迈不开步子，走的缓慢，所以足花了两个小时，才抵达那里，到达之后，我才发现除那两只独木舟以外，还有三只独木舟。我朝远处望去，只见它们已在海上会齐，正在驶向大陆呢。

等我下山后赶到岸边却发现了一派惨不忍睹的景象，他们造孽之后，留下了斑斑惨迹，满地是骨头、血，以及那帮兴高采烈的畜生饕餮之余的人肉块子。一见这惨状，我气得七窍生烟，当下就开始谋划着下次要在这里消灭他们，不管他们来多少，不管他们姓什名谁。

显然，他们并不常来岛上，因为在此后的 15 个月里，他们再也没有来过岸上。在雨季，他们是绝不出门的，至少是不走这么远。而这段时间里，我却生怕他们跑来袭击我，所以是度日如年。可见灾祸悬头，比落在头上还让人难受，尤其是终日处在担惊受怕的环境之内。

这 15 个月里，我心中一直杀气腾腾，一门心思，盘算着下次见到他们时，如何把它们杀绝，攻击他们。而当他们像上一次那样分成两拨时，我该如何对付，却全没有考虑到。

由于担心迟早有一天，自己会落到这些残暴不仁的家伙手里，所以我如今的日子，过的满心焦虑，栖栖惶惶，即使斗胆出门，也是提心吊胆，张皇四顾的。我之事先备好那群养驯的山羊，也真是万幸，由于我不敢放枪惊动他们，特别在野人们常来的地方，就是眼下能吓跑他们，他们定会卷土重来，也许几天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后，就会来上二三百条独木舟，那我下场如何，自己该明白的。

不过，我再一次见到野人，却是一年零三个月后，此事容我慢慢道来。在这之前，他们肯定也来过一两次，却没有久留，起码我没有听见他们的动静。而到我留居岛上的第 24 年，按我的日历大约是 5 月份，我却与他们奇怪地相遇了，关于这一层，我且按下不提。

单说这十五六个月，我心中一直忐忑不安。我睡不安席，经常半夜里被吓醒过来。白天里我满怀愁绪，到了晚上，又总梦到杀野人，梦到我杀人的正当理由。说话就到了 5 月中旬，照我那根破木头历书的算法，是在 16 日，在这天里，狂风夹杂着雷鸣电闪刮了一整日，风暴之后，进了晚间，仍然是雨脚如麻，天气恶劣。当时我正读着《圣经》，一心想着眼下的处境，似乎从海上传来一声炮声，我当即吓了一跳，却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这一惊，与我以前遇到的显然不同。因为我当即想到的，是另一种想法。我衣裳颠倒地爬将起来，眨眼之间就第二次爬上了山顶，我刚到山顶，就见火光一闪，告诉我第二炮又响了，果不其然，大约半分钟过后，我听到了炮声。从声音来看，我感到一定是有船遇难了，并想到一定还有另一艘船，是与他们结伴而来的，这两阵炮，正是遇难求救的信号。我当机立断，我固然救不了他们，而他们也许能救我的。于是，我把存储的干柴，堆成好大一堆，然后在山顶上点起了火，虽然风力很猛，但柴干火旺，立刻劈叭地烧起来。假如海上有船的话，我想他们一定能看到的，而事实也定然如此；因为火刚刚烧起来，就听见从同一片海区，又响起一道炮声，接着就又是几道。我添柴拨火，烧了个通宵，直到天色破明为止。等到天光大亮，只见小岛正东方的海面上，远远地漂着一样东西，但具体是什么东西，却辨不清楚，即使用望远镜也是白搭，因为距离太远，而天色又有些雾气腾腾，至少远处的海面上是如此的。

这一天里，我一直望个不停，不久，我就看出那东西是纹丝不动的。于是我当即断定，那是一艘抛锚的大船。为了看个清楚，我便拿着枪，跑向小岛南面的岩石上，我上一次被海流冲走时，就是在这里。待我爬上岩石，已是天朗气清，只见晚间失事的大船残骸，便撞在我乘舟出海时看到的那片暗礁上，可也正是这片礁石，撞起了一道漩涡，抵住了海流，借此，我才从平生最绝望的险境里，获全了性命。

可见，一个人的阳关道和他的独木桥通常没有明显的界线。因为礁石完全沉在水下，那些人（甭管是谁吧）似乎懵无所知，加上昨夜狂风咆哮了一夜，是从东面和东北偏东的方向吹来，所以才有此惨剧的。假如他们看见小岛，尽管我认为他们并没有看到，他们准会借了船上的小艇，拼命划上岸边来救自己的。可是，他们却用放炮来求救，特别是看见我的火光之后，还依然如此，则其中必有蹊跷，使我不由十分迷惑不解。首先，我以为他们看见了火光，而后上了小艇，并拼命朝着岸边划，无奈浪急波高，他们四散水中了。有时我又想，他们准是在这之前就失去了小艇，因为这种事是屡见不鲜的，尤其是海浪打上船头时，人们往往被迫把艇子拆成碎片或是捣破，要不就抛下甲板去。有时我又想，一定是还有一艘船，或是与他们结伴而行的船只，在接到他们的求救信号后，将他们搭救了起来，但仔细一想，我又觉得，他们可能全部坐着小艇进了大海，并被我以前跌进去的那股海流冲走了，被卷进了汪洋之中，这样的话，他们就只有死路一条。

但是这些仅仅是猜测，以我的处境，也只能是垂怜于他们苦难，枉自惋惜罢了。而说起此事对我的影响，却使我感到，以我身居荒岛的苦况，上帝却使我过得安适而快活，丰衣足食，想起来，真该是感激涕零。整整两船人，都被抛进了汪洋大海，死里逃生的，单只我一个。由此，我又一次深深地感受到，由于上帝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仁慈，我们很少落得苦海无边，只要回头一望，总能看到一些事情是值得我们感激的，总能看到另一些人的处境，尚比不上我们。

这一伙人的处境，就一定是这样。我简直看不出他们有谁能保下性命来，指望他们不丧身海底，该不是情理所许的事吧。他们唯一的指望，是被结伴而来的船只救起，我仅仅是指望而已，我是一点迹象也看不出来的。

此情此景，使我欲念翻腾，十分想求友。这事想起来，也真有点奇怪，要说解释的话，我是笔端无力的。有时候我竟脱口喊道：“天呢，就活下一两个人来吧，哪怕一个也成，跟我做个伴，逃到我这儿来，我也好有人说话呢！”我独居了大半生，苦于无伴的愁鸣，从不像这样哀伤，而呼唤友声的渴望，却从不曾这样急切。

人的情感里面，有一股隐伏的泉水，一旦被眼前的目标（或虽然不在眼里，却由于想象而如在眼前的目标）所凿开，则会喷涌而出，朝那目标冲去，狂卷起我们的心灵，而假如达不到目标，我们会痛苦不堪的。

而我那盼着有人获救的热切心情，则正是如此。“哪怕有一个人呢！”这样的话，我说了有1000遍，翻来覆去，越说心里越急切，竟至于一边攥紧双手，十指握得牢牢的，一边念叨，要是手里握着一个软物件的话，肯定会不由自主地把它捏碎的，我的牙齿也咬得紧紧的。

这些事情，以及它们的规律和原因，还是留待自然学家们去解释，我所能做的，只是把事实描述一通，以及祈祷一番。而我最初感觉到这一点时，却着实叫我大吃一惊，但至于它的来龙去脉，是我不清楚的，实在要说的话，这一定是由于我求友心切、心里过于执着的缘故，总觉得要是有一个信教的道友和我说话，我会感到安慰的。

偏偏这等好事，却难以如愿。也许是他们命运不济，要不就是我的，或者我们两者的命运都不济，才让这好事成空的。因为，一直到我离开孤岛，我也不清楚到底有没有人从那艘船上脱身。只是几天过后，我又痛苦地看到，在靠近船只失事的岛屿那端，漂上来一具年轻的尸体。他的身上，只穿有一件海员背心，和一条亚麻做的开膝短裤，我无从猜测他的国籍。他的口袋里，只有一根烟管和两块西班牙硬币，而对我来说，那一根烟管比硬币要十倍地值钱。

现在是风平浪静，我颇想壮起胆子，驾我的小舟去破船那里。我倒不是完全为了能从船上找到些什么。更重要的，是船里也许还有活人，我不仅可以救下他的性命，还可以靠着救人一命，来得到无上的快慰。这种想法使我昼夜不安，萦绕在我心里，只想拼着小命，爬上那艘破船去。我想，既然我心里情不可遏，则必是冥冥之中有神的点拨。

在这种想法的催迫下，我赶紧回到了我的小屋，备好了出航所需的一切：带上了一大罐淡水、一些面包和一只导航用的罗盘，一瓶拉姆酒，一篓子葡萄干。我把这些必要的东西，一件一件扛在身上，就迈步去了我的小船。我排尽船里的积水，让船浮起来，待把全部货物装进船里之后，我赶回家中去取另一批东西。我的第二批货物，是一大口袋稻米，一罐淡水，一把撑在头顶的遮阳伞，和大约两打的大麦饼干，外带一块奶酪和一瓶羊奶。我累得汗流浹背，才把它们搬上了我的小船。我一边打桨摇橹，沿着海岸划起了独木舟，一边祈祷上帝保佑我这次航行，直划到岛屿的东北角。这时，我该摆船驶向大海了，是进是退，全在此一念。我看着岛屿两边湍流不息的海流，不由想起我上一次的危险，心里一下子被绷紧了，登时没了主张。可以想见，不管被哪股海流冲走，我都将被卷出老远，落入汪洋大海，而且永远也回不了这座小岛了。等到那个地步时，以我这等小船，只屑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缕强风，我就得会丢掉小命了。

想到这一层，我只好放弃我的妄想，兴头大减，待我把船拖进临岸的小河，便跳下来，坐上一块小小的高地，郁闷而焦急，心里七上八下，想去出海，但又十分害怕。我只顾这样闷头呆想，不料潮水涨将起来，潮峰转了，看来若干时辰里，我是无法前进了。一见此状，我登时觉得，假如爬到最高处，则我会看清涨潮时海流的走向，由此可见，要是我被一股海流冲走的话，我能否指望另一股海流把我冲回来。我刚有这个念头，就顺眼看中了一座小山，它从两面俯瞰着大海，我从那里可以看清海潮的走势，以及我回来时当循的路径。从这里我发现，潮水是紧贴着岛的南角退去的，而涨来的潮水，则是沿着岛的北岸，所以，在我回来时，只需沿着岛的北部行船，自可以万事大吉的。

做完这一番观察，我又来了兴致，打算明天一早趁着第一股退潮动身。我盖着以前提过的那件守夜的大衣，在我的独木舟里歇过一宿，天不亮就出发了。我先是朝着正北行出一程，而后，便遇上了那股流向正东的海流，这股海流，真是叫我甜头尝尽，虽然是急流湍飞，却没有让我驾不住自己的小舟，与我上次在南岸遇到的海流大不相侔，我只是握牢舵把子，我的小舟就朝着破船一路飞去，不出两个小时，我就来到它的跟前。

眼前一片惨景，从船的建造格式看，这是一艘西班牙船只，它撞在两块礁石之间，船头船尾已经被海浪打得粉碎，而紧紧的夹在礁石中间的前舱，则由于撞得过猛，竟把主桅和前桅撞倒在了甲板上，折成了两截。我还发现了斜墙，看起来倒是首尾完好。待我来到跟前，只见一条狗突然出现在船上，一见我就吠叫起来，看见我朝它打招呼，它便立即跳进海里，向我游来，我把它弄上船，只见它奄奄待毙，饥渴交加。我拿一块面包给它吃，它竟像是雪地里饿了两周的饿狼一样吞将起来。而后，我又给这可怜的家伙喝了点淡水，它明显好多了。

此后我上了甲板。我第一眼看到的，是淹死在前舱里的两具尸体，他们的双手搂抱得紧紧的。我分析很可能是船撞上礁石时，正是雨大风狂，人们无法抵挡，和落进水里没什么两样，所以竟被不停涌进的海水活活呛死了。除了这只狗，船上没有活着的迹象，而我能找见的东西，也全泡汤了。待海水退出之后，我看到在船舱的底部有几桶酒，但到底是葡萄酒还是白兰地，我却不清楚。桶也太大了，我简直无从招架。我还看见了几口箱子，我想是海员们的，我把其中的两只弄上船来。但却没有时间查看里面的东西。

假如是船尾挤进岩石、而船头破开的话，我自信这一次出行，定当是大有所获的。因为，以我从箱子里找见的东西，船上该是财积如山，再以它的航道来推测，它一定是来自巴西再去西班牙。上面一定满船财宝，可而今，却谁也用不着了，其他人的下落如何，我无法得知。

除了这几只箱子，我还找见了一口装满酒的小桶，约有 20 加仑的容积，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搞上我的小船。在一只橱柜里，还有几杆短枪和一只装火药的大牛角，里面的火药约有四磅，但我只取了那一筒火药。并不需要那几只短枪，所以原封未动，我还拿了一根火铲和火钳（这是我所急需的），两把小铜壶，一口煮巧克力的铜锅，和一只烤架。带着这些货物和那只狗，趁着潮水开始回流，我驾船离开了。那天夜里，我便回到了小岛，但已经是疲惫不堪了。

当天夜里，我就歇在自己的小船里，天亮之后，我决定不把自己搞来的东西运回寨堡，而是掩藏在我的新地穴里，等我体力稍稍恢复后又吃了点东西，然后把所有的货物运上岸来，开始细细清点。我发觉那口桶里，装的是一种拉姆酒，味道却不见佳，不敌巴西的，而当我打开箱子，却发现有几样东西，我可以派上大用场。比如我在一口箱子里，找见了一只精致的小酒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里面装满了上好的酒，每一只瓶子，约有三品脱的容积，瓶口封着银边。我还找见了两罐上好的蜜饯，由于口封得死，所以未被海水浸坏，此外，我又发现了几件上等衬衣，正是我求之不得的。还有一打半的白麻纱手绢，和几件染色的领巾。最后，我翻到了箱里的财宝盒，只见里面有三只大大的口袋，盛的是西班牙银币，算起来，得有 700 枚之多。还有六只西班牙金币，包在纸里面，另外还有几根小金条，掂起来，约有一磅重。

在另一口箱子里，我还找见了几件衣服，却用处不大。看样子，这箱子是副炮手的，尽管里面没有炮药，却大约有两磅瓶装的枪药，装上三只小小的长颈瓶里，我想可能是用来打猎用的。但大体看来，这一次出行收获甚微，可用的东西不多。至于那堆钱，尤如粪土一样，在我眼里，和脚下的泥土没什么两样，我真想把它们拿去换来三四双英国产的鞋袜，这东西我缺得要命，脚上不穿东西已经是好多年了。从那两个溺水而死的船员脚上，我倒是扒下了两双鞋子，从一口箱子里，我还找见了两双，这还令我稍稍满意，可无论就舒适还是耐用而言，都比不上英国货，简直不好称之为鞋子。在这口船员箱子里，还有大约 50 枚西班牙币，看来这口箱子的主人要寒酸一些，不敌那口箱子的主人，似乎是个当官的。

和上次我从自家的船上搞回的钱一样，我还是把这些钱运回了我的洞穴，保存了起来。可惜的是，我无法分享船上的另一部分钱财，因为，我大可以去装回几船钱来，这根本不是件难事，即使我溜回英国，钱在这里也会万无一失，直到我回来将它们取走。

待我把所有的货物弄上岸来，并收藏牢靠之后，我回到自己的小舟，摇桨摆橹，顺着海岸划到了它的旧港，船停好，我就赶紧回到自己的小窝。到家之后，只见一切平安，于是我消停下来，重理旧业。一时间过得舒舒服服，只比以前小心了些，不时

作一番张望，但很少出门。即便是斗胆外出，也多是去岛的东部，因为我确信野人是从不到这里的，所以免得像去别处那样，提心吊胆的，还要全副武装。

就这样，我生活了两年有余。可我那混帐脑瓜，仿佛生来就要和我过不去，在这两年里我一直冥思苦想，想方设法脱离该岛。有时我想再去一趟破船，尽管理智告诉我船上已经不剩什么东西值得我去冒险出航。我时而想东走走，时而又想西逛逛，我想，假如我当时有一艘小艇，像我逃离萨利人时乘坐的那只，我早就没命似地出海去了。

人类的苦难，多半是出于不知满足，不安于上天的厚待，对于染上这种通病的人，我的一生可谓是前车之鉴。且不用翻检旧帐，即我不顾父亲的忠言，犯下那我所称的“原罪”，单说我后来一味顽梗，是使我落到今天这田地的罪魁祸首。靠了老天慈悲，我本已在巴西做了种植主，已经幸福地安身立命了，假如我得老天的保佑，安分守己地踏下心来，渐积渐累，那么在这些年里，我在巴西早就发家致富了。以我在巴西的留居之短、所得之丰来看，假如我呆下去，我如今已是家财万贯，成了团团富翁。我何苦抛下这份美丽的憧憬，这样一座万事俱备、蒸蒸日上的种植园，反要当什么司货，跑去几内亚逮黑奴呢。而只要我头脑清醒一些，家里自会财源日增，到时候，只屑在自家的门前，我们就能从奴贩子手里买到黑奴的。花费固然要多一些，但为省下这点蝇头差价，而冒那天大的风险，实在是不值得。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说起来，头脑鲁莽，往往是年轻人的劫数，而等到幡然悔悟、自知愚蠢的时候，已是花费了大量的精力，靠时间买来的阅历，是代价不菲的。我的下场就是如此。直到而今，我还是劣性难去，总是一味左盼右顾，不安于现状，来寻找脱身的可能。为了把我后面的故事讲得更有兴致，就该先说一说我这愚蠢的逃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计划，当初是从何而起，执行起来，又根据了什么。

不难发现，待我从那艘破船归来，并照往常那样把我的快船沉进水下，安顿牢靠，我便息影于自己的寨堡，生活恢复了往态。我现在的财宝，固然是很多很多，却未见多少阔气，因为这些钱，对我是百无一用，就像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秘鲁的印第安人那样。

那是在3月，一个雨季的夜晚，我踏上这座孤岛以来的第24年，我醒着，躺在自己的吊床里，说起来没病没痛，心情不坏，身体也好，但就闭不上眼，当然是指睡前的闭眼。整整一宿我眼都未眨，胡思乱想起来。

那些无尽无休的纷乱思绪，闯过我的脑海、我的记忆，这一天晚上像野马一样，要是一一写下来，是既不可能，也无必要的。我把来岛之前的平生梗概，以及我来岛后的生活，大致回顾一番。想我来岛之后，一开始还比较自在，而自打我看到沙滩上的人脚印子，生活里便充满了恐怖、焦虑和担心，我心里倒是明白，其实就在我快活逍遥的那些年里，岛上也是常来野人的，甚至一次登岸的人数，可有数百人之多。但我当时并不知道，眼不见心不烦，所以是害怕无由，照样有危险，但却无忧无虑。我之所以幸福，是因为我压根不知道有这危险，好像身边根本没有危险似的。这种事情使我恍然大悟，特别是我体会到，上帝之御人治世，也真是宅心仁厚，虽然人的身边总是危机四伏，但他却把人的识见限于一曲，以免人看到这些危险后，变得万念俱灰，魂不守舍。正是由于他看不到真相、不清楚四周的危险，才能够泰然地活下去。

想到这里我不得不把上岛以来所面临的实际危险，认真地考虑起来。以往我在岛上走动，那真是大摇大摆，若无其事的，而也许只是一棵大树、一面山坡，或偶然降下的夜幕，才使我免了灭顶之灾，没有落到食人生番的手里。而假如被他们捉住，则我

的下场，就是我手里的山羊和海龟的下场，毋用多说了，他们把我杀掉、吃进肚里，可不会有什么负罪之心，就像我吃掉一只鸽子、一只鹁子那样。我要是昧着良心，硬说自己不感激上帝，那是自毁自谤，因为我现在对上帝是无尽感激的。

待这些念头离开我的脑海，我又小费心思，琢磨起野人的本性来。我真是不明白，以上帝御世的睿智，怎么会由着自己的造物沦落到这份田地，野蛮残忍，吃起自己的同类来了。我乱想了一阵，但毫无结果，转而去想这帮野蛮人种们到底居住在哪里；他们出发的地方，离海岸到底有多远；他们为什么要离家涉险呢？他们的小船是什么样的；他们既然能来，我怎么就不迫使自己想点法子，到那边去呢？

但到了那里之后，我怎么办？假如落入野人手里，我下场怎样；要是被他们攻击，我将如何逃身？……所有这些，我想都没想。还有，我到了那边之后，谁能保证不被攻击呢？而我脱身的指望又在哪里呢？就算我们没有落入他们的手心，我又如何搞到吃的，又有什么前途呢。这些考虑，根本没有经过我的脑子。我就是一门心思想坐上我的小船，划上大陆去。我把自己眼下的生活，看得不能再糟了，觉得除了一死，已经没有什么大难。只要我到了大陆的边上，没准就能获救的，或者，我可以沿着海岸走，就像我在非洲海岸时那样，最终总能找到有人烟的地带，在那里获救，兴许会碰到一艘基督徒的船员，然后被救起来。最不济的，也不过是一死吧，这一连串的苦难，也好一了百了。但仔细一听这真是一派胡言。大概是我久经磨难、而好容易碰上一艘破船，却又令人失望，所以才这样心浮气躁的。那艘破船，我本已经爬上了甲板，多年来的期盼，就要成真了，我可以有人说话，问一问我这是在哪儿，兴许还能赖以脱身的，但在眨眼之间成了泡影。一想到这些，我心里气急败坏，本来还性子沉稳，信命由天的，这一下却翻江倒海起来。我简直无力转移自己的心思，光盘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算着出海去大陆上，心里五魔三道的，捺不下自己的欲望来。

这些想法，在我的心里折腾了两个多小时，东奔西突，直让我脉搏大动，血如潮涌，像是发了热病一样，其实不过是被这事搅得心血来潮罢了。我想来想去，终于精疲力竭，心血耗尽下来，于是被造化一抛，进了梦乡。依看官想，我该梦到这事的。但却偏偏没有，甚至与这事毫不沾边。我梦见自己已像往常那样，一大早便出了自己的小窝，只见海岸上停着两只独木舟，另有七个野人，正朝陆地走来，他们还带着一个野人，很显然是要杀来吃掉的。而那个即将被杀的野人，却突然跳到一旁，奔跑着逃命了；接下来他跑进那片茂密的小树林，正对着我的工事躲将起来。我看到只有他一个人，其余的野人并没有追过来，我便出现在他的面前，向他微笑，并鼓励他。他朝我跪倒，似乎是求我帮他。一见此状，我把自己的梯子指给他，让他爬了上去，并带他去了我的洞穴，后来就他就成了我的仆人，这个人可以做我的向导，可以告诉我做什么，到哪里取给养。告诉我哪儿不能去，免得被吃掉，哪儿又可以去，以及何处可以脱身，到这里我心里美滋滋的，想到这里，我醒了过来，心里的喜悦真是无法形容，因为在梦里，我看到自己逃跑有望，而等我醒过魂来，发觉这只是南柯一梦，我那份沮丧，无法形容，好不让人心气消沉。

不过，我却由此开悟，我要想试图脱身的话，则唯一的办法，是尽量抓获一个野人，最好还是他们手里的俘虏，即被他们带来要杀死吃掉的野人。但这些想法，却很麻烦。就是说，若想行得通，必须得攻击成群结队的野人，并把他们统统杀死。只是像这样妄逞一搏，且不用说容易失败了，而且合不合天理，我看也在两可。一想到这种血流成河的事，我心里就打颤，虽然我这么做是为了自救。以前我认为这样太残忍、太血腥。而如今，我又新找了些借口：这些人是我的敌人，他们得机就会吃掉我的。我这样做，只是危难关头的自救之策，是想摆脱死亡，好比他们

真来攻击我时，我得自卫一样。不过，尽管我振振有辞，而一想到我为了自己脱身，竟要流别人的血，就心里打颤，心里感到很不安。

就这样，折腾了好一段时间，我心里颠三倒四，置辩不休，直搞得我头脑大乱。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可到了后来，我那急于脱身的欲望，终于占了上风。我决定想尽办法、不计代价，搞来一个野人。念头一形成我就开始着手筹备了。可这事真是让我大犯踌躇。既然一时间找不出良策来，我决计先去观望，且等他们上岸再说，别的暂不管他，等他们来了，我再见机行事。

这样拿定主意以后，一有空我就去侦察一番，可我去得太勤，最后竟有了厌倦之心，因为我足足等了一年半的时间，几乎每天都要去一遍岛的西岸，或是岛的西南角，看有没有独木舟来，但每次总是无功而归。这真是叫人丧气，我心里也烦恼起来。只有这次却不比往前，我那活捉野人的欲望丝毫未减。仿佛事情拖得越久，我心里就越是急切。总之，我已不像当初那样小心翼翼，怕被野人看到了，而是急于要扑向他们。

此外，我觉得只要能把野人搞到手，我完全有能力调驯他们，使他们完全成为我的奴隶，照我的指示做事。我为这想法高兴了好久，但如果落不到实处，一切都是纸上谈兵，因为我这里总没有野人来。

自我有了这想法，时间已过了一年半，而有一天清早，我惊奇地看到，足足有五只独木舟，一齐开上了我这边的海岸，船上的人都已经上陆，没了踪影。他们的人数使我惊慌起来，因为我看见有这么多独木舟，而我又知道每一条船里，常常坐有四五个人，有时还不止于此，所以，一时间我乱了方寸，不知怎样来执行我的计划。怎样去攻击那二三十号野人。我只好悄然呆在寨堡里面，心里忐忑不安，茫然无措。但我还是按照以前的盘算，拉出进攻的架势。一有机会，就准备行动。我等了好久，想听清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们的动静，可终于捺不住性子，于是把我的枪挂在梯子脚上，和往常一样我努力地爬上了山顶。我虽然是站着，却不敢把头露出山来，以免被他们看到。通过望远镜，我看到他们至少有 30 多人，点起一堆火，正在烤肉吃。但至于是什么肉我却不知道。只见他们围着火堆，怪模怪样地跳起舞来。

一会儿，只见我的望远镜里，有两个可怜的家伙被拖出了小舟，像是当初被放在那里，而今要上屠宰场了。我看见其中一个立即倒在了地上，大概是用木剑或木棒打倒的，因为这是他们的惯伎，另有两三个人，立即动手分解起来，准备做菜吃。而另一个家伙则被扔在一旁，等他们回头来宰。正当此时，这倒霉蛋不由萌发了逃命之心，一看稍有宽假，于是突然从他们身边跑开，沿着沙滩，箭步如飞地朝我奔来，就是说，奔向我定居的这一带海岸。

说心里话，一见他朝我跑来，我真是吓坏了。尤其是我觉得在他的身后，似乎追来了一大帮野人。我料定他会躲进我的树林里，我的美梦，眼看就要实现一部分，但我不敢指望其余的野人们不追到这来，并把他捉走。但我还是隐伏不动，当我发现只有三个人追将过来，我心里才稳定一些，而当我又看到，这家伙健步如飞，已经把他们甩在后面，只屑坚持半个小时，就能彻底摆脱他们，这时，我不由得精神大振。

在他们和我的寨堡之间，拦着一条小河。照我看，他必须得渡过河来，否则，这个倒霉蛋就得在河边被捉住。但我却小看他了，这个逃跑的野人一来到河边，虽然潮水涨得很高，他却视同无物，登即扎进水里，只划了 30 来下，便游过河来，脚一着地，又力气十足地飞跑起来。而那三个人中间，我发现其中有两个会水，另一个不会，所以站在河的那边，不敢下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逃走。不久，就慢吞吞地折回头去了。对他而言，这实在是一件好事。

只见那俩会水的人，足比那逃跑的家伙多花了两倍时间，才游过了小河。一见此状，我开始高兴起来，心想，该去给自己找个仆人，兴许还是个伴侣、一个帮手呢，这明明是老天叫我去救这个倒霉蛋嘛。于是我立即拿上我那两杆枪，蹲下梯子，然后又像上次一样，手脚麻利地爬上山顶，抄近路跑下山来，插在追人的和被追的之间。我朝那逃命的家伙高喊一声，他扭过头，刚看见我时简直像见那帮野人一样大惊失色。但我向他招手，要他折回头来，同时，我慢慢地朝两个追来的野人走去，然后突然冲向跑在最前面的那个，用枪托对他猛地一下子，将他砸翻在地。因为我不想开枪，以免被其余的野人听见，尽管距离很远，不易听着枪声的，更看不到硝烟了，就是隐约听到，他们也很难弄清是怎么回事。且说我把这家伙砸翻在地，随他追来的另一个野人则停下脚步，像是被吓了一跳。我快步朝他跑去，待我跑近之后，才看到他手里有弓箭，而且正张弓射我，这就是他逼我了，我只好先向他开火了，我一枪打去，便结果了他。而那逃跑的倒霉蛋却呆站住了，尽管他眼见那两个冤家已经倒地，慑于我的枪里发出的火光和巨响，说前不前，说后不后，竟傻呆呆地站着，看样子还想逃跑，不想过来。我又朝他喊了一嗓子，做手势叫他过来，他倒是懂我的意思，于是走一步，停三停，停三停，又走一步，这时我才看到他浑身发抖，好像我马上就要杀掉他一样。我招呼他走近我，并想尽办法，用手势壮他的胆子，他一步步来到我跟前，每走十来步，就跪倒在地，感谢我对他的救命之恩。我向他笑了笑，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招呼他再往前来。最后，他终于来到我跟前，又跪在了地上，以头伏地，吻起了地面，抬起我的脚放在他的头上，好像在发誓做我一辈子奴隶。我把他拉起来，好脸待他，并鼓励他。但我还有事做，因为我看到被我砸倒的野人并没有死，只是被打昏了，现在正渐渐清醒过来。于是我把那野人指给他看，叫他明白那家伙没死。看到这情形，他呜哩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哇啦，说了几句我不懂的话，可在我听来，那真是悦耳极了，因为自从我被抛弃孤岛以来，除我自己的声音以外，我听到的第一句人话。可我现在来不及想这些，因为被砸昏的野人已经恢复到能坐起来。我一见是这样，便用另一杆枪瞄住那人，做出要射死他的样子。我那野人看到我举枪，便打出手势，要我把挂在腰间那柄无鞘宽刀借他一用，我答应了他，一接过那口刀，他便直扑向自己的冤家，手起刀落，那人的头就滚落下来，动作麻利程度，就是德国的刽子手也自叹不如的。依我看，这家伙一辈子也没见过刀剑，而用起来却是如此老练，真是让我好生奇怪。不过，我后来得知，似乎他们造的木剑又快又重，加上木质坚硬，即便是砍脑袋砍胳膊，也是只屑一刀的。且说他砍下头，大笑着朝我走来，做出一副得胜的架势，同时也把我的刀带了回来，而且是做态做姿，真是千奇百怪，搞得我莫明其妙，随后把那口刀和当我的面砍下的人头，放在了地上。

可最让他吃惊的，是我怎么能呆在远处，只屑一指，就把那野人杀掉。他做出手势，要我让他去跟前看看，我也尽可能地用手势说，他自己一个人去好了。待他来到那死人跟前，他简直呆了，傻愣愣地看着那死人，翻过来，调过去，看那子弹打下的伤口，子弹似乎打在了当胸，穿出一个洞来，但血流不多，因为他死了，所以流进了内脏。他捡起野人的弓箭，走了回来，于是我打手势告诉他后面还有好多野人呢，并招呼他跟在我身后。

他用手势回答我说，为了不让后来的野人看到，该把他们用沙子埋掉，我又打出手势，由他去做。他埋头干起来，顷刻之间，就用双手在沙地里刨出一个坑来，大得足以埋下第一个死人，随后，他把那死人拖进坑里埋掉了，又依法埋掉了另一个。我想他只用了片刻钟，就埋好了两个死人，然后，我叫他离开那里，但没有带他去我的寨堡，而是走得很远。去了小岛那头的洞穴。就这样，我没有让我的美梦在我的家门变成现实，就是说，

他没有跑进我的树林里藏身。

他一路上走得很快，一定是饿坏了，于是到了洞穴，我便拿面包和一把葡萄干给他吃，又给他水喝。待他吃饱喝足，我打出手势，指着我铺好的一堆稻草，和上面的一条毯子，也就是我要他躺下睡一觉，这可怜的家伙便躺下睡去了。

这小子模样很是齐整，有点仪表堂堂。只见他四肢修长，很结实，个头高高的，非常匀称，照我看，年岁在 26 上下。他的脸庞俊俊的，眉宇之间还透着英气，不见歹狠之相，但也不缺欧洲人脸上的柔甜，特别在他笑的时候。他的头发又长又黑，但不像打卷的羊毛，而且是高额广颧，眼睛炯炯有神。他的肤色，也不是漆黑一团，而是呈黄褐色，又不像巴西、弗吉尼亚和美洲的其他土人那样，黄得丑陋而令人恶心，而是一种明快的橄榄色，很是中看，却不好形容。他的脸圆而饱满，鼻子不大，不像黑人那样扁扁的，嘴也很俊俏，唇薄薄的，牙齿和象牙一样白，整整齐齐。他与其说在睡觉，不如说是打盹，因为半小时左右他便醒了过来，走出洞穴来到我身边。当时我在旁边的围栏里，正为我的山羊挤奶。他一瞧见我，便飞跑过来，又跪了下来，做尽了手势，使绝了怪态，低声下气地表达他的感激，后来竟还靠着我的脚边，把头伏在地上，像以前那样，扳起我的另一只脚来，搁上他的脑袋。然后，又做尽了手势，表达他的依顺和臣服之心，叫我知道他想一辈子来为我当牛做马，打算一辈子来服侍我，待我明白过他的大意，便示意他说，我很喜欢他。不久我开始对他说话，并教他来和我说话，我告诉他他该叫“礼拜五”，我就是在这一天救下他那小命的。起这个名字，是要纪念这一天。我还教他要称我“主人”，又让他明白，以后这就是我的名字了。我还教他说“是”和“不”，并让他懂得这俩词的含义。我把陶罐里的羊奶给他喝，并示范给他看，又把面包蘸进奶里。然后我给他一块面包，要他照我的样子吃，他马上照办了，而后做出手势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诉我好吃极了。

晚上，我和他一道歇在了那里，第二天一破明，我便招呼他随我来，并且给他衣服穿，他显得很高兴，因为他一直赤身裸体，当我们经过他埋那两个人的地点时，他做手势给我，说我俩该挖出死人来，把他们吃掉。我立即表示我讨厌这事，显得怒气冲冲，并做出一副样子说，一想起这事我就恶心，我向他挥手，叫他赶紧离开，他立即遵命了。我把他领上山顶，看他的敌人走了没有。我抽出望远镜来，野人呆过的地方倒是看得清清楚楚，独木舟和野人都不见了，看样子他们是走了，而两个同道却抛在了脑后，找都没找。

但我却不满足于这通发现。胆子一壮，好奇心也大了，于是我带上我的仆人礼拜五，把那口刀递到他手里，让他背着弓箭（我发现他使得很娴熟），替我扛上一杆枪，我自己则扛上两杆，便出发去了那帮畜生呆过的地方，因为我想把事情搞清楚。待我来到那里，一见眼前的惨景，只觉得脉管中的血液，登即凉下来，心都提到了喉咙口。这副场景，虽然礼拜五是见惯不惊，而在我眼里，那真是可怕极了。地上满是人骨头，血迹斑斑的，大块大块的人肉，半糊不焦的，刚吃掉一半，就扔得西一片，东一片，一句话说吧，到处是他们获胜之后大摆盛宴的残迹。我看到了三颗人头，五只手，还有三四条腿和脚的骨头，以及人身上的其他部分，撒得满地都是。礼拜五用手势告诉我，他们总共带了四个俘虏来摆这人肉宴席，另三个被吃掉了，除他自己。我还知道，那些野人与轮到做他们国王的人打了一场恶战，他们捉了许多俘虏，都带去了各处。以便吃掉，正像那帮畜生处置他们带来的那三个人一样。

我叫礼拜五把骨头、头颅、那些残肉断骨和人肉块子，统统收集到一块，堆成一堆，上面点起火来，烧成了灰烬。星期五一见人肉，又有些食欲大增，这真是本性难移。我做出一副怒态，

表示我一想起这事，就满腔厌恶，至少是不想看到这点。我还设法叫他明白，他要是再敢提这事，我就杀掉他，他这才不敢再有表示。

我们干完这事情，便回到了我那寨堡，随即我就埋下头，为我的礼拜五操持起来。我先是那位不幸的副炮手的箱子里，找出一条麻纱短裤来，小加改动，使他穿来合身。而后，我又使出浑身解数，为他缝了一件羊皮甲克，我还用一张兔子皮，为他做了一顶帽子，戴起来合适，看上去又蛮时髦的。这么一来，他现在就有身行头了，而且就样子论，还算差强人意。他自己也十分高兴，乍一穿上这么套行头，走起路来，未免别别扭扭，那短裤穿在身上，显得有些奇怪，而那件背心也磨他的肩头和胳膊窝，搞得他叫苦不迭。我给他松了一点，最后他终于顺顺当当地习惯于穿衣服了。

在我带他回家后的第二天，我开始考虑把他安顿在哪里，才能使他自在，我也好踏实。我在那两道防御工事的中间，即里墙的外侧，外墙的里侧，找了一块空地，为他扎了一顶小小的帐篷。本来有一道门、或一条出口是通向我那洞穴的，这回我做了一扇正经的门，有门框、有门板，安在了入口处稍里一点的通道上。我让门从里边开，晚上将它关住，并把我的梯子取进来。这样一来，礼拜五是无从进入我的里墙来靠近我的，除非他越墙而过，而这样必然会弄出声音，势必把我惊醒的。因为在我的里墙和山坡之间，如今有一层木条搭成的屋顶，直把我的帐篷罩得严严实实，上面铺满了小木棍子，顶上有一层稻草，简直和芦苇一样坚韧。在我支梯子出入的洞口，我装了一到翻门，假如有人想从屋顶上闯进来，肯定是行不通的，只会掉将下来弄出很大的响动。至于武器，每天夜里，我都全部收在身边。

我这通戒备其实是多此一举，因为要说起仆人的忠心、爱主和实心实意来，那礼拜五对我真是无出其右。他总是不温不火，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打鬼胎，事事都依头顺脑的。他对我情深意切，就像一个小孩对待他的父亲。我敢说，要是事到临头，为了保我的命，他会甘心拿出自己的性命来。他事事都体现出对我的忠心，不久我就打消了顾虑，深信就我的安全来讲，是根本不必防他的。

这事使我感慨万分，我常想，上帝在运行天道、在管理自己的造物时，不管是出于何心，往往使人间的许多造物，无法把能力和心智用到好处去，但他还是像对待我们一样，赐予他们同样的心智、同样的感情、同样的理性，他们同样是有仁有义，同样是知恩图报，疾恶如仇，同样是忠心耿耿、以诚待人，同样有能力施善于他人，并承善于他人。只要上帝给他们机会，来施展这些良知良能，他们总是乐于将这些天赋之性，用到好处去，这一点和我们相同，甚至比我们还要勇于为善。一想到这一层，我就时时感到郁闷。我常想，虽然有上帝的圣灵，上帝的教诲，和上帝的话语，像灯盏一样，照亮我们的心智，我们自己又懂事懂理，可就许多事情来看，这些能力在我们手里，却用得令人不齿。我们认识上帝，虽然足以化济品庶，但上帝却不知出于何心，偏偏在千百万人面前隐而不现，而从这个可怜野人来看，这种知识在他们手里，会比我们用得更好的。

一想到这里，我就刹不住脚来，竟时时侵入上帝的领地，好像是责备他待人不公，让一些人处于昏昧之中，另一些得他的照耀，却责人以同样的义务，这好像是有些蛮不讲理了。可我赶紧打住，用下面的结论来击退我上面的想法：首先，上帝是以哪种神意，哪种法律，来为这些人定罪的，我们并不清楚，但上帝之为神，正在于他的无限神圣，无限公正，所以这些人一定是有罪于上帝，违背了他的神意（而照《圣经》的说法，神意就是他们的法律）才被照律治罪的，而这些律条的基础，虽然不为我们所知，但要是凭良心说话，他们也得承认这律条的公正。其次，既然我们都是陶工手里的泥巴，则陶器就不该问这样的问题：为什

么把我们塑成这样。

还是再说一说礼拜五吧。我对他，那真是一百个中意，我事事教他，好使他成为我的帮手，成为有用的人，我着意教他说话，也教他听懂我的话。他真是天底下最乖巧的学生，总是兴致很高，也知道刻苦。每逢他听懂我的话，或叫我听他的话，他就高高兴兴，所以和他谈话，我心里感到很高兴！我现在的的生活，开始变得甜甜适适，我心想，假如我能安然躲过后来的野人，即使是永远住下去，就是老死在这里，我也满不在乎。

在回到我那寨堡两三天后，我想该给他吃点别的肉，诸如羊肉、兔肉、海龟肉之类的东西，以改掉他可怕的饮食之道，不再有吃人的胃口。所以有天早晨，我带他到树林里去。依我的本意，我本来是想从我自己的羊群里，找一头小羊出来，然后杀掉，而后带回家里做肉吃。谁知走到半路，我看见一头母羊躺在树阴里，另有两只小羊，依偎在母亲的身边。我一把拉住礼拜五，叫他站住，并用手势告诉他不要乱动，随即我端起枪，一枪射死了一头羊羔子。可怜的礼拜五，虽然以前见我杀过他的敌人，但至于是怎么杀的，他想不通也搞不懂，所以一见我开枪，登即楞住了，浑身筛糠似的乱抖，一副傻呆呆的样子，简直要吓瘫了。我瞄住的那头羊羔子，他并没有看到，或者没有看清我杀的是羊，所以只顾着脱掉自己的背心，一通乱摸，看自己伤着了没有，我想，他一定是认为我要杀他，因为他走过来，一头跪在我跟前，抱住我的膝盖，说了一通我不懂的话，看意思是求我别杀他。

但很快我就想了个法子，叫他相信我不会害他。于是，我一边大笑着把他拉起来，一边指着我杀死的羊羔，叫他过去拣回来，他按我说的话去办了。在他满脸疑惑、想弄清我到底是怎么杀死的这头羊羔时，我又装上了第二枪弹药，片刻之后，只见有一只大鸟，具体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样子像鹰，停在我射程内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棵树上。于是，为让礼拜五懂个大概，我把他招到跟前，指一指那只其实是鹦鹉，却被我误当成鹰的大鸟，又指一指鹦鹉身下的地面，意思是我要把它打下来，叫他知道了我的用意是要杀那只鸟。随后我开火了，并要他快看。尽管我事先做过交代，可他一见那鸟登即扑落在地，又被惊呆了，而且这一惊吃的，比上次还大，因为他没有看见我在枪里装火药，只觉得我这杆枪也真是希奇，像一座仓库，盛满了死亡和毁灭，无论杀什么动物，人也好、鸟也好、野兽也好，也不论远近是统统不在话下。他这一惊吃下，竟半天不消，假如我要由着他来，我相信他会顶礼膜拜我和我那枪的。说起那杆枪，自从我认识他以来他摸都不敢摸，只要剩下他一人，他就冲那枪说话谈心，仿佛他俩是有问有答。我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求那枪别杀他。

待他稍微缓过神来以后，我派他去把我射死的鸟取回来，他遵命而去，却久久不见回转。原来那头鹦鹉没有咽气，扑棱开翅膀从落地的地方飞出老远去。可他还是找见了鹦鹉，把它提在手中，回来交给我，一见他对枪懵然无知，我就背着他，趁机又装好了枪药，以便遇到目标，随时来打，谁知再也没有目标出现。于是我把羊提回家里，当晚就切得好好的，把皮剥下，放进煮锅里炖起了羊肉，最后，一锅鲜美的肉汤煮成了。我先尝了一下，然后便分过一杯羹来给我的仆人，他似乎很得意这一口，吃得很开心。只是见我就着盐吃，感到大惑不解。他打手势对我说，盐可不该吃，又顺手捏起一撮盐来放进嘴里，做出一副苦脸，简直要呕呕吐出来，而后还拿清水嗽口。看样子他是实在不喜欢吃盐，也许是不习惯吃。我也不含糊，抄起一撮未蘸盐的肉放进嘴里。随后也坐科作势地呕呕乱吐，表示肉中少了盐，而且吐得比他还凶。但吐也白吐，他根本不在乎肉和汤里有没有盐。尽管后来也稍进一点，但仍是浅尝辄止。

叫他吃过炖肉和羹汤之后，我决计第二天做一些烤羊肉来款

待我这仆人。照我在英国的所见，我把肉串起来，架在火上烧烤。我先是在火的两侧，各插上一根木棍，上面又横架上一根，然后把肉串拴在横棍上，不停地在火上转动。这一招，礼拜五佩服得五体投地。等他尝过烤肉，显示出异常的兴奋，为了叫我晓得这一点，他用尽了手段，不由我不明白。最后又告诉我，他再也不想吃什么人肉了。这话听得我喜滋滋的。

第二天，我派他照我原来提过的做法去舂一些粮食，给它们筛糠去皮，很快他就学会了，并且手里的活儿简直和我一样老到，尤其当他明白这工作的意义、知道这是为了做面包吃以后。因为干完那活之后，我给他看了我制面包、烤面包的过程。不久，这一整套的活，礼拜五全可以替我干了，而且干得和我一样好。对于他的聪惠，我简直是无话可说。

家里的饭口如今是俩，而不是一个了，所以我想，得多开垦出些地来，才好比往常多种粮食。我划出一大片地，先和从前那样把篱笆圈上，礼拜五也欣然上手，他十分卖力，还显得兴头十足。我把整地的目的讲给他听，说是为了种出庄稼来，才好有更多的面包，因为现在加了他，有我吃的，也该有他吃的。他做出一副领情的样子，并让我知道，我这般加倍辛苦，还不是多他的缘故，所以，只要我说一声该怎么做，他就立刻去学，而且一定为我加倍出力。

这一年，是我孤岛生涯最舒心的一年。礼拜五也可以顺当地交谈了，凡在手边的东西、和我派他去的地方，我都把名字讲给他，他也大体领会，还总跟我言来话去的。我又开始动起舌头，说起话来，以前却是不容我如此的。除和他交谈的乐趣之外，礼拜五这人，也是叫我好生满意，日子一久，愈见他性子淳朴，一派厚道，我真有些爱上了这家伙。从他那面说，我相信他之爱我，胜过以前爱过的所有东西。

有一次，我想试探他是否有回家的念头，他从我这学来的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语，足以回答我的大部分问题，我问他，他的部族是否从没有被打败过，一听这话，他嘿嘿一笑，连说：“那是，那是，咱们总好打一顿。”他的意思是，我们老打胜仗。由这儿，我们开始了下面的交谈：

主人：“你们总打胜仗，那你怎么被抓了俘虏，礼拜五？”

礼拜五：反正我们打得凶。

主人：怎么个凶法，如果你的部族打败了他们，那你怎么会被他们捉住的呢？

礼拜五：我呆的地方，比我的部族他们人多，他们捉了一个、俩、仨、跟我。在远处，我那部族打坏了他们，我没在。我那部族抓了一个、俩、好多个。

主人：那当时，你那边的人怎么就不从敌人手里救你出来呢？

礼拜五：他们拉了一个、俩、仨、和我，跑了，坐独木舟，我那部族那时候没有独木舟。

主人：那么，礼拜五，你的部族把人抓住怎么办呢？是不是也像他们那样，把人拉走吃掉？

礼拜五：那是，我们部族之间都一样，全部吃光。

主人：他们拉到哪儿呢？

礼拜五：去别处，他们想去的地方。

主人：他们来这里吗？”

礼拜五：那是，那是，他们来这儿，来另外的地方。

主人：那你跟他们来过吗？”

礼拜五：那是，我来。（说着，他指着小岛的西北，那似乎是他们的地盘）

我这下子明白了，原来我这仆人礼拜五，居然也常常混杂在野人群里，登上小岛另一边的海岸，参加这种吃人盛会，而他之被捉来，也是为给人下肚。过了一阵，我鼓起勇气，带他来到前

面提及的海岸，他当即认出了那地点，并对我说，就是在这里，他们一次吃过 20 条汉子，两名妇女，外带一个娃子。他用英语数不成 20，就在地上数出许多石子，排成一行，然后一边数一边指着对我说，总共这么多。

我所以要谈这一层，是为引出下面的事情：待我们谈话完毕，我又问他，从我们的岛去对岸，独木舟是不是经常失事。究竟有多远，他对我说没有危险，他们的独木舟从来没有出过事，只是出海不远有一道风，一股海流，往往是早晨这么走，晚上那么来。

我本以为这只是一股潮水在进进出出，后来才明白，这是那条名叫“阿隆龙斯”的大河吞吐所致，而我们的 islands，我后来知道，恰好落在这条大河的河口。我从西北方和西面看到的陆地，则是一座巨大的岛屿，名叫特立尼达，位于河口的正北岸。我朝礼拜五左探右问，那里的风土、居民、海面以及海岸，与之毗邻的部族，他倒是竹筒倒豆，凡他知道的，无不告诉给我。我问他，他本种人的部族都有那些名字，却只得到一个，即“加勒布”。由此我不难想到，那是加勒比群岛，在我们的地图上，该群岛正是在美洲，从阿隆龙斯河一直延伸到了圭亚那，又迤逦去了圣马尔他。他告诉我说，走出好远去，直到月亮那边（他的意思是，在月落之地，我想这一定是在他们国土的正西），住着一些长胡子的白人，和我一样。说到这里，他指一指我那在前面提过的大胡子，而且他告诉我说，他们杀了“多多的人”，据我看，他是指西班牙人，他们在美洲的暴行，那真是遍地皆知，从老子到儿子，土人们刻骨铭心，永远不会忘却的。

我又问道，照他看，我能否离开本岛，去到白人中间。他连说“可以，可以”。我可以坐“俩独木舟”去；我不大明白他的话，也无法让他讲清楚，他所谓的“俩独木舟”是怎么个样子。最后，我花了好长时间，费了好大劲，才想通他嘴里所说的，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定是一艘大艇，像“俩独木舟”那样大。

听礼拜王这席话，心里很是高兴，打这时候起，我就抱定希望，迟早我能找见机会逃离这里。而这个可怜野人，一定会助我一臂之力。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礼拜五和我相处，渐渐能说会道，还懂我的话，日久天长了，我少不了要他脑子里打下一点宗教基础。有一次，我着意问他，是谁造的他？这个可怜虫，不明白我的意思，只以为我是问他老爹呢。我变变招数，问他知道可知谁造的大海、我们脚下的地、那山、还有那树林。他对我说，是一位远在他方的“目那奇”，只知道这人岁数老大，别的讲不上来。他说，这人比大海、月亮、陆地和星辰岁数还大。我又问他，这一切，既是这个老头子造的，那它们怎么不崇拜他呢？他一脸正经，做出副天真的模样，说道：万物都对他说“哦”。我又问他，在他老家，若有人死了，可有地方去？他说，那是，他们都去“目那奇”。我问他那些被吃的人是否也去了那里，他说“那是”。

由这些事情入手，我教他结识神的真身。我指指天上，对他说，创造万物的神就住在上面。他还以创世的意志和神威统治着世界。他无所不能，生杀予夺，我就这样，慢慢除去了他的眼障。他听得人迷，把耶稣基督是被派来拯救我们的说法、我们的祈祷方式、祈祷可以上达天听，等等，都欣然接受了下来。有一天，他对我说，既是远在太阳之外，咱们的神就能听到咱们，那与他们的“目那奇”相比，简直是大巫见小巫，因为他住的地方，不过一步之遥，就听不见他们说话了，非得等他们去他住的山头，在跟前说话不可。我问道，他可曾去过那里，对他说话？他说没有，小伙子们从不去的，只有老头们去，这帮老头，他称之为“恶卡斯”，照他的解释，是他们的祭司、僧侣，他们走去说一声“哦”，就转回来，告诉土人们，“目那奇”是这般这般讲的。由此可见，僧侣的骗术，到处都有，最最蒙昧的异教徒里也

少不了它。为保住常人对教士的膜拜，把宗教东藏西掖，搞得看樣子十分神秘，这套把戏，不独罗马有，凡有宗教之处都未能免俗，即使在最残暴最野蛮的生番群里。

可我千方百计要戳穿这套把戏，于是我对我的仆人礼拜五说，那一帮老头子，装腔作势，爬上山去，冲那尊神说一声“哦”，这全是骗局，又领什么目那奇口旨回来，更是胡诌八咧。就算有谁答理他们，也准是小鬼恶魔的。我趁着这当口，跟他一通长谈，讲起魔鬼，魔鬼的来历，他的扯旗造反、背叛上帝，他的恶意待人，以及那恶意的来由，还讲了他是如何在人间的暗处，僭拟上帝之尊，想叫人拜他如拜上帝。如何骗人毁人，机关算尽，又是如何贼手贼脚地溜进我们的情欲之中，然后投人所好、张网设筌，让我们自弃诱饵，自投罗网，心甘情愿地投进他那张毁灭之网。

把关于魔鬼的概念印进他的脑子，照我看，远比叫他领会上帝的存在更困难。天地万物，必有个最初的来历，和一个最高的主宰。冥冥之中，必有个万物所宗的神明。他一定是公正无偏，明镜高悬的他既创造了我们，我们得恭表敬意——所有这些，我向他侃侃道来，自有天地万物供我引证。但说起魔鬼，他的来历、存在，以及他的本性，最要命的，是他何以要专干坏事、还要哄骗我们干坏事，说起这些，似乎就没了证据可供我舌端驱谴。这可怜的家伙，只是自然而天真地拎出了一个问题，就把我问懵了，简直问得我无言以对。我先是冲他侃侃而谈，讲上帝的神威，他的仇视罪孽，他的无所不能，他为不义之人备下的毁灭之火。还有，我们既然都是他创造的，那么他在眨眼之间，就能毁灭我们和整个世界。这一番话，他倒是听得一丝不苟，十分认真。

然后，我又告诉他，魔鬼是怎样与上帝为敌，在人的心里，不怀好意，恶狠狠地耍尽手腕，想毁掉神的好计划，毁掉人间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基督王国，如此等等。不过，礼拜王问道，既然你说上帝是那么有力，那么了不起，难道和魔鬼相比，他岂不是力胜一筹么？我回答说：“对呀，礼拜五，上帝比魔鬼强，他是胜过魔鬼的，挡住他那攻心的毒刺。”所以我们才冲上帝祈祷，求他让我们把魔鬼踩在脚底下，好抗住他的诱惑。”“可是”，他又问道，“既然上帝比魔鬼强，干吗没宰了他，免得他再犯坏去？”

这一问，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虽然是有把年纪，但作为教师可是新手，至于替人决疑解惑的事，更是没有资格。他乍问之下，我结舌难对，只好装聋作哑，一遍又一遍地问他，他刚才说的什么？他却不依不饶，非得问出个究竟来，磕磕绊绊地，把刚才的问题重复一遍。这时我已经喘过了神，说道：“上帝绝饶不了他，他是给魔鬼攢着呢，最后才把他扔进无底洞里，烧他个死去活来。”但这么回答，礼拜五并不满意，他拣起我刚才的话头，又问将回来：“最后？攢着？那咱就不懂了，干吗不现在宰了他，不一开头就宰了他？”我回答说：“你要怎么讲，那咱俩在这做坏事、冒犯他时，上帝为什么当即不宰了咱俩？叫咱俩活着，正是要咱们悔过，饶了咱们呀。”他把这话在心里好好思考了一番，然后，兴冲冲地说道：“对呀，对呀，这不就结了吗？我、你、魔鬼、还有坏人们，都留着，悔了过，上帝就统统饶了咱们。”这一下，我又被他搞得黔驴技穷，毫无办法。由此可见，凡有理性的生物，固然可单凭天赋观念的引导而结识上帝，顶礼真宰、膜拜上帝，也可以单从天性所出。可要是认识耶稣基督、他之为我们舍身赎罪，认识到人神之间的新约中，有一位调停者，在上帝御座的脚凳上，有一位说情人，却是非天启莫办的。只有上天的启示，才能在我们的心里形成这些观念。只有救世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神的话语，成圣徒而许下的圣灵、为神的子民行正道，才能教给我们上帝救人的道理，成为我们获救的手段。

于是，我急急忙忙赶紧站起身来，假作外出有事，把主仆间

的这场谈话岔开了。又找了件事情，把他远远支开，而后我诚下心来，祈祷上帝赐我能力，来开导和启发这个可怜野人，祈祷他的神助，使这可怜的家伙通过基督，将上帝的灵光纳入他暗昧的心田，使他皈依基督，并指导我以神的语言，同他讲话，好使他心服口服，灵魂得救，眼翳顿开，待他转回家来，我跟他一番长谈，谈到救世主的为人赎身，和天上传来的福音教义，即向上帝悔罪，并信仰万福的救主耶稣。随后，我又尽我所能，向他解释我们那万福的救主，为什么要赋形于亚伯拉罕的子孙，以天使的模样显身，为什么堕落的天使，不能沾到救主的恩泽。他来到世间，只为拯救以色列的迷途羔羊，等等等等。

我想方设法，开导这可怜的人，说句实话，我是诚意多于学识。我想，不管是谁，只要照我的办法行事，就不难看到，在给他摆事实讲道理的同时，我也在教学相长，以前我竟然不知或是习惯性地却从不究心的许多事理，为了教这可怜的野人，如今我上求下索，竟也豁然开朗了。而且自打我教人以来，我那格物穷理的热情，也远比以前高涨。所以，单就他出现在我身边这一事而言，不管这可怜的家伙日后是否于我有益，我就该谢天谢地。我的愁情苦绪，日渐淡薄，我的生活起居，也无比舒适。每逢我想到，我虽然困居孤岛，形单影只一个人孤单了这么多年却不仅能殚心悟道，知道仰望上天，去寻求那把我带来岛上的冥冥之手，而今又能替天行道，搭救起一个可怜野人的灵魂和性命，使他开眼看到了真正的宗教，和基督的教理，从而也结识了基督，那永生的基督——每逢我想到这些，就有一股浹髓沦肌的喜悦袭上心来，我甚至感受到自己是多么的伟大，并为自己沦落到这里而屡生庆幸之心，而在以前，我反觉得平生的苦痛，是莫此为大的。

就这样，我怀着感恩之情，度完了剩下的孤岛岁月。假如普天之下还有十全十美的事情，则我和礼拜五相处的三年由于有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跟他交谈的乐事，那真能算得上尽善尽美。当初的野人，如今变成了一个好基督徒，而且，虽然我自信靠了上天赐福，我与他一样，都成了悔过自新之人，每天都祈求上帝的原谅宽恕与保佑，都已经借了上天的援手而脱胎换骨。可礼拜五比起我来，当是一个更好的基督徒。在这里，我们有神的言语可以阅读，有他的圣灵可资指导，比起英国来，我们和神的距离似乎更近。

我经常苦读《圣经》，并尽我所能，让他明白我所读经文的含义。而他也认认真真，向我质疑问难，这样一来一往，我对《圣经》的学习，也大非昔日的私下默读可比。在我的隐居生活里，我还常常能体会到关于神的知识、以及基督救世的道理，在《圣经》里，已经讲得明明白白，实在是浅显易懂，说起来，这也真是一桩齐天的福祉。我单凭着阅读《圣经》，就能无师自通地明白自己的义务，身担起悔罪自新的胜业，领悟救世主救人救世的真谛，在行为上，又能脱胎换骨，事事依顺上帝的旨意。同样是这些浅显的道理，又启发了这个野人，使他成为一个我平生少见的好基督徒。

至于世人在宗教问题上，辩口滔滔，聚讼纷纭，教义上的坚白之争，教会里的弄权窃柄，对我们是全无用处的，而且照我看，这种争论根本就没有必要。我们自有《圣经》作登天的津梁，自有圣灵在我们的眼底，自有上帝的亲口教导，来指引我们领悟真道，使我们欣然服从他的教导。只要我们得到了宗教的真意，那么宗教上的辩来驳去，逞博斗学，除了把世界搅得乌烟瘴气，其它什么用处都没有。

但我还是把生活里的可传可记之事，依着次序一一道来。

待我跟礼拜五混熟之后，又加上他能听懂我的大半谈话，还能用磕磕绊绊的英语与我顺畅交谈，我便把自己的经历讲给他听，特别是我来这里的经过，以及我是如何生活的，生活中遇到了哪些困难，我又是怎么去解决的，在此住了多久。以前在他眼

里是奇妙难解的子弹和火药，我如今也向他破了秘，讲解了一些原理给他听，也不知道他明不明白，并教怎样射击。我送了他一把小刀，他异常欢喜，我又为他做了一根皮带，上面挂上一个刀环，像我们英国挂短剑的那种，只是他没有短剑可挂，所以我给了他一把小斧头，这把斧头，用得着时还可以充武器用，而其他场合则用处更大。

我还给他讲述欧洲，特别是我那老家英国的风土人情，我们怎么生活，人们之间的相处之道，怎么礼拜上帝，我的货船又是怎样走遍世界去做生意。我向他描述了我去过的那艘破船，并尽量把他领到跟前看去，只是它早已被打成了碎片，被水漂走了。

我又给他看了我们那艘小艇的残骸，即我们逃命时扔掉的那只，当初我曾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未能搬动它，而今它几乎散成了碎片。看过之后，礼拜五站在一旁，若有所思，不知在想什么，半天不出一语。我问他琢磨什么，最后他才说：“咱用这号船去咱的部族。”

这话，叫我纳闷了好半天。只得细加究问，最后我终于明白，他是说曾有过一只这样的小艇，去过他老家的海岸，照他的解释，那是被风暴吹去的。我当时想，肯定是有一艘欧洲船只，曾在他们的海岸附近失事，大概是救生艇松脱了，才漂去了岸边。可我那榆木脑瓜想了那么长时间，竟丝毫没有想到，会有人从沉船里脱身而逃去那里，更没有想这些人是哪儿来的了，只顾打问那船的样式。

礼拜五把那小艇讲述明白后，意犹未尽，又兴致勃勃地说：“我们救的白人没淹死。”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于是赶紧问道：“艇上有白人？”“那是，”他答道，“全部是白人艇。”我问他有多少，他屈指算了算，说有 17 个。我又问他们下落如何，他告诉我说：“他们活着，住在咱的部族。”

一席话后，我脑子又想入非非起来。我当即想，这些人，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许是来自那一艘船，即在“寡人”的岛屿跟前失事的那艘。也许是船撞上暗礁后实在拯救不了了，他们一见船要玩完，便爬进救生艇里逃命，最后登上了荒滩，进了野人堆里。

我又穷追不舍，向他细细打问那些人的下落。礼拜五一口咬定，已经是四年左右，但他们还活在那里，野人们不去打扰他们，还给他们粮食吃。我问道，何必不把他们杀掉吃肉呢？他回答说：“不，他们做兄弟了。”照我理解，这是指他们休战了。他又补充道：“不打仗，他们就不吃人。”这下子我真明白了，这意思是说，他们吃的，只是与他们开战、并在混战中被捉的敌人。

此后过了好久，我来到岛屿东侧的小山顶上，我上回说自己在晴天丽日里望见了美洲大陆，也就是在这里。这一天也是万里无云，礼拜五热切地望着大陆，望着望着，突然间手舞足蹈起来，我当时正在远处，他朝我又叫又喊。我问出什么事了，他回答说：“得死了，真得呀！那儿见咱的家了，那儿见咱的部族了！”

我留意到，他的脸上喜形于色，眼里熠熠有光，一副归心似箭的样子，神情急煎煎的，一见这样，我心里大犯嘀咕，本来对我的新仆人礼拜五，我倒是蛮放心，这一下，不由我忐忑起来。我心里咬定，一旦礼拜五回到他的部族，不但会把宗教忘得一干二净，还会把我对他的恩情抛个精光，准要情不可捺地把我的情况，对他的同胞讲个一五一十，弄不好，还会引来一二百号野人，拿我开一顿宴席，他一定会吃得大快朵颐，就跟吃他那些被俘的冤家一样。

可我实在是冤枉了这个可怜而诚实的家伙，到头来，我一直后悔不迭。觉得自己对人真是太不信任了，可在当时，我那疑心顿起，好几周里都有增无减，我比以前更加小心戒备，对他的态度，也不像以前那样友善而不拘行迹。可我这么做，同样是大错特错的，因为这可怜的人，虽然说了那些话，做了那些动作，实

在是全无此意，无论是作为重情重义的朋友，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的所有念头无不合乎最高的道义，当我后来明白到这一点时，我心里真是万分满意，同时还充满内疚。

不屑说，我一味地疑心疑虑，自会天天打探他的口风，好叫我怀疑他新怀上的鬼胎，能向我流露出一二。但我发现，他的话句句无辜，字字诚实，我那疑心，竟得不到滋养，蔫蔫瘦下去，虽然还免不了忐忑，但他终于又赢得我的信赖，只不过我那份不安，他居然毫无所觉，真诚到如此地步，我也不再怀疑人家有什么鬼胎了。

有一天，我们又登上那座小山头，只是海上的天气，有些雾气蒙蒙，所以看不到大陆，我把他叫来，对他说：“ 礼拜五，你不是想回你本人的部族、回老家吗？”“ 那是，” 他答道，“ 咱回咱的部族就忒高兴了。” 我随即问道：“ 那你回去干什么呢？再变野了，再吃人肉，再当原来的生番去？” 他摆出一副操心状，摇摇头，说道：“ 才不，咱叫他们要过好日子，叫他们吃面包、羊肉、羊奶，不再吃人。叫他们祈祷上帝。” 我接着问：“ 那他们不杀了你？” 他先是一脸凝重，然后说道：“ 他们才不杀咱，他们可想好学的。” 他的意思是说，他们是很好学的。他补充道，他们从坐船来的那班大胡子手里，学了不少东西，然后我又问他，是不是愿意回去找他们？一听这话，他淡然一笑，说自己可游不了那么远。我对他说，我会替他造只独木舟的。他满带着急地说，我要和他一起去，他一定去。”“ 我去！” 我说道：“ 我到那儿去，他们还不吃了我！”“ 不吃，不吃”，他说，“ 咱不叫他们吃你，咱叫他们爱你。” 这意思是说，他会讲给他们听我是如何杀死了他的敌人，救了他的命，他们会因此爱我的。然后，他又想方设法地告诉我，让我明白，他们是如何善待那 17 个他们所称的大胡子，即在危难中去那片海岸的白人的。

老实说，自从听了他的一番话后，我就起了渡海之意，看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能人伙到“胡子”群里，我料定他们是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我深信，彼处既在大陆，我总能找见脱身之策，再说，成群结伙，总比我只身从海岸之外 40 英里的孤岛上逃跑，孤立无援容易一些。所以，几天后，我又带着礼拜五干活时，趁便告诉他，我要送他一条小舟，打发他回自己的老家去。于是，我带他来到我泊船的岛屿一侧，淘光里面的积水（因为平时我总叫它沉在水下），将它拉出水面来，在给他看过我的独木舟之后，我们俩人坐船去了水上。

我看这家伙也真是一名使船的好手，他划桨如飞，比我还快一倍。待他人船之后，我对他说：“对了，礼拜五，咱们去你的老家如何？”一听这话，他显得丈二和尚不摸头脑，大概在他看来，走那样的远道，这船未免小了点。于是第二天，我们来到当初造出来却弄不下水的那艘。我的第一只独木舟跟前，照他的说法，这条船倒是大小足够；只是停放了二十二三年，风吹日晒，我也不加保养，早已是干干裂裂的，有些朽坏了。礼拜五对我说，这种船就成，可以装上“大大的粮食、喝的和面包”。

总之，这次我是铁下心来，要和他一道渡海去大陆了。于是我对他说，我们可以再造一艘这样的大船，然后载他回家去。一听这话，他半晌不语，一句话也不说，脸也沉下来，显得很伤心。我问他怎么了？他反问道：“咱怎么了，你冲咱生气？”我问他这话何来，说我根本没有生他的气。“没生气！没生气！”他翻来覆去、念叨了几遍，“那干吗打发咱回家呢？”我回答说：“礼拜五，那可是你说自己想回家的？”“那是，那是，但我是想让咱俩一块儿回去，不想咱回家，不想没有主人回家。”总之，他根本没有抛下我回家的意思。“我到那儿去！礼拜五，我去那儿干什么呢？”我问他。他张口答道：“去干大好事呀！教野人学好儿，学心眼儿，学老实。你叫他们祈祷上帝，知道上帝，叫他们换个新活法。”“唉呀！礼拜五，”我回答说，“你这是说什么呢！

我自己还很无知呢。”“那是，那是，”他说，“你教我学好儿，也能教他们学好儿。”“礼拜五，不行，你还是自己走，叫我一个人留下，过老日子吧。”一听这话，他又慌了，跑到我以前送给他的那把小斧头面前，一把抄起来，回来递到我手里。“你拿它干什么呢？”我问他。他回答说：“你拿着，杀了咱。”“我干吗要杀你呢？”他一口抢回来：“你干吗打发我走？拿着，杀了咱吧，别打发咱走。”他说得急焦焦的，眼里都噙满了泪水，看来他完全是真心的，总之，他对我的一片赤心展露无遗，我也铁心认定了这个心腹，于是我对他说，只要他愿呆在我身边，我绝不打发他走的，这话，我后来又说了多遍。

总之，从他全部话语中，我看出他义无反顾，赤心向我，没有什么东西能叫他离开我，而他之想回家，依我看，也只是因为他对本族的人怀着深情厚义，希望我去造福他们。但这种事情，我心里没谱，所以从没想过，也无意去做。但我却一心想着逃跑的事，这想法的起因，是我从谈话中得来的推测：那里有17位长胡子的人。所以我不待耽搁，立即和礼拜五一道，去找寻一棵合适的大树，以便放倒来造一艘航海用的大独木舟。要说岛上的树，就是造一艘大船也不在话下，造一支小型的船队都绰绰有余，别说一条独木舟了。但我最关心的，是就着水边找一棵，以便造成后好下水，免得和上次一样受难。

礼拜五终于挑中了一棵树，我看对于什么样的树适宜造船，他远比我行。而且到现在为止，我们放倒的那棵树，我还是叫不上名字，只知道这树近乎于我们所称的树魔树，或是介于树魔树和尼加拉瓜木之间，因为气味和颜色大体相同。礼拜五要在树里烧出个洞来，好成个船样。但我指点他用工具去掏，待我小做示范，他就巧手斫来，经过一月有余的辛苦，我们终于造成了，而且蛮有样子。后来，我教会他使用大斧之后，我们又从船的外身，斩斩削削，直把那树，砍成了一艘模样齐楚的小艇，然而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之后，我们却花了两周的工夫，才把这小艇架在大滚木上，一寸一寸地挪下了水。而待它下水之后，竟可以灵转自如地运载 20 号人呢。

小艇下水后，但只见礼拜五巧手使船，划桨如飞，前摇后曳，左转右靠，那真是得心应手。于是我问道，我们能不能坐着它渡海去对岸。“那是，”他说，“坐它去对岸蛮成，大风也不碍事。”可他哪里懂得我还有一招儿未使呢，就是说，我要给这小艇配一套船帆和桅杆、外加锚和锚链。至于桅杆，倒是容易取材。我在附近找准一棵雪松，树龄不大，枝干挺拔，这种树，岛上遍地皆是。我先派礼拜五把它放倒，然后指点他如何把这雪松砍成桅杆的模样。而说起船帆，我却大伤脑筋，我知道自己有些旧帆布，或者说，有那么一堆旧帆布片子。可我在身边放了 26 年，从没想到会有今天的用场，一直没有悉心保管，准已经朽烂不堪了。事实果然如此，多数帆片都已经朽坏，可我总算找出了两片，看来蛮结实的。我拿这两片帆布下了手，但我没有可以缝的针，所以是费尽了苦心，笨手笨脚地撮和到一起，最后，总算是做成了一件三角状的丑东西，类乎我们英国所称的羊肩帆，一根小而短的顶杠和一根下杠，像我们大船上的长艇平素挂的那种，也是我使起来最熟练的一种。因为，当初我从巴尔巴利出逃的时候，艇上挂的就是这种帆，这一层，我在故事的前半部已经说过。

但工作的最后还十分艰巨，即把船帆和桅杆装到船上，却费去我近两个月的时间，因为我一样都不落，又搓了一根小绳子，相当结实，以便拉稳桅杆，还做了一片前桅帆，好在逆风行船时有所助益。更要紧的，也是最重要的，是在船尾装上一把舵，以便掌握方向，但称之为舵似乎有点儿抬举我了，但虽然我造船的本领实在不堪，可我明白舵的用处，更明白这东西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我扎下头来，苦心经营，到底成了一把。可要是算进我

那许多不成功的傻主意，我想造它所花的辛苦，简直跟造这船一样多。

待一切停当下来，一切都稳妥了，我又把行船的各种门道、方法，传授给我那仆人礼拜五。说起划独木舟，他自是一把好手。但说起运帆使舵，他就一无所知了。他见我在海上，仅仅靠一把舵把船使得转行自如，且见船帆随风转移，随着航道的变换，时而是右一帆风，时而是左一帆风，看到这些，他惊呆了，像是遭了五雷轰顶。可我让他小试身手，便教他使熟了这些，不很久成了一个老练的海员。只是他用不会罗盘，不管我怎么教，他总是不通一窍，但话说回来，这一带地区，一向是晴朗少云，很少、甚至从来没有过浓雾，所以即使有了罗盘，也派不上什么用场，白天盯着海岸，夜间看着星星，就可以行船了，除非在雨季，可雨季里是没有人外出的，不管是走陆路还是走海路。

我那孤岛囚徒的生涯，如今进入第 27 年，虽然这最后三年，我有礼拜五在我身边，日子过得大不同于往前，似应剔除在外。我像当初那样，谢天慈悲，感谢上苍，守过我上岛的周年纪念。若说当初我有理由感谢上苍，那么今天更应该谢天不弃，因为我眼见上天格外垂慈，而获救的前景，似乎也企予可望，我这么说，是因为我有一种难以遏止的感觉：开释在即，不过今年了。但我还是照常进行我的农事，挖沟，打围栏，植树，采集，晾晒我的葡萄，该做的事，我样样不落，一样都没有荒废。

随后，雨季来临，和平时相比我难得出得门去，我早有准备，所以我事先把我们的新船安顿牢靠，我们把它划上小河，直划到我当初停靠木筏的岸边，而后趁着涨潮，拖上岸去，我又指派礼拜五挖出一个小船坞，深度则足以使它顺水漂进去，大小刚好容下它，等到潮水退后，我们又在船坞口上筑起一道坚固的埝子，她把水挡在外面，这样，它就可以干干爽爽地躺在里面，不受海潮冲蚀。为了遮雨，我们铺下一大堆厚厚的树枝，所以它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起来，活像一座茅屋。停当之后，我们就坐等十一、十二月的到来，照我原有的计划，那是我们涉险出航的日子。

旱季开始来临之后，我那出海的念头，也随着晴天丽日一道回转，我整日操备这一次航程。第一件事情是置备一些食物，作航行的口粮，并决计在一周或两周之后，打开船坞，放出船来。有一天早晨，我正忙于这一类事情。我把礼拜五喊到跟前，派他去海边上，看能否捉一只海龟来，为了吃蛋和肉，我们通常是一周捉一次，星期五去不多会儿，便跑回来，仿佛是脚不点地，飞身越过我的外墙，也就是那道围栏。我还没来得及跟他说话，他就冲我喊起来：“啊！主人，啊！主人，毁啦，完啦，糟啦！”“怎么啦，礼拜五？”我问道：“啊！远处，那儿，”他说，“一个、俩、仨独木舟，一个、俩、仨！”照他这说法，我还以为有六只船呢。可我细一盘问，才知道只有三只。“好了，礼拜五，别害怕。”我这样说着，尽量壮起他的胆子。但这可怜虫吓得魂飞魄散，一味觉得是他们找上门来，要把他切成碎片，吃下肚去，这家伙抖成一团，我简直不知拿他怎么好。我尽力告诉他，安抚他，我和他一样有危险，他们也会像吃他一样，把我吃下肚去。“可是，”我说道，“礼拜五，咱们得狠心一战。你能打吗，礼拜五？”“咱会放枪，”他回答说，“可来了老多人呢。”我又对他说，多也没用，我们的枪杀不了他们，也会把他们吓跑的。然后我问他，假如我决心保护他愿意同他同生死的话，他肯不肯保护我，照我的吩咐去做，和我同仇敌忾，他回答说：“主人，你叫咱死，咱就死。”于是，我回去取来一大杯拉姆酒，递给他。这酒我喝得异常俭省，所以还余有许多，待他把酒饮下，我叫他背起我们总是带在身边的那两杆鸟枪，枪里装上大号的天鹅弹，和手枪子弹差不多大小。而后我又抄起四杆短枪，每一杆装进两颗铅弹和五粒小子弹。又给我的两把手枪分别装上两粒子弹。我照以前那样，给了星期五一把小斧头，又把那口无鞘的宽剑挂在腰里。

待我操备完毕，我抄起自己的望远镜，爬上了小山坡，以期能有所发现。很快我就从望远镜中，看到了 21 个野人，三只独木舟，三个俘虏，看来他们来此地的正务，不过是开一场野蛮的庆功宴会，把那三个人下肚了事，未见任何异常的端倪。并没有要报仇寻找礼拜五的迹象。

我还看到，他们上岸的地方，并非礼拜五上次逃跑时他们的登陆点。而是更加靠近我的小河，这里海岸低洼，有一片密树林，延伸进了大海。一见他们得寸进尺，更加上对这帮禽兽的野蛮行径，我本来就满腔痛恨，所以我心里，登时怒火万丈，径直跑回礼拜五跟前，告诉他，我决计冲过去，杀他个精光。而且问他，是否愿意同我并肩作战？他一杯酒下肚，现在已经顶过了恐惧，胆子稍壮起来，兴致勃勃地把刚才的话又对我说了一遍：“你叫咱死，咱就死。”

我带着一腔怒火，把装好的武器在我们俩人之间作了分派。我递给礼拜五一把手枪，叫他别在腰带里，又叫他扛起三杆步枪。我自己则带上一把手枪和另外三杆步枪。披挂完毕，我们便出发了。我口袋里掖进一小瓶拉姆酒，叫礼拜五扛着一只大口袋，里面装着备用的火药和子弹。我依着兵法，叫他紧随我后面，我如果不吩咐，不得射击，不得妄动，同时，不得乱言乱语。部署已定，我朝着右首，迂回了将近一英里，以便渡过那条小河，扎进树林里。这样，我才得以人不知鬼不觉地进入射程，而据我的望远镜观察，这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

在我行军的当口，以前的想法又涌上心头，不由我决心大跌。这倒不是说，我被他们的人数吓住了，这不过是一群手无寸铁赤身裸体的乌合之众，就算我单兵作战，我仍然敌得过他们。但我想，他们无意加害于我，与我往日无冤，我受了哪份神召、有什么道理，再说了，又有什么必要冲过去沾一手鲜血，去攻击人家？他们与我无冤无仇，风习固然是野蛮，但这也正是他们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幸，正说明了他们和附近的部族一道，沦于这种蒙昧而非人的生活，被天所弃，上天并未把我召来，去审判他们的行为，更没有叫我执行他的判决。时辰一到，他会以万民的科律，会亲手判罚的，为他们犯下的万民之罪将这民族一体惩罚。就是到了那时候，也是与我无干的。这事若是礼拜五来做，倒还有理可讲，他们是他们的冤家对头，一直和这帮人处于战争状态。他去攻打他们，算是合理合法。但轮到我，话就不好这么讲了。这些想法，不依不饶地缠了我一路，使我心里很不开心，我只好决定：先去他们附近埋好身，看一眼他们那野蛮的宴会，到时再按老天的指点行事。若不是事出必须，叫我感到是老天唤我，我绝不插手他们的东西。

决心一定，我进入了树林，礼拜五紧随在我脚后，尽量小心翼翼，默不作声，我一直行到贴近他们一侧的树林边上，只有一角树林隔在我和他们中间。行到此处，我轻声把礼拜五唤到跟前，将那角树林中的一棵大树指给他看，并派他过去，然后回来告诉我，那里能否看清他们的举动。礼拜五依命而去，随即又转回来，说可以看他们个一清二楚。还说他们围坐火旁，正吃着一个俘虏的肉，另一个俘虏则捆在沙滩上，与他们稍有距离，还说下一个就轮到他了。这话叫我火冒三丈，顿时又按捺不住性子了。又听他说，那人不是他们部族里的，而是一个大胡子，即我以前说起过的、乘船去他老家的人。一听他讲到大胡子白人，我不禁骇然一惊，当下去了那棵大树跟前，我通过望远镜，我清楚地看到一个白人，躺在海滩上，手脚被灯心草一类东西捆住了，还看出这是一个穿着衣服的欧洲人。

一丛小小的灌木后面有一棵树，和我待的地方相比，距他们要近 50 码。依我的判断，只屑绕一个小圈，就可以人不知鬼不觉地摸到树前，到那时，我和他们之间，就只剩射程的一半了。因此，我虽然是怒不可遏，但还是压下火气，转身绕了 20 来步，

钻进一片矮树林，在它的一路掩护下，我来到另一棵树后。那里有一片小小的高地，距他们约有 80 码，可将他们一览无余，于是我走上高地。

现在，事情万分紧急了，因为我看见 19 个野人密密匝匝挤在一块，围坐了一地，另外两个被派去宰割那位可怜的基督徒，可能要把他一条胳膊一条腿肢解下来，提到火上做烧烤。两个野人已弯下身去解他脚上的绑带。我回过头去，对礼拜五说：“礼拜五，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礼拜五点头答应。“那好，礼拜五，”我说道，“看我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不许出错。”于是，我把一杆短枪、和那杆鸟枪放在地上，随后我抄起另一杆短枪，向那些野人瞄准，并吩咐他也这样做，礼拜五也如法炮制，然后我问他，准备好了没有，他说：“好了。”我说：“那就朝他们开火。”说完，两人同时开枪了。

礼拜五枪法棒极了，比我还准，他瞄准的那拨，当即有两个被他打死了，另有三人被他打伤。在我这边，我干掉了一个，伤了俩。不屑说，那群野人马上慌作一团，那些没死没伤的，全都跳了起来，一时不知该往哪儿跑，也不知朝哪儿看，如无头苍蝇，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是哪儿飞来的横祸。礼拜五紧盯着我，等待吩咐马上行动。打过第一排枪，我立即扔下空枪，操起那杆鸟枪，礼拜五如法炮制。他见我扳起枪机，瞄中靶子，也照样子瞄准，我问他：“礼拜五，准备好了？”他回答说：“那是”，于是我说：“凭上帝的名义，开火吧！”话音刚落，礼拜五和我又朝那帮惊慌失措的畜生排头打去，由于我们的枪里装的是手枪子弹，即我们所称的小铁沙，所以这次伤了许多人，却只打倒了一个，但大多伤得很惨，满身鲜血，他们四下乱蹿，狂嚎大叫，像一群发疯的野兽那样，其中三个野人很快也倒扑在地，只是没有马上死去。

我把空枪放下，拿起那杆装满火药的短枪，对礼拜五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礼拜五，快跟我走。” 礼拜五紧跟着我，并显得十分勇敢。我便冲出树林，出现在野人面前，礼拜五紧跟在我脚后。野人一见我们，我立即大吼起来，礼拜五也扯开嗓子拼命喊，然后我尽快朝前跑去，但由于武器太重了，跑得并不太快。我径直跑向那个可怜的基督徒，他躺在他们坐的地方和大海的中间的沙滩上，那两个要拿他试刀的屠夫听到第一阵枪响，早吓得魂不附体，把他撇在一旁，惊恐万分地向海边逃走，跳上了独木舟里，另有三个野人也逃向同一方向。我转向礼拜五，叫他追上前去，朝他们开火。他明白了我的意思，立即朝前跑了大约 40 码，挨近他们开枪，我还以为这一枪把他们通通打死了，因为我亲眼看见他们全部倒进了独木舟。哪知道有两个家伙很快又坐了起来，但礼拜五到底杀掉了两个，伤了一个，那个受伤的一头栽在船底，好像死人一般。

礼拜五朝他们开火的时候，我掏出自己的刀子，割断捆着那位可怜受害者的灯心草，把他的手脚松开，把他搀起来，用葡萄牙语问他是什么人，他用拉丁语回答说：“ 基督徒。” 但他身体疲惫无力，说不出话来，也站不住。我从衣兜里掏出酒瓶，递给他，做手势让他喝一口，他喝了几口。我又给他一块面包，他也吃了。然后我问他来自哪个国家，他说是西班牙人。吃了东西，他稍稍恢复体力，于是做各种手势，要我知道他对这一次救命之恩的感激之情。我把所知道的西班牙语，尽量挤出来，道：“ 先生，” 我说，“ 此话我们回头再说，现在我们打仗要紧，你要是还有力气，拿上这把枪，和这口剑，杀过去吧。” 他神情感激地接过它们，一拿到武器，仿佛是浑身充满力量，像复仇的冤魂一样，飞身扑向他的仇人，一下子把两个野人剁成了碎片。事实上，这整个经过太出乎野人的意外，这些可怜的家伙被我们的枪声惊得魂不附体，屁滚尿滚，哪里还有力气逃跑，只有拿自己的身躯来抵挡我们的枪弹了。被礼拜五射倒在船里的那五个野人，

就是这样。有三个倒在船舱，显然是被枪打伤，而另外的两个，却是被吓倒下的。

我紧紧地握着自己的枪，不敢放开，只是想蓄弹待发，因为西班牙人拿了我的手枪和那口宽剑。我又招呼礼拜五，吩咐他跑去我们打响第一枪的地方，即那棵树前，叫他把搁在那里的空枪取来。他很快就拿了东西回来。然后，我把自己的短枪递给他，坐下来，把另几杆统统装足了弹药，吩咐他们在需要时，只管来取。在我装弹药的时候，西班牙人突然和一个野人厮打在一起，那野人挥舞一柄木剑，直向他砍来，刚才幸好有我出手相救，否则这种兵器就取了他的性命。那西班牙人，虽然身体虚弱，却勇猛异常，他与这野人恶战不休，在他的脑袋上砍了两大口子。但这野人四肢发达，身强体壮，他扑过去，把西班牙人掀翻在地（也是西班牙人体虚的缘故），扭住他手中的宽剑，西班牙人危难长急智，抛了剑，从腰间抽出手枪来，朝野人开了一枪，我跑去帮他时，他已杀死了野人。

这当儿里，礼拜五没有人约束，他把别的武器都丢在旁边，他只拎着一把小斧头，朝那群逃窜的家伙勇猛砍过去，一挥手就干掉了三个，这三个野人，就是我前面说过的，被我们第一排枪打伤撩倒的，其余逃命的野人，只要被他追上，也都被结果了性命。这时，那西班牙人也跑来向我要枪，我递给他一把鸟枪，他拿着枪朝两个野人追去，把他们都打伤了。但他跑不了多远，那两个野人逃进了树林。礼拜五追了过去，其中的一个被杀死，另一个身手比较敏捷，虽然受了伤，还是跳进了大海，拼足了最后的力气，向留在独木舟里的两个野人游去，这样一来，只有独木舟里的三个野人逃出我们的手心，外带一号生死未明的伤兵，其他17个都被斩杀了，全部结果如下：

我们在树后打来的第一排枪毙掉三名。

第二排枪毙掉两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礼拜五在船里杀死两名。

被礼拜五先伤后杀的两名。

在树林被礼拜五杀掉的一名。

被西班牙人杀了三名。

不知道被谁杀了的四名。

最后四名，乘船逃掉，其中一名生死不名。

总计，21 名。

走进独木舟里的野人，拼命划船，想逃出我们的射程。礼拜五朝他们放了两三枪，但我看好像没有打着。他想要我驾上他们撇下的一艘独木舟，下海去追。老实说见他们逃跑，我也有后顾之忧，生怕他们报信给野人，没准会有二三百只独木舟一涌而上，单靠着人多势众，就足以把我们吃了，所以我同意下海去追，我向一艘独木舟跑去，跳进去，紧随我身后的是礼拜五，而当我进入独木舟里，被吓了一跳，只见一个可怜的家伙躺在里面，气息还有，像那西班牙人一样，被捆着手脚，似是准备屠宰。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吓得半死，因为他脖子和脚被捆在一起，扎得结结实实，无法把头扒出船外，加上绑得太久，已经奄奄一息了。

我快手快脚，把捆绑他的那些七绕八缠的草绳割断，想扶他起来，谁知他既站不住，也说不成话，只一个劲地唉声叹气，还以为松了绑要等挨刀呢。

一会儿礼拜五过来了，我让他与这可怜虫讲话，告诉他已经获救，而后我掏出酒瓶来，让这可怜的家伙喝上一口，他一听获救的喜讯，立刻恢复了精神，在独木舟里挺身坐了起来，谁知礼拜五一听他讲话，又仔细瞧了一会儿，竟是又吻又抱，又哭又笑，又跳又叫，手舞足蹈地唱起来，边唱边哭，又着双手敲打着脸和头，打完之后，又是连唱带蹦，像个疯子一样，谁看了都会感动得流泪。我等了大半天，才能让他开口与我讲话，我问他究

竟是怎么回事，他歇了大半天，才安静下来，告诉我说：“他是这个人的儿子。”

这可怜的孩子一见他爸爸，又见他爸爸大难不死，真是狂喜，孝心自然流露，我那份感动，也是说不上来。父子重逢，他们骨肉团圆深情似海，更是激动人心，我形容不上来。他从船里跳上跑下，进进出出折了无数来回，最后进船来到他爸的身边，坐下来后，张开胸膛，把他爸的脑袋抱在胸前，足足抚慰了几十分钟，而后，用手揉搓起他爸那被捆得麻木的胳膊和脚脖子，我见这画面，便从瓶子里倒一些甜酒给他，要他用酒擦，这酒蛮有效力，能够消肿止痛。

这件突发事件，打消了我要乘船追野人的计划，现在，他们已跑得无影无踪。不过，我们没追出去也是好事一桩，两小时后，海面起了一场大风，一连吹了整整一夜，而且是来自西北，恐怕那几个野人连路程的四分之一还没有走到，就被逆着他们的风给吹倒了。我看，那船怕是走不成了，更别说能回到他们的聚居地了。

还是说说礼拜五吧，我见他手忙脚乱地服侍自己的老爸，不忍支开他。后来，我想他可以歇一会儿了，便喊他来到身边，他笑呵呵地一路蹦蹦跳跳跑来，乐不可支。我问他，有没有面包给他爸吃？他摇头说：“没有，我自己把面包都吃了。”我只得从身边的小干粮袋里，又掏出一块面包给他，还有一杯酒，但他尝都不肯尝，全捧去给他爸。还有两三包葡萄干在我的衣兜里，我抓出一把，叫他拿给他爸。他把这些葡萄干给他爸送去后，马上跑出船来，活像是疯了一般，风一样跑开了，我平生真没见过他这号飞毛腿那么快，眨眼之间，他就不见了踪影。尽管我朝他身后大声喊叫，但一点用处都没有，他跑去了15分钟左右，又回来了，比刚才跑得慢。待他走近，我才看出他步子拘束，原来他手里捧着东西。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当他来到我跟前，我才看清他这是回家去取一口泥钵子，给他爸弄些淡水，他还取来了几块面包。面包他给了我，水则带给他爸，我也觉得口干舌燥，就顺便饮下一口。这些淡水，比起我给他的甜酒或烈酒，更叫他爸提神还魂，因为他渴得快死了。

待他爸把水喝下，我把礼拜五喊来，问还有没有剩水，他说还有呢。于是我让他拿去给那可怜的西班牙人，他也一样需要水。我又拿出一块面包，要礼拜五也带给那西班牙人，他虚得厉害，正在树阴底下的一片草地上歇息。那群野蛮人把他绑得手脚僵硬，淤血红肿。只见礼拜五把水带去他身边，他便坐起来喝水，又吃起面包，我看到这情况，递给他一把葡萄干。他仰起头，望着我脸上浮现出万分感激的表情，可他确实虚得厉害，刚才全力撕拼，现在却站都站不起来了。他试着站了两三回，实在力不从心，因为他脚脖子肿得厉害。我叫他坐下别动，又派礼拜五为他擦酒揉脚，像刚才伺候他爸那样给他治疗。

只见这可怜的家伙，也真是孝感动天，他待在这里的时候，几分钟就要回头一次，看他爸是否还坐原先的地方，有没有离开，是否还是老样子。后来，他发现他爸爸不在了，突然蹿起身来，一句话也不留，飞身跑去，一路上真是象飞一样。当他跑到跟前，发现他爸正躺在地上歇息，又立即转回来。这时，我对西班牙人说，他要是没有力气，就让礼拜五扶他起来，带他去船那里，他会把他载回我的住处，那是我的地盘，我会照料他的。没想到礼拜五力气特别大，一下子把他扛在肩上，把他背去小船那里，然后，轻轻把他放在船梆上，上了船后，随即又把他搀进去，紧挨他爸放下，又立即跳出船舱撑开船，顺着海岸慢慢划船，风还是很大，船仍走得比我们快，终于稳稳妥妥，把他俩带进我们的住处。而后把他俩撇在船上，跑向另外一只小船了。我看见他。问他去哪里，他说：“取那只船。”然后急急忙忙地跑开了；那真是飞毛腿一般，骑马都跑不过他，我刚刚走到河边，他

已经把独木舟驾进了小河。他把我渡过河，赶忙把爸和那个西班牙人领下船，待下得船来，这俩人都软弱无力，行动不得，可怜兮兮地站着，礼拜五束手无策。

我想法子解决这一层困难，我要那俩人坐在河边，然后叫礼拜五到我这里来，我很快找到材料做成了一副担架，我跟礼拜五一前一后，把他俩人放在上面，抬上他们走了。但当我们来到我那堡垒的围墙外时，我们又遇到困难了，因为现实表明是不可能把他们扛过墙的，而我又不愿意把墙拆了。我只好和礼拜五一起再次下手，用两小时左右的工夫，搭起一座有模有样的帐篷，旧帆布盖顶又盖上了树枝树叶，这顶帐篷，搭在了我围墙的外边，就在外墙和我栽种的那片小树林之间，帐篷里面，我们又找到干鲜稻草，铺下两个铺位，还各垫上一条毯子，还有一条可以盖在身上。

我这座小岛现在看有很多人，我心想，自己有了黑奴，而且还不错，称得上既繁且庶了。自己俨然一派帝王之尊，不禁自鸣得意。再说，整座岛屿归我所有，我可以为所欲为。其次，我的百姓依赖性大，千依百顺，我是说一不二的君主帝王，他们能活到今天，全亏有我，万一有那么一天，他们甘愿为我献出生命。还有一件有趣的事，虽然只有三个臣民，却有他们各自的宗教信仰，礼拜五这个仆人是新教徒，他父亲是异教徒，而那西班牙人，则是一个天主教徒。不过，这且按下不表。因为在我的领土上，我允许信教的自由。

待我把那两个身虚体弱的获救俘虏安排妥当，给了他们遮风避雨的帐篷，和安身歇脚的立身之地，我又琢磨给他们弄点吃的。我先是吩咐礼拜五去我的羊群里，宰一头一岁口的羊，我割下后膾，切成小块，让礼拜五拿去清水白炖，又还放下一些大麦和稻米在汤里，我敢说，这是一顿连肉带汤的美餐。因为我墙内不生火，所以我在门外炖好之后，全部端去新帐篷，在他们面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有一张桌子，放好肉汤，我也落座，跟他们一起享受这丰盛的晚餐。我还尽量给他们鼓劲，礼拜五做我的翻译，因为他爸连同那西班牙人，都跟我语言不通，而礼拜五居然学会一口蛮子话。

我们把午餐晚餐并作一顿吃下后，派礼拜五上船回刚才的地方，去把我们的火器诸如短枪之类取回来，当时匆匆忙忙，把它们留在了战场上没拿回来。第二天，礼拜五又被我打发去，掩埋野人的尸体，暴尸烈日，很快会腐烂散发出臭味的。这场宴会吃剩的断骨残肉，我也吩咐他埋掉，因为我不忍心自己动手掩埋。所有这些，他都亲自动手完成了，而且把野人来过的痕迹处理得干干净净，当我后来再来时，要不是有对面的一角树林，我真的认不出那地点来。

随后，我和这两个新居民交换了一下看法，我先是叫礼拜五问他父亲，乘船逃跑的野人会有怎样的下场，他们会不会引来全部族人进攻我们。对于这个问题，他认为，那连宿的大风逆他们吹来，船上的野人肯定性命不保，一准被淹死，或者向南面漂去，那里的海岸是别人的地盘，也就是说他们就是没有丧身海底，也准被人吃掉。但是，假如他们安全回到自家的海岸，他还不知道以后的事会怎么样，不过他觉得这一次遭打，枪声火光的方式离奇，他们被吓得魂飞魄散，他们准会报告说，要他们命的，绝不是凡人，两个家伙（指我和礼拜五），不是夺魂的天神，就是勾命的冤鬼，万万不是一般的海上航行落难者。他还说，他曾听见野人用自己的土话，高声怪叫对答，因为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出，居然一个凡人能掷出火来，发出雷声，而且能在几步开外连手都不抬要人的性命，老野人的这席话，算是说着了。因为后来有人对我说，这些野人再也没有胆量再次上岛，他们被这四个人（看来他们是逃出了汪洋大海）的讲述吓破胆了，认定这是个魔岛，谁去了一准被天神之火烧死的。

但是，我并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所以好一段时间里，一直是

忐忑不安，率领我的全班人马严加防范。我们有了四个人，哪怕是来上百个野人，只要是在开阔地，我随时随地都可跟他们一比高下。

但一段时间后，由于没有船来，我稍微安心，更加上礼拜五的父亲信誓旦旦，说假如我去的话，凭他的人缘大可指望氏族人的热情接待。于是我又浮起以往的念头，琢磨着出海去大陆上。

不过，待我和西班牙人一席深谈之后，我那想法有所改变，他告诉我，那里还有 16 号人，尽是他的同胞和葡萄牙人，他们在海上失事之后，逃去了那边，与野人们相处，虽然相安无事，但缺少维持生活的必需品，日子过得很辛苦。我一一打探清楚他们这次航行的细节，才知道这是一艘西班牙船，要从布拉塔河去哈瓦那，原计划是在那里把（兽皮和白银）卸下来，再把从当地购到的欧洲商品运回。他们第一艘船失事时，有五名自家人被淹死了，他们的船上，有五名葡萄牙籍的海员，是从另一艘沉船里搭救上来的，其余的人历尽艰险，才逃出命来，等到了食人生番们居住的海岸，他们饿得无力反抗，只眼巴巴地等待死期。

他又告诉我，他们身边有几样武器，但因为他们既没有火药，也没有弹丸子，海浪把他们的火药全糟蹋了，只剩下一小把，刚上陆时，他们就是靠着这点火药猎食的，所以武器全无用处。

我问他，这样的生活哪里有尽头呢？为什么不想个出逃之计！他说，他们倒也多次议及此事，但他们既没船，又无造船的工具，也没有食物，所以每次商议，总是以眼泪和绝望收场。

我问他，我要是有意帮他们，他们会不会接受帮助？他们能不能全部逃到这里？我又直接了当地对他说，我所不愿意的是待我让他们恢复了自由，他们却背叛我，恩将仇报，因为感恩图报，不是人生来就有的好品性，人们待人待物，多是看眼前的利益，而不是以德报德。假如我自告奋勇去救他们，他们却反过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来，把我捉去新西班牙，那可就死定了，一个英国人去那里，只有可能被作了人祭，不管他去那里是由于什么原因，自愿还是被迫。我宁可被交到野人手里，被他们生吞活吃，也不愿落进僧侣们的魔爪，被投进异端裁判所绞死。我又补充说，假如我相信事情不会走到这种情形，那他们倒可以都来，众手添柴，一定能造出一艘大三桅帆船，把我们带离这地方，向南驶往巴西，向北开往加勒比群岛或西班牙海岸。可要是我把武器递给他们，他们却恩将仇报，把我当作俘虏，那我这份好心算是给狗吃了，我会死得很惨的。

他坦率又真诚地说他们难以忍受凄苦的日子，有人主动帮他们脱离苦难，他们不会恶待人家的，假如我不放心，他可以同那老人一道去他们那边，把他们的答复带回来。可以叫他们对着上帝发誓，要绝对服从我的领导，奉我为长官和船长，并要凭着圣礼和《福音书》宣誓，永远效忠于我，随我所愿，去我想去的基督教国家，永不背叛，一切听我的命令行事，直到安全抵达我的目的地，他说，他会让他们立下字据带来给我的。

然后他又对我说，他会第一个向我宣誓，没有我的允许，有生之年他绝不背我而去。假如他们的同胞越约背盟，他会毫不犹豫地为我流尽最后一滴血。

他还解释说，他们为人都很温顺善良，如今又遭受着无法想象的巨大苦难，没有武器、衣服食品，寄居他人篱下，远无归期，假如我能解脱他们，他们准定会生死相报。

听了这些话，我决心冒险救他们，并先派那个老野人和西班牙人一道，过去与他们协商，当一切料理妥当、只待出行的当口，那西班牙人却突然后悔，他的理由稳健周到且诚心诚意，我无法反驳；他建议我说，至少该推迟半年救脱他那伙同道。原因是，到目下为止，他同我们一处生活了约有个把月。在此期间，亲眼看到我是全凭天意，来谋取衣食；亲眼见了我粮仓谷囤，这

些粮食，供我自己绰绰有余，若供我全家的话，白添了三口人，若不省吃俭用，怕是巴巴结结，会断粮，假如他的同胞也过来，又添 14 张活嘴，粮食就应付不来了。而如果我们再造一艘船，无论向哪个方向走，船上的吃用都无着落。所以他对我说，依他看，更为可取的办法，是让他们三人，再翻耕一些土地，把我的余种全部播下。下一季收成时，他的同胞们来了，也好有饭吃。吃喝无着会诱发哄乱的，他们没有获救之感，反以为才出狼口，又入虎穴。他说，他想想以色列的子孙，初从埃及脱身时，也曾兴高采烈，后来在荒野之中无食物裹腹，竟连救他们的上帝也背叛了。

他这番告戒说到了重点，他的建议也周正，我采纳他的计划，他的一片赤心，也很叫我受用。于是我们四个人一起下手，用最粗陋的木棍工具开辟了一块地。大约个把月后，播种季节来了，我们平整的一大片地，足可以播下 22 蒲式耳大麦和 16 罐稻子，即我们省下的全部种子。离收获季节，尚有六个月时间，我们留作口粮的大麦，真有些少了。不过，这六个月，是从留种准备下播算起的，而不是说，庄稼地里要长六个月。

如今我们一起进退，只要野人不是大批前来，我们的人数就足以抵挡对野人的恐惧，所以只要地点凑手，我们随意游逛，岛上的地面，但是我们念念在兹的，是溜身而逃，而逃跑的手段，刻刻留意，我选了几棵可以造船的大树，作了记号，派礼拜五和他老爸伐倒在地。而后，我嘱咐西班牙人去监督指导他俩的工作。我也亲自动手不辞辛苦，把一根大树劈成一张木板，叫他们照我的样子，最后，劈出了大约 12 大张上好的橡木板，长 35 英尺，宽近两英尺，厚度两寸四寸不等，可以想象我们劳动的千辛万苦。

同时，我又尽力扩大我那小小的驯养羊群。为此我们轮流出动，礼拜五和西班牙人出去一天，转日我再和礼拜五一道出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每当我们打着母羊，总要留下崽子，纳进我们的羊群。用这方法，我们捉获 20 多头小羊，与其余的羊一并圈养。特别是晾晒葡萄的季节到来后，我指派他们在太阳底下，挂起大量的葡萄串子，假如我们是在特产葡萄干的西班牙，我们定可以装满 60 到 80 大桶；这些葡萄干，连同我们的面包，成为我们大半的口粮，这种食品蛮有营养，吃起来，准保是滋身健体。

到了收获季节，我们的庄稼大有出息；虽不是我上岛以来见过的最大丰收，但于我们的用场，倒也富裕了；因为那 22 蒲式耳大麦种子结出的粮食，我们打出来以后，竟超过了 120 蒲式耳；稻子的种收比例也是如此；即便那 16 个西班牙人统统来到海岸这边，我们的存粮，也足以吃到下季收获；假如我们准备起程，我们也有足够的口粮开到美洲大地的任何地方。

我们将收成收进屋后安顿牢靠，又开始做起了筐把势，也就是说，编出一些存粮篓子；在这方面，西班牙人是一把好手，我没有编一些藤器作为防御之具；他总责怪我没有防范意识。

现在食物足够供应我们的全部客人，于是我吩咐西班牙人去大陆那边，跟他的同伴们住一起，看能做些什么。我给他一个规定，谁不当他的面、或那老野人的面立下效忠的誓言，一律不得带回岛上：绝不伤害、殴打、或攻击他将在岛上见到的人，就是我；若有人对我不尊敬、图谋不轨，他要保卫我，同仇敌忾，无论身处何地，要完全听命于我的指挥；这些誓言，要黑字白纸，画字签押。但实际上，他们既没笔，也没有墨水，根本写不了誓言书，这个难题，可从来不曾想到。

接受我的指示后，西班牙人便和礼拜五的父亲一道，我所说的老野人，驾起一艘独木舟，动身前往了；当初他们作为俘虏被裹挟到这里，就是坐这些独木舟。

我给他们每人一支带有燧发机的短枪，外加火药和弹丸，大约可以打八枪，吩咐他们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使用。

二十六、七年了，我一直盼着离开孤岛，所以，我满怀希望地迈出了这第一步，我让他们带上足供他们吃好多天的，就是供他的所有同胞，也可以吃上八日有余的面包和葡萄干。我目送他们远去，默默地祝他们一路顺风；临行前，我与他们约好归来时悬挂信号，这样，不待上岸，我就知道是谁来了。

他们动身那日，真是一个好日子，照我的历书，那天是10月份的月圆之夜。当然，这只是尽我历算的精确所及，因为我的历书里曾经漏记过一日，再也找不回来；就是年份，我记得也不及时，所以不敢确定，只是到了后来，待我把历书重新校对，才知道我的年份基本正确。

我心神不定地等了八天，谁知竟半路杀出一档子我毫无料及的怪事，就像是天方夜谈。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早晨，我正在家里闷头大睡，礼拜五急急跑来，大喊着“主人，他们来了，他们来了。”

我蹿起身，一边穿着衣服，跑到了外面，冲进了我那已经长成茂密的森林的小树林；且说我不顾危险，一反常规地连枪也没拿，就跑了过去。而当我向大海望去，却大吃一惊，因为我当即就看到大约一海里半的距离以外，一艘小船挂着一只英国人所谓的羊肩帆，正顺着风，朝岸上驶来；当时我还注意到，他们并非来自海岸平阔的大陆那边，而是来自岛的最南头。看到这些，我把礼拜五叫到身边，因为他们不是我们要等待的人，是敌是友，现在还分不清。

我又马上回家取出我的望远镜来，看能否认清这一伙人；我拉出梯子，爬上了山顶，以便看清别人，又不暴露自己，平素我遇到提心吊胆的事，总是这样做。

我刚刚踩上山顶，一眼就看到我东南（偏南一些）大约两海里半的海面上，一艘大船与海岸的距离不过一海里半的光景。我估计，这显然是一艘英国船，而那只小船该是一只英国长艇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心里真是忐忑不安，既然看到一条船，而且船上的人，我有理由相信是我的同胞，我的兴奋之情，固然是难以言表，但却不知总有一点莫明的不安，挂上我的心头，吩咐我要保持戒备。我心中猜测：一艘英国船，跑到这天隅海隅来，为的何事？因为英国人的贸易航线，没有一处是途经这里的；我又清楚他们不是海难所致，不是被风暴吹来；若他们果真是英国人，一定是没安好心前来；我落进一伙贼寇的手心，倒不如接着过我的孤岛生涯哩。

有时候危险临头，人们却不以为真，反倒冥冥之中，有一股暗示和提醒，预防万一。我们感受到这种暗示和提醒，凡是留心事理之人，是都不会否认的；这准是一种精神的交感，是天心冥意的倏然一现，这一点，我们也是不能怀疑的；假如它们的来意，像是要警告我们眼前有危险，是为了我们好，那何不当他们是来自一种善意的力量，至于这力量的轻重，那又何必深入研究呢？

眼前的问题，就充分向我证明了这路想法的正确；假如我放松心里的警惕，那我一准完蛋了，下场要比过去糟糕得多，这一点由下面可见。

我这样呆了不久，那只小船，已经驶近岸边，看样子，他们是在找一条小河划进去，以便上岸。不过，由于他们不敢冒进，所以并未看到我以前停靠木筏的那处河汊，而是把船开上了海滩，距我大约一英里之遥，对我来说，这可谓一桩幸事；否则的话，他们上岸的地方，刚好是我的家门口，很快会把我赶出城堡、并把我家里抢劫一空的。

他们上岸以后，我大为高兴地发现他们是英国人；至少大多数是英国人；其中的一两个，好像是荷兰人。他们总共有 11 人，8 个人带了武器，没带枪械的好像是被绑着的；先是有四五个人跳上海滩，再把那三个俘虏拉出了小船。我看到其中有一位俘

虏，尽量做出乞怜、痛苦、和绝望之态，甚至都有些过头；另两位俘虏，则时而举手向天，显得心事重重，却不像第一个那样夸张过度。

这番场面，我简直是莫名其妙，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礼拜五却高声尖叫，用蹩脚的英语对我说道：“噢，主人，您瞧瞧，英国人也吃俘虏，跟野人一样。”我答道：“怎么着，礼拜五，你以为他们要吃掉他们？”“那是，”礼拜五说，“他们要吃他们。”“不会的，”我说道，“杀他们有可能，吃他是不可能的。”

这段时间，我始终是茫茫然然，只是一味站着，被这场面惊得发抖，觉得这三个俘虏随时将被杀掉；我还看到一个歹徒，手举一把海员们用的大弯刀砍向其中一个可怜的人；我觉得他随时就死了，一见这情景，我浑身冰凉。

现在，我真是想念那西班牙人和与他同去的野人；焦急地希望有什么办法，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靠近他们，进入射程里，以搭救那三个人；因为我看到他们身边没有火器；最后，我心生一计。

那帮蛮横的海员将那三个人殴打一阵子后，便分成几小队分头奔向了陆地，似乎想查看一下地形。其余三个人，没有人看守着，但坐在地上，一副绝望之态。

我触景生情，想起自己当初来到岸上时，是何等地落魄和绝望，觉得此生休矣；又如何仓皇四顾，心中充满了恐惧；又是怎样担心成为野兽的食物，而在树上睡过一宿的。

那天夜里，万万不曾想到上帝会帮助我，海上起风，浪潮把船冲近陆地，我有了维生之具，度过了这漫长岁月；同样，这三个可怜而绝望的人，也断然想不到会得到救助，而且近在眼前，更想不到，就在他们觉得毫无生机之时，已是生机暗伏，平安无事了。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实在是目光短浅，所以凡事要乐观，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信赖伟大、仁慈的上帝，他不会把自己的子民逼上绝路的，即使到了最惨的地步，他也会布下恩泽，他的救助，远比我们想象的及时；甚至在我们看来是灭顶之灾的，往往是他的救助之道。

这班人上岸时，正值潮水怒涨，但他们时而站在一旁，与那三个可怜虫争争吵吵，时而又四下游逛，看看当地的情形，就这样，拖拖拉拉，直呆到潮峰落去，海水退出了老远，结果他们的船被甩在海滩上，再也回不了海。

他们后来留了两个人在船上，可是，这两家伙多喝了几口白兰地，竟倒头睡下了；不过，其中一个比另一个醒得要早些，一见船胶滞在沙滩上，拨转不动，便冲那帮四下游逛的人高喊起来；听到喊叫，他们很快折回到船边，想把船推回海里，但船太沉了，而且这一侧海滩尽是稀松的泥沙，活像流沙一般，要把船推下水，真是异想天开啊。

各种各样的人中，最不考虑后果的，自然要数海员，这些家伙也是活脱脱的一派海员的脾气，一见这种情形，竟掉头而去，又忽忽悠悠地转去了岛上；我还听到其中有人在喊另一帮人，叫他们撇开那条船：“把它扔那儿吧，杰克，别管了，等下一拨潮水来了，它自然会浮起来的。”一听这话，我知道他们是哪国人了。我心里的疑问得到了证实。

在这当中，我始终是坚壁深藏，不敢迈出寨堡一步，一味守着山顶附近的观察点；一想到这堡垒固若金汤，我心里不禁洋洋自得。我知道，10个小时之内，船是不会再漂起来的，在这期间，天色会变黑，我就可以更加随意地观察他们的动静，——假如他们交谈的话，一句也逃不过我的耳朵。

同时，我照以前的样子全副武装，比以前多加一份小心，准备随时出击，因为我知道这眼前的对手可比不得前一拨。我叫礼拜五也全身披挂，他在我的调教下，成为一名出色的射手了。并给他三杆短枪，我本人抄起两杆鸟枪；我的模样煞是威武，身披

着一件可怕的羊皮外套，头顶着我前面提及的那只大帽子，一柄无鞘的宽剑挎在腰间，两把手枪别在了皮带上，肩上还扛着一杆长枪。

照我刚才所说的计划，我是要等到晚上才动手的。但到了两点左右，即一天中最热的时辰，他们陆陆续续地全进了树林，我想他们是躺下去乘凉了。而那三个苦命人，却心焦神虑，无法入睡，挺坐在一棵大树的凉阴下，那树距我约有四分之一英里，每个人的视线范围都可到达。

一见这情形，我决定去他们面前亮出我的本相，也好了解他们的情况。我掂出刚才说起的模样，踱步走去，我那仆人礼拜五远远地跟在我后面，他那身披挂也和我一般吓人，只是不像我，活脱脱一副鬼怪模样。

我人不知鬼不觉地走进他们，在他们还没发现我的时候，我使用西班牙语大声问道：“先生们，你们是什么人？”

一听到这声音，他们惊跳起来，而当他们看到我，看到我这副鬼模怪样，他们更是万分惊慌，竟一时答不上话来，而且照我看，如果他们能够，肯定要飞身而逃；这时我用英语对他们说：“先生们，切莫怕我；站在眼前的不是敌人，而是你们不曾料见的的朋友。”“那他一定是上帝直接派来的。”其中一位这样沉静地对我说道，同时又向我脱帽致敬，“因为要救我们脱离苦境，只有神才有这个力量。”我答道：“阁下，一切救助，无不是来自上天的。不过，您能让一个素昧平生的人，来助你们一臂之力吗？因为照我看，你们处境似乎不妙啊。你们一上岸我就看到了你们，当你似乎在哀求俘虏你们的那帮禽兽时，我还看到有个畜生举起剑来，要杀您呢。”

这可怜人泪流满面，像受了惊吓那样，惊恐万分地回答说：“我是在对上帝说话，还是在跟人说话？这是位天使呢，还是一个真人？”“不要担心这点，阁下，”我说道，“上帝若是派天使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解救你们，定会给他穿戴整齐一点的，他的披挂，也不会是你们眼前看到的这般；请您莫再担心了，我是一个英国人，一个普普通通的航海人，而且有心来救你们，这您该明白了；我有一个仆人；我们有武器弹药；我们能为你们效劳吗？请你放心告诉我，——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可是一言难尽呀，阁下，”他回答说，“杀我们的人近在眼前，我还是长话短说吧，我是那条船的船长，我的人反叛了我；好容易才说服他们不杀我的，结果却把我带到这么个荒岛上，这两个一位是我的大副，另一名是位乘客，是随我同来的，我们本以为此地没有人烟，注定要死在这里的，正彷徨无措呢。”

“那班畜生，也就是你的敌人现在去哪儿了？”我问他，他手指一片密林回答说：“在那边躺着呢；我实在是觉得害怕，我怕他们听到了您说话，看到了咱们，要是这样，他们一准杀光咱们。”

我问道：“他们可有火枪？”他说有两杆，有一杆还留在了船上。我说道：“好了，别的交给我吧；我看他们都睡着，杀尽他们倒也不费吹灰之力，但是否要饶了他们的性命呢？”他告诉我说，内中有两个亡命之徒，若饶过他们，怕不稳妥；如果干掉他们，他自信其余的人都会回过头来，回到他的管制之下。我问他，亡命之徒是哪两个呢？他说隔这么远认不出来；但如果我有吩咐，他们会一切从命。“那好，”我说道，“那咱们先退到他们的视野外，免得把他们吵醒，然后再做决断吧。”于是，他们高兴地随着我，来到那片藏身的树林前。

“您听好了，阁下”我说道，“我这样舍身救你们，如果能把船夺回来，你们可愿接受我两个条件？”他料到了我的建议，于是对我说，他和他的船一切听从我的指挥和分派；若船夺不回来，他将与我同生共死，永远追随我；另两个人也发了相同的誓言。

“那好，”我说道，“我有两个条件。第一：你们随我呆在岛上期间，绝不可凡事自作主张；假如我给你们武器，若有需要，必须交还，而且不得伤害我和我的手下，同时，你们在岛上期间，做什么都得听我吩咐，经我同意。第二：假如夺回那条船，你们须把我和我的手下载回英国去，而且是义务的，不许收费。”

竭尽人类所有的心智和诚意，他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这些要求无比公道，他一定遵从；此外，他说他今朝有命，得亏我的大恩大德，所以不论以后的命运如何，他都不会忘记。

“那好，”我说道，“你拿上这三杆短枪，还有这火药和子弹，你说吧，现在应该怎么做呢？”他一副感恩戴德的样子，说他一切行动听我的调遣。我对他说，依我之见，凡事不该冒险，最好是趁他们躺着，冲他们排头开火；假如第一排枪打过，还有侥幸生存下来，那再给他投降的机会，饶他性命，至于会打死哪一个，那就看上帝的安排了。

他很仁义地说道，若非事不得已，他并不想杀他们，但那两个歹徒，却是无可救药，他们是船上暴乱的罪魁祸首，要是饶了他们的性命，他们反过来肯定会杀了我们。“那好吧，”我说道，“既然事出必须，非这样不能保命，我这么做也就不再觉得不忍了。”但我看出，他对于流血之事，还是心有不忍，于是我对他说，那他们就自己动手，随机应变吧。

说话的时候，我们听见有人醒了的声音，稍后，又见走出了两个人；我问他，可是暴乱的那两个人？他说不是，“那好吧，”我说，“你可以叫他们逃掉，这仿佛是老天叫他们醒来，让他们活命的。不过，你要叫别人逃掉，那就是你的不是了。”

被我这么一提醒，他把我给他的短枪抄在手里，腰间又别起一把手枪，他的两个同伴也各拿上一杆枪来，三人一道走去。随他同去的两个人，不小心弄出些声响来，惊醒了一名海员，他回过头，见他们走了过来，马上对林里的人高声叫喊，可是来不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他刚一出声，他们就开枪打去；船长则异常精明，保存着自己的弹药。而开火的，是那两个人，这些人他们知之深，瞄的准，所以当场就干掉一个。被打伤的跳了起来，急焦焦地向他人呼救；船长一步赶上，告诉他现在才求救，已经嫌迟了，还是祈求上帝饶恕吧，说完，他抄起枪托子，将他砸倒在地，一枪托打死了。这一拨人里还有三个家伙，其中一名也略受了轻伤。这时我赶将过来，他们一见知道是死到临头了，顽抗也无用，便一味地告罪讨饶。船长对他们说，留下他们的性命可以，只要能向他保证，他们痛恨自己的犯上作乱，决心洗心革面改过，并立誓要忠心耿耿，为他夺回那条船，再把船开回他们的出发地牙买加去才可活命。一听这话，他们挖空思想说出种种最动听的保证，而船长也乐于相信他们，愿意饶他们一命，我也没有反对，只是吩咐他，他们留在岛上期间，要捆住他们的手脚，以防万一。

与此同时，我派礼拜五和那位大副去小船那里，命令他们将它拿下，并把桨和帆取回来，他们照我的吩咐做了；稍后不久，那三个离群四逛的人，听见枪响，赶回头来，一见这位船长刚才还是他们的俘虏，如今反成为他们的征服者，只好也俯首就擒，其实他们没有混在一起，所以保住性命，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就这样，我们大获全胜了。

现在，我和船长互相了解彼此的情况。我先把我的全部经历讲给他听，他听得聚精会神，甚至有些瞠目结舌；特别是当我讲到，我是怎样奇迹一般，为自己挣得了口粮和弹药；说实话，我的经历，真可称得上奇迹，这令他大受感动；他由此想到了自己，想到我之存活性命，仿佛正是为了救他，他不禁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这一番交心之后，我带他以及他的两个手下来到我的寓所，从房顶进屋，这是进出房间的唯一出路；我拿出家里的食品来款待他们，还把我在留居此地的漫长岁月中造出的种种设施，一一

指给他们。

他们看到听到的一切，在他们眼里真是天方夜谭；我的锁壁堡垒，我又怎样精致巧妙，用一片树林掩藏起来我的堡垒，这些使船长佩服得五体投地；这片树林，已经长了近 20 年，由于这里的树远比英国长得快，现在已成为一片小小的森林，而且树株稠密，里面阴暗错乱，只留下了一条羊肠小径，供我本人行走。我又告诉他，这还只是我的塞堡，我的老营，在乡下，我还有一处庄子哩，我时常摆出皇帝的气派，去那里小住几日，改日有空，我会带他看的；但眼下，还有正经事，那就是如何夺下那艘船。这一点，他倒是满心赞同，只是他告诉我说，他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夺船，因为船上还有 26 个人手，他们全都介入了这场该死的叛乱，若是依律治罪，都活不了的，要是他们铁下心来妄逞一搏，不思悔改，以我们这点人手，将无法进攻他们。因为他们心里明白，假如被制服的话，那么一回英国，或随便回到哪个英国殖民地，他们准会被送上绞架。

我仔细地思索他的话，觉得他这结论倒说得正确，所以，我们得速做决定，或是为船上的人设下圈套，攻其不备，或是防止他们登陆来消灭我们；这时我才想到，船上的人再过些时候定会疑心起来，会再驾起一条船过来，看他们的同伴和这小船到底是怎么了，说不定，他们也许会全副武装，我们就打不过他们了。他认为我这推测，也符合情理。

于是我对他说，卧在海滩上的那艘小船，我们得先去把船底凿穿，防止他们把船开走；船里的东西能扔的就扔掉，这样的话，船就是能下海也无用。说罢，我们去了船上，把船上仅有的一把枪取了下来，我们见物就拿，包括一瓶白兰地，一瓶拉姆酒，几块干饼，一牛角火药，还有一堆糖，大概五六磅重，包在帆布里。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所缺少的，特别是白兰地和糖，几十年来，都不曾尝过，都忘了它们的味道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待我们把这些东西运上岸来（如前所述，船桨、桅杆、帆和舵早已经取了下来），我们便开了一个大洞子，在船的底部，就算他们兵强马壮，能制服我们，他们最后自己也走不了了。

老实说，我也说不清楚是否能够把那条船抢回来，但我另有算盘；假如他们撇下小船，扬长而去，那我略施小计，就可以再把船修好，然后我们便驾上它，驶向利华群岛去，途中再捎上那伙西班牙人，我们的朋友，因为我现在还想着他们。

盘算已定，我们七手八脚，把那小船抬到高处的沙滩上，以免满潮时被海水冲走；此外，我们还在船底撞出一个洞子来，大得一时之间无法堵上，然后聚在一起商量着后面的行动计划；我们看见大船上放过一阵炮来，并且打着旗号，招呼这小艇回船去；不见船动，他们又放过几道炮，而且再打出信号招那小船。我从我的望远镜里看见，他们发现炮声和信发没能召回同伴，总不见小船开出，又抛下一条小船，冲着海岸划将过来；待他们靠近后，我们看到船里的人不少于十个，并且是带着火器的。

由于大船离海岸不过两海里左右，所以他们划来时，我们看得一清二楚，甚至他们的鼻子眼睛也清晰可见；由于潮水把他们冲到了另一条小船的东面，所以他们又沿着海岸，划回另一伙人上岸的地方，当初那艘小船就卧在这里。

这样一来，他们完完全全在我们的视力范围内，船长认得出船上的每一个人，且说得出品性如何；他说其中的三个家伙，性子很是忠厚，准是遭了他人的胁迫才加入这场叛乱的。

至于那水手长（看来是这伙人的头目）和其余的家伙，则和大船上的人一样，都是些无法无天之徒，既然新扯起了叛旗，肯定要铁下心来，硬撑到底的；他很担心我们的力量没有他们强大。

我用亲切的笑容来答复他，对他说，落到我们这份田地，任何恐惧都吓不倒我了，任何人的任何情况，都让我们现在的处境

好过得多，还是静候结果吧，不论生死，终是一种解脱。我问他，依他之见，我现在的的生活过得怎么样呢？应不应该舍死一拼，以求得解脱呢？“阁下”，我说道，“刚才您还相信，我之活下命来，正是为了保您的性命，您还因此大受鼓舞呢，短短的时间里，你的信心怎么就消失了呢？至于我，我接着说道，左思右想，唯有一件事叫我心有不安。”“什么事呢？”他问道。我回答说：“您刚才说了，内中有三四个家伙倒算忠厚之辈，该饶他们一命的；假如他们也是生性凶恶之人，我倒觉得这是老天有眼，这是他们应得的下场；无论怎样，上岸的每一个人，都已是我们囊中之物，要死要活，全看他们怎么做了。”

我提高声调、满脸乐观地说完这番话，只见他胆子大壮；于是，我们劲头一鼓，又开始认真做起事来。当初，一见他们有驶离大船的迹象，我们便考虑把俘虏分开，现在已经把他们安顿牢靠了。

其中有两个人，船长特别放心不下，我派礼拜五和船长的一个同伴，把他们压往我的地穴，那里路遥地僻，不会被人发现，即使叫嚷也不会有人听见；就算他们自己挣脱，量他们也摸不出树林来，他们把这两个被捆着的人撒在那里，给他们一些食物，并对他们许诺说，只要他们不作乱，乖乖地听话，一两天后会给他们自由；可若想逃跑的话，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他们实心实地满口应承，说要耐下性子，老老实实地呆在牢里；又说受到了如此善待，真是担当不起；因为除了食品，礼拜五还留给他们一些我们自制的蜡烛，好让他们有的照明和取暖舒服一点；他们却没有想到，礼拜五就站在洞口，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呢。

另几位俘虏待遇要好一些；有两个受到船长的说情，举荐，投顺到我们这一边，誓死效劳。另外两个，船长对他们不放心，把他们的手反绑着。所以，加上他们和那三位老实人，我们共有七个人，一律是全身披挂；至于驶来岸边的那10号人，据船长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说，在他们中间，还有三四个老实人呢，所以应该能轻易地应付过去。

他们一来到另一艘船停泊的地方，便立即把船划上海滩，而后一齐下船，把船拖将上来，这些行动正合我意；因为我所担心的，是他们在海岸之外抛下锚，还留几个人手看船；那我们就无法夺下那条船了。

他们上得岸来，便一头跑向另一条船，一见船里的东西被抢劫一空，船底还有个洞子，正如我们预料的，大吃一惊。

他们对这个意外仔细地讨论了一会，然后使足力气，高喊了两三声，以期自己的同伴能够听到；但是毫无反应，而后他们又围成一圈，朝外扫射了一遍，我们听得真真切切，树林里还传出哒哒哒的回声；但地穴里的俘虏，是准保听不见的，被我们押在身边的，虽然可以听到，却不敢回应，所以他们是白费力气和子弹了。

他们吃下的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据他们后来讲，他们当决定要打道回府去，告诉船上的人们他们被杀了，长艇也被凿毁了。于是，他们立即把船推进水里，然后一起进入船内。

一见这情形，船长简直是手足无措，大为惊骇，因为照他看，这伙人准是认定同伴们完蛋了，干脆把他们抛在脑后，回到船上，然后扬帆而去。如果这样的话，他还是要丧失自己的船，而他却是夺船之心不死的，但稍后不久，他那恐惧又换了个路数。

他们驾船驶去不久，我们却发现他们又统统回到了岸上，但这一次却是故伎重演，看样子是商量好的，就是说，他们在船上留了三个人，其余的则走上岸来，深入到陆地里面去找寻自己的同伙。

一见这情形，我们大为沮丧，简直是一筹莫展，一点办法也想不出，因为假如小船逃掉的话，就算我们捉住那岸上的七个

人，我们也捞不到什么好处，他们会划到大船上，剩下的人回拔起锚来，扬帆而去，这样一来，我们的夺船计划也就付诸东流了，我们这次也许就回不去了，也许永远回不去了。

可我们毫无办法，只好静等事态的发展；那七个人上岸之后，留在船里的三个家伙，则把船远远地划离岸边，而后抛下锚来等候他们，这样一来，要想靠近船上的人，已是势所不能。

上了岸的那些人，则聚得紧紧的，走向那小山顶，山下正是我的住所；他们虽然看不到我们，但是我们却把他们看得一清二楚。我们倒是乐意他们走近点，好冲他们开火，要不他们就走远点，我们也好出来。

但当他们上了山坡之后，（从这里可以眺望树林和山谷，它们延伸到岛的东北，那里正是岛上最低洼的地带），竟连呼带喊，直喊得声嘶力竭。看样子，他们不敢分散开来，也不敢再远离海岸了，干脆坐在了一棵树下，左盘右算，假如他们像另一拨人那样有心睡他一觉，这倒也省我们的事了。可他们心神不定不敢放胆睡觉，虽然他们不知道为何有危机感。

在他们埋头商量的当口，船长献出一囊妙计来，他说，他们没准还要放一排枪的，以便他们的同伙听见，趁他们弹药放空，我们可以一拥而上，他们准会缴械投降的，我们就能捉他们个正着，不费一点力气。他这番主张，很让我中意，因为我们离得很近，不等他们装好第二枪，我们就能扑到跟前，把事情解决掉。

但好事却没有成真，我们干等了好久，心里也拿不定该怎么办。最后我对他们说，依我之见，天黑之前，我们是什么也做不了了，到那时候，假如他们还不回到小船上，我们也许能想出办法来，插到海岸和他们之间，然后再略施小计，把船上的人诳上岸来。

虽然我们心里着急，他们却坐着不动，我们也只好忐忑不安地干等着。只见他们商量了半天之后，一齐站起身来，迈步朝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边走去，看样子，他们是吓得要死，担心这里危机四伏，所以决计回大船去，他们认定他们的同伙是已经完蛋了，所以干脆抛在脑后，照原定的计划把船开走。

一见他们走向海岸，我觉得事情果然如此，即他们要放弃搜寻了，回到船上。待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船长，他简直要晕将过去，竟大为骇然，可我忽生一计，想再把他们勾回来，我们小试身手，发觉这计策果然灵验。

我命令礼拜五和那位大副一直往西，越过那条小河，去野人们以前上岸的地点，即礼拜五被救的地方。一登上一英里开外的那片高地，就要照我的吩咐，扯开嗓子，大喊高喊，一直喊到海员们听见为止。如果海员们一有回应，要立即应答，然后躲开他们的视线，要边走边回应他们的高喊，绕一个圈子。反正一开始不能被他们看见，以便把他们诱人小岛的深处，可能的话，要把他们诳进树林里来；然后，再按照我指定的路线，最后主动到我们身边。

他们刚刚跨进船里，礼拜五和大副就喊将起来，当下他们就听见了叫喊，于是回喊过来，并沿着海岸，朝西跑向发出叫喊的地点；当他们来到河边，由于潮水高涨，挡住了去路，只好喊过那条小船来，以便渡过对岸。所以这一切我都预料到了。

待他们渡进河里，我看到小船一路上行，开进那处河汊里，这条河汊，活像是弯进陆地的一片港口。他们从看船的三个人里叫出一个，任凭他们去追，船上只留下两个人，那船则拴在岸边的一棵小树桩上。

我眼巴巴盼望的，正是这一点，所以立即撇下礼拜五和那位大副，由他们去诱敌深入，我则带上其余的人，在他们的视线之外涉过那条小河，出其不意地杀到守船的两个人跟前；其中一个家伙正躺在岸上，另一个则在船里；岸上的家伙半醒半睡，刚刚爬起来，船长跑在最前面，一步赶上，把他砸翻在地，接着，又

冲船里的家伙高喝一声，叫他快快投降，否则拿命来。

一见眼前站着五条大汉，同伙又被砸倒，剩得他孤身一人，不待多劝，他便乖乖投降了；船里原本有三个人不同于别的船员，对暴动本来就半心半意，看来这人便是其中之一，所以只稍稍地，他不仅投降了，后来还死心塌地地入到我们一伙。

在这当里，礼拜五和大副也身手不凡，他们连喊带应着，把其余的人从一座山头诳到另一座山头，从一片树林诱进另一片树林里，不但他们累得筋疲力尽，还饶得他们云里雾里，天黑之前，定然是摸不回船边了；待他们回到我们身边时，自己也累得筋疲力尽了。

我们现在没什么可做，只能在夜幕里面等着他们到来，然后再一拥而上，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礼拜五回到我身边好几个小时后，那班人才向船边靠近；离得远远，我们就听见走在前头的家伙在招呼后面的人，还可以听到他们一路应答，抱怨不休，什么困呀乏呀，瘸啦拐啦，实在是走不快啦；我们听得心中暗喜。

最后，他们终于来到了船边；一见潮水退尽，两个同伙没了踪影，船在河滩里搁了浅，他们那份惊慌，真是难以笔述；我们还听见他们哀腔哀调的，左呼右喊着，说什么这次是上了魔岛了；又说岛上定是有人，准要把他们统统杀死，要不就是有妖魔鬼怪，会把他们掳走吃掉。

他们又大叫了一阵子，把两个同伙的名字喊了多遍，却没有回应；过了一会儿，我们借着微光，左颠右蹿的，看到他们绞着双手，活像是进了绝境；跑了一阵子，他们就跨进船舱里，歇上一歇，然后又回到岸上乱转一气；就这样歇来转去，重复做了好多遍。

我的手下乐得叫我发出命令，由他们趁着夜晚，一拥而上；但我更想等待好机会，然后再朝他们进攻，这样可以少杀几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人，留他们一条生路；我更不想冒损兵折将的风险，因为我知道，这些人也是一身武装的。我决计等上一等，看他们是否分开；所以我带领我的伏兵朝前推进，为了十拿九稳。然后，我又命令礼拜五和那位船长匍匐下来，免得被发现，摸爬滚打着靠近他们，尽量靠近一些再开枪。

他们向前匍匐了不多一程，那位水手长，即这伙人里最垂头丧气的家伙，暴乱的祸首，竟带着两个人朝他们走来；一见这匪首落入他手心里了，船长再也捺不住性子，急不可耐，不待他走近跟前认他个明白（因为他们只听见了他的声音），便和礼拜五跳起脚来，朝他们排头打去。

水手长当场倒地毙了命，另一个人也被打中了，一头倒在他的身边，但过了一两个小时后，才一命归西，第三个家伙则抱头而逃。

一听见枪声，我当即率领我的全班人马朝前推进；我现在共有八个人，我作为总司令，副司令是礼拜五，船长和他的两员手下，以及三个战争俘虏，后三个人，已经博得我们的信任，带上了武器。

我们趁着夜色朝他们扑来，所以他们跟本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留在船里的人，如今已经成为我们中的一员，我命令他喊那些人的名字，看能否和他们谈判，这样一来，或许可以迫使他们接受条件，最后我们愿望实现了。不过，这也不难想见，落到这份田地，他们也只好乖乖投降；于是他扯开嗓子，冲其中一个家伙高喊道：“汤姆·史密思，汤姆·史密思。”汤姆·斯密思立即答道：“谁呀，是罗宾逊？”看来他听出了声音，罗宾逊回答说：“没错，没错；看在老天的份上，汤姆·史密思，把你们的枪放下投降吧，要不，你们立刻要没命了。”

“可我们向谁投降呢？他们在哪儿？罗宾逊说，“有咱们的船长，他身边还有 50 个人，都找了你俩小时了；水手长被杀了，

韦尔·弗莱也受了伤，我成了俘虏，你马上就要完蛋了，除非你投降。

“假如我们投降，能饶我们不死吗？”汤姆·史密思问道；罗宾逊回答说：“你要是答应投降的话，那我去问问。”于是，他扭头来问船长，船长则亲自出马，冲他们喊道：“史密思，听出我是谁了吧，假如你们立即放下武器投降的话，我保你们不死，但韦尔·阿特金斯不成。”

听到这话，韦尔·阿特金斯立即叫道：“看在老天的份上，船长，饶了我吧，我干什么了？他们可跟我一样，都不是东西呀。”这些话可谓是一派胡言，因为叛乱初起的时候，第一个来捉船长的，正是这个韦尔·阿特金斯，而且在绑他的时候还恶言恶语，野蛮待他。但船长还是对他说，那他得先放下武器，别讲什么条件，一切要看总督的喜怒了；他所谓的总督，指的是我，因为他们都称我总督。

不用多说什么，他们统统放下了武器，求我们饶命；我派与他们谈判的人过去，又加上两个人手，将他们全部捆起来；于是我那号称 50 人的大军（其实算上他们三个，也不过八个人）便扑将上来，把他们同小船一起缴获，由于身份所关，我和另一个人却没有露面。

我们的下一步工作，是修复小船，并想办法夺回大船；至于那船长，如今可得了闲工夫，与他们磨牙磕嘴去了。他摆出一套大道理，说他们真是全无心肝，这么待他。最后，又说他们阴谋夺船，那真是造孽，他们这样胡来，会一条路走到黑的，会死路一条的。

他们都做出一副痛改前非的样子，一味求他饶命；他说这一点嘛，他们可不是他的俘虏，而是岛上长官的俘虏；他们以为是把他们扔上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也算老天有眼，岛上其实有人，而且总督还是个英国人呢；他要乐意，满可以把他们统统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死；可既然他饶过他们，那么依他推断，他大概是要把他们送回英国去，按照那里的法律处死他们，但阿特金斯却不在此列，他已经奉长官之命，要他准备就死；因此天一破晓，他就得被吊死了。

这些话，虽然是顺嘴胡诌，却收到了预期效果；阿特金斯一头跪倒，求船长去和总督说情，且饶他这一命；别人也都求他看在老天的份上，去求求总督，万万别送他们回英国。

这时我想到，招这班家伙入伙，要他们死心塌地地去夺船，该是不费吹灰之力的；我们脱身的时机到了，于是我隐在夜幕下，免得他们看到我这位总督的货色，我叫船长来我身边，由于隔得很远，所以我又派出一个人，去对船长说：“船长，长官叫您呢。”船长当下答道：“我马上就到，去告诉大人。”这一招，更把他们搞懵了；他们果然相信岛上还真的有什么长官哩。

等船长到我们面前时，我把我的夺船计划讲给他听，这计划正投他心意；于是我决定第二天早晨就执行。

但为了更有成功的把握，执行得更巧妙，我对他说，这帮俘虏，得分开看押，请他带上阿特金斯和另两个坏种，押去地穴里面，和另两个俘虏囚禁在一起。这活儿交给了同船长一起上岸的两个人和礼拜五去办。

这几个坏种被他们押解去了地穴，那里活像一座牢狱，真可称得上暗无天日，对他们这种处境的人来说，则尤其如此。

另几个家伙被押去了我的草堂，照我的吩咐，关于它，我曾有过详细的描述；那里圈着一道围栏，他们又被反剪双手，而他们的生死，又取决于他们的行为，所以应该不会有什问题。

天刚亮，我便派船长去他们那里，与他们谈判，也可以说是去探探他们，然后再告诉我，依他看来，这帮家伙可不可以托以心腹，走上甲板去袭击那条大船；他鼓动唇舌，大谈他们的处境，他们对他的伤害；说总督贪于一时之便，眼下虽饶他们不

死，可一旦被送回英国，准被套进链子里绞死的；但如果他们参与夺船的义举，他一定会说通总督赦免他们。

事情很明显，落到这份田地，居然还有这等好事，他们自会乖乖接受的。他们一头跪倒在地，又是赌咒又是发誓，说他们一定要忠心耿耿，为船长拼尽最后一滴血，又说他们今朝有命，得亏他的大德，他们一定会随他到天涯海角的，只要活着一天，一定把他当父母对待。

“那就好，”这位船长说，“那我去把你们的话禀报总督，希望他能看在我的面子上同意他们的请求。”于是，他回过头，把他所探到的这些消息全都转告给我知，又说照他看来，他们忠心，倒也不假。

不过，万事要做的稳稳贴贴，于是我吩咐他再回去，从中挑选五个人来，并对他们讲，他其实并不缺人手，只是想挑这五个人做他的助手，至于另两个人，还有被押去城堡（指我的地穴）做俘虏的三个人，总督要扣作人质，以保证这五个人忠心耿耿；假如他们在行动中稍有不足，那么他们就会被活活吊死了。

这一招显得很酷烈，不由他们不信总督可是说话当真的；但他们除了接受，也无计可施；所以，现在轮到那些俘虏了，他们拿出船长的恳切劲头，叮嘱那五个人千万要尽职尽责。

我们这一场征讨的兵力，是这样部署的：第一：船长、他的大副、和那位乘客；第二：第一帮俘虏中的两个人（他们的品性，船长已同我讲过，我已经给他自由，并出于信任给了他们枪支）；第三：我拘押在草堂里的两个俘虏，我接受了船长的提议，我现在已经放了他们；第四：最后释放的五个人。这样算来，他们一共有12个人，另五个，则被我关押在地穴里，收作人质。

我问船长，是否愿意带上这些人手，冒险冲上船去；因为后面留着七个家伙，我和我的仆人礼拜五怕是不好出动；而且把他们分开看押，又得给他们吃的，这些事也够我们忙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地穴里的五个俘虏，我打算把他看死了，只是派礼拜五一天两次，给他们送一些必需品过去；我先是派另两个人把食品送到固定的地点，再由礼拜五来取。

有船长相陪，我出现在那两个人质的面前。他们对他们讲，我是总督派来看押他们的，还吩咐说，没有总督的命令，任何人不得乱动；否则，就把他们押去城堡里，叫他们铁锁加身；这样，他们无从见到总督的尊容，我就摇身一变，成了别人，只要说得顺嘴，总是把什么总督啦，断头台啦，城堡啦，等等，挂在嘴边。

船长眼前已经没有什么困难了，只须操备他的两条船，堵住其中一只的漏洞，并配上人手。他叫那位乘客掌管一艘船，船上另有四名人手；大副另外五个人、他本人，则搭乘另一艘船。他们做事十分巧妙得体，半夜时分，朝大船扑去。行进到声音可及的范围，他让罗宾逊喊大船上的人，告诉他们，船和人都带回来了，只是找了好半天，等等废话；这样闲逗着话语，他们靠近了大船；大副和船长托起武器，抢先上了船，随即便抄起枪把子，当场砸翻了二副和船上的木匠，他的手下也一付赤胆，帮腔帮衬着，和船长一道把前后甲板上的其他人制得服服贴贴，然后把舱盖关死，将里面的人闷在了底下，关住了他们，另一艘小艇开来了，上面的人则攀着船头的锚链登上了大船，控制住前舱，以及通往厨房的小舱口，还把其中的三个人捉作了俘虏。

等事情做完，甲板上平安无事之后，船长命令大副带上三个人手，去撞开后甲板舱，自僭为船长的匪首就呆在里面，他已经被惊动，下得床来，纠集了一个小厮和两个人，并把武器抄在了手里；大副刚刚用一根铁钩把门撬开，新船长便和他的手下一通猛射，大副中了一颗短枪枪弹，胳膊被打断了，还有两个人也挂了彩，但没有死人。

大副一边急声呼救着，一边冲进了后甲板舱里，他虽然挂了

彩，但还是抽出手枪，一枪射穿了新船长的脑袋，子弹打进嘴里，从耳朵根子后面穿出来，他现在有口也难言了；一见这种形势，其余的人乖乖投降了；就这样，没花费我一兵一将，船就被拿了下来。

抢到船之后，船长立即吩咐手下放过七道枪声，这是他和我们商定的信号，通知我大功告成了；我一直坐在岸边，直等到凌晨两点，听到这七声炮响之后，我心里的高兴，自是不难想见。

我听清了信号，登即躺在了地上；一天下来，我已经累得全身骨头像散了架似的，倒头便酣睡了过去，直到后来，我才被一通枪声隐隐约约地惊醒；我一下子爬起来，只听见有人在“总督总督”的喊着我，当下我就听出那是船长的声音，等我爬上他脚下的小山顶，他指了指那艘船，把我抱了个满怀，“我亲爱的朋友，我的救命恩人，”他说道，“它现在全归您了，那就是您的船了，连我们带船上的一切全是您的了。”我抬眼朝那船望去，只见它漂在离岸边不过半英里的海面上，原来，他们夺到大船以后立刻起锚出海，趁着天气晴好，开到小河河口的对面，停泊下来；这时正值涨潮，船长便开着船上的小艇，一头驶近了我当初停靠木筏的地方，这样一来，他就贴着我家门口上岸了。

我简直要晕倒过去，这可真是喜从天降，因为我眼见自己的获救，已经是十拿九稳了，事事都那么顺遂，眼前摆着一艘巨船，只要我高兴，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啦。我竟然答不出一个字来；任他把我抱个满怀，我也回身把他抱得紧紧的，否则的话，我怕是要一头倒地的。

他看得出来，我这惊吃的不在小处，立即从兜里抽出酒瓶，让我灌进一口甜酒去，这是他特为我带来的；喝下这甜酒之后，我就着地坐了下来；虽然是借了酒劲，我稍稍缓过点神来，但还是过了好半天才能开口对他说话。

在这同时，这个可怜人也跟我一样，狂喜之态无法形容，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没有我那般喜不自胜罢了；他冲我说了一千种柔言好语，来安抚我，叫我醒过神来；我心里喜悦的劲儿就不用说了，直把我排得神魂颠倒的，最后，我竟是涕泗横流，这样过了没多久，我才能够再开口讲话了。

下步该轮到我了，我把他当成救命恩人，一把抱住了他，我们搂住一团，情不自禁地喜悦开来。我对他说，在我眼里，他可真是上天派来的救命恩人呀，整个事情的经过，可称得奇迹不断，这一切，不正说明了在冥冥之中有上帝的手在统治着世界，不也说明了天眼灵通，能照到人间无人烟最偏僻的地方，只要上帝有心，就可以救助最不幸的人么？

我自是忘不了打点精神，来感谢上天的。一个人，沦落到这份惨境，老天不仅在荒野里降下奇迹，让他有吃有喝，而且每一次获救，都出于老天的恩德，这样的老天，谁忍心昧起天良，不去感谢呢？

我们谈了一会，船长便对我说，他给我带了些食品，是船上弄到的，那班畜生骑在他头上，作威作福这么久，把他的食品已经糟蹋得差不多了；说完，他大声喊那艘小艇，吩咐手下把东西拿上岸来，献给总督；那些东西，也真算得上厚礼，好像我不是要和他们一道离去似的，倒像是要我留在岛上，他们却撇下我开走。

他们先是给我送上一口箱子，里面装满了瓶装的上等甜酒，和六大瓶马得拉葡萄酒；每瓶都有不小的容积；两磅重的优质烟草，六块猪肉，12块船上食用的好牛肉，一包豆子，还有约重100磅的饼干。

他还给我送来了一包面粉，一盒糖，满满一口袋柠檬，两瓶酸橙汁，还有大量的其他物品；但除此之外，对我来说最求之不得的，是他给我带来了六条上好的领巾，六件新衬衣，两双手套，一顶帽子，一双鞋子，一付长袜，还有他本人的一套衣服，

这套衣服，他并没怎么穿过；一句话，我被他从头到脚地打扮起来了。

不用说，以我这副惨样，这份礼物当然是称我心意了；可我乍穿上这身行头，我真是别别扭扭的，觉得浑身不长草，简直是不舒服到家了。

待这通着衣加冕的盛典过去之后，他那些厚礼又全部搬进我那逼仄的寓所，我们开始讨论如何处理那批俘虏，到底该不该冒着风险将他们带走呢，这事真让我们大犯踌躇，特别是其中的两个家伙，照我们看来是不可救药，顽梗到家了；船长说，他们俩个无赖，他可是一清二楚，甭指望能感化他们，即使把他们带走，也得当作罪犯，叫他们铁链加身，一到英国的殖民地，就移交官府严办；我看船长本人对这事也特别放心不下。

于是我对他说，如果他愿意的话，我可以见见他说的这两家伙，我要让他们自己来求他把他们留在岛上。“那是我求之不得的。”

“那好，”我说道，“那我派人把他们带来，替你跟他们谈谈。”于是，我派礼拜五和那两个人质（由于他们的同伙出言有信，我现在已经把他们放了）去地穴里，把监禁在那里的五个人，提到我的草堂，等着我的大驾光临。

稍后不久，我打扮得新簇簇的，被人左一声总督右一声总督叫着，来到了这里；跟我的人碰头以后，我把船长拉在身边，吩咐礼拜五把人提到我面前；我对他们说，他们对船长犯下的暴行，以及他们是怎样把船开走，要去打家劫舍，还想怙恶不悛，这些劣迹，我已经得到详细的禀报；怎奈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们光顾着给别人掘坑了，自己却栽进去了。

我让他们知道，在我的吩咐下，船已经夺了回来，现在就泊在锚地上；一会他们将看到，新船长的这份歹行，已经遭了报应，因为他将被吊死在船桅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至于他们，本总督职责所在，自然有权把他们像捉获的海盗那样统统处死，这一点他们可有什么话讲。

有一个家伙代表其余的人回答说，他们固然无甚可言，不过当初被捉的时候，船长可是答应过饶他们不死的，接着，他们又低声下气，求我发一发慈悲。但我对他们说，我现在真是没有什么慈悲好发，因为就我本人来说，我决定带着我的手下撤离这儿了，我要启程回英国，和船长一道，而船长呢，又不想把他们带回英国，除非是作为谋叛待审的罪犯，被拷上铁链子随船运走；他们一定清楚，这会落个什么下场，怕是少不了上绞架；所以，我也说不上个万全之策来，除非他们横下一条心，在这岛上撞撞运气；如果他们想这样，我倒是无所谓，假如他们想移居来岛上，我倒是有心饶他们不死，反正我已经获许离开这里了。

他们做出一副领情的样子，说他们不愿回英国被绞死；宁可冒险留在岛上，这样，我就把事情搞定了。

但船长却假做出一副为难之态，像是不愿把他们留在这里；见是这样，我很生气，对船长说，他们是我的俘虏，可不是他的；我既然答应卖个人情，就要说话算话；他要觉得不便，不同意这样，那我怎么抓的他们，还怎么放了他们；他要是还不满意，那就亮出自己的本事，去抓他们吧。

听完我的话，他们显得很感激，于是我放了他们，叫他们回到原来的树林里，又对他们说，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可以给他们留下几杆火器，一些弹药，再给他们一些指点，以便他们能生活得好一点。

处理完这件事情，我本来就可以准备上船了，但我对船长说，我还想再呆一宿，办一些我自己的事情，我要他先去船上，把一切安排好，第二天早晨，再派小艇来接我；同时我又吩咐他，去把新船长的尸体挂在桅杆上。

船长走后，我派人把他们叫到我的寓所，谈了他们的处境，

和他们推心置腹，我对他们讲，依我本人看，他们的选择是很对头的；要是船长载走他们，少不得被绞死。我把吊在大船桅杆上的新船长的尸体，给他们看过，然后对他们说，不要抱什么希望了。

待他们众口一词，表示愿意留在岛上之后，我对他们说，我且让他们见识一下我的孤岛生涯，也好叫他们知道怎么活得自在一些。随后，我给他们讲了这地方的历史，以及我上岛以来的历史；讲了我如何做面包，如何坚壁深藏，种庄稼，和晒葡萄；总之，凡是他们活得舒适所需的一切，我都娓娓道出，不厌其烦地告诉他们。将要来岛上的那 17 个西班牙人的身世，我也告诉他们，我还留下一封信，要那些西班牙人把他们当一家人对待。

我把我的火器留给了他们，计有三杆鸟枪，五杆短枪，和三口剑。我还留给他们一桶半多的火药，因为这一两年来，我用得很少，一点点都没有糟蹋。我又对他们讲了我驯养山羊的办法，并指点他们如何挤奶，把羊养肥，以及如何做黄油和奶酪。

总之，我把生活里的大事小情，向他们和盘托出；我又对他们说，我会说服船长再给他们留下两桶火药，和一些菜种子，提起菜种子，我说我多年来，一直是求之不得；船长送给我吃的那袋豆子，我也留给他们，并千叮万嘱，叫他们一定要播下，好让它们很好地繁殖生长起来。

操过这一番心后，我第二天离开他们，踏上了甲板。本来，我们是准备立即起航的，谁知到了夜里还没有起锚。第二天一早，那五个家伙里跑出两个人来，一口气游到了船边，大诉另三个人的不是，说得苦腔苦调的，求我们看在上帝份上，把他们收留在船上，否则，他们会遭毒手的，还求船长把他们拉上甲板，就是马上被吊死，也在所不辞。

船长一听这话，便做手势说道，没有我的吩咐，他可是作不了主；待我们费过一番踌躇，说一定要换胎换骨，又见他们信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旦旦的，我们才把他们拉上甲板，上来之后，先拿一顿鞭子好好款待了他俩，又给他们的鞭伤吃下了一盆盐水，这一通好打之后，果然他们安分了许多。

此后不久，趁着涨潮，小艇被派到岸上去，把我许给那伙人的物品带给他们，由于我的建议，船长还把他们的箱子和衣服加了进去，他们谢天谢地接了过去；我还鼓励他们说，假如以后顺路，我会派船来把他们接走，一定不把他们忘在脑后。

在告别小岛时，我把我的鹦鹉，自己手缝的那顶大羊皮帽子，我的遮阳伞，带上了甲板，算作纪念；我以前提过的那笔钱，自然也想着呢，一直派不上用场，我在身边留了这么久，早已经锈迹斑驳，要不是我小做磨擦和处理，简直看不出是银币来；我在西班牙人的沉船中发现的那堆钱，也是如此。

就这样，1686年12月19日（这是我从船上的日历上看到的），在岛上生活了28年零2个月19天后，我离开了这个小岛。我之摆脱这第二次牢禁生涯，与当年我驾起长艇、从萨利的摩尔人那里逃身时，恰好是在同月同日。

在长途跋涉很长的路程后，我乘着这艘船，到达了英国，时当1689年6月11日，我离开家乡，已经35年了。

我回到英国，已是人世沧桑，我简直成了陌生人，一切都那么陌生，好像从来没有人认识我。替我保管钱财的那个恩人，我那忠实的管家，倒是还活着；却是老境凄惨，她再度成了寡妇，日子很是凄惨。我劝她别为欠我的钱在意，我保证不给她找麻烦的；相反，为感激她以前对我的诚意，对我的关心，我还尽着我那点余财，周济了她；可我当时碍于财力，对她的接济也只能是杯水车薪；但我向她保证说，她以前待我的古道热肠，我一定不会忘记的；并且是永生不忘，等我后来有财力来帮助她时，我果然没有食言，这是后话。

接着我回到了约克郡；但我父亲已经去世，我母亲和全家也

离开了人间，我只找见了我哥哥家的两个孩子和两个妹妹。好久以来，大家都以为我死了，所以一点家产也没给我剩下；这样一来，我没了救应，没了接济；身上那几文小钱，绝不够我安身立命的。

不想正在这时，我却撞上了一分财礼。原来，在我侥幸把船长、同时把船和货物救下之后，船长用他的巧嘴，把我救人救船的经过，细细讲给了东家听，约我来会会他们，他们先是把我好夸一遍，然后送来 200 个英镑权作谢礼。

但我把眼下的处境，左右掂量一下，觉得拿这几文大子，实在难以安身立命，于是我决定去一趟里斯本，看能不能碰到一点消息，也好知道我在巴西的种植园情况如何，我的合伙人怎么一副光景，都这么多年了，他们该以为我早死了。

我抱着这线希望，搭船去了里斯本，转年的 4 月我到了那里；我那仆人礼拜五，伴着我东奔西走，一直勤勤恳恳的，事事为我当牛做马。

待我来到里斯本，经过打听，我万分高兴地找见了我的老朋友，当初在非洲海岸一带把我从海上搭救起来的那位船长。他现在很老了，而且早已退出了航海，他儿子掌管了那艘船，还做着巴西生意。这位老人都认不出我了，我也几乎认不出他来，但很快我就辨出了他的模样，而当我告诉他我是谁之后，他也记起了我。

相见时难，老友相见更是难，少不得一番亲热，然后，我自是要问长问短，打听起我的种植园和合伙人来。老人说，他已经九年不往巴西了，但他离开那里时，我的合伙人肯定还健在，而那两位受我委托他一道监护我那份产业的代理人，却都已故世了。不过，依他看，我那份种植园到底怎么个出息，还是可以查到的。因就在当初，大家都以为我船毁人亡的时候，我那两位代理人曾经把我那份种植园的收成，做成明细帐目，交给了地方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政长官，他怕我回不来了，就交了公：三分之一归国王，三分之二给了圣奥西斯丁修道院，用作济贫赈困、和使印第安人归化天主教的费用。但只要我一露头，或是有人声明是我的承嗣，这份财产就得发还，不过每年用于慈善事业的收入，却是无法发还了。但他肯定地对我说，国王负责地产收入的财政官和修道院的司库，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悉心料理，每年都要求我的合伙人将我那一半股权应得的收入做成细帐。

接下来我问他，他是不是知道在我那合伙人的经营下，那种植园出息到了几成？依他之见，值不值得我回去照管？或者说，假如我去那里，会不会有人从中作梗，不叫我收回我分内的那半股权呢？

他告诉我说，那种植园出息到了几成，他也不太清楚。但他知道，我那合伙人只仗着一半股权，就已发达得了不得。且就他记忆所及，他曾听说国王从我的三分之一收入里，每年可得到200多个摩伊多，多半这些钱是给了一个修道院，或什么其他宗教机构了。我估计要回我的家产，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因为我的合伙人还健在，满可以证明我的身份，况且我的名字还在官府里登记入册了。他还正经地跟我说，我那两个代理人的子嗣，都是诚实的正派人，而且还饶有资财。他相信，我不仅能得到他们的帮助来收回我的财产，还可以从他们手里领回一笔原本就属于我的现款呢！这是他们的父亲做监护期间，我那块农场的收入，照他的记忆，我的家产充公，大约是12年前的事。

我显得有些烦躁不安，尤其是听完这段话后，我问这位老船长，明知道我已经立下了遗嘱，指定这位葡萄牙船长来继承我的遗产，这两个代理人，哪能这样处置我的财产呢？

他说，话倒是可以这么讲。但由于没有我死去的证据，所以他不能以继承人自居，除非是有一天得到我死亡的确信，另外，由于距离上的问题，他也不想插手这档子事情。他倒是把我的遗

嘱登记在案，申明了自己的权利。假如他能出示我或生或死的证明，他早已接管了我的榨糖作坊，并派他如今在巴西的儿子去经管了。

他后来又告诉我说：“我现在有个消息要告诉你，比起别的，你会更好接受的。是这样，当初，你的合伙人和代理人以为你死了，周围的人都这么想，他们便以你的名义，要把头六七年的收益交给我，我当时便接受下来；可那一阵子，为铺展摊子，可以说是花费浩荡，又是买奴隶，又是建糖厂，所以收益不及后来那样大。不过，老人接着说，“我倒可以把我当时收到的钱，以及我是如何处置的，拉一本细帐给你。”

和这位老朋友深谈数天之后，他给了我一份帐目，上面记录了头六年我那种植园的收入，还有我的合伙人和负责监护的商人的签名，交了不少实物过来，总计有蔗糖数箱，烟草一捆，还有糖厂的一些副品，拉姆酒和糖浆什么的。我从这份帐目中看出，我的收入每年都在直线上升；只是开销浩大，最初的余额很小。但这老人明白说道，他欠我 15 捆烟叶，470 个金摩伊多，外加 60 箱蔗糖；但烟叶在他的船上搞丢了；大约在我离开巴西 11 年后，他在回里斯本时，船出了事，所以丢失了。

接着，这个好心人大诉苦水，说他只得动用我的钱来挽回自己的损失，在一艘新船上入了一个份子。“不过，”他说道，“老弟呀，你要是周转不灵，钱不够花，一文也缺不了你的；我那儿子一从巴西回来，你就会称心如愿的。”

说完，他掏出一只破钱袋，给了我 160 个金摩伊多；还把一纸船契交到我手里，正是他儿子驾去巴西的那艘船，他拥有四分之一的股权，他儿子也有四分之一，他把这两张契书交到我手里，暂时用作抵押。

这个可怜的人如此诚实，如此厚道，我大受感动，简直要难以自持；想起他以前的恩德，凡事又那么大度慷慨，想起他如何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海上救下我的性命，而且事到如今，还这样以真心待我，所以听完这番话，我禁不住抹起泪来。我先是问他，依他目前的财力，能否省出这么多钱呢？这会不会把他生活搞垮？但这毕竟是我的钱，而且我比他更需要这笔钱。

这个善心人说的每一句话，无不是有仁有义，在他说话的当口，我简直忍不住泪水。一句话说吧，我拿了他 100 个金摩伊多，又要来纸笔，留下一张收据；然后，我把剩下的归还他，并对他说，假如我收回自己的种植园，我把另一些钱也还给他，后来我果不食言；至于他在儿子船上的那份股权凭据，我一个儿子也没有要；假如我缺钱，以他的诚实，绝少不了我一个法子，假如我不缺钱，得到那份他煽得我跃跃欲试想去收回的家产，我又何必朝他要这几文小钱呢。

待这一切结束后，老人家说他想个办法，来取回我的种植园？我对他说，我想亲自走一遭的，他说，也不妨这样；可我如果不去，也有的是法子能收回我的产权，并马上把利息划归我使用；里斯本河里，正有些船要开往巴西呢，他为我写下一份宣誓书，同时要我把自己的名字去官府登记在案，声明我还活着，说当初领取土地、经营该种植园的，正是我本人。

我照他的意思做了，把这份文件做了公证，又附上了一纸委托，在老人的指点下，连同他的一封亲笔信寄给他在巴西的一位商人朋友；而后，他建议我住在他家里，等上几天，不出很久就会有佳音来的。

自来办理委托，从没有这般体面的；因为未出七个月，托管我产业的那两个商人（我当初正是为他们出海的）的子嗣，便寄了一大堆包裹给我；里面最重要的，是下述书信和文件：

首先，是我那农场，或我那种植园的一份收入流水帐，迄于这位老葡萄牙船长和他们的父亲核算过的那年，在这六年里，归我名下的赢余计 1174 摩伊多。

其次，是他们接管我的产业后，四年多来的一份帐目，迄于官家把我当成下落不明之人（或照他们的说法，我遭了“民事死亡”）接管我的财产；抵销掉支出的帐目后，种植园的价值增至 3. 8892 万枚十字银币，折合 3241 摩伊多。

第三，是奥古斯丁修道院院长寄上的帐目，14 年来，他一直在收受我的年利；他很坦白地告诉我，减去发给慈善院做用度的费用，还剩 872 摩伊多不曾分发，说这一笔要退还我；至于国王收走的那成，是一文也还不了的。

还有一封信，是我的合伙人写来的，他怀着深情厚意，祝福我死里逃生，又把那份摊子的出息，每年的收成，原原本本讲给我，还谈到园子的大小，连几厘几分都算上了；又讲了怎样种植，园子里有多少奴隶，他一连画了 22 个十字，说他不知说了多少遍万福玛利亚，为我还活在人间而感谢这位贞女。他十分热情地邀请我，请我过去来接管自己的那份田产；同时又说，假如我本人不去，那就吩咐他移交给谁；末了，他本人、并代表他全家向我深致厚意，作为礼物他送给我七张上好的豹皮，这些豹皮，看样子，是他派往非洲的另一艘船带给他的，他又送我五箱子优质果脯，和 100 枚不曾铸成货币的金块，比摩伊多要略小些，他这次航行，看来比我走运。

在同一条船上，托管我财产的两个商人还送来了 800 捆烟叶，120 箱蔗糖和我帐目的所有现款。

我真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呵。我看过这些信件，又见我身边的所有财产，心里十分激动；因为巴西的船是结队而来的，所以带给我信件的那批船队，同样也捎来了我的货物；还没等书信到我手中，我的财产就已经稳稳停进了里斯本河里。不屑说，我登即四脚瘫软，面无人色，要不是老人家抢上几步，拿酒让我喝下，这一场从天而降的不期之喜，定叫我气血攻心，当场殒命。

这之后，我还是恹恹呆呆的，几个小时不见好转，只好叫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名大夫，他大略了解了我的病因后，给我吃了点药，我这才轻松下来，稍稍好了一些。要不是这样为我放血，败败我的心火，我想我早已经没命了。

现在，我摇身一变，居然能使唤得动 5000 个英镑和远在巴西的一份地产，而且这一份地产，论出息，每年有 1000 个英镑，论牢靠，绝对强于英国的国产。总而言之，我陡然变阔，简直有点头重脚轻，真不知可怎么静下心来，来消受这份财产。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报答我最初的恩人，那位好心的老船长，我落难时，他有恩于我，我的摊小刚开始起步时，他对我十分厚道，临到末了，还诚心为我。我把拿到手的東西，向他显耀一番，然后我对他说，除了支配万物的上帝以外，要数他的恩德大；如今轮到我了，我要千万倍地报答他。我先还给他以前借的 100 个摩伊多，而后，我又叫过一个公正人来，要他起草一份弃权书，将老人承认欠我的大概 500 个摩伊多，一笔勾销，不再有帐目。然后，我又叫他起草一份委托书，授权老人经营我那种植园，指定我的合伙人向他汇报帐目，年息归他所有，并以我的名义，把红利交原来的船队赠送给他；委托书的最后还有一款，是每年拨 100 个摩伊多，给老人作为年金，平时花销用，他故世以后，每年拨 50 个摩伊多给他儿子，直到他儿子辞世。这样，我总算报答了这位老人的大恩大德。

我该考虑一下以后的日子，以及如何处置上帝塞进我手里的这份产业。和我清居孤岛时相比，我现在负担逐渐加重，想我当年，凡是手里有的，一样不缺，凡是我想要的，一样没有。如今呢，却人为物累，得想着法子保下我的财产。可这城市里，哪里找藏钱的山洞？把钱一扔，锁都不加一把，即使贴个告示指明有藏宝，也没有人会来取。哪还有这种地方？我的钱，现在真是不知道搁哪儿，也没有谁值得信任、托付。只有我的老船长，诚实可靠，是我唯一的依托。

其次，我在巴西的利益，似乎在招我走一趟；可我的事情撕扯不清，钱财找不到可靠的人保管，我又怎么好去呢？我首先想起了我那位寡妇老朋友了，她待我倒是真心实意，可她已经老了，而且穷困潦倒，据我所知，还背着一身债；所以，归根到底，我无路可走，只得随身把我的财产带走，亲自回一趟英国。

几个月后，我决计动身，这几个月里，我趁着这段时间，先报答了那位老船长，以前他是我的恩人，现在我叫他心满意足了；而后，我想到了那位生活穷困的寡妇，我的第一个恩人是她丈夫，后来她又尽自己所能，替我管家，指点我。于是，我先是找到里斯本的一位商人，叫他写信给他在伦敦的客户，替我兑现一张支票，而且还要把兑现的 100 英镑亲手交给她，并要和她谈一谈，告诉她，在我有生之年，还会周济她，缓解她的困苦。与此同时，我还给国内的两个妹妹，每人送去了 100 英镑，她们的日子不清苦，却也不宽裕平平淡淡；有一个嫁了人，却也做了寡妇，另一个虽有丈夫，却过得更为可怜，他不讲夫道，待她不好。

可是所有这些数得出来的亲戚朋友，却找不出一个人来，可以放心大胆地委以我的全部财产，好免除我的后顾之忧，动身到巴西去，所以，我一直犹豫不决。

我曾经想过去巴西，并在那里定居；因为说起来，我毕竟还算人过巴西籍呢；但我对那里的宗教却有一层顾虑，不由自主地让我忘而生畏止步不前；且说眼下，叫我去不成那里的，倒不是什么宗教，既然当初我在巴西时，已经无所顾忌地公开接受了当地的宗教。那么事到如今，我更不会有什么忌惮了；只是到了事后，我才常常考虑这件事，一想到我要生活并老死在他们中间，不免为自己曾是天主教徒而歉然于怀，觉得这种宗教，并不值得我以终身作为附托。

可上面说过了，拖延我去巴西的，并不是宗教，而是我想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出该把财产托付给谁；临到末了，我决定把它亲自带回英国，到那里以后，我该可以结交个把朋友，或找个待我厚道的亲戚；就这样，动身去英国，准备带上我的全部财产。

为了在回家之前，把事情撕扯清楚，我决定在巴西船队出发之前，先写几封信，答复我从巴西方面收到的那些仁义的报告，以不失友道，我先是修书一封，寄给圣奥古丁修道院院长，满纸感激之辞，先答谢他行事仗义，归还我那 872 个摩伊多，这些还没有施出去的钱，我想将其中的 500 个，赠给修道院，其余的 372 个，可以根据情况的需要，分赠给穷人，并请这位善良的神甫为我祈祷，等等。

第二封答谢书信，是写给我那两位代理人的，我本着为人处世当有的仗义和诚实，对他们深表谢意；至于谢礼，我怕没有东西好拿得出手。他们家世颇丰饶有资财。

最后，我写信给我的合伙人，感激为种植园的发展而付出的心血，以及他在理财方面的廉洁，又指示他来管理我那份产业，并要他把我的每一笔股息，根据我给老恩主的授权，依送给我的老恩主，除非我另有指示；我又说，我不仅想过去看他，还想在那里落户，以度过我的余生。此外，船长的儿子告诉我他有女儿，我还买上几匹意大利丝绸作礼物；给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又买了两件英国产的细呢子（是里斯本市面上最好的），五件黑色的粗呢，和一些昂贵的佛兰德花边，一并送了过去。

事情了断后，我卖掉了货物，把手边的劫产，一股脑转成了响当当的金币，却又为怎么去英国而犯起愁来。说起来，我也算惯经风涛了，可不知怎么的，这一次，却死也不愿从海路回英国；道理我也说不上来，但就是一味地犹怵，有一次我甚至把行李都送上了船，却又临时变卦搬下来，这样反反复复好多次。

说起来，我这辈子出海，尽遇上倒霉事了，或许于这一层不无关系的。可世上的事情，突有心血来潮，也是万万不可小觑

的。我选中要搭乘的那两条船（有一条，我都把行李搬了上去，另一条，我也和船长说好了），出航后都出了意外；一艘被阿尔及利亚人抢走了，另一艘则在托贝湾附近，撞上了伸入英吉利海峡中的一块小岬，满船的人除去三个人以外都淹死了。所以，不管搭哪条船，我横竖要倒霉的，至于搭哪艘更倒霉，我看是半斤八两。

在这般心烦意乱的当口，我那领航人、那事事都真心实意维护我的老船长，一直反对我走海路，建议我走陆路先去科罗那，然后穿经比斯开湾到罗歇东，从那里再转坐车具，舒服而安全地到达巴黎，途经加莱和多佛；或者途经马德里，一路通顺直穿过法国。

总之，除了加莱多佛的这一段海峡必走之外，我对海路是一腔反感，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惧，所以我决定完全走旱路；我没有急事，路上又不怕没钱花，走旱路是最惬意的；像是要更坚定我的选择，我那老船长又领来一个里斯本的商家子弟，英国绅士，和我结伴同行。此后，我们又找了两个英国商人和两位去巴黎的年轻的葡萄牙绅士，这样一来，总共有了六个人，为了省钱，两个英国商人和那两位葡萄牙人，愿意两人合用一个听差；至于我本人，则雇了一名英国水手，算做我旅行的跟班，除此之外，还有我那仆人礼拜五，但他生头生脑的，沿途怕是使唤不灵，一共有五个人。

这样，我们就从里斯本出发了；我们一班人骑着高头大马，挎着好刀好枪，简直称得上一小队骑兵，一来数我年纪大，二来我有两个仆人，他们都挺尊敬我，称我为队长，而且说起来，我还是这趟旅行的发起者呢。

我不曾拿自己的航海日记来给大家看，那么现在，也不会搬出我的陆程日记，来惹人心烦；可这次沉闷而艰苦的旅行中，倒也有几次险象，还是有说出来听听的必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且说我们一千人等，行至马德里，对西班牙人生地不熟，想小住几日，看一看王宫和本地的名胜；但说话已是夏秋之交，我们急着上路，于是在10月中旬，一行人马出了马德里。可当我们行近纳瓦拉省的边上，突然从沿途几个镇子里得到警告说，山那侧的法国境内，突然下起了大雪，封山了。有几名旅客倒曾冒尽风险，想穿过山去，最后被迫折回了潘普罗纳。

待我们来到潘普罗纳，见事情果真如此，我多年来生活的地带，热得穿不住衣服，经惯了炎热，这种寒冷气候，直叫我痛苦难当。更要命的是，10天前我们在卡斯特里的旧壤上，还是气候温和，甚至都有些炎热，不料几天的工夫，竟突然从比利牛斯山上，吹下一股风来，刮肤刺骨，叫人难以忍受，我们的手指和脚指，都好像不是我们的，要掉下来了。

那可怜的礼拜五，一辈子没经过冻，没见过雪，所以一见那满山的大雪，又觉出了阵阵寒意，简直是慌了神。

事情也真是不如人意，当我们来到潘普罗纳，大雪还在纷纷扬扬，下个不停，本地人都说，这冬天是提前到了。前面的路本来就难走，这下是过也过不去了。因为有些地方雪积得很深，又不像北方国家那样，雪冻得很实，每走一步，都有陷下去被活埋的危险，所以我们也无法出外游玩。我们在潘普罗纳足足滞留了20天，眼看着冬天来临，无望转暖，这也真是欧洲有史以来最严酷的冬天。这时，我提议说，我们不妨先去枫特拉比亚，然后再搭船去波尔多，这一路海程是比较近的。

我们正考虑着改程的事，突然来了四位法国绅士，正如同我们被阻在西班牙一侧那样，在法国那侧的山口受了阻，但他们找见了一个向导，这人横越过朗格多附近的地区，把他们带过山来，一路上没有风雪阻路，即便有雪，也是冻得结结实实，经得住人和马的践踏。

我们托人把向导请来，他对我们说，他可以顺着原路把我们

带过去，雪中落难的事倒不会有，但我们得带足枪支，以防野兽；因为每逢这样的大雪，常有狼群出没山脚下，满地雪封，狼没有吃的，所以性子很残；我们对他说，这种四条腿的野兽，我们倒是早有防备，我们只要能躲开两条腿的狼就成了，因为我们听说，这玩意倒是最危险的，尤其是在法国那侧的山里。

他特别爽快地答应，还说这条路上，绝没有这一类危险；于是我们当即同意跟着他走，同行的还有另外 12 名绅士，他们有的是法国人，有的则是西班牙人，正是我刚才说起的那班试图过山、却被迫折回的旅客，以及他们身边的仆人。

这样，在 11 月 15 日这天，我们便跟着向导，从潘普罗纳上路了；起初，我还真有点纳闷，因为他不是往前走，而是顺着我们从马德里来的原路，一头把我们带将回去，足足走了 20 英里的路程；待我们穿过两条河、进入一片平原地带，但见风光宜人，没有一丝雪迹；气候又暖和起来，可突然之间，他拐向了左首，从另一条路把我们带进山里；虽然是山势吓人，峭壁森立，但他三弯四绕，七转八回，没让我们尝到一点雪地之苦，就不知不觉地翻过了山颠；等过得山来，只见眼前一亮，远方出现了可爱富饶的朗格多省和加斯科尼省，那里一派葱茏，草木繁盛；只是离得还远，还得经过一段崎岖的道路才能到达那里。

话虽如此，可我们还是心中不安，因为雪花密密匝匝的下了一天一宿，怕是行不得路了；但他却叫我们稍安毋躁，说很快就过了。这也倒是实情，因为过山之后，每天都是下山的路，而且方向也愈加向北了；所以，但凭着向导带路，我们蹒跚着跋涉向前。

约莫在入夜之前两个时辰，当时向导走在我们前面，身影模模糊糊，只见有三只恶狼，后面还跟着一头熊，从一片密林旁边的山凹里，突然扑过来；其中的两条狼，朝着向导径扑过去，他要是离我们有半里地的话，怕是不等我们上来救他，就已经进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狼嘴。一条狼咬住了他的马，别的狼则恶歹歹的攻上身来，他来不及、也想不起拔出他的手枪，只顾着拼命嘶喊，要我们救命。我的仆人礼拜五正在我左右，我吩咐他策马向前，看出了什么事了；他一见那个向导，竟也学着他的样子，大声嘶叫起来，“上帝啊，主人！天呢，主人！”说完，他像一条莽汉，放马奔到那人的跟前，拔出手枪来，一颗子弹打进了狼的脑袋。

这个倒霉蛋遇到我的仆人，也算他命大；因为礼拜五在他老家，对这类野兽早已见怪不怪，这才能眼都不眨一下，走到跟前去射穿狼的脑袋。假如换了我们别人，则只能是隔着老远开枪，只怕人比狼先吃子弹呢。

可礼拜五的枪声甫落，只听得四面八方，传来了狼的哀嚎，就是比我再胆大的人，也会心里发毛的，更别说我们一伙人全都吓得要死；更加上崇山壁立，回音四起，所以那哀嚎声真是浩浩荡荡，像是真有一大群狼立在你面前似的；不过，也许真是遇上一个大狼群也说不定呢。所以我们还是怕得有理。

可礼拜五杀死那条狼之后，咬住马的那条则立即松开了嘴，溜身逃跑了；这一口，幸好是咬在了马勒上的铁环，所以马伤得不重，但人却伤得不轻，他连遭了两嘴，一嘴咬在了胳膊，另一嘴，则咬在膝头稍上的大腿上；当礼拜五过来把狼杀死后，那匹惊马正要把他掳下地来。

礼拜五的枪声过后，我们自是加快了步子，在那条崎岖难行的路上策马疾驰，看到底是出什么事了；待我们一转过那片障眼的树林，就清楚了所发生的事情，并且看到了礼拜五如何救下那位惊吓过度的向导的，虽然一下子还没看清他杀死的是什么野兽。

但要说起胆大、离奇的话，还得数随后发生在礼拜五和狗熊之间的那场人熊大战；起初，我们大惊失色，都为礼拜五捏一把冷汗，后来却饱了眼福，大开眼界。且说狗熊这种蠢物，又重

又笨，不像狼那样步子轻快，能跑跑颠颠的；所以，有两种品行，是非熊莫属的，而且它为熊处世，也奉此为座右铭。首先，它不拿人当爪下的美味，话虽如此，但要是像现在这样，满地是雪，它们寻不到食物饿得发晕的话，那又怎么个为熊处世法，则我也说不上来，但归根到底，它们是不大攻击人的，只要人不先来攻击它。相反，假如你在树林里撞见它，只要你不惹它，它也不会犯你，井水、河水两不相干。不过，你切要赔尽小心，对它礼貌才是，得给它让路；因为这位绅士有点目空一切，就是王公在前，它也不会易路而行的；你要是害怕，那最好是看着别处，然后埋头走你的路去；可假如你停下来，瞄它一眼，它会当成侮辱的；更别说你冲它投过点什么去，把它打着了，就是手指粗的一根小树杈，它也当成侮辱，然后，它会掉转脑袋，怒气腾腾地，找你算帐去；因为它的荣誉感必须要满足；这且算它的第一个特点吧。第二个特点是，一旦受过侮辱，它定是不依不饶，也不管白天黑夜，直到报仇才完成任务；也不管山高水长的，一定得撵上你。

再说礼拜五我那出人意料的仆人。我们骑到他身边后，他已经救下了向导，正把他扶下马来；因为这人连伤带吓，已经整个人都瘫住了，而且是心创甚于体伤，连马都下不来了。正在这时，只见远处的树林里，突然冒出一头熊来，这家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熊，真是庞然大物。一见这熊，大伙都有点吃惊，可礼拜五见了，却笑脸盈盈，憋不住的豪气：“噢！噢！噢！”他手指那头熊，连叫了三声，回头对我说：“噢！主人，您得让咱跟熊握手去，咱来逗你们笑笑。”

我见这小子狂喜不迭，未免有些吃惊。“你这蠢东西，它会把你吃了的。”“吃咱！”礼拜五回答说，“俺吃它吧！俺逗你们乐乐，你们都待在那儿，俺耍点乐子给你们。”说完，他坐在地上，眨眼之间脱下了靴子，从衣服兜里掏出一双平底鞋来，把他的马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交给我的另一个跟班，然后拾起他的枪，脚下长轮子似的跑走了。

那头熊走得心平气和，本没想招谁惹谁，不料礼拜五却凑上前去，好像这熊也懂人话似的，冲它招呼道：“你，说你呢！俺跟你说话呢。”我们远远地跟着；这时候，我们正走下加斯科尼一侧的山坡，进入了一大片林地，这里的地面平敞开阔，一丛丛树木零零碎碎地点缀着。

且说那礼拜五，竟像是脚下抹油一般，快步撵上了那熊，然后抄起一块大石头，掼将过去，正好砸在熊的脑瓜顶上，但只不过像砸在一堆棉花中一样，那熊是毫发无损；可礼拜五的目的却是达到了；因为这个狗东西，心里简直没有害怕这根弦，他这样做，纯粹是想叫熊把他追来追去，也就是他所说的追给我们找点乐子。

那熊一觉出有石头打它，又看到了礼拜五，便扭回身来朝他追去；它左摇右晃着拉起快步，大步流星，追星赶月似的。礼拜五扭身便逃，好像是跑我们这儿来求助似的；于是我们决定一起开火把熊打死，好救下我的仆人；可我心里却有些恼火，因为这熊本来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没有招惹谁，它走它的阳光道，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他却无端地把熊引向我们；尤其叫我愤恼的，是他把熊引过来以后，自己却撒腿跑了；于是我高叫道：“你这狗头！这就是你给我们看的乐子？快带好你的马滚开，我们也好开枪。”他一听我这话，赶紧喊道：“别开枪，别开枪，站好就是了，你们有乐子看的。”只见这家伙身手敏捷，步子比熊的还大，突然转回身去，跑向我们的侧首；他看见了一棵大橡树，这正合了他心意，于是招呼我们跟上来，同时他又快跑几步，把枪扔在离树根五六码远的地面上，唰唰几下子爬上树去。

我们远远地随在后面，只见那熊很快跟到了树下，它先是停在枪的跟前，拿鼻子闻了闻，却没有动那枪，而是向树上爬去，

这家伙虽然是身宽体胖，可爬起树来却像一只猫一样灵敏，我仆人的这种胡闹行为（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真是让我瞠目结舌，死活是看不出有什么乐子来。当我们看到那熊上了树，这才策马到了跟前。

待我们来到树下，礼拜五已经开始爬向一根树枝的末梢，那熊则爬到了半树上，等熊攀上这根树枝的柔弱处，礼拜五“哈哈”大笑一声，对我们说道：“看俺怎么教熊跳舞吧。”说完，他在树枝上又跳又晃，熊左摇右晃，但随即又站稳下来，扭头瞅瞅身后，想找个退路，这时我们果然开心大笑了起来。可星期五却是不依不饶，他一见熊站住不动了，又冲它喊道（好像在他看来，这头熊也通英语似的）：“怎么不再向前走了，再往前走走吧。”他一边停下脚来，一边说着，不再蹦跳了；那熊像是懂他的话似的，往前稍进了几步，他又蹦跳起来，那熊则又停住了。

在我们看来，这真是天赐良机，可以一枪打中它的脑袋。于是我叫礼拜五站稳了，我们好把这熊干掉；可他急焦焦地喊道：“别开枪，求您啦，呆呆咱来打它。”他这是想说，“待会儿”的意思。闲话少说，且说礼拜五手舞足蹈，那熊站在树上，被他搞得前摇后晃，逗得我们哄然大笑，礼拜五还有什么把戏，我们真是想象不出来。起初我们巧得，他是存心想把熊摇下树去，但熊也很乖巧，懂这一套伎俩，它死不往前，以免被他摇下树来，只见它死死地抱住树枝，伸出厚大的脚掌，所以，我们真看不出这可怎么了结，这通玩笑如何收场。

但礼拜五很快就打消了我们的疑惑。他一见熊死抱住树枝，任他费尽唇舌，也不肯往前一步，于是他说道：“那好，那好，你不找咱，咱就找你。你不来，咱就去。”说完，他溜向树枝的末梢，仗着他的体重，把这树枝压弯，然后轻手轻脚地往下滑，等靠近了地面，耸身跳了下来，接着跑向他的步枪，并把枪抄在手里，直直地站在那儿。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对礼拜五说：“你现在要干什么？你为什么不开枪？”“还不到呢，咱现在开枪，就没了的杀。咱等等，多个乐子。”他倒也说到做到。且说那头熊，一见它的对手跑了，便一步一回头，慢条斯理地从树枝上往后退，一直退到了树干上；然后脚掌却搂得紧紧的，屁股朝下往下爬，一步一步，甚是悠闲，在它的后脚刚要着地的节骨眼上，礼拜五抢上前去，枪嘴戳进它的耳朵，一枪把它撩翻在地。

这混帐东西随即转过身，看我们是不是在笑；他一见我们那副笑逐颜开的样子，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咱老家就这么杀熊。”礼拜五说道；我问他，“你们这样杀熊？可你们没有枪呀。”“是没枪，可是我们可以用箭啊！”

这一招，也确是叫我们破闷醒神；可我们仍是在荒山老林里，向导也伤得很重，我满脑子都是狼嚎，所以我们有些不知所措，除了我在非洲海岸听到的那些狼哭鬼叫（这一层我前面已经提及），平生还没有这样心惊胆战过。

夜幕来临，这一惊一吓，我们只好往前赶路。否则的话，我们真想照礼拜五的主意，把那熊皮剥下来，这东西，倒是蛮值得收藏。可我们还有三离格的路程要走，向导也直催我们，我们只好撇下那熊，埋头赶路了。

山下的地面上仍是盖满了雪，只是没有山里那样深、那样危险罢了；后来我们才听说，那些穷凶极恶的野兽，早已纷纷逃下山来，苦于无处觅食，溜进了树林里和平原上，搅得四村五舍不得安宁，咬死了许多羊和马匹，还袭击村民，人也被吃了几个。

我们得通过一段险路，向导对我们说，这里很有可能有狼。这是一片小平原，四面有树林环抱，我们须进入树林里，穿经一条长而狭窄的通道，然后才可以到达我们歇宿的那个村子。

离日落只有半个小时，我们进入第一片树林，太阳落山不久，我们来到了平原，在第一片林子里，倒没有碰见什么东西，

只是在一片不足两浪的小林地里，看见有五头大狼，一只接着一只，飞快地从路面上穿过，像是在追捕眼前的猎物；群狼没有注意我们，跑没了踪影，只是眨眼之间的事情。

我们那位向导（闲说一句，这家伙是个胆小如鼠的可怜虫）一见这状，要我们拉出架势，因为照他看，狼群就要来了。

我们眼朝四下捫摸，端起枪来，却不见有狼来，直到我们穿过这片约有半离格长的树林，到了一片平原之后，这才觉出眼不够使了。我们首先遇上的，是一匹被狼群咬死的倒霉的马，足足有12头狼，正在它身上埋头大嚼。事实上它们已经吃光了马肉，现在，它们与其说是在吃肉，倒不如说在啃骨吸髓。

它们不理睬我们，我们也觉得不便扰人家的盛宴。礼拜五却手心发痒，想给它们一枪，我死活没答应他。因为我觉得，意想不到的麻烦事，后面还多着呢。走了不到一半的路程，左首的树林里，便传来一阵阴森森的狼嚎，只见有上百头狼，那阵势真是浩浩荡荡。朝我们一路扑来，它们大都排成一列，队容甚是整齐，活像是一支由经验老到的军官率领的军队。我简直不知道如何招架，后来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声，唯一的办法，是围成密密的一圈。于是我们立即围了起来。为了放起枪来，我命令只许一半的人放枪，其余的人要随时准备好，不至于间歇过大，假如狼群还往前扑，就立即开火；放完第一枪的人，要拔出手枪来准备开火，切不可忙于装枪；因为除了长枪外，我们每人还带有两把手枪呢；这样一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一口气放出六排枪去，但眼下却没这必要了；因为我们刚放出第一排枪，我们的对手就被这枪声和火光吓坏了，立即停下了脚；有四只被打中了脑袋，倒地死去，还有一些则受了重伤，从雪地上看，它们只是淌着血逃走了。且说这群狼停下来，却没有马上逃走，这时我想起曾听人说过，再凶蛮的野兽，也是怕人声的，于是我吩咐大家都拉开嗓子，大呼大叫；这一招果然灵验，那帮狼一听到我们的高声叫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喊，便立刻往回奔；而后我命令手下冲着它们的屁股，放出第二排枪去，直打得它们连颠带蹶，溜进了树林。

由于不便耽搁，我们正好借这个空挡把枪装好，我们继续赶路了；可我们刚刚装上枪，做好了准备，就听见一阵阴森的狼嚎，从左首的同一片树林里传将出来，来自我们要走的路的前方。

天色暗淡了起来。夜幕降临。这对我们真是雪上加霜。那一片叫声却越呼越响，这显然是恶狼的嚎叫；说话之间，我们突然看到了两三群狼，一队在后，一队在前，另一拨在我们的左首；看来我们得四面受敌了；可既然狼不上来，我们便策马扬鞭，急煎煎地朝前赶，但是路面很差，马也只能跑跑颠颠的。就这样，我们一头骑到了能看见森林人口的地方，只要穿过这片森林，我们就到了平原的尽头。谁知我们刚刚走近那条狭道，却大吃一惊，只见有一群狼，乌黑的一片，正把守着森林人口。

突然间，我们听见一道枪声，从森林的另一个口子传来；待我们朝那边一看，只见林子里冲出一匹马来，鞍镫俱全，跑得十分快，像是一阵风，有十六七头狼飞开四条腿子追在它后面；这一匹马，眼下倒是跑在狼的前面。但照我们看，它这股速度是坚持不了多久的，最终还得被狼赶上，这是经验之谈。

可正在这时，一幅惨象却摊在我们前面；且说我们策马向前，赶到那匹马奔来的出口，只见地上有一具马尸和两个人的尸体，都已经被恶狼给吃掉了；其中一个人，肯定就是刚刚开枪的那个；因为他身边扔着一条枪，弹药已经放空了；他的头和上半个身子，都已经被吃没了。

看到这番景象，我们万分惊惧，一时没了主张，但很快有一群狼立即围了上来，盘算着拿我们下肚；照我看，这群狼得有300头。但事情也算凑手。在林子人口不远的地方，摆着一大堆木料，我觉得，这是当年夏天伐倒的，放在那里准备运走；我率

领着这一小股部队，来到了木料堆里，我吩咐他们统统下马，在一棵长木后面排成一行，把这根木头当成胸墙，摆出一个三角阵来，将马圈在中间。

就这样，我们扎稳了阵脚，还多亏了这些木头：因为这帮畜生对我们的进攻，真是歹狠无比；它们咆哮着扑向我们（还蹿上了那根我们当作胸墙的木头），简直把我们看成了小菜一碟；可看样子，它们这股疯劲，主要是冲着我们的马来，那才是它们要猎杀的目标。我照以前那样，命令我的人轮班开火。第一排枪，他们瞄得很准，干掉了几头；可我们得接着打下去，因为它们简直像是一群妖魔，前呼后涌着扑上前来。

待我们第二排枪打过，我以为它们又该停一停了，而且还指望它们溜走呢；谁知道就一会儿工夫，又有一狼扑将上来；我们只好又放过两排手枪；这四轮枪打出之后，我相信我们整整报销了十七八头狼，打伤的，得两倍于此数；可它们还是卷土重来了。

这最后一轮枪，我不想放得太着急，于是我喊过我的跟班来，但不是我那仆人礼拜五，他有更重要的事做，因为他快手如神，我们一边酣战，他还一边为我、还有他本人装火药充弹；且说我喊过那位跟班，递给他一角火药，吩咐他沿着那根木头，把火药撒成一线，他照我的吩咐撒完之后，刚要离开，几头狼便扑了上去，挨近火药，我手拿一支没有放空的手枪，一扣扳机，点起火来；蹿上木料的那些狼，登即被燎了毛，有六七只一头倒下地来，或者说，被那火药连崩带吓，竟蹿到我们中间来了，我们立即把它们送上了西天；当时夜色如墨，所以其余的狼，被吓得胆破心惊，朝后稍稍退去。

一见它们后退，我吩咐大伙把最后一排手枪放出去，而后便高声呐喊起来；这群狼吓得掉转尾巴逃走了；有近20头狼，则被打得一瘸一拐的，倒在地上苦苦挣扎，我们立即冲过去，用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七砍八剁，直劈得它们惨声哀号，因为其余的狼听到这惨叫，知道大事不好，赶紧撒下我们溜走了。这下我们可算称心了。

从头到尾，我们一总杀了大约 60 头狼，甚至还不止这个数目呢！这样扫清了战场以后，我们便继续上路，因为前面还有一离格的路程呢。一路上不断地听到树林里不时传来恶狼的吼叫；有几次，我们都以为又见到狼了，但是雪光耀眼，我们也拿不太准；半小时之后，我们来到了我们要歇宿的镇子；只见那里一派惊恐，人人都握枪在手；看样子是在昨天晚上，狼群和几头熊闯进了村子，镇民们受了惊吓，这才昼夜戒备（晚上尤其如此），以保护牲畜和村民们。

第二天早晨，我们的向导病得很重，由于两处伤口化脓，他的四肢都肿起来，已无法往前引路了；我们只得就地新雇一名向导，而后去了托卢斯；托卢斯倒是气候温暖，风光宜人，有瓜有果的，不见什么狼呀雪呀的；待我们把沿途的遭遇，讲给当地人后，他们说，这等事情，出在山脚下的那片大森林，还不是稀松平常么，后来他们又着意打问那向导是什么人，怎么敢在这种严酷气候里把我们带过山来，又说我们没有被一连子吃掉，当我们说起我们是如何把坐骑圈在中间，如何排兵布阵，他们好一通责备，说狼那么凶狂。

正是由于看见了美食，看见了马，还说在其他场合，狼倒是怕枪的，可要是饿疯饿急了，不管三七二十一，会一头朝马扑来；幸亏我的火力猛，最后又使出“火药计”来将它们制服，否则的话，只怕我们凶多吉少，早就被扯烂了。不过，如果我们定下心来，像骑兵那样在马上冲它们开火，它们见背上有人，是不会把马看成小菜一碟的；话说到这儿，他们又说道，最后的一招，是聚在一起，保人舍马，把马放跑，狼群会急着吃马的，我们则可以金蝉脱壳，再加上手里有枪，人数也多，准可以安然脱身的。

就我本人来说，平生经历的危險，也是以这一次最关痛痒；想想当时的处境，眼瞅着 300 多头狼，一路呼啸着，张开血盆大口，要扑上来把我们吃掉，我真觉得这条小命就要吹灯拨蜡了；说实话，我宁可冒 300 里风涛，即使每天都有一场风暴，也绝不会再闯一次深山老林了。

法国一行，并无异事可记，所见所闻，都是其他旅客的笔下常谈，而且讲起来，也比我有声有色。且说我从托卢斯出发，迤迤来到巴黎，只逗留了几日，便去了加莱；1 月 14 日，在经过这场寒冬的旅行后，我在多佛安全上了岸。

且说我现在来到了我数次旅行的老营，只屑短短的工夫，我那新发现的财产，就这样安然到了我手边。便把我身上的汇票兑成了现银。

我的导师兼顾问是那好心的老寡妇，她深深感激我送给她的钱，所以不吝心力，不辞劳苦，为我前后张罗着；我对她，也事事托以心腹，所以对我那笔财产的安全，我倒也完全放心。说起来。这位好心的老妇也真是白璧无瑕，为人清正，我从头到尾一直是很满意的。

现在，我打算把我的钱财托付给这位妇女，然后动身去里斯本，再转去巴西；但没想到半路上，我却多出一重顾虑来，那就是宗教问题，其实我在海外、尤其是身居孤岛的时候，我对天主教就有了几分怀疑；所以，除非我能无所保留地信奉罗马的教义，或铁下心来，献身自己的信仰，充当一名殉道者，死在宗教裁判所里，那还是不去巴西的好，更别说定居了。于是，我打算留在家，看有没有法子把那种植物园卖掉。

为此，我写信给我里斯本的老朋友，他回信说，我那份摊子，想要卖出去很容易。假如我允许，可由他以我的名义，让给那两位商人，即我的代理人的子嗣，那分摊子价值几何，他们心里最是有数，因为他们在巴西土生土长，而且他们住在当地，又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饶有家资，所以肯定是乐得买下；而且他又咬定说，摊子之外，我保准还能多得四到五千个银瑞尔呢。

于是我同意下来，并要他把这摊子出让给他们，他按照我的计划，八个月过后，原船归来，还捎来了一份报告，说他们接受我的出让，已经汇出 3.3 万枚银瑞尔，由他们在里斯本的客户托收，并且即刻送上钱款。

我在他们从里斯本发来的卖契上签上字，寄还了老人，他将卖产所得的 3.28 万个银瑞尔做成汇票，然后送交给我。按原来我们的承诺，每年要付给老人 100 个摩伊多，在他死后，再每年付他儿子 50 个摩伊多，直到最后，这笔钱本来要从地租里出的，而今我预留了出来。

这样，我前半生的冒险史和发迹，算就此搁笔了。我这一生，形同弈棋，福祸相接，真称得上转烛多端，得未曾有。想当初我蠢头蠢脑，而结果下来，却如此美满，真是喜出望外呀。

人人都可以想见，以我这般好运连连，断不会再去以身涉险了。可你们都想错了，无奈我浪荡成性，亲戚也不多，又没有妻小，固然是阔了，却没有交上多少朋友，地产虽然卖了，可巴西在我脑子里还是挥之不去，我总想插上翅膀飞去那里，特别我一门心思，总想去看看我的小岛，想知道那一些可怜的西班人是否在那里，我留的那两个坏种，又怎样待他们。

那位寡妇，即我那位真心实意的朋友，恳切地劝我别去；她苦口婆心的，七年来没由着我跑去海外，在这七年里，我把一个哥哥家的两个孩子领养在膝下：老大家里略有些家产，我把他养成了一个体面人，又拨下一份财产，待我身后可以并入他的产业；我把我的二侄托付给一位船长，五年后，他出息成一个有胆有识、勇于进取的年轻汉子，我交给他一条好船送他出海了。可也正是这个年轻人，在我一把年纪之后，又使我陷入了风涛之险。

与此同时，我在这里暂且落户下来；我先是结了婚，还算是门当户对，妻子还不错，生下三个孩子，一个女儿，两个儿子。但妻子亡故之后，我侄子从西班牙发了利市，返回家里，我本来就有心出海，加上他软磨硬泡，于是以一个商人的身份，搭他的船去了西印度群岛。这是 1694 年的事。

在这趟航行中，我视察了我在岛上新开的殖民地，见到了那班西班牙人，我的继承者们。了解到他们整个的经历，还有我扔下的那两个恶棍的情况：知道刚开始时，他们曾欺负这群可怜的西班人；后来时而争执，时而又和好，分分合合的，闹个不休；最后，这班西班牙人忍无可忍，只好来硬的，才叫他们服服帖帖，而这群西班牙人，为人却很厚道。这一通故事，要是拉开话题说，准跟我的经历一样斑斑澜澜的，充满了奇闻异事。特别是他们和加勒比人的交手（这帮土人，曾经两次三番跑上岛来），他们在岛上所做的事迹，以及他们是如何孤军深入，五个人闯上了大陆，掳回七男五女来；难怪我回岛时，看见岛内 20 来个孩子。

我在岛上住了半个多月，给他们留下了一些生活必需品，特别是弹药、武器、衣服和工具，还留下了两个工匠，这是我从英国带来的，一个是木工，一个是铁匠。

此外，我又把小岛分成很多份，分给了他们，但整个产仅却握在我手里，只是照章分地而已，与每人签定契约；了断这些事情以后，我吩咐他们不要离开岛子，然后我就告辞了。

我从这里出发来到巴西，在巴西我买下一艘帆船，又送了一批移民上岛，除了生活用具，我还随船送去了七名宜作家室的妇女，可由岛上的男人纳为妻室。至于那几个英国人，我则许诺说，如果他们一心工作，搞好田业，我会从英国给他们送来几位女人和一般生活必需品的，后来我倒也说到做到了。这几个家伙被折服以后，人也变得老实勤快起来，分到了田产。我又从巴西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给他们送去了五头奶牛（有三头还怀着崽子），几只绵羊，和几头猪，待我重返小岛时，那里已是牛羊成群。

但这一切以及后来 300 个加勒比人是如何上岛来侵扰他们，毁掉他们的种植场；他们又是如何全体动员，与野人大战两番的；第一次是如何败北，死去三个人，最后则一场风暴，摧毁了敌人的独木舟，他们又是如何消灭或饿死野人的残部、收复种植园、并继续在岛上生活的；所有这些，加上我后十年卷入的新的风涛之险，惊人的变故，且容我随后道来。